

## 卷六十三

## 列传第一

##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节皇后 献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顺皇后 景祖昭肃皇后 世祖翼简皇后 肃宗靖宣皇后  
 穆宗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圣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钦宪皇后 太祖宣献皇后 太祖崇妃萧氏 太宗钦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单氏 海陵母大氏 海陵后徒单氏 海陵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祔，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义》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

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齐姜之义。国初诸妃皆无位号，熙宗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号。海陵淫嬖，后宫浸多，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后宫简少，明昌以后

大备。

内官制度：诸妃视正一品，比三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视正二品，比九嫔。婕妤九人视正三品。美人九人视正四品，才人九人视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妇。宝林二十七人视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视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视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皆内官也。

太祖嫡后圣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干，有定策功，钦宪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时圣穆、光懿、钦宪皆祔。宣猷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庙祔四后，睿、世、显、宣皆祔两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贞、慈、光猷、昭圣虽庶姓，皆以子贵。宣宗册温敦氏，乃赐姓，变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国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鉴焉。其无与于世道者，置不录。

始祖明懿皇后，完颜部人。年六十余嫁始祖。天会十五年追谥。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安帝节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献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昭祖威顺皇后徒单氏，讳乌古论都葛，活刺浑水故鲁乡徒单部人。其父拔炭都鲁海。后性刚毅，人莫敢以为室。献祖将为昭祖娶妇，曰：“此子勇断异常，柔弱之女不可以为配。”乃为昭祖娶焉。天会十五年追谥。

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讳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识度，在父母家好待宾客，父母出，则多置酒饌享邻里，迨于行旅。景祖饮食过人，时人名之“活罗”，解在《景祖纪》。昭祖曰：“俭嗇之女吝惜酒食，

不可以配。”乌古乃闻后性度如是，乃娶焉。

辽使同干来伐五国蒲聂部，景祖使后与劬孙为质于拔乙门，而与同干袭取之，辽主以景祖为节度使。

后虽喜宾客，而自不饮酒。景祖与客饮，后专听之。翌日，枚数其所为，无一不中其肯。有醉而喧呶者，辄自歌以释其忿争。军中有被笞罚者，每以酒食慰谕之。景祖行部，辄与偕行，政事狱讼皆与决焉。

景祖没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早休者训励之。

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其后桓赧兄弟起兵来攻，当是时，肃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乌春兵，与桓赧战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宽逃归，袒甲而至，告曰：“军败矣。”后方忧懣，会康宗来报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达皆降。

后不妒忌，阔略女工，能辑睦宗族，当时以为有丈夫之度云。天会十五年追谥。

世祖翼简皇后，拿懒氏。大安元年癸酉岁卒。天会十五年追谥。

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长，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貽我忧，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觞为寿，即奉后出门，驩酒祷天。后命太祖正坐，号令诸将。自是太祖每出师还，辄率诸将上谒，献所俘获。天会十五年追谥。

穆宗贞惠皇后，乌古论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太祖圣穆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三年追谥”。仍赠后父留速太尉、荣国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国公，曾祷劾乃司空、温国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满氏。天会十三年追谥。

太祖钦宪皇后，纥石烈氏。天会十三年，尊为太皇太后，宫号庆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庆元宫，然后御乾元殿，受群臣贺。是月丁丑，崩于庆元宫。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献皇后，仆散氏，睿宗母也。天会十三年，追册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谥。

崇妃，萧氏。熙宗时封贵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萧氏甚谨。海陵篡立，尊大氏为皇太后，居永宁宫。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执妇礼。海陵积不能平，及杀宗义等，诬太妃以隐恶，杀之，并杀所生子任王隈喝。

大定十九年，诏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监护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复太妃旧号，下礼官议。“前代称太妃者皆以子贵。古者入庙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与今萧妃事不同，恐不得称‘太’，止当追封妃号。”诏从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钦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与太祖钦宪皇后俱尊为太皇太后，号明德宫。赠后父阿鲁束太尉、宋国公，祖宽匹司徒、英国公，曾祖阿鲁琐司空、温国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两宫太后，然后御乾元殿受贺，自后岁以为常。皇统元年，上自燕京还京师，朝谒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开殿，皇子生，使使驰报太后。太后至大开殿，上与皇后亲迎之。三年，崩于明德宫。谥曰钦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熙宗即位，封贵妃。天眷元年，立为皇后。父忽达拜太尉，赠曾祖斜也司空，祖鹵沙司徒。皇统元年，熙宗受尊号，册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二年，太子济安生。是岁，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庙。弥月，册为皇太子，未一岁薨。

熙宗在位，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默。虽初年国家多事，而庙算制胜，齐国就庆，宋人请臣，吏清政简，百姓乐业。宗弼既没，旧臣亦多物故，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兴国以司马光画像、玉吐鹵、厩马赐之，后亦附赐生日礼物。熙宗闻之，怒，遂杖兴国而夺回所赐。海陵本怀觊觎，因之疑畏愈甚，萧墙之变，从此萌矣。近侍高寿星随例迁屯燕南，入诉于后，后激怒熙宗，杀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寿星竟得不迁。秉德、唐括辩之奸谋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乱之计。

久之，熙宗积怒，遂杀后，而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之。又杀德妃乌古论氏，妃夹谷氏、张氏、裴满氏。明日，熙宗遇弑。海陵已弑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无罪，降熙宗为东昏王，追谥后为悼皇后，封后父忽达为王。大定间，复熙宗帝号，加谥后为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单氏。宗干之正室也。徒单无子，次室李氏生长子郑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长即海陵庶人也。徒单氏贤，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谨，相得欢甚。徒单虽养充为己子，充与海陵俱为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单常责怒之，尤爱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与徒单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弑熙宗，徒单与太祖妃萧氏闻之，相顾愕然曰：“帝虽失道，人臣岂可至

此。”徒单入宫见海陵，不曾贺，海陵衔之。

天德二年正月，徒单与大氏俱尊为皇太后。徒单居东宫，号永寿宫，大氏居西宫，号永宁宫。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带与大氏父俱赠太尉，封王。徒单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徒单方与坐客语，大氏踞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太后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

天德四年，海陵迁中都，独留徒单于上京。徒单常忧惧，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单太后，谓海陵曰：“永寿宫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单氏生日，海陵使秘书监纳合椿年往上京为太后上寿。贞元元年，大氏病笃，恨不得一见。临终，谓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寿宫偕来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寿宫当如事我。”

三年，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京奉迁山陵，海陵因命永寿宫太后与俱来。继使平章政事萧玉迎祭祖宗梓宫于广宁，海陵谓玉曰：“医巫闾山多佳致。祭奠礼毕，可奏太后于山水佳处游览。”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谒梓宫，遂谒见太后。海陵命左右约杖二束自随，跪于太后前，谢罪曰：“亮不孝，久阙温靖，愿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亲扶起之，叱约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产，尚且爱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宁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帅百官郊迎，入居寿康宫。是日，海陵及后宫、宰臣以下奉觞上寿，极欢而罢。

海陵侍太后于宫中，外极恭顺，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从輿辇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执之。见者以为至孝，太后亦以为诚然。及谋伐宋，太后谏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悦，每谒太后

还，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

及至汴京，太后居宁德宫。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动静。凡太后动止，事无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饰其言以告海陵。及枢密使仆散师恭征契丹撒八，辞谒太后，太后与师恭语久之。大概言“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契丹事复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谓太后以充为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师恭将兵在外，太后或有异图。乃召点检大怀忠、翰林待制斡论、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库直长习失使杀太后于宁德宫，命护卫高福、辞勒、浦速斡以兵士四十人从，且戒之曰：“汝等见太后，但言有诏，令太后跪受，即击杀之，勿令艰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当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数人，皆令杀之。太后方樗蒲，大怀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从后击之，仆而复起者再。高福等缢杀之，年五十三。并杀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鲁瓦、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宁德宫护卫温迪罕查刺，直长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补兒迹匿，归于世宗。自军中召师恭还，杀之。及杀阿斯子孙、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为郕国夫人，以特末哥为泽州刺史。海陵许福娘征南回以为妃，赐银二千两。敕戒特末哥：“无酗酒殴福娘，殴福娘必杀汝。”

大定间，谥徙单氏曰哀皇后，自泽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诛之。其后贬海陵为庶人。宗斡去帝号，复封辽王，徙单氏降封辽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与徙单氏俱尊为皇太后。大氏居永宁宫。曾祖坚嗣赠司空，祖臣宝赠司徒，父昊天赠太

尉、国公，兄兴国奴赠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十一月，昊天进封为王。

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于武德殿。大氏欢甚，饮尽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饮酒不过数杯，昨见饮酒沉醉。儿为天子，固可乐，若圣体不和，则子心不安，其乐安在。至乐在心，不在酒也。”及迁中都，永寿宫独留上京，大氏常以为言。

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诏以钱十万贯求方药。及病笃，遗言海陵，当善事永寿宫。戊寅，崩。诏尚书省：“应随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为始，禁乐一月。外路自诏书到日后，官司三日不治事，禁乐一月，声钟七昼夜。”

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后宫奠哭于敢宫。海陵将迁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犹在敢宫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宫至中都。尊谥曰慈宪皇后。海陵亲行册礼，与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庙。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谥号。及宗干降帝号，封辽王，诏徙童单氏为妃，而大氏与顺妃李氏、宁妃萧氏、文妃徒单氏并追降为辽王夫人。

废帝海陵后，徒单氏。太师斜也之女。初为岐国妃，天德二年封为惠妃，九月，立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称贺于武德殿。久之，海陵后宫浸多，后宠颇衰，希得进见。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耶律彻在北京与海陵游从，海陵使璋妻及彻妻侯氏入宫侍后。彻本名神涅，负官钱二千六百余万，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谒。海陵备法驾，乘玉辂，与后及太子光英共载而入。海陵伐宋，后与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满讹里也杀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顷之，世宗怜其无依，诏归父母家于上京，岁赐钱二千贯，奴婢皆给官廩。



大定十年卒。

海陵为人善饰诈，初为宰相，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逞欲无厌，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初即位，封岐国妃徒单氏为惠妃，后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后贵妃大氏进封惠妃，贞元元年，进封姝妃，正隆二年，进封元妃。昭容萧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贞元二年，进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进昭媛，贞元元年，进昭仪，三年，进封丽妃。即位之初，后宫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观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蛊惑，不可复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盘子阿虎迭。阿虎迭诛，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时南家父突葛速为元帅都监，在南京，海陵亦从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从，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阅两月，以婚礼纳之。数月，特封贤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责让之，不听，由是宠衰。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海陵与重节乱，阿里虎怒重节，批其颊，颇有诋訾之言。海陵闻之，愈不悦。阿里虎以衣服遗前夫之子，海陵将杀之，徒单后率诸妃嫔求哀，乃得免。

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兒”。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为过，惟戒阿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榜杀之。海陵闻昭妃闇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尔，吾必杀阿里虎。”问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闻海陵将杀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祷祝，冀脱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海陵使人缢杀之，并杀侍婢击三娘者。

贵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海陵旧尝有私，侍婢贵哥与知之。幔乌带在镇，每遇元会生辰，使家奴葛鲁、葛温诣阙上寿，定哥亦使贵哥候问海陵及两宫太后起居。海陵因贵哥传语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贵哥归，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时丑恶，事已可耻。今儿女已成立，岂可为此。”海陵闻之，使谓定哥：“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乌荅补为辞，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乌荅补为符宝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乌带醉酒，令葛温、葛鲁缢杀乌带，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闻乌带死，诈为哀伤。已葬乌带，即纳定哥宫中为娘子。贞元元年，封为贵妃，大爱幸，许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步从之。海陵嬖宠愈多，定哥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哥望见，号呼求去，诅骂海陵，海陵阳为不闻而去。

定哥自其夫时，与家奴阎乞兒通，尝以衣服遗乞兒。及为贵妃，乞兒以妃家旧人，给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疏己，欲复与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宫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遗衣服以调之。乞兒识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贵忘我耶。”定哥欲以计纳乞兒宫中，恐阎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筐盛褻衣其中，遣人载之入宫。阎者索之，见筐中皆褻衣，固已悔惧。定哥使人诘责阎者曰：“我，天子妃。亲体之衣，尔故玩视，何也？我且奏之。”阎者惶恐曰：“死罪。请后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筐盛乞兒载入宫中，阎者果不敢复索。乞兒入宫十余日，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抵暮遣出。贵哥以告海陵。定哥缢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诛。封贵哥莘国夫人。

初，海陵既使定哥杀其夫乌带，使小底药师奴传旨定哥，告以纳之之意。药师奴知定哥与阎乞兒有奸，定哥以奴婢十八

口赂药师奴使无言与乞兒私事。定哥败，杖药师奴百五十。先是，药师奴尝盗玉带当死，海陵释其罪，逐去。及迁中都，复召为小底。及药师奴既以匿定哥奸事被杖，后与秘书监文俱与灵寿县主有奸，文杖二百除名，药师奴当斩。海陵欲杖之，谓近臣曰：“药师奴于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执奏药师奴于法不可恕，遂伏诛。海陵以葛温、葛鲁为护卫，葛温累官常安县令，葛鲁累官襄城县令，大定初，皆除名。

丽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书监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纳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谓按都瓜曰：“必出而妇，不然我将别有所行。”按都瓜以语文，文难之。按都瓜曰：“上谓别有所行，是欲杀汝也。岂以一妻杀其身乎。”文不得已，与石哥相持恸哭而诀。是时，海陵迁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纳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秽谈戏文以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宫。不数日复召入，封为修容。贞元三年，进昭仪。正隆元年，进封柔妃。二年，进丽妃。

柔妃弥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礼部侍郎萧拱取之于汴。过燕京，拱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叹曰：“上必以疑杀拱矣。”及入宫，果非处女，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萧拱，竟致之死。弥勒出宫数月，复召入，封为充媛，封其母张氏莘国夫人，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巩国夫人。萧拱妻择特懒，弥勒女兄也。海陵既夺文妻石哥，却以择特懒妻文。既而诡以弥勒之召，召择特懒入宫，乱之。其后，弥勒进封柔妃云。

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贞元元年，封为昭妃。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宫。

修仪高氏，秉德弟紉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释其妇女。

宗本子莎鲁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来妻及紇里妻，皆欲纳之宫中，讽宰相奏请行之。使徒单贞讽萧裕曰：“朕嗣续未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裕曰：“近杀宗室，中外异议纷纭，奈何复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从。”乃使贞自以己意讽裕，必欲裕等请其事。贞谓裕曰：“上意已有所属，公固止之，将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择焉。”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其奏，遂纳之。未几，封高氏为修仪，加其父高耶鲁瓦辅国上将军，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高氏以家事诉于海陵。海陵自熙宗时悻见悼后干政，心恶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预政事。于是，遣高氏还父母家。诏尚书省，凡后妃有请于宰相者，收其使以闻。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尝许嫁奚人萧堂古带。海陵纳之，封为昭媛。堂古带为护卫，察人使侍女习捻以软金鹌鹑袋数枚遗之。事觉。是时，堂古带谒告在河间驿，召问之。堂古带以实对，海陵释其罪。海陵登宝昌门楼，以察八徇诸后妃，手刃击之，堕门下死，并诛侍女习捻。

寿宁县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静乐县主蒲刺及习捻，梁王宗弼女也。师姑兒，宗隼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余都，太傅宗本女也，再从姊妹。郕国夫人重节，宗磐女孙，再从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张定安妻奈刺忽、丽妃妹蒲鲁胡只，皆有夫，唯什古丧夫。海陵无所忌耻，使高师姑、内哥、阿古等传达言语，皆与之私。凡妃主宗妇尝私之者，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鲁胡只出入丽妃位，莎里古真、余都出入贵妃位，什古、重节出入昭妃位，蒲刺、师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哥召什古。先于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后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讥其衰老以为笑。唯习

捻、莎里古真最宠，恃势笞决其夫。海陵使习捻夫稍喝押护卫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谓撒速曰：“尔妻年少，偶尔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亲伺候廊下，立久，则坐于高师姑膝上。高师姑曰：“天子何劳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难得，乃可贵也。”每于卧内遍设地衣，保逐以为戏。莎里古真在外为淫佚。海陵闻之大怒，谓莎里古真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怒甚，气咽不能言。少顷，乃抚慰之曰：“无谓我闻知，便尔慚恧。遇燕会，当行立自如，无为众所测度也，恐致非笑。”后京屡召入焉。余都，牌印松古刺妻也。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蒲刺进封寿康公主，什古进封昭宁公主，莎里古真进封寿阳县主，重节进封蓬莱县主。重节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节与海陵淫，批其颊，海陵怒蒲察氏，终杀之者也。

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帟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尝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辄率意淫乱，使共观。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凡坐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诚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刖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猝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当不举。海陵不顾，竟堕其胎。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庆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诛，当连坐，太后使梧桐请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纳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不可。”其后，嫁宗至安达海之子乙刺补。海陵数使人讽乙刺补出之，因而纳之。叉察与完颜守诚有奸，守诚本名遏里来，事觉，海陵杀守诚，太后为叉察求哀，乃释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语涉不道，海陵自临问，责叉察曰：“汝以守诚死詈我邪？”遂杀之。

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浦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见元妃，海陵逼淫之。浦速碗自是不复入宫。

世宗为济南尹，海陵召夫人乌林荅氏。夫人谓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乡自杀，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复立后焉。

##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二

## 后妃下

睿宗钦慈皇后 睿宗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张氏 世宗元妃李氏 显宗孝懿皇后 晕宗昭圣皇后 章宗钦怀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卫绍王后徒单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单皇后

睿宗钦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为左副元帅，天会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路迁妃。皇统六年，进号冀国王妃。天德间，进国号。正隆例，亲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许王，后封许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谥钦慈皇后。赠后曾祖赛补司空、韩国公，祖蒲刺司徒、郑国公，父按补太尉、曹国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

世宗尝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辈，虽亲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详。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谓宗叙曰：“亦是卿父谭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疏远何”。十九年，后族人劝农使莎鲁窝请致仕，宰相以莎鲁窝未尝历外，请除一外官，以均劳佚。上曰：“莎鲁窝不闲政事，不可使治民。虽太后戚属，富贵之可也。”不听。

贞懿皇后，李氏，世祖母，辽阳人。父雏讹只，仕辽，官至桂州观察使。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会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时年十

三。后教之有义方，尝密谓所亲曰：“吾兒有奇相，贵不可言。“居上京，内治谨严，臧获皆守规矩，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洁，敦睦亲族，周给贫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刚正有决，容貌端整，言不妄发。

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圆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贞元三年，世宗为东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毁过礼，以丧去官。未几，起复为留守。是岁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东京，尊谥为贞懿皇后，其寝园曰孝宁宫。

大定二年，改葬睿宗于景陵。初，后自建浮图于辽阳，是为垂庆寺，临终谓世宗曰：“乡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遗命，乃即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诏有司增大旧塔，起奉兹殿于塔前。敕礼部尚书王竟为塔铭以叙其意。赠后曾祖参君司空、潞国公，祖波司徒、卫国公，父雏讹只太尉、隋国公。四年，封后妹为邢国夫人，赐银千两、锦绮二十端、绢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报德殿。诏翰林学士张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称旨，诏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狭，诏贾傍近民地，优与其直，不愿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东京，幸清安、垂庆寺。

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其先居罗伊河，世为乌林答部长，率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曾祖胜管，康宗时累使高丽。父石土黑，骑射绝伦，从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虽在行伍间，不嗜杀人。以功授世袭谋克，为东京留守。

后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带，盖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后，世宗宝畜之。后谓世宗曰：



“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世宗以为然，献之熙宗，于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颇酗酒，独于世宗无间然。

海陵篡立，深忌宗室。乌带譖秉德以为意在葛王。秉德诛死，后劝世宗多献珍异以说其心，如故辽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之类，皆奇宝也。海陵以世宗恭顺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颇解。

后不妒忌，为世宗择后房，广继嗣，虽显宗生后而此心不移。后尝有疾，世宗为视医药，数日不离去。后曰：“大王视妾过厚，其知者以为视疾，不知者必有专妒之嫌。”又曰：“妇道以正家为大，第恐德薄，无补内治，安能效嫔妾所为，惟欲己厚也。”

世宗在济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济南，海陵必杀世宗，惟奉诏，去济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谓世宗曰：“我当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仆张仪言谕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为我祷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鉴我心。”召家人谓之曰：“我自初年为妇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违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旧人，当念旧恩，无或妄图也。违此言者，我死后于冥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后既离济南，从行者知后必不肯见海陵，将自为之所，防护甚谨。行至良乡，去中都七十里，从行者防之稍缓，后得间即自杀。海陵犹疑世宗教之使然。

世宗自济南改西京留守，过良乡，使鲁国公主葬后于宛平县土鲁原。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立别庙。赠三代，曾祖胜管司空、徐国公，曾祖母完颜氏徐国夫人，祖术思黑司徒、代国公，祖母完颜氏，代国夫人，父石土黑太尉、浑国公，母完颜氏浑国夫人。敕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晖子天

锡为太尉，石土黑后授世袭猛安。上谓天锡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今卜葬有期，畴昔之言验矣。”

六年，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答钞兀捕逃军受赃，当殆。有司奏，钞兀，后大功亲，当议。诏论如法。

八年七月，章宗上，世宗喜甚。谓显宗曰：“得社稷冢嗣，朕乐何极。此皇后贻尔以阴德也。”

十年十月，将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礼仪，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门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尝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礼改葬之，惟亲戚皆送。”诏皇太子临奠。

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东宫。酒酣，命豫国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妇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宫者，念皇后之德今无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别庙于太庙东北隅。是岁五月，车驾幸土鲁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宫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车驾如杨村致祭。丙辰，上登车送，哭之恸。戊午，奉安于磐宁宫。庚申，葬于坤厚陵，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兴陵。章宗时，有司奏太祖谥有“昭德”字，改谥明德皇后。

元妃张氏，父玄征。母高氏，与世祖母贞懿皇后葭莩亲。世宗纳为次室，生赵王永中，而张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岁十月，追进惠妃。十九年，追进元妃。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于诸子最长，而世宗与徒单克宁议立章宗为太孙。世宗尝曰：“克宁与永中有亲，而建议立太孙，真社稷稷臣也。”尚书左丞汝弼者，玄征子，永中每舅。汝弼妻高陀斡屡以邪言怵永中，画元妃像，朝夕事之，

覬望徽福，及挟左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诛死，事连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后事觉，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释。谏官贾守谦、路铎上疏欲宽解上意，章宗愈不悦。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持其事不肯决，章宗怒守贞，罢知济南府，诸谏官皆斥外，赐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祸，惟张氏云。

元妃李氏，南阳郡王李石女。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仪梁氏早卒，上命允成为妃养子。大定元年，封贤妃。二年，进封贵妃。七年，进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复立后。尝曰：“朕所以不复立后者，今后宫无皇后之贤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而深制之，宠以尚书令之位，而责成左右丞相以下，妃虽贵，不得预政，宫壶无事。

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诏允成、允蹈、允济、允德皆服衰经居丧。己丑，皇太子及扈从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张九思提控殡事，少府监左光庆、大兴少尹王脩典领卤簿仪仗。宫籍监别治殡所，还殡京师。乙未，入自崇智门，百官郊迎，亲戚迎奠道路，殡于兴德宫西位别室。庚子，上至京师，幸兴德宫致奠。此葬，三致尊焉。诏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监护葬事。癸未，启取，上辍朝。皇太子、亲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于海王庄。丙戌，上如海王庄烧饭。二十八年九月，与贤妃石抹氏、德妃徒单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卫绍王即位，追谥光献皇后，赠妃弟猷可特进。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号。

显宗孝懿皇后，徒单氏。其先忒里辟刺人也。曾祖抄，从太祖取辽有功，命以所部为猛安，世袭之。祖婆卢火，以战功多，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齐国公。父贞尚辽王宗干女

梁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赠太师、广平郡王。

后以皇统七年生于辽阳。母梦神人授以宝珠，光焰满室，既寤而生，红光烛于庭。后性庄重寡言，父母尝令总家事，细大毕办，诸男不及也。

世宗初即位，贞为御史大夫，自南京驰见。世宗喜谓之曰：“卿虽废主腹心臣，然未尝助彼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为朕子妃。”及显宗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备礼亲迎于贞第。世宗临宴，尽欢而罢。是年十一月，显宗生辰，初封为皇太子妃。

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独斡以名马、宝刀、御膳赐太子及妃，仍谕之曰：“妃今临蓐，愿平安得雄。有庆之后，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孙生，是为章宗。时上幸金莲川，次冰井，翌日，上临幸抚视，宴甚欢。又赐御服佩刀等物，谓显宗曰：“祖宗积庆，且皇后阴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谓李石、纥石烈志宁曰：“朕诸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葛山，山势衍气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为章宗小字。

后素谦谨，每畏其家世崇宠，见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愿善自保持。”其后，家果以海陵事败，尽其远虑如此。世宗尝谓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饰得中，尔等当法效之。”章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更所居仁寿宫名曰隆庆宫。诏有司岁奉金千两、银五千两、重币五百端、绢二千疋、绵二万两、布五百疋、钱五万贯。他所应用，内库奉之，毋拘其数。

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俭，见诸大长公主，礼如平时，惇睦九族，恩纪皆合。尤恶闻人过，谗佞之言无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尝见喜愠。然御下公平，虽至亲无所阿徇。尝诫

诸侄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当尽忠图报。勿谓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毋藉吾之贵，辄肆非违，以干国家常宪。”一日，妹并国夫人、嫂泾国夫人等侍侧，因谕之曰：“尔家累素重，且非丰厚，宜节约财用，勿以吾为可恃。吾受天下之养，岂有所私积哉。况财用者，天下之财用也。吾终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玉孟进者，却之，且曰：“贵异物而殫财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赐予有度，今尔以此为献，何以自给。徒费汝财，我实无用，后勿复尔。”明昌元年，礼官议以五月奉上册宝，后弗许。上屡为之请，后曰：“今世宗服未终，遽衣锦绣、佩珠玉，于礼何安。当俟服阕行之。”上谕有司曰：“太后执意甚坚，其待来年。”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庆宫，年四十五。谥曰孝懿，祔葬裕陵。

后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心于礼。逮嫔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视之如己所生，慈训无间。上时问安，见事有未当者，必加之严诫云。

昭圣皇后，刘氏，辽阳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见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顷，后生。性聪慧，凡字过目不忘。初读《孝经》，旬日终卷。最喜佛书。世宗为东京留守，因击球，见而奇之，使见贞懿皇后于府中，进退闲雅，无恹睢之色。大定元年，选入东宫，时年二十三。

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电，后惊悸得疾，寻卒。承安五年，赠裕陵昭华。宣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升祔显宗庙，追谥昭圣皇后。

章宗钦怀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署祖太神，国初有功，累阶光禄大夫，赠司空、应国公。祖阿胡迭，官至特进，赠司徒、谯国公。父鼎寿尚熙宗郑国公主，授驸马都尉、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累官至金吾卫上将

军，赠太尉、越国公。

后之始生，有红光被体，移时不退。就养于姨冀国公主，既长，孝谨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为金源郡王，行纳采礼。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单怀忠就赐金百两、银千两、厩马六匹、重彩三十端。拜命间，庆云见于日侧，观者异之。是年十一月，备礼亲迎。诏亲王宰执三品已上官及命妇会礼，封金源郡王夫人，后进封妃，崩。

后性淑明，风仪粹穆，知读书为文。帝即位，遂加追册，仍诏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宁宫，岁时致祭。大安初，祔于道陵。

元妃李氏师兒，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贱。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兒与诸宫女皆从之学。故事，宫教以青纱隔障蔽内外，宫教居障外，诸宫女居障内，不得面见。有不识字及问义，皆自障内映纱指字请问，宫教自障外口说教之。诸女子中惟师兒易为领解，建不知其谁，但识其音声清亮。章宗尝问建，宫教中女子谁可教者。建对曰：“就中声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誉师兒才美，劝章宗纳之。章宗好文辞，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遂大爱幸。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淑妃，父湘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赠。

兄喜兒旧尝为盗，与弟铁哥皆擢显近，势倾朝廷，风采动四方，射利竞进之徒争趋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胥持国依附以致宰相。怙财固位，上下纷然，知其奸蠹，不敢击之，虽击之，莫能去也。纆石烈执中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屡斥屡起，终乱天下。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

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挈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瑋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响上飞则风雨顺时，响下飞则五谷丰登，响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

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帝以继嗣未立，禱礼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礼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焉。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谏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既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月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丁丑，御庆和殿，浴皇子。诏百官用元旦礼仪进酒称贺，五品以上进礼物。生凡二岁而薨。

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弟铁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监。

至八年，承御贾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颇困。是时卫王永济自武定军来朝。章宗于父兄中最爱卫王，欲使继体立之，语在《卫绍王纪》。卫王朝辞，是日，章宗力疾与之击球，谓卫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

“元妃在傍，谓帝曰：‘此非轻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渐，卫王未发，元妃与黄门李新喜议立卫王，使内侍潘守恆召之。守恆颇知书，识大体，谓元妃曰：‘此大事，当与大臣议。’乃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颜匡。匡，显宗侍读，最为旧臣，有征伐功，故独召之。匡至，遂与定策立卫王。丙辰，章宗崩，遗诏皇叔卫王即皇帝位。诏曰：‘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

卫绍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诏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遗旨谓掖庭内人有娠者两位，如得男则立为储贰。申谕多方，皎如天日。朕虽凉菲，实受付托，思克副于遗意，每曲为之尽心，择静舍以俾居，遣懿亲而守视。钦怀皇后母郑国公主及乳母萧国夫人昼夜不离。昨闻有爽于安养，已用轸忧而弗宁，爰命大臣专为调护。今者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言，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免乳，今则已出三月，来事未可度知。范氏产期，合在正月，而太医副使仪师颜言，自年前十一月诊得范氏胎气有损，调治迄今，脉息虽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愿于神御前削发为尼。重念先皇帝重属大事，岂期间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损，而贾氏犹或可冀，告于先帝，愿降灵禧，默赐保全，早生圣嗣。尚恐众庶未究端由，要不匿于播敷，使咸明于吾意。’”

四月，诏曰：‘近者有诉元妃李氏，潜计负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暂尝违豫，李氏与新喜窃议，为储嗣未立，欲令宫人诈作有身，计取他儿诈充皇嗣。遂于年前闰月十日，因贾承御病呕吐，腹中若有积块，李氏与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谋，令贾氏诈称有身，俟将临月，于李家取儿以入，月日不偶则规别取，以为皇嗣。章宗崩，谋不及行。当先帝弥留之际，命平章政事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明有敕旨，‘我有两宫人有娠



‘，更令召平章，左右并闻斯语。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敕旨，欲唤喜兒、铁哥，事既不克，窃呼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与计，因品藻诸王，议复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单张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华门外，始发勘同。平章入内，一遵遗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数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来，犹与其母私议。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魔魅，致绝圣嗣。所为不轨，莫可殚陈。事既发露，遣大臣按问，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审，亦如之。有司议，法当极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执奏坚确。今赐李氏自尽。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国军节度使喜兒、弟少府监铁哥如律，仍追除复系监籍，于远地安置。诸连坐并依律令施行。承御贾氏亦赐自尽。”

盖章宗崩三日而称范氏胎气有损。章宗疾弥留，亦无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敕旨。或谓完颜匡欲夺定策功，构致如此。自后天下不复称元妃，但呼曰李师兒。

及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请贬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其诏曰：“大安之初，颁谕天下，谓李氏与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谋，令贾氏虚称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圣德聪明，岂容有此欺诒。近因集议，武卫军副使兼提点近侍局完颜达、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贾氏事内有冤。此时，达职在近侍，政德护贾氏，所以知之。朕亲临问左证，其事暧昧无据，当时被罪贬责者可俱令放免还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还。

卫绍王后徒单氏，大安元年，立为皇后。至宁元年，胡沙虎乱，与卫王俱迁于卫邸。帝遇弑，宣宗即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徒单氏削皇后号。贞祐二年，迁都汴，诏凡卫绍王及鄆厉王家人皆徙郑州，仍禁锢，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兴元年，诏释禁锢。是时，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

终。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时尝梦二玉梳化为月，已而生二后，及没，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诏诸王求民家子，以广继嗣。是时，后与庞氏偕入王邸，及见后姊有姿色，又纳之。贞祐元年九月，封后为元妃，姊为淑妃，庞氏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纯，后无子，养哀宗为己子。贞祐二年七月，赐姓温敦氏，立为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寿司空、冀国公，曾祖母刘氏冀国夫人，祖璞司徒、益国公，祖母杨氏益国夫人，父彦昌太尉、汴国公，母马氏汴国夫人。

三年，庄献太子薨，哀宗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为皇太后，号其宫曰仁圣，进封后父曰南阳郡王。

或曰：宣宗为诸王时，庄献太子母为正妃，及即位，尊为皇后。贞祐元年九月，诏曰：“元妃某氏久奉侍于潜藩，已赐封于国号，可立为皇后。”其名氏盖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宠衰，寻为尼，王氏遂立为后，皆后姊明惠之谋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风昏霾，黄气充塞天地。已而，后梦丐者数万踵其后，心甚恶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贫窶，将谁诉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设粥与冰药。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

哀宗释服，将禘飨太庙，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请仁圣、慈圣两宫太后御内殿，因试衣之以见，两宫大悦。上更便服，奉觴为两宫寿。仁圣太后谕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时使四方承平，百姓安乐，天子服此法服，于中都祖庙行禘飨

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尝忘。”慈圣太后亦曰：“恆有此心，则见此当有期矣。”遂酌酒为上寿，欢然而罢。

天兴元年冬，哀宗迁归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单四喜、术甲荅失不奉迎两宫。后御仁安殿，出铤金及七宝金洗，分赐从行忠孝军。是夜，两宫及柔妃裴满氏等乘马出宫，行至陈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进。后亟命还宫。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顷，辇迎入宫。方谋再行，京城破，后及诸妃嫔北迁，不知所终。惟宝符李氏从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李氏自入院，止寝佛殿中，作为幡旒。会当同后妃北行，将发，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为淑妃。及妹立为后，进封元妃。哀宗即位，诏尊为皇太后，号其宫曰慈圣。

后性端严，颇达古今。哀宗已立为皇太子，有过尚切责之，及即位，始免。贾楚。一日，宫中就食，尚器有玉碗碟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宫。荆王母真妃庞氏以玛瑙器进食，后见之怒，召主者责曰：“谁令汝妄生分别，荆王母岂卑我兒妇耶。非饮食细故，已令有司杖杀汝矣。”是后，宫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谋不轨者，下狱，议已决。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谗言欲害之。章宗杀伯与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绝，何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来见我。移时不至，吾不见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抚之。

哀宗甚宠一宫人，欲立为后。后恶其微贱，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宫，语使者曰：“尔出东华门，不计何人，首遇者即赐之。”于是遇一贩缯者，遂赐为妻。点检撒合辇教上骑鞠，后传旨戒之云：“汝为人臣，当辅主以正，顾乃教之戏耶。再有闻，必大杖汝矣。”

比年小捷，国势颇振，文士有奏赋颂以圣德中兴为言者。后闻不悦曰：“帝年少气锐，无惧心则骄怠生。今幸一胜，何等中兴，而若辈谄之如是。”

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遗命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门外五里庄献太子墓之西。谥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单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尝刲肤以进，宣宗闻而嘉之。兴定四年，后父镇南军节度使顽僧有罪，宣宗以后纯孝，因曲赦之，听其致仕。正大元年，诏立为皇后。哀宗迁归德，遣后弟四喜等诣汴奉迎，夜至陈留，不敢进，复归于汴。未几，城破北迁，不知所终。

赞曰：《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氏论之曰：“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便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后世妇学不修，丽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宠。是故悼平掣顿皇统，以陨其身，海陵蛊惑群嬖，几亡其国。道陵李氏擅宠蠹政，卒愤其宗。呜呼，可不戒哉。

##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

### 始祖以下诸子

斡鲁 辈鲁 谢库德 孙拔达 谢夷保子盆纳 谢里忽  
乌古出 跋黑崇成本名仆灰 劬孙子浦家奴 麻颇子谩都本  
谩都诃 斡带斡赛子宗永 斡者孙璋 昂本名吾都补 子郑  
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乌鲁，季曰斡鲁，女曰注思版，皆福寿之语也。以六十后生子，异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辈鲁。辈鲁与献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

辈鲁之孙胡率。胡率之子劬者，与景祖长子韩国公劬者同名。韩国公前死，所谓肃宗纳劬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疏。阿疏走辽。辽使使来止伐阿疏军。穆宗阳受辽帝约束，先归国，留劬者守阿疏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会十五年赠特进。

安帝节皇后生献祖，次曰信德，次曰谢库德，次曰谢夷保，次曰谢里忽。

谢库德之孙拔达，谢夷保之子盆纳，皆佐世祖有功。盆纳勇毅善射，当时有与同名者，尝有贰志，目之曰“恶盆纳”。天会十五年，拔达赠仪同三司，盆纳赠开府仪同三司。在世祖时，欢都、冶诃及劬者、拔达、盆纳五人者，不离左右，亲若手足，元勋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飨世祖庙廷。

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丑阿皆弛满部人。富者粘没罕，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皆雅达澜水完颜部勃董。此七人者，当携离之际，能一心竭力辅戴者也。

达纪、胡苏皆术甲部勃董。胜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库德，温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

世祖初年，跋黑为变，乌春盛强，使人召阿库德、白达。阿库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与太师共之。”太师，谓世祖也。白达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乌春兵来，坚壁自守，勿与战可也。”达纪、胡苏居琵琶里郭水，乌春兵出其间，不为变，终拒而不从。胜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董，乌春止其家，而以兵围胜昆。乌春解去，世祖杀滓不乃，胜昆请无孥戮，世祖从之。世祖破桓赧、散达，主保死焉。天会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库德、白达皆赠金紫光禄大夫。束里保、丑阿、富者粘没罕、达纪、胡苏、胜昆、主保、温迪痕、阿库德皆赠银青光禄大夫，皆天会十五年追赠。

又有胡论加古部胜昆勃董、蟬春水乌延部富者郭赧，畏乌春强，请世祖兵出其间，以为重也。世祖使斜列、跃盘将别军过之。郭赧教科列取先在乌春军中二十二人，乌春觉之，杀二人，得二十人。郭赧又以士人益斜列军。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宁妻郭赧子胡里罕焉。

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董附于世祖，桓赧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抚其家。因并录之，以见立国之艰难云。

谢里忽者，昭祖将定法制，诸父、国人不悦，已执昭祖，将杀之。谢里忽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众乃散去，昭祖得免。国俗，有被杀者，心使巫覡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

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

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而不及谢里忽。谢里忽曰：“前日免汝于死者吾之力，往治乌萨扎部者吾之谋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于是早起，自赍间金列鞞往馈之。时谢里忽犹未起，拥寝衣而问曰：“尔为谁？”昭祖曰：“石鲁先择此宝，而后颁及他人，敢私布之。”谢里忽既扬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鞞者，腰佩也。

献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敌酷，次曰敌古乃，次曰撒里鞑，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顺皇后生景祖，次曰乌古出。次室达胡末，乌萨扎部人，生跋黑、仆里黑、斡里安。次室高丽人，生胡失答。

乌古出，初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乃。”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鹑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恩，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弟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景祖初立，乌古出酗酒，屡悖威顺皇后。后曰：“巫言验矣，悖乱之人终不可留。”遂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国俗当主父母之业，奈何杀之？”欲杀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谓众曰：“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将焉用之？吾割爱而杀之，乌古乃不知也，汝辈宁杀我乎？”众乃罢。

去。乌古出之子习不失，自有传。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时每争攘饮食，昭祖见而恶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后必为子孙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异志，诱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离间部属，使贰于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为勃堇而不令典兵。

跋黑既阴与桓赧、乌春谋计，国人皆知之，而童谣有“欲征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刺淑”之语。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乌春、桓赧相次以兵来攻，世祖外御强兵，而内畏跋黑之变。将行，闻跋黑食于其爱妾之父家，肉张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仆灰，泰州司属司人，昭祖玄孙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职，改东宫入殿小底，转护卫。二十五年，章宗为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为皇太孙，复为护卫。上即位，授河间府判官，以忧去职。起复为宿直将军，累迁武卫军都指挥使。泰和三年卒，赠赠有加。崇成谨饬有守，宿卫二十余年，未尝有过，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肃皇后生韩国公劬者，次世祖，次沂国公劬孙，次肃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国公劬真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敌本，生虞国公麻颇、隋国公阿离合懣、郑国公谩都词。劬者、阿离合懣别有传。

劬孙。天会十四年大封宗室，劬孙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郑国公。

子蒲家奴又名昱，尝从太祖伐留可、坞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诈都，诈都即降。康宗八年，系辽籍女直纥石烈部阿里保太弯阻兵，招纳亡命，边民多亡归之。蒲家奴以偏师夜行书止，抵石勒水，袭击破之，尽俘其孥而还。边氓自此无复亡者。后与宗雄视泰州地土，太祖因徙万家屯田于其地。



天辅五年，蒲家奴为吴勃极烈，遂为都统，使袭辽帝，而以雨濂不果行。既而，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为之副。辽帝西走，都统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挹懒击辽都统马哥，与挹懒不相及，蒲家奴与赛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众。而降民稍复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袭之。至铁吕川，遇敌八千，遂力战，兵败。察刺以兵来会，追及敌兵于黄水，获畜产甚众。是役也，奥墩按打海被十一创，竟败敌兵而还。军于旺国崖西。

赛里亦以兵会太祖，自草冻追辽帝，蒲家奴、宗望为前锋，戒之曰：“彼若深沟高垒，未可与战，即侦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军。若其无备，便可击也。”上次胡离畛川，吴十、马和尚至小鱼冻，夜潜入辽主营，执新罗奴以还，送知辽帝所在。蒲家奴等昼夜兼行，追及于石辇铎。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辽兵围之。余睹指辽帝麾盖，骑马驰之，辽帝遁去，兵遂溃，所杀甚众。

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蒲家奴、斡鲁为之副。乌虎部叛，蒲家奴讨平之。天会间，为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诛，辞及蒲家奴，诏夺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庙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国公。

麻颇，天会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国公。

长子谏都本，孝友恭谨，多谋而善战。年十五，隶军中，从攻窝卢欢。及系辽女直胡失荅等为变，谏都本自为质，遂从胡失荅归，中途以计杀守者而还。攻宁江州，败黄龙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赏赉，遂为谋克。讨岭东未服州郡。过土河东山，败贼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与猛安蒙葛、麻吉击之。谏都本对敌之中，推锋力战，破其众九万人。奚众万余保阿邻甸，复击败之，降其旁近居人。复以五百

骑破辽兵一千，生擒其将以归。与阁母攻兴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赠金紫光禄大夫，谥英毅。

谏都诃，屡从征伐，天会二年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明年薨。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郑国公，明昌五年，谥定济。

蛮睹，袭父麻颇猛安。蛮睹卒，子扫合袭。扫合卒，子撒合鞑袭。撒合鞑卒，子惟谔袭。

惟谔本名没烈，字子铸，骍胁多力，喜周急人。至宁初，守杨文关有功，兼都统，护漕运。贞祐二年，佩金牌护亲军家属迁汴，遥授同知祁州军州事，充提控。贞祐三年，破红袄贼于大沫垵，惟谔入自北门，诸军继进，生获刘二祖，功最。迁泰安军节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水少监、东平府治中。坐误以刃伤同知府事纥石烈牙吾塔，当削降殿年，仍从军自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行省蒙古纲奏其功，复前职。迁邳州经略使，卒。子从杰袭猛安，累功遥授镇南军节度副使。

世祖翼简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带，次太宗，次辽王斜也。次室徒单氏生卫王斡赛，次鲁王斡者。次室仆散氏生汉王乌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鲁王阁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乌古论氏生郢王昂。

斡带，年二十余，撒改伐留可，斡带与习不失、阿里合懣等俱为裨将。诸将议攻取，斡带主攻城便。太祖将至军，斡带迎之，谓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忽惑他议。”太祖从之。至军中，众议乃决。斡带急起治攻具。其夜进兵攻城，迟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盗，斡带尽平之。

康宗二年甲申，苏滨水诸部不听命，康宗使斡带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罗海川撒阿村，召诸部。诸部皆至，惟含国部斡谿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库德勃堇、职德部厮故速勃堇亦皆遁去，

遇坞塔于马纪岭，坞塔遂执二人以降。于是，使斡带将后伐斡豁，募军于苏滨水，斡豁元聚固守，攻而拔之。进师北琴海辟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归。

太祖于母弟中最爱斡带。斡带归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宁江州，欲与斡带偕行，斡带曰：“兵役久劳，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还，昼寐于来流水傍，梦斡带之场圃火，禾尽焚，不可扑灭，觉而深念之，以为忧。是时，斡带已寝疾，太祖至，闻之，过家门不下马，径至斡带所问疾。未几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恸，谓人曰：“予强与之偕行，未必死也。”

斡带刚毅果断，服用整肃，临战决策，有世祖风。世祖之世，军旅之事多专任之。太祖平辽，叹曰：“恨斡带之不及见也。”天会十五年，追封仪同三司、魏王，谥曰定肃。

斡赛，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钞略，遣纳根涅亨堇以其兵往治，纳根涅擅募苏滨水人为兵，不别的，辄攻略之。其人来告，穆宗使斡赛及冶诃往问状。纳根涅虽伏而不肯赏所取，因遁去。冶诃等皆不欲追，斡赛督军而进。至把忽岭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众，纳根涅死焉。斡赛抚定苏滨水民部，执纳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归。穆宗曰：“斡赛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带治苏滨水诸部，斡赛、斡鲁佐之，定诸部而还。

久之，高丽杀行人阿聃、胜昆，而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将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乃佐之。高丽兵数万来拒，斡赛分兵为十队，更出迭人，遂大破之。斡赛母和你隈疾笃，召还，以斡鲁代之。未几，斡赛复至军，再破高丽军，进围其城。七月，高丽请和，尽归前后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与之和。皇统五年，追封卫国王。

宗永，本名挑挞，斡赛子。长身美髯，忠确勇毅。天眷初，

以宗室子预诛宗磐，擢宁远大将军。皇统初，充牌印祗候。五年，出为赵州刺史，秩满再任，转兴平军节度使，改大名尹。贞元三年，复为兴平军节度使，历昭德军、临洮、凤翔尹。

大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与苏保衡、完颜余里也迁加伐宋士官赏。宋永性滞不习事，凡与土贼战者一概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谓宰相曰：“若一概追还，必生怨望。若因循不问，则爵赏滥矣。其与土贼战者，有能以寡敌众，一人敌三十人以上者，依已迁为定。”改同签大宗正事、震武军节度使，卒。

斡者，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鲁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懋，骠骑卫上将军。

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汉字。年十八，左副元帅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师，见梁王宗弼与语，宗弼悦之。皇统六年，父神土懋卒，宗弼奏璋可袭谋克，诏从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夺其谋克，寓居中都。

海陵伐宋，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辽阳，璋劝沙离只归世宗，沙离只不从。璋与守城军官乌林荅石家奴、乌林荅愿、徒单三胜、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杀沙离只及判官漫捻撒离喝，推宗强子阿琐为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与愿、蒲查、中都转运使左渊子贻庆、大兴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东京，贺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为武义将军，充护卫。贻庆赐及弟，授从仕郎。磐充阁门祗候。就以璋为同知中都事。

璋以杀沙离只自摄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因世宗谒山陵作乱。大定二年，上谒山陵，璋等九人会于可喜家，说万户高松，不从。璋知事不成，乃与可喜共执斡论诣有司陈，上诛可喜、李惟忠等，以璋为彰化军节度使。

宋将吴璘出散关，据宝鸡以西，诏璋赴元帅都监徒单合喜军前任使。于是，宋人据原州，宁州刺史颜盏门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将姚良辅以兵十万至原州，权副统完颜习尼列以千骑援门都兵，而姚良辅兵多，诸将皆不敢与战。及璋至军，会平凉、泾州、潘原、长武等戍兵，合二万人。璋使押军猛安石抹许里阿补以兵二千军于城北，习尼列以兵三千军于城西北十里麦子原，皆据高阜为阵。璋以本部兵阵于城西。姚良辅出自北岭，先遣万人攻许里阿补，自以军九万阵麦子原下，捍以剑盾、行马，外列骑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锁足行马间，持大刀为拒，分为八阵，而别以骑二千袭璋军。璋方出迎战，习尼列来报曰：“宋之重兵皆在麦子原矣。”璋遣万户特里失乌也以押军猛安奚庆喜、照撒兵二千援许里阿补，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习尼列。许里阿补与宋人接战，良久，败之。宋兵在麦子原者最坚，习尼列与移刺补、奥屯撒屋出、崔尹、仆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为状，余兵皆舍马步战，击其前行骑士，走之。于是，行马以前冲以长枪，行马以后射以劲弓。良辅兵稍挫，习尼列乘胜麾兵，撤其行马，破其七阵。良辅重整兵出，习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宋兵，与习尼列会。使仆根以伏兵击良辅。习尼列亦整兵与战，奋击之，大破良辅军，斩首万余级，坠壕死者不可胜数，锁足行马者尽殪之，获甲二万余，器仗称是。良辅亦中两创脱去。遂围原州，穴其西城，城圯，宋人宵遁。璋等入原州。宋戍军在宝鸡以西，闻之皆自散关遁去。

京兆尹乌延蒲离黑、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已去德顺州，宋吴璘复据之，都监合喜以璋权都统，与习尼列将兵二万救德顺。璋率骑兵前行，与璘骑控二万战于张义堡遂沙山下，败之，追北四十余里。璘军遇险不得前，斩首数十级。璋至德顺，璘据城北险要为营，璋亦策营与璘相望，可三里许。两军遇于城

东，凡五接战，璘军败走，璋追至城下。璘军已据城北冈阜，与其城上兵相应，以弩夹射璋军。璋军阳却，城中出兵来追，璋反施与战，大败之。合喜遣统军都监泥河以兵七千来会，与璘军复战，败之。璘遣兵据东山堡，欲树栅，璋与习尼列、泥河议曰：“敌若据东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击之。”于是璋先据要地，习尼列以兵逼东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习尼列追击之。璘城北营兵可六千人，登北冈来战，璋之汉军少却，伤者二百人。璘遂焚璋军攻城具，璋率移刺补猛安兵逾北冈击走之。璘军隔小堑射璋军，移刺补少却，习尼列望见北原火发，乃止攻东山堡，亟与将士来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刘安汉军三百人击败之。璘军皆走险，璘以军三万据险作三阵，皆环以剑盾、行马。璋遣万户石抹迭勒由别路自后击之，特里失乌也、移刺补以二千人当其前，以强弓射之，璘兵大败，堕沟壑者甚众。璋军度涧追之，斩数千级而还。

璘军虽败，犹恃其众，都监合喜使武威军副总管夹古查刺来问策。诸将皆曰：“吴璘恃险，不善野战，我退军平凉，彼必弃险就平地，然后可图也。”璋曰：“不然。彼恃其众，非恃险也。昔人有言，‘宁弃千军，不弃寸地’，故退兵不如济师。我退军平凉，彼军深入吾地，固垒以拒我，则如之何。

“查刺还报，合喜于是亲率四万人赴之。吴璘诘旦乘阴雾晦冥分兵四道来袭，战于城东，离而复合者数四。汉军千户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奋击之，璘军阵动。璋乘胜踵击，璘军复败，追至北冈，璘走险，璋急击之，杀略殆尽。璘分半军守秦州，合喜驻军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至石山头分兵守之，断其饷道。璘乃引归。

宋经略使荆皋以步骑三万自德顺西去，璋以兵八千、习尼列以兵五千追击之。习尼列兵乃出其前，还自赤觜，遇其前锋，

败之于高赤崖下。复与其中军战，自日昃至暮，乃罢。荆皋乘夜来袭营，为退军八十里。明日，习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节，宋兵据险为阵，璋舍马步战，地险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劝，璋乘之，追至甘谷城，习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师。习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还。

上使御史中丞达吉视诸军功状，达吉旧与璋有隙，故损其功。诏璋将士赏比诸军半之，璋兼陕西路都统，进官一阶。及元帅府上功，璋居多，诏达吉削官两阶，杖八十，解职。上复赏璋及将士如诸军，以璋为西北路招讨使。召为元帅左都监，兼安化军节度使，赐以弓矢衣带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监如故。

宋人弃海州遁去，焚官民庐舍且尽。璋至海州，得所弃粮三万六千余石，安集其人，复其屯戍。五年，宋人约和，罢三路都统，复置陕西路统军司，璋为统军使。上曰：“监军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职。边境无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

召为御史大夫。璋奏：“窃观文武百官有相为朋党者，今在台自臣外无女直人，乞不限资考，量材奏拟。”上曰：“朋党为谁，即纠治之。朕选女直人，未得其人，岂以资考为限，论其人材而已。”顷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兴，必称受命，当制‘大金受命之宝’，以明示万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国市玉，十八年，受命宝成，奏告天地宗庙社稷，上御正殿。

十三年，改大兴尹，为贺宋正旦使。璋受命使宋，即行，上遣人驰谕璋曰：“宋人若不遵旧礼，慎勿付书。如不令卿等入见，即持书归。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书及礼物一切勿受。”璋至临安，宋人请以太子接书，不从。宋人就馆迫取书，璋与之，且赴宴，多受礼物。有司以闻，上怒，欲置之极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为将，大破宋军，宋人仇之久矣。

将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杀璋，或者堕其计中耳。”上以为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没入其所受礼物。

后岁余，上念璋有征伐功，起为景州刺史，迁武定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蒲底山拏兀鲁河谋克，改临洮尹。十九年，卒。

郛王昂，本名吾都补，世祖最幼子也。常从太祖征伐。天辅六年，昂与稍喝以兵四千监护诸部降人，处之岭东，就以兵守临潢府。昂不能抚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闻之，使出里底戒谕昂。已过上京，诸部皆叛去，惟章愍宫、小室韦二部达内地。诏谕版勃极烈吴乞买曰：“比遣昂徙诸部，多致怨叛，稍喝驻兵不与讨袭，致使降人复归辽主，违命失众，当置重法。若有所疑，则禁锢之，俟师还定义。”是时，太宗居守，辞不失副之，辞不失劝太宗因国庆可薄其罚，于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杀稍喝。

天会六年，权元帅左都监。十五年，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为平章政事。皇统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诏昂暑衔带“皇叔祖”字，封郛王。是岁，薨。

子郑家、鹤寿。鹤寿累官耶鲁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难，语在《忠义传》。

郑家，皇统初，以宗室子授定远大将军，除磁州刺史。天德间，为右谏议大夫，累迁会宁尹、安化军节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为浙东道副统制，与工部尚书苏保衡以舟师自海道趋临安，至松林岛阻风，泊岛间。诘旦，舟人望见敌舟，请为备。郑家问：“去此几何？”舟人曰：“以水路测之，且三百里。风迅，行即至矣。”郑家不晓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顷，敌果至，见我军无备，即以火砲掷之。郑家顾见左右舟中皆火发，度不得脱，赴水死，时年四十一。



## 卷六十六 列传第四

### 始祖以下诸子

**勛本名乌野 子宗秀 隈可**

**宗室**

**胡十门 合住子布辉 搦保 衷本名丑汉 齐本名扫合  
术鲁胡石改 宗贤本名阿鲁 挹懒 卞本名吾母 膏本名阿里  
刺 弈本名三宝 阿喜**

勛，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年十六，从太祖攻宁江州，从宗望袭辽主于石辇铎。太宗嗣位，自军中召还，与谋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勛就军中往劳之。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

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宗雄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勛与耶律迪越掌之。勛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

自太祖与高丽议和，凡女直入高丽者皆索之，至十余年，索之不已。勛上书谏曰：“臣闻德莫大于乐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户口，皆前世奸宄叛亡，乌蠹、讹谟罕、阿海、阿合束之绪裔。先世绥怀四境，尚未宾服，自先君在与高丽通，闻我将大，因谓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丽既不听许，遂生边衅，因致交兵，久方连和，盖三十年。当时壮者今皆物故，子孙安于土俗，婚姻胶固，征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离，诚非众愿。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视同仁之大也。国家民物繁夥，幅员万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还，我以强兵劲卒取之无难。然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后用。高丽称藩，职责不阙，国且臣属，民亦非外。圣人行义，不责小过，理之所在，不俟终日。臣愚以为宜施惠下之仁，弘乐天之德，听免征索，则彼不谓己有，如自我得之矣。”从之。

十五年，为尚书左丞加镇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预平宗磐之难，赐与甚多，加仪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衔。勛皆力辞不受。

皇统元年，撰定熙宗尊号册文。上召勛饮于便殿，以玉带赐之。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进入，上焚香立受之，赏赉有差。制诏左丞勛、平章政事奔职俸外别给二品亲王俸。旧制，皇兄弟、皇子为亲王给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给三品俸，勛等别给亲王俸，皆异数也。宴群臣于五云楼，勛进酒称谢。帝起立，宰臣进曰：“至尊为臣下屡起，于礼未安。”上曰：“朕屈已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尽欢。俄同监修国史，进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将出猎，勛谏而止。

熙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勛献《东狩射

虎赋》，上悦，赐以佩刀、玉带、良马。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辄作诗以见意。时上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勛上疏谏，乃为止酒。进拜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赐黄金八十两，银百两，重彩五十端，绢百匹，通犀、玉钩带各一。出领行台尚书省事，召拜太保，领三省、领行台如故，封鲁国王。

勛刚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会议，海陵后至，勛面责之曰：

“吾年五十余，犹不敢后，尔少年强健，肪敢如此。”海陵跪谢。九年，进拜太师，进封汉国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汉国王，领三省、监修如故。

及宗本无罪诛，勛髭鬓顿白，因上表请老。海陵不许，赐以玉带，优诏谕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议，入朝不拜。勛遂称疾笃不言，表请愈切，海陵不悻，从之。以本官致仕，进封周宋国王。正隆元年，与宗室俱迁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

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大定二十年，诏曰：“太师勛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持之。”子宗秀。

宗秀，字实甫，本名撕里忽。涉猎经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骑射，与平宗磐、宗隼之乱，授定远大将军，以宗磐世袭猛安授之。

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师还，为太原尹，改婆速路统军使、不受。高丽遣使以土产献，却之。入为刑部尚书，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学士。天德初，转承旨，封宿国公，赐玉带。历平阳尹、昭义军节度使，封广平

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岁，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赠金紫光禄大夫。

康宗敬信皇后生楚王谋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将军同乔茁。次室仆散氏坐事早死，生龙虎卫上将军隈可。

隈可亦作隈喝，美髯须，勇健有材略。从太祖伐辽，取宁江州，战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骠骑上将军，除迭鲁苾撒糺详隐，迁忠顺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天德二年，入为大宗正丞。四年，出为昭德军节度使。以兄谋良虎孙唤端合扎谋克余户，授隈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属世袭谋克。改德昌军节度使，封广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曷速馆节度使，再改忠顺军节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国公，为劝农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后为神士懋、迪古乃，别有传。

胡十门者，曷苏馆人也。父挾不野，事辽为太尉。胡十门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战。高永昌据东京，招曷苏馆人，众畏高永昌兵强，且欲归之。胡十门不肯从，召其族人谋曰：“吾远祖兄弟三人，同出高丽。今大圣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皇帝受命即大位，辽之败亡有征，吾岂能为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乃留高丽中，胡十门自言如此，盖自谓阿古乃之后云。于是率其族属部众诣撒改，乌蠢降，营于驰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门力战不能敌，奔于撒改。及攻开州，胡十门以粮饷给军。后攻保州，辽奖以舟师遁，胡十门邀击败之，降其士卒。赏赐甚厚，以为曷苏馆七部勃堇，给银牌一、木牌三。天辅二年卒。赠监门卫上将军，再赠骠骑卫上将军。

子钩室，尝从攻显州，领四谋克军，破梁鱼务，功最，以其父所管七部为曷苏馆都勃堇。

有合住者，亦称始祖兄苗裔，但不知与胡十门相去几从耳。

合住，曷速馆苾里海水人也。仕辽，领辰、复二州汉人、渤海。

子蒲速越，袭父职，再迁静江中正军节度使，佩金牌，为曷速馆女直部长。

子余里也与胡十门同时归朝，屡以粮饷助伐高永昌及高丽、新罗。后从宗望伐宋，以功迁真定府路安抚使兼曹州防御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袭猛安。

长子布辉，识女直、契丹、汉字，善骑射。年十八，宗弼选为扎也，从阿里、蒲卢浑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闻其才，召置麾下，从经略山东、河北、陕西，袭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将军。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从，半道与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等俱亡归，谒世宗于辽阳。

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为都统，布辉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削两阶解职。未浹旬，世宗献享山陵。兵部尚书可喜、昭毅大将军斡论、中都同知完颜璋等谋反，欲因上谒山陵举事。斡论与布辉亲旧，与之谋议，事具《可喜传》。既知事不可成，乃与可喜、璋执斡论等上变。可喜不肯以始谋尽首，遂并诛之，而赏布辉、璋。除布辉浚州防御使，累迁顺天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捆保者，从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还至姑里甸，昭祖得疾，寝于村舍，洞无门扉，乃以车轮当门为蔽，捆保卧轮下为捍御。已而贼至，刃交于轮辐间。捆保洞腹见膏，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为炙，问之，以他肉对。昭祖心知之，遂中夜启行。

衷，本名丑汉，中都司属司人，世祖曾孙。祖霸合布里封郛王，父悟烈官至特进。大定中，收充閤门祗候，授代州宣锐

军都指挥使。岁旱，州委祷雨于五台灵潭，步致其水，雨随下，人为刻石纪之。四迁引进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辇局使。扈从北幸，赐厩马二以旌其勤。寻为夏国王李仁孝封册使，历宁海、蠡州刺史，入为大陆亲府丞。除顺义军节度使，陛辞，赐金币，特宠异之。移镇镇西。泰和六年，致仕，卒。

衷孝悌贞谨，深悉本朝婚礼，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复有能称，其在宁海、蠡州，平赋役无扰，民立石颂遗爱。大安初，追赠辅国上将军。

齐，本名扫合，穆宗曾孙。父胡八鲁，宁州刺史。大定中，以族次充司属司将军，授同知复州军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上谕曰：“本朝以来，未尝有内族为六部郎官者，以卿历职廉能，故授之。”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八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

章宗立，改户部员外郎，出为磁州刺史，治以宽简，未尝留狱。属邑武安，有道士视观字不谨，吏民为请邻郡王师者代主之。道士忿夺其利，告王私置禁铜器，法当徒。县令恶其为人，反坐之，具狱上。齐审其诬。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问同僚，无以对。齐曰：“道士同请即同居也，当准首，俱释其罪。”其宽明有体，皆此类也。

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选，郡人以前政有声如刘徽柔、程辉、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状闻。明昌三年，始议置诸王傅，颇难其选，乃以齐傅袭王。王将至任郡，猛安迎接，齐峻却之。王怪问故，曰：“王国藩辅，猛安皆总戎职，于王何利焉，却之以远嫌也。”王悦服。王府家奴为不法，辄发还本猛安，终更无敢犯者。

明年，授山东东、西路副统军，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爱，

郡人为之立碑。转彰化军节度使。六年，移利涉军。召见，劳尉有加。诏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齐明法识治体，所至有声，内族中与丞相承晖并称云。

术鲁，宗室子。从郑王幹赛败高丽于曷懒，取亚鲁城，克宁江州，取黄龙府。出河店之役、达鲁古城之役、护步沱冈之役皆力战有功。东京降，为本路招安副使。败辽兵，破同刮营。苏州汉民叛走，术鲁追复之，以功为谋克。天辅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统中，赠镇国上将军。

胡石改，宗室子也。从太祖攻宁江，败辽兵于达鲁古城，破辽主亲兵，皆有功。辽军来援济州，胡石改与其兄实古乃以兵迎击，败之。还攻济州，中流矢，战益力，克其城。军中称其勇。从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内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辽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获其宫人、辎重凡八百两。

有思泥古者，复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获其亲属部人以还。德州复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从娄室击败敌兵二万于归化之南，并降归化。从取居庸关，并燕之属县及其山谷诸屯。移失部既降，复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战败之，俘获甚众。泽州诸部有逃者，皆追复之。又败叛人于临潢，诛其酋领而安抚其人民。

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贤，本名阿鲁。太祖伐辽，从攻宁江州、临潢府。太宗监国，选侍左右，甚见亲信。临潢复叛，从宗望复取之。为内库都提点，再迁归德军节度使。政宽简，境内大治。秩满，士民数百人相率诣朝廷请留。及改武定军，百姓扶老携幼送数十里，悲号而去。改永定军。秉德廉访官吏，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类此，民实赖之。”秉德曰：“吾

闻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为如何？”众对曰：“公勤清俭皆法则于使君耳。”因谓宗贤曰：“人谓君善治，当在甲乙，果然贤使君也。”用是超迁两阶。

天德初，授世袭谋克，驰驿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张青绳悬明镜于公署，老幼填门，三日乃得去。封定国公，再除忠顺军节度使，赐以玉带。捕盗司执数人至府，宗贤问曰：“罪状明白否？”对曰：“狱具矣。”宗贤阅其案，谓僚佐曰：“吾察此辈必冤。”不数日，贼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历广宁尹，封广平郡王。改崇义军节度使，兼领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夺王爵，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临海军。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贤率诸宗室见于辽阳，除同签大宗正事，封景国公，致仕。起为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复致仕。卒。

特进挾懒，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尝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亲战，挾懒控其马而止之曰：“主君何为轻敌。臣请效力。”即挺枪前，手杀七人。已而枪折，骑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壮之曰：“诚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也。”及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一千阵于营外，太祖遣挾懒往击之。挾懒冲出敌阵，大败其众。攻临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辅六年，授谋克。

天会四年，从伐宋，屡以功受赏。明年，再举至汴。宗望闻宋人会诸路援兵于睢阳，遣挾懒与阿里刮将兵二千往拒之。败其前锋军三万于杞县，又破三寨，擒宋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宁陵。复破二万于睢阳，进取亳州。闻宋兵十万且至，会宗望益兵四千，合击，大败之。其卒二千，阵而立，驰之不动，即麾军去马击之，尽殪，擒其将石瑱而还。帅府嘉其功，赏赉优渥。睿宗驻兵熙州，分遣诸将略地。挾懒以军五百入六盘山十六寨，



降其官八十余人，民户四千，获马二千疋。

皇统中，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迁诸陵于大房山，以挾懒尝给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属司人，大定二年，收充护卫，积劳授彰化军节度副使，入为都水监丞，累迁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归德府、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监导河有劳，除北京留守。未几，改知大兴府事。时有言，尚书左丞夹谷衡在军不法，诏刑部问状。事下大兴府，卞辄令追摄，上以为失体，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许。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谏赤盏高门上言，御史大夫久阙，宪纪不振，宜选刚正疾恶之人肃清庶务。上由是用卞。前时孙铎、贾铉俱为尚书，铉拜参知政事，而铎再任，对贺客诵唐张在诗，有郁郁意。卞劾奏之，铎坐降黜。既而复申前请，遂以金吾卫上将军致仕，薨。

膏，本名阿里剌，隶上京司属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亲，收充东宫护卫。转十人长，授御院通进，从世宗幸上京。会皇太子守国薨，世宗以膏亲密可委，特命与滕王府长史台驰驿往护丧。时章宗为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膏等保护，谕之曰：“郡王遭此家难，哀哭当以礼节之，饮食尤宜谨视。”世宗还都，迁符宝郎，除吏部郎中。

章宗即位，坐与御史大夫唐括贡为寿，犯夜禁，夺官一阶，罢。明昌元年，起为同知棣州防御使事，上书历诋宰执。帝以小臣敢讥讪宰辅，杖八十，削一官，罢之，发还本猛安。

明年，隆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四迁知大兴府事，转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书右丞，出为泰定军节度使，移知济南府。卒。

弈，本名三宝，隶梅坚塞吾司属司。大定七年，以近亲充

东宫护卫十人长，转为尚厩局使。章宗即位，迁左卫副将军，累迁右副都点检，兼提点尚厩局使。谕旨曰：“汝非有过人才，第以久次迁授。当谨乃职，勿复有非违事，使朕闻之。”未几，坐厩马瘦，决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副都点检，兼职如旧。俄授同签大睦亲府事，卒。

弈为人贪鄙，数以赃败，帝爱其能治围场，故进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学问。袭父北京路筈柏山猛安，听讼明决，人信而爱之。察廉能，除彰国军节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国军治状，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事，改归德军，历海、邳二州刺史，皆兼总押军马。

宋统领刘文谦以兵犯宿迁，阿喜逆击，破之。复破戚春、夏兴国舟兵万余人，斩夏兴国于阵。迁镇国上将军，再赐银币，为元帅左监军纥石列执中前锋。渡淮，破宝应、天长二县。师还，迁同知归德府事，改泗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大安二年，改华州防御使，迁镇南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马军都提控，历横海、安化军节度使，充宣差山东路左翼都提控。寻知济南府事，徙沁南军节度使，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卒。

赞曰：金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献祖徙居海姑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称海姑兄弟，盖指其所居也。完颜十二部，皆以部为氏，宣宗诏宗室皆书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

石显 桓赧弟散达 乌春温敦蒲刺附 腊醅弟麻产 钝恩留可 阿疏 奚王回离保

石显，孩懒水乌林答部人。昭祖以条教约束诸部，石显陆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刺纪村，部人以枢归，至孩懒水，石显与完颜部窝忽窝出邀于路，攻而夺之枢，扬言曰：“汝辈以石鲁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马太弯，与马纪岭劾保村完颜部蒙葛巴士等募军追及之，与战，复得枢。众推景祖为诸部长，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五国皆从服。

及辽使曷鲁林牙来索遁人，石显皆拒阻不听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诡计取之。乃以石显阻绝海东路请于辽，辽帝使人让之曰：“汝何敢阻绝鹰路？审无他意，遣其酋长来。”石显使其长子婆诸刊入朝，曰：“不敢违大国之命。”辽人厚赐遣还，谓婆诸刊曰：“汝父信无他，宜身自入朝。”石显信之，明年入见于春搜，婆诸刊从。辽主谓石显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诸刊还，而流石显于边地。盖景祖以计除石显而欲抚有其子与部人也。

婆诸刊蓄怨未发，会活刺浑水纥石烈部腊醅、麻产起兵，婆诸刊往从之。及败于暮棱水，麻产先遁去，婆诸刊与腊醅就擒，及其党与，皆献之辽主。久之，世祖复使人言曰：“婆诸刊不还，则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惧，不肯归服。”辽主以为然，遂遣婆诸刊及前后所献罪人皆还之。

桓赧、散达兄弟者，国相雅达之子也。居完颜部邑屯村。雅达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后撒改亦居是官焉。

桓赧兄弟尝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异志，阴诱桓赧欲与为乱。昭肃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行，遇桓赧、散达各被酒，言语纷争，遂相殴击，举刃相向。昭肃皇后亲解之，乃止，自是谋益甚。

是时乌春、窝谋罕亦与跋黑相结，诡以乌不屯卖甲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与之和。间数年，乌春以其众涉活论、来流二水，世祖亲往拒之。桓赧、散达遂起兵。

肃宗以偏师拒桓赧、散达。世祖畏其合势也，戒之曰：“可和则和，否则战。”至斡鲁绀出水，既阵成列，肃宗使盆德勃堇议和。桓赧亦恃乌春之在北也，无和意。盆德报肃宗曰：“敌欲战。”或曰：“战地迫近村墟，虽胜不能尽敌，宜退军诱之宽地。”肃宗惑之，乃令军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达乘之，肃宗败焉。桓赧乘胜，大肆钞略。是役也，乌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罢兵。

世祖闻肃宗败，乃自将，经舍很、贴割两水取桓赧、散达之家、桓赧、散达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杀略百许人而还。未至军，肃宗之军又败。世祖至，责让肃宗失利之状，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复遣人议和。桓赧、散达欲得盈歌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不许，遂与不术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诸部兵皆会，厚集为阵，鸣鼓作气驰骋。桓赧恃其众，有必胜之心，下令曰：“今天门开矣，悉以尔车自随。凡乌古乃夫妇宝货财产恣尔取之，有不从者俘略之而去。”于是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等纵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抚其家，既定桓赧，以旧地

还之。

桓赧军复来，蒲察部沙祗勃堇、胡补荅勃堇使阿喜间道来告，且问曰：“寇将至，吾属何以待之？”世祖复命曰：“事至此，不及谋矣。以众从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帜自别耳。”每有兵至，则辄遣阿喜穿林潜来，令与毕察往还大道，即故潜往来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将出兵，闻跋黑食于驰满村死矣。乃治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众而后战。觐者来报曰：“敌至矣。”世祖戒辞不失整军速进，使待于脱豁改原。当是时，桓赧兵众，世祖兵少，众寡不敌。比世祖至军，士气恤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水洗面，饮鲜水。顷之，士气稍苏息。是时，肃宗求救于辽，不在军中。将战，世祖屏人独与穆宗私语，兵败，则就与肃宗乞师以报仇。仍令穆宗勿预战事，介马以观胜负，先图去就。乃袒袖赧弓服矢，以缁袍下幅护前后心，三扬旗，三挝鼓，弃旗提剑，身为军锋，尽锐搏战。桓赧步军以干盾进，世祖之众以长枪击之，步军大败。辞不失从后奋击之，桓赧之骑兵亦败。世祖乘胜逐北，破多退水水为之赤。世祖止军勿追，尽获所弃车甲马牛军实，以战胜告于天地，颁所获于将士，各以功为差。

未几，桓赧、散达俱以其属来降。卜灰犹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据阿鲁绀出村，世祖遣人与之议和，撒骨出谩言为戏，答之曰：“我本欲和，壮士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谓我曰：‘若果与和，则美衣肥羊不可复得。’是以不敢从命。”遂纵兵俘略邻近村墅。有人从道傍射之，中口死。

卜灰之属曰石鲁，石鲁之母嫁丁驰满部达鲁罕勃堇而为之妾。达鲁罕与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世祖欲间石鲁于卜灰，谓达鲁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坚固也。”盖谓石鲁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鲁。石鲁闻之，遂杀卜灰

而降。

石鲁通于卜灰之妾，常惧得罪，及闻世祖言，惑之，使告于达鲁罕曰：“将杀卜灰而来，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剗刃于胸而杀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济。达鲁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与达鲁罕狠争，达鲁罕杀之。

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檐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既而知其果敢善断，命为本部长，仍遣族人盆德送归旧部。盆德，乌春之甥也。

世祖初嗣节度使，叔父跋黑阴怀觊觎，间诱桓赧、散达兄弟及乌春、窝谋罕等。乌春以跋黑居肘腋为变，信之，由是颇贰于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诉于世祖，世祖使人让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为部长。今人告汝有实状，杀无罪人，听讼不平，自今不得复尔为也。”乌春曰：“吾与汝父等辈旧人，汝为长能几日，于汝何事。世祖内畏跋黑，恐郡朋为变，故曲意怀抚，而欲以婚姻结其欢心。使与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乌春欲发兵，而世祖待之如初，无以为端。

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乌春闻之，使人来让曰：“甲，吾甲也。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辄取吾甲，其亟以归我。”世祖曰：“彼以甲来市，吾与直而售之。”乌春曰：“汝不肯与我甲而为和解，则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厮勒来。”斜葛盖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议和者，将以有为也，不欲遣。众固请曰：“不遣则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谓厮勒曰：“斜葛无害。彼且执汝矣，半途辞疾勿往。”既行，厮勒曰：“我疾作，将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独往矣。”同行者强之使行。既见乌春，乌

春与斜葛厚为礼，而果执厮勒，曰：得甲则生，否则杀汝。”世祖与其甲，厮勒乃得归。乌春自此益无所惮。

后数年，乌春举兵来战，道斜寸岭，涉活论、来流水，舍于术虎部阿里矮村浑布乃勃堇家。是时十月中，大雨累昼夜不止，冰渐覆地，乌春不能进，乃引去。于是桓赧、散达亦举兵。世祖自拒乌春，而使肃宗拒桓赧。已而乌春遇雨归，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并力于桓赧、散达，一战而遂败之。

斡勒部人杯乃，旧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毕愚忒村，遂以纵火诬欢都，欲因此除去之，语在《欢都传》中。世祖获杯乃，释其罪，杯乃终不自安，徙居吐窟村，与乌春、窝谋罕结约。乌春举兵度岭，世祖驻军屋辟村以待之。进至苏素海甸，两军皆阵，将战，世祖不亲战，命肃宗以左军战，斜列、辞不失助之，征异梦也。肃宗束縕纵火，大风从后起，火炽烈，时八月，野草尚青，火尽燎，烟焰张天。乌春军在下风，肃宗自上风击之，乌春大败，复获杯乃，献于辽，而城苏素海甸以据之。

纥石烈腊醅、麻产与世祖战于野鹊水。世祖中四创，军败。腊醅使旧贼秃罕等过青岭，见乌春，赂诸部与之交结。腊醅、麻产求助于乌春，乌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腊醅献于辽主，并言乌春助兵之状，仍以不修鹰道罪之。辽主使人至乌春问状，乌春惧，乃为谰言以告曰：“未尝与腊醅为助也。德邻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

腊醅既败，世祖尽得乌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长斡善、斡脱往招其众，继遣斜钵勃堇抚定之。斜钵不能训齐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诱三百余人入城，尽陷之。世祖治鹰道还，斜列来告，世祖使欢都为都统，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将过乌纪岭，至窝谋海村，

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居，乌延部富者郭赧请分一军由所部伐乌春，盖以所部与乌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跃盘以支军道其所居，世祖自将大军与欢都合。至阿不塞水，岭东诸部皆会，石土门亦以所部兵来。

是时，乌春前死，窝谋罕闻知世祖来伐，诉于辽人，乞与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军至，窝谋罕请缓师，尽以前所纳亡人归之。世祖使乌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窝谋罕以三百骑乘懈来攻，世祖败之。辽使恶其无信，不复为主和，乃进军围之。太祖衣短甲行围，号令诸军，窝谋罕使太峪潜出城攻之。太峪驰马援枪，将及太祖，活腊胡击断其枪，太祖乃得免。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赧计，取先在乌春军者二十二人。乌春军觉之，杀二人，余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军来助。窝谋罕自知不敌，乃遁去。遂克其城，尽以赀产分赉军中，以功为次，诸部皆安辑焉。穆宗常嘉郭赧功，后以斜列之女守宁妻其子胡里罕。

乌春之后为温敦氏，裔孙曰蒲剌。

温敦蒲剌始居长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闵河。蒲剌初从希尹征伐，摄猛安谋克事，遇贼突出，力击败之，手杀二十余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护卫，迁宿直将军，与众护卫射远，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衔赏之。往曷懒路选可充护卫者，使还称旨，迁耶卢碗群牧使，改辽州刺史。正隆伐宋，召为武翼军副都总管，将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万余，邀击败之，手杀将士十余人。是时，嵩、汝两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复其业。改莫州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再迁陇州防御使，历镇西、胡里改、显德军节度使。致仕，卒。

腊醅、麻产兄弟者，活刺浑水河邻乡纥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声，人推服之。及乌春、窝谋罕等为难，故腊醅兄



弟乘此际结陶温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于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腊醅怒，将攻之，乃约乌古论部骚腊勃堇、富者挹懒、胡什满勃堇、海罗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罗、斡茁火间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备，腊醅等败归。腊醅乃由南路复袭野居女直，胜之，俘略甚众。海罗、斡茁火、胡什满畏腊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轻兵邀击腊醅等于屯睦吐村，败之，尽得所俘。

腊醅、麻产驱掠来流水牧马。世祖至混同江，与穆宗分军。世祖自妒骨鲁津倍道兼行，马多乏，皆留之路傍，从五六十骑，遇腊醅于野鹊水。日已曛，腊醅兵众，世祖兵少，欢都麇战，出入数四，马中创，死者十数。世祖突阵力战，中四创，不能军。穆宗自庵吐浑津度江，遇敌于蒲卢买水。敌问为谁，应之曰：“欢都。”问者射穆宗，矢著于弓箛。是岁，腊醅、麻产使其徒旧贼秃罕及驰朵剌取户鲁不冻牧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马合七百余匹，过青岭东，与乌春、窝谋罕交结。世祖自将伐之，腊醅等伪降，还军。腊醅复求助于乌春、窝谋罕。窝谋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腊醅据暮棱水，保固险阻，石显子婆诸刊亦往从之。世祖率兵围之，克其军，麻产遁去，遂擒腊醅及婆诸刊，皆献之辽。尽获其兵，使其卒长斡善、斡脱招抚其众，使斜钵抚定之。复使阿离合懣察暮棱水人情，并募兵与斜钵合，语在《乌春传》。

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恃陶温水民为之助，招之不听，使康宗伐之。是岁，白山混同江大溢，水与岸齐，康宗自阿邻冈乘舟至于帅水，舍舟沿帅水而进。使太祖从东路取麻产家属，尽获之。康宗围麻产急，太祖来会军，于是麻产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围遁去。太祖曰：“麻产之家荡尽矣，走将安归。”追

之。麻产不知太祖急求己也，与三骑来伺军，其一人坠马下，太祖识之，问状。其人曰：“我随麻产来伺军，彼走者二人，麻产在焉。”麻产与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劬鲁古追东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铠水，失麻产不见，急追之，得遗甲于路，迹而往，前至大泽，泞淖。麻产弃马入萑苇，太祖亦弃马追及之，与之挑战。乌古论壮士活腊胡乘马来，问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识麻产，佯应曰：“麻产也。”活腊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马援枪进战。麻产连射活腊胡，活腊胡中二矢，不能战。有顷，军至，围之。欢都射中麻产首，遂擒之。无有识之者，活腊胡乃前扶其首而视之，见其鹵谿，曰：“真麻产也。”麻产张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杀之。太祖献馘于辽。

钝恩，阿里民忒石水纥石烈部人。祖曰劬鲁古，父纳根涅，世为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刺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达罕勃堇及诸弟屋里黑、屋徒门，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侵及纳根涅所部。穆宗使纳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刺等。行至苏滨水，辄募人为兵，主者拒之，辄抄略其人。遂攻乌古论部敌库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赛、冶诃来问状，止苏滨水西纳木汗村，纳根涅止苏滨水东屋迈村。纳根涅虽款伏而不肯征偿，时甲戌岁十月也。明年八月，纳根涅遁去，斡赛追而杀之，执其母及其妻子以归，而使钝恩复其所。

留可，统门、浑蠢水合流之地乌古论部人，忽沙浑勃堇之子。诈都，浑蠢水安春之子也。间诱奥纯、坞塔两部之民作乱。敌库德、钝恩皆叛而与留可、诈都合。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世祖降附诸部亦皆有离心。当是

时，惟乌延部斜勒勃堇及统门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来告难。斜勒，达纪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腊来，既而以其甲来归。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从乱，但乞兵为援耳。”

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谩都诃伐敌库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诣撒改军，中道以四十甲与谩都诃。石土门之军与谩都诃会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钝恩将援留可，闻谩都诃之兵寡，以为无备，而未知石土门之来会也，欲先攻谩都诃。谩都诃、石土门迎击，大破钝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获钝恩、敌库德，皆释弗诛。太祖至撒改军，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赘产而还。坞塔城亦撒守备而降。留可先在辽，坞塔已脱身在外，由是皆未获。诈都亦诣蒲家奴降，太祖释之。于是，诸部皆安业如故。久之，留可、坞塔皆来降。

阿疏，星显水纥石烈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乌春还，阿海率官属士民迎谒于双宜大冻，献黄金五斗。世祖喻之曰：“乌春本微贱，吾父抚育之，使为部长，而忘大恩，乃结怨于我，遂成大乱，自取灭亡。吾与汝等三十部人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念我，竭力以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阿海与众跪而泣曰：“太师若有不讳，众人赖谁以生，勿为此言。”未几，世祖没，阿海亦死，阿疏继之。

阿疏自其父时常以事来，昭肃皇后甚怜爱之，每至，必留月余乃遣归。阿疏既为勃堇，尝与徒单部诈都勃堇争长，肃宗治之，乃长阿疏。

穆宗嗣节度，闻阿疏有异志，乃召阿疏赐以鞍马，深加抚谕，阴察其意趣。阿疏归，谋益甚，乃斥其事。复召之，阿疏不来，遂与同部毛睹禄勃堇等起兵。

穆宗自马纪岭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论岭往略，定潺春、星显两路，攻下钝恩城。穆宗略阿茶桧水，益募军，至阿疏城。是日辰巳间，忽暴雨，晦噎，雷电下阿疏所居，既又有大光，声如雷，坠阿疏城中。识者以谓破亡之征。

阿疏闻穆宗来，与其弟狄故保往诉于辽。辽人来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疏城而归。金初亦有两劾者，其一撒改父，赠韩国公。其一守阿疏城者，后赠特进云。

劾者以兵守阿疏城者二年矣。阿疏在辽不敢归，毛睹禄乃降。辽使复为阿疏来。穆宗闻之，使乌林荅石鲁济师，且戒劬者令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同色，使辽使不可辨。辽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鲁勃堇、邈逊勃堇与俱至劬者军，而军中已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如一，辽使果不能辨。劬者诡曰：“吾等白相攻，干汝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刺杀胡鲁、邈逊所乘马，辽使惊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归，杀之。

阿疏闻穆宗以计却辽使，破其城，杀狄故保，复诉于辽。辽使奚节度使乙烈来问状，且使备偿阿疏。穆宗复使主隈、秃荅水人伪阻绝鹰路者，而使肇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平鹰路非己不可。辽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于土温水，谓辽人曰：“吾平鹰路也。”辽人以为功，使使来赏之。穆宗尽以其物与主隈、秃荅之人而不复备偿阿疏。辽人亦不复问。

阿疏在辽无所归，后二年，使其徒达纪至生女直界上，曷懒甸人畏穆宗，执而送之，阿疏遂终于辽。

及太祖伐辽，底辽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疏亡命辽人不与为言，凡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天辅六年，闾母、娄室略定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军士问之曰：“尔为谁？”曰：“我破辽鬼也。”

赞曰：金之兴也，有自来矣。世祖擒腊醕、婆诸刊，既献

之辽以为功，则又曰：“若不遣还，其部人疑惧，且为乱阶。辽人不察，尽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景祖止曷鲁林牙、止同干，穆宗止辽使阿疏城，始终以鹰路误之，而辽人不悟。景祖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弗与，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以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贵人乃弗取。其前平诸部则借辽以为己重，既献而求之则市以为己重。战阵一良马终弗与辽人，而辽人终不悟，岂兴亡有数，盖天夺其魄欤。

奚，与契丹俱起，在元魏时号库莫奚，历宇文周、隋、唐，皆号兵强。其后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陁，其留者臣服于契丹，号东、西奚。厥后辽太祖称帝，诸部皆内属矣。铁勒者，古部族之号，奚有其地，号称铁勒州，又书作铁骊州。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辽史》，今不载。

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帐、三百六十二族。甲午岁，太祖破耶律谢十，诸将连战皆捷，奚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几，遁归于辽。及辽主使使请和，太祖曰：“归我叛人阿疏、降人回离保、迪里等，余事徐议之。”久之，辽主至鸳鸯泺，都统杲袭之，亡走天德。

回离保与辽大臣立秦晋国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萧妃权国事。太祖入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卢龙岭，遂留不行，会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称帝，改元天复，改置官属，籍渤海、奚、汉丁壮为军。太祖诏回离保曰：“闻汝胁诱吏民，僭窃位号。辽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辽，今来臣属，与昔何异。汝与余睹有隙，故难其来。余睹设有睚眦，朕岂从之。傥能速降，尽释汝罪，仍俾主六部族，总山前奚众，还其官属财产。若尚执迷，遣兵致讨，必不汝赦。”回离保不听。天辅七年五月，回离保南寇燕地，败于景、蓟。

间，其众奔溃。耶律奥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杀之。其妻阿古闻之，自刭而死。

先是，速古部人据劾山，奚路都统撻懒招之不服，往讨之。铁泥部众扼险拒战，杀之殆尽。至是，速古、噶里、铁泥三部所据十三岩皆讨平之。达鲁古部节度使乙列已降复叛，奚马和尚讨达鲁古并五院司等诸部，诸部皆降，遂执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获者皆还之。

初，太祖破辽兵于达鲁古城，九百奚营来降。至是，回离保死，奚人以次附属，亦各置猛安谋克领之。

赞曰：库莫奚、契丹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俱强为邻国，合并为群臣，历八百余年，相为终始。奚有五，大定间，类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 卷六十八 列传第六

欢都子谋演 冶诃子阿鲁补 骨赧 讹古乃 蒲查

欢都，完颜部人。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死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鲁为贤石鲁。

初，乌萨扎部有美女名罢敌悔，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淬赛。昭祖与石鲁谋取之，遂偕至岭右，炷火于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险阻，久之，无所复见，却还所居。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攻取其货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一，皆以为妾。是时，诸部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贤石鲁佐之也。其后别去。

至景祖时，石鲁之子劬孙举部来归，居于安出虎水源胡凯山南。胡凯山者，所谓和陵之地是也。

欢都，劬孙子。世祖初，袭节度使。而跋黑以属尊，蓄异谋，不可制。诸部不肯受约束，相继为变。欢都入与谋议，出临战阵，未尝去左右。

斡勒部人杯乃，自景祖时与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乌春作难，杯乃将与乌春合，间诱斡鲁绀出水居人与之相结，欲先除去欢都。会其家被火，阴约隶人不歌束，诡称放火乃欢都、胡土二人，使注都来谓世祖曰：“不歌束来告曰‘前日之火，欢都等纵之’。若不弃旧好，其执纵火之人以来。”世祖疑之。石卢斡勒勃堇曰：“杯乃兄弟也，岂以一二人之故，而

与兄弟构怨乎。彼自取之，又将尤谁，不如与之便。”欢都被甲执戟而起曰：“彼为乱之人也，若取太师兄弟，则亦与之乎。今取我辈，我辈决不可往，若必用战，当尽力致死。”穆宗曰：“壮哉欢都，以我所见，正如此尔。”赠欢都以马，曰：“战则乘此。”众皆称善。世祖乃往见杯乃，隔罌刺水而与之言曰：“不歌束既告纵火由欢都等，谨当如约。当先遣不歌束来。”不歌束至，世祖于马前杀之，使杯乃见之。既而闻之，放火者杯乃家人阿出胡山也，杯乃欲开此衅，故以诬欢都云。

腊醕、麻产与世祖遇于野鹊水。日已曛，惟从五六十骑，欢都入敌阵鏖击之，左右出入者数四，世祖中创乃止。乌春、窝谋罕据活刺浑水，世祖既许之降，遂还军。于是骚腊勃堇、富者拏懒欢胜负不助军，而骚腊、拏懒先曾与腊醕、麻产合，世祖欲因军还而遂灭之，驰马前进。拏懒者，贞惠皇后之弟也。欢都下马执辔而谏曰：“独不念爱弟蒲阳温与弟妇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阳温者，汉语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欢都言，后以拏懒女曷罗晒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产，欢都射中其首，遂获之。辽人命穆宗、太祖、辞不失、欢都俱为详稳。

斡善、斡脱以姑里甸兵来归，使斜钵勃堇抚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诱其众入城，陷三百余人。欢都为都统，往治斜钵失军之状，尽解斜钵所将军、大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擒故石、拔石。

初，耶悔水纳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与人争部族官，不得直，来归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滨、曰撒达。辞不失破乌春窝谋罕城，获三滨、撒达，并获其母，以为次室，抚其二子。撒达告阿注阿必为变，不信而杀之。撒达临刑叹曰：“后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为变。因穆宗晨出猎，纠率七八人操兵



入宅，夺据寝门，劫贞惠皇后及家人等。欢都入见阿注阿曰：“汝辈所谋之事奈何。闺门眷属岂足劫质，徒使之惊恐耳。汝固识我，盍以我为质也。”再三言之，阿注阿从之，贞惠皇后乃得解，而质欢都。而撒改、辞不失使人告急于猎所。穆宗亦心动，罢猎。中途逢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谓穆宗曰：“可使系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结，送我兄弟亲属由咸州路入辽国，库金厰马与我勿惜，欢都亦当送我至辽境，然后还。”而要穆宗盟，穆宗皆从之。遂执欢都及阿鲁太弯、阿鲁不太弯等七人，以衣裾相结，与阿注阿俱行，至辽境，乃释欢都。欢都至济州，实黄龙府，使人驰驿要遮阿注阿党属，惟纵其亲人使去。遂杀三滨并其母，具报于辽，乞还阿注阿，辽人流之曷堇城。其后，阿注阿怀思乡土，亡归，附于系案女直，因乱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见杀。

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及诸兄有异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欢都曰：“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众闻之遂帖然，自是不复有异言者。

欢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际遇敌则先战，广廷大议多用其谋。世祖尝曰：“吾有欢都，则何事不成。”肃宗时，委任冠于近僚。穆宗嗣位，凡图辽事皆专委之。康宗以为父叔旧人，尤加敬礼，多所补益。

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于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丧归，康宗亲迓于路，送至其家，亲视葬事。天会十五年，追赠仪同三司、代国公。明昌五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敏。子谷神、谋演。谷神别有传。

谋演，当阿注阿之难，从欢都代为质。后与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谋演上，上怒，命坐其下。李董老李论、拔合汝、辖拔速三人争千户，上曰：“汝辈能如欢都父子有劳于国者乎。”

乃命谋演为千户，三人者皆隶焉，其眷顾如此。天辅五年十二月卒，天会十五年赠太子少傅。

冶诃系出景祖，居神隐水完颜部，为其部勃堇。与同部人把里勃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安团勃堇，统门水温迪痕部活里盖勃堇，俱来归，金之为国，自此益大。

肃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欢都、冶诃，以本部谋克之兵助之。冶诃与欢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则与谋议，出则泣行阵，未尝不在其间。

天会十五年，赠银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赠特进，谥忠济，与代国公欢都、特进劾者、开府仪同三司盆纳、仪同三司拔达，俱配享世祖庙廷。

冶诃子阿鲁补、骨赧、讹古乃、散答。散答子蒲查。

阿鲁补，冶诃之子。为人魁伟多智略，勇于战。未冠从军，下咸州、东京。辽人来取海州，从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敌，力战，斩首千级。从斡鲁古攻豪、懿州，以十余骑破敌七百，进袭辽主。阿鲁补徇北地，招降营帐二十四，民户数千。时已下西京，阁母攻应州未下，退营于州北十余里，夜遣阿鲁补率兵四百伺敌，城中果出兵三千平袭，阿鲁补道与之遇，斩首百余，获马六十。后辽兵三万出马邑之境，以千兵击之，斩其将于阵。

天会初，宋王宗望讨张觉于平州，闻应州有兵万余来援，遣阿鲁补与阿里带迎击之，斩馘数千而还。复从其兄虞划，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划道病卒，代领其众，至乾州，降其军及营帐三十，获印四十，与仆廼攻下义州。

宗望伐宋，与郭药师战于白河。宗望命阿鲁补以二谋克先登，奋战，赏赉特异。至汴，破淮南援兵，斩其二将。大军退

次孟阳。姚平仲夜以重兵来袭，阿鲁补适当其中，力战败之。既还，闻大名、开德合兵十余万来争河。至河上，知去敌尚远，乃以轻兵夜发，诘旦至卫县，遇敌，斩首数千级，余皆溃去。师次邢州，滹沱桥已焚，阿鲁补先以偏师营于水上，比军至而桥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库物赏之，为长胜军千户。

及再伐宋，从宗望破敌于井陉，遂下栾城。师自大名济河，阿鲁补屯于洺州之境。时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来攻我营，阿鲁补乘夜以骑二百潜出其后，反击败之。居数日，敌复来，苏统制以兵二万先至，阿鲁补乘其未集，以三百骑出战，大败其众，生擒苏统制，杀之。大军既克汴京，攻洺州，败大名救兵，遂下洺州。从挾懒文攻恩州还，洺人复叛，阿鲁补先至城下，城中出兵来战，败之，执其守佐，遂与蒲鲁懣取信德军。

梁王宗弼取开德，阿鲁补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盗，命阿鲁补留屯其地。贼犯莘县，闻阿鲁补至，即溃去，追袭一昼夜，至馆陶及之，皆俘以归。

从宗弼袭康王，即渡淮，阿鲁补以兵四千留和州，总督江、淮间戍将，以讨未附郡县。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庐州叛，以偏师讨之，败其骑六千，擒三校。明日复破敌二万于慎县，斩首五百。张永合步骑数万来战，阿鲁补兵止二千，敌围之，阿鲁补溃围力战，竟败之，追杀四十里，获马三百而还。再攻庐州，与迪古不败敌万众于拓皋，至庐州，骑兵五百出战，败之，斩其二校。师还。宗弼趋陕西，道闻大名复叛，遣阿鲁补经略之，独与译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间兵器，悉上送官，于是吏民按堵如故。为大名开德路都统。

齐国建，阿鲁补屯兵于汴城外。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已执刘麟，阿鲁补先入汴京备变。明年，除归德尹。割河南地与宋，入为燕京内省使。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河，抚定诸

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皇统五年，为行台参知政事，授世袭猛安，兼合扎谋克。改元帅右监军，婆速路统军，归德军节度使，累阶仪同三司。

其在汴时，尝取官舍材木，构私第于恩州，至是事觉，法当“议勋”“议亲”。海陵尝在军中，恶阿鲁补，诏曰：“若论勋劳，更有过于此者。况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国家立法，贵贱一也，岂以亲贵而有异也。”遂论死。年五十五。

阿鲁补以将家子从征伐，屡立功，历官有惠爱，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赠仪同三司，诏以其子为右卫将军，袭猛安及亲管谋克，赐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三百匹。

骨赧，冶诃子，善骑射，有材干。从讨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留可之叛，皆有功。从太祖伐辽，骨赧从军战宁江州出河店，破辽主亲军，皆以力战受赏，袭其父谋克。领秦王宗翰千户，攻下中、西两京。

宗翰伐宋，围太原未下，宗翰还西京，骨赧以右翼军佐银术可守太原。是时汾州、团柏、榆次、岚、宪、潞皆有兵来援，骨赧凡四战，皆破之。大军团汴，骨赧引万户军，屡败其援兵。宪、潞等州复叛，骨赧引兵复取之，并收抚保德、火山而还。

后领军镇夏边，在职十二年。天会八年，授世袭猛安。天眷初，为天德军节度使，致仕。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袭猛安，加宣武将军。

讹古乃，冶诃子，姿质魁伟。年十四，隶秦王宗翰军中，常领兵行前为侦候。及大军袭辽主，讹古乃以甲骑六十，追辽

招讨徒山，获之，又以七骑追获辽公主牙不里以献。有军来为辽援，方临阵，中有跃马而出者，军帅谓之曰：“尔能为我取此乎？”讹古乃曰：“诺。”果生擒而还，问其名，曰同瓜，盖北部中之勇者也。

讹古乃善驰驿，日能千里。及伐宋，屡遣将命以行。天会八年，从秦王在燕，闻余睹反于西北，秦王令讹古乃驰驿以往，讹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

皇统元年，以功授宁远大将军，迭刺唐古部节度使。五年，授千户。六年，迁西北路招讨使。九年，再迁天德尹、西南路招讨使。天德二年，召见。四年，迁临洮尹，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坚河徙屯天德。初为元帅府扎也，使于四方称职，按事能得其实，领猛安。皇统间，除同知开远军节度使，斥候严整，边境无事。正隆初，为中都路兵马判官。是时，京畿多盗，蒲查捕得大盗四十余人，百姓稍安。改安化军节度副使。大定二年，领行军万户，充邳州刺史、知军事，领本州万户，管所屯九猛安军，昌武军节度使，山东副都统。撒改南征，元帅府以蒲查行副统事。入为太子少詹事，再迁开远军节度使，袭伯父骨赧猛安，历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西北路招讨使，卒。

蒲查性廉洁忠直，临事能断，凡被任使，无不称云。

赞曰：贤石鲁与昭祖为友，欢都事景祖、世祖为之臣。盖金自景祖始大，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传异姓之臣，以欢都为首。冶诃虽宗室，与欢都同功，故列叙焉。

## 卷六十九

## 列传第七

## 太祖诸子

宗隼  
可喜宗杰  
阿琐宗强  
宗敏爽  
元

太祖圣穆皇后生景宣帝、丰王乌烈、赵王宗杰。光懿皇后生辽王宗干。钦宪皇后生宋王宗望、陈王宗隼、湍王讹鲁。宣献皇后生睿宗、幽王讹鲁朵。元妃乌古论氏生梁王宗弼、卫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萧氏生纪王习泥烈、息王宁吉、莒王燕孙。娘子独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干、宗望、宗弼自有传。

宗隼，本名讹鲁观。天会十四年，为东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与左副元帅挹懒建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俄为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封陈王。二年，拜太堡，领三省事，进封兗国王，既而以谋反，诛。

宗杰，本名没里野。天会五年，薨。天会十三年，谥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长子爽为会宁牧，封邓王。后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统三年，薨。子阿楞、挹楞。海陵为相，将谋弑立，构而杀之。海陵篡立，并杀宗杰妻。大定间，赠宗杰太师，进封赵王。

宗强，本名阿鲁。天眷元年，封纪王。三年，代宗固为燕京留守，封卫王，太师。皇统二年十月，薨，辍朝七日。丧至上京，上亲临哭之恸，仍亲视丧事。子阿邻、可喜、阿琐，爽，本名阿邻。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正隆二年，除横海军节度

使，改安武军，留京师奉朝请。海陵将伐宋，严酒禁，爽坐与其弟阿琐，及从父兄京、徒单贞会饮，被杖，下迁归化州刺史，夺猛安。未几，复除安武军节度使。

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灭宗室，爽忧惧不知所出。会世宗即位东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琐行中都留守，遣人报爽。爽弃妻子来奔，与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东迎车驾，至梁鱼务入见，世宗大悦，即除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封温王，改秘书监。母忧，寻起复，迁太子太保，进封寿王。

顷之，世宗第五女蜀国公主下嫁唐括鼎，赐宴神龙殿，谓爽曰：“朕与卿兄弟，在正隆时，朝夕常惧不保，岂意今日赖尔兄弟之福，可以享安乐矣。”爽泣下，顿首谢。未几，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

爽有疾，诏除其子符宝祗候思列为忠顺军节度副使。爽入谢，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迁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闲政事，卿训以义方，使有善可称，别加升擢。”爽疾少间，将从上如凉陞，赐钱千万，进封英王，转太子太傅。复世袭猛安，进封荣王，改太子太师。

显宗长女鄴国公主下嫁乌古论谊，赐宴庆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发赤似醉。上问曰：“卿醉邪？”对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红也。”上悦，顾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尝不实，自小如此。”因谓显宗兄弟曰：“汝等可以为法。”以爽费用有阙，特赐钱一万贯。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敕有司曰：“荣王告满百日，当给以王俸。”

既薨，上悼痛，辍朝，遣官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陪葬山陵，亲王、百官送葬。他日，谓大臣曰：“荣王之葬，朕以不果亲送为恨。”其见友爱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节度使，降忻州刺史。海

陵遣使杀之，可喜闻世宗即位，即弃州来归，与其兄归化州刺史阿邻会于中都。是时，弟阿琐权中都留守事，可喜谓阿邻曰：“阿琐愚戇，恐不能抚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邻乃行。可喜留中都，闻世宗发东京，乃迎见于麻吉铺。除兵部尚书，佩金牌，将兵往南京。行至中都，闻南京已定，遂止。

可喜材武过人，狠戾好乱，自以太祖孙，颇有异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扈从诸军未暇行赏，或有怨言。昭武大将军斡论，正隆末，被诏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监完颜穀英军于归化，次彰德。会独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斡论不听，率兵来迎，和尚亦以所将蒲辇兵，列阵待之。斡论兵皆不肯战，遂请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劳，斡论托腹疾，不肯饮。至夜，已张灯，时时出门，与其心腹密谋，欲就执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觉之，佯为不知，使其从者迫而伺之，斡论不得发。上至中都近郊，斡论上谒，上亦抚慰之。斡论自谦，初无降志。及河南统军司令史斡里朵，为人狡险，熹图事，斡论取兵于河南统军使陟满讹里也，斡里朵与俱来，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与熙宗弑逆，构杀韩王亨，世宗疏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领其职，因而授之。完颜布辉为副统，以罪解职，居京师。于是可喜、斡论、李惟忠、斡里朵、璋、布辉谋，欲因扈从军士怨望作乱。斡论曰：“押军猛安沃窟刺，必不违我。”惟忠曰：“惟忠尝为神翼军总管，有两银牌尚在，可以矫发内藏赏土。万户高松与我旧，必见听。”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无难矣。”斡论往约沃窟刺，沃窟刺从之。惟忠旆说高松，高松不听，语在《松传》。

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谒山陵，可喜中道称疾而归。乙亥夜，召斡论、惟忠、斡里朵、璋、布辉会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高松军，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辉乃



擒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刺，诣有司自首。既下诏狱，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谋，及与斡论面质，然后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孙惟数人在，惻然伤之。诏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孙皆不缘坐。遂诛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刺等，其沃窟刺下谋克士卒皆释之。除璋彰化军节度使，布辉浚州防御使。辛巳，诏天下。是日，赐扈从万户银百两，猛安五十两，谋克绢十匹，甲士绢五匹、钱六贯，阿里喜以下赐各有差。

阿琐，宗强之幼子也。长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国上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居于中都。

海陵伐宋，以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签。世宗即位东京，阿琐与璋等守城军官乌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杀沙离只、府判抹捻撒离喝。众以阿琐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谋克石家奴、乌林荅愿、蒲察蒲查、大兴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东京。

大定二年，授横海军节度使，刚以名鹰，诏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军，以母忧去官。起复兴平军节度使，赐以袭衣廐马。迁广宁尹，坐赃一万四千余贯，诏杖八十，削两阶，解职。入见于常武殿，上曰：“朕谓汝有才力，使之临民。今汝在法当死，朕以亲亲之故，曲为全贷。当思自今戒惧，勿复使恶声达于朕听。”改平凉、济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鲁补。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统三年，为东京留守，拜左副元帅，兼会宁牧。进拜都元帅，兼判大宗正事。再迁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封曹国王。

海陵谋弑立，畏宗敏尊且材勇，欲构诬以除之。时熙宗屡

杀大臣，宗敏忧之，谓海陵曰：“主上喜残杀，而国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时，适左右无人，海陵将以此为指斥构害之，自念无证不可发，乃止。

及弑熙宗，使葛王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闻海陵召，疑惧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与之相见。”宗敏入宫，海陵欲杀之，尚犹豫，以问左右。乌带曰：“彼太祖子也，不杀之，众人必有异议，不如除之。”乃使仆散忽土杀之，忽土刃击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肤发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见杀宗敏，问于众曰：“国王何罪而死？”乌带曰：“天许大事，尚已行之，此虬虱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为太师，进封爵。妃蒲察氏，进国号。封子撒合辇舒国公，赐名褒，进封王；阿里罕封密国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杀诸宗室，阿里罕遂见杀。大定间，诏复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峻子也，本名常胜，为北京留守，弟查刺为安武军节度使。

皇统七年四月戊午，左副点检蒲察阿虎特子尚主，进礼物，赐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海陵与唐括辩谋废立，海陵曰：“若举大事，谁当立者。”海陵意谓己乃太祖长房之孙，当立。而辩与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胜乃熙宗之弟，辩答曰：“无胙王常胜乎。”海陵复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由是海陵谓胙王有人望，不除之将不得立，故心忌常胜并阿楞。是时，阿楞方为奉国上将军。

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

字或在常胜也，使特思鞠之，无状。特思乃尝疑海陵与唐括辩时时窃议，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胜心，因此可以除之，谓熙宗曰：“孙进反有端，不称他人，乃称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胜、查刺。特思鞠不以实，故出之矣。”熙宗以为然，使唐括辩、萧肄按问特思，特思自诬服，故出常胜罪。于是，乃杀常胜及其弟查刺，并杀特思。海陵乘此并挤阿楞杀之。阿楞弟挹楞，熙宗本无意杀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诛，其弟安得独存。”又杀之。熙宗以海陵为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诈也。

海陵篡立，追封常胜、查刺、阿楞官爵，亲临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诸王，侍食于清辉殿，曰：“或称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谲诈，睚眦杀人，空虚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诸孙中，惟胙王元天性贤者也。”

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迁大宗正丞，兼劝农副使。上问宰臣曰：“合住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参政宗浩对曰：“为人清廉干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阳温胙王元，外若愚讷，临事明敏过人。朕于兄弟间，于元尤款密。”

赞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国家，举无遗策，而诸子勇略材识，足以遂父之志。传及太宗，而诸孙享其成矣。

## 卷七十 列传第八

撒改 宗宪本名阿懒 习不失 宗亨本名挹不也 宗贤本名赛里 石土门 忠本名迪古乃 习室 思敬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孙，韩国公劼者之长子，世祖之兄子也。劼者于次最长。景祖方计定诸部，爱世祖胆勇材略。及诸子长，国俗当异宫居，而命劼者与世祖同邸，劼者专治家务，世祖主外事。世祖袭节度使，越劼孙而传肃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袭位，念劼者长兄不得立，遂命撒改为国相。

穆宗履藉父兄址业，锄除强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马纪岭道攻阿疏，穆宗自将，期阿疏城下会军。撒改行次阿不塞水，乌延部斜勒勃堇来谒，谓撒改曰：“闻国相将与太师会军阿疏城下，此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抚定潺蠢、星显之路，落其党附，夺其民人，然后合军未晚也。”撒改从之，攻钝恩城，请济师，穆宗与之，撒改遂攻下钝恩城，而与穆宗来会阿疏城下。钝恩在南，阿疏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会攻阿疏。闻其用斜勒计，先取钝恩城，与初议不合，颇不然之。及辽使来止勿攻阿疏，然后深以先取钝恩城为功也。及以国相都统讨留可、诈都、坞塔等军，而阿疏亡入于辽，终不敢归，留可、诈都、坞塔、钝恩皆降。

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明年甲午，嗣节度命方至。

辽主荒于游畋，政事怠废，太祖知辽可伐，遂起兵。九月，与辽人战于界上，获谢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则以所获谢十

乘马，撒改及将士皆欢呼曰：“义兵始至辽界，一战面是胜，灭辽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因劝进，太祖未之从也。十月，师克宁江州，破辽师十万于鸭子河，师还。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辞不失率诸将复劝进。收国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国相如故。伐辽之计决于迪古乃，赞成大计实自撒改后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属，且长房，继肃宗为国相，既贵且重，故身任大计，赞成如此，诸人莫之或先也。

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七月，太宗为谥版勃极烈，撒改国论勃极烈，辞不失阿买勃极烈，杲国论昊勃极烈。勃极烈，女直之尊官也。太衣自正位号，凡半岁，未闻有封拜。太宗介弟优礼绝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辞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国论胡鲁勃极烈。天辅五年，薨。太祖往吊，乘白马，髻额哭之恸。及葬，复亲临之，赠以所御马。

撒改为人，敦厚多智，长于用人，家居纯俭，好稼穡。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当时有言：“不见国相，事何从决。”及举兵伐辽，撒改每以宗臣为内外倚重，不以战多为其功也。天会十五年，追封燕国王。正隆降封陈国公。大定三年，改赠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忠毅。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宗翰、宗宪。宗翰别有传。

宗宪三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

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撻懒、宗隼唱议以齐地与宋，宗宪廷争折之，当时不用其言，其后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如宗宪策。以捕宗磐、宗隼功。授昭武大将军。修国史，累官尚书左丞。熙宗从容谓之曰：“响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卿以为不当与，今复取之，是犹用卿言也。卿识虑深远，自今以往，其尽言无隐。”宗宪拜谢，遂摄门下侍郎。

初，熙宗以疑似杀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无罪，深闵惜之，谓宗宪曰：“希尹有大功于国，无罪而死，朕将录用其孙，如之何？”宗宪对曰：“陛下深念希尹，录用其孙，幸甚。若不先明死者无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复希尹官爵，用其孙守道为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五年，将肆赦，议覃恩止及女直人，宗宪奏曰：“莫非王臣，庆幸岂可有间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转行台平章政事。天德初，为中京留守、安武军节度使。封河内郡王。改太原尹，进封钜鹿郡王。正隆例夺王爵，再迁震武、武定军节度使。

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诏曰：“叔若能来，宜速至此，若为纥石烈志宁、白彦敬所遏，亦不烦叔忧。”宗宪闻世宗即位，先已弃官来归，与使者遇于中都，遂见上于小辽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诏与元帅完颜穀英同议军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仆散忠义自行台朝京师，宗宪摄行台尚书省事。召为太子太师，上谓宗宪曰：“卿年老旧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谨训导之。”俄拜平章政，太子太师如故。诏以《太祖实录》赐宗宪及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左丞纥石烈良弼、判秘书监温王爽各一本。

移剌高山奴前为宁州刺史，以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孙宗族中无显仕者，以为秘书少监。是时，母丧未除，有司奏其事，宗宪曰：“高山奴傲狠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为人如此，岂可玷职位哉。”追还制命，因顾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曰：“此朕之过举，不可不改，卿等当尽心以辅朕也。”有司言，诸路猛安谋克，怙其世袭多扰民，请同流官，以三十月为考。诏下尚书省议，宗宪乃上议曰：“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袭猛安谋克，今若改为迁调，非太祖约。臣谓凡猛安谋克，当明核善恶，进贤退不肖，有不职者，其弟侄中更择贤者代之。”上从其议。进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辍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习不失本作辞不失，后定为习不失，昭祖之孙，乌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无继嗣，与威顺皇后徒单氏祷于巫，而生景祖及乌骨出。乌骨出长而酗酒，屡悖其母。昭祖没，徒单氏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单氏自以为事，而景祖乃得免。

习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袭节度，肃宗与拒桓赧、散达，战于斡鲁绀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军，吏士无人色。世祖使习不失先阵于脱豁改原，而身出搏战，败其步军。习不失自阵后奋击之，败其骑军，所乘马中九矢，不能驰，遂步趋而出。方战，其外兄乌葛名善射，居敌骑中，将射，习不失熟视识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为推锋居前如此。”以弓弣击马首而去。是役也，习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达既败，习不失马弃阵中者亦自归。

世祖尝疑术甲孛里笃或与乌春等为变，遣习不失单骑往观，孛里笃与忽鲁置酒楼上以饮之。习不失闻其私语昵昵，若

将执己者，一跃下楼，傍出藩篱之外，弃马而归，其勇如此。杯乃约乌春举兵，世祖至苏素海甸与乌春遇，肃宗前战，斜列、习不失佐之，束縑纵火，烟焰蔽天，大败乌春，执杯乃以归。太祖获麻产，献馘于辽，辽人赏功，穆宗、太祖、欢都、习不失皆为详隐焉。后与阿里合懣、斡带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辽，使领兵千人，夹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习不失之策与太祖合，卒破十万之师，挫其军锋。遂与太宗、撒改等劝进。收国元年七月，与太宗、撒改、杲俱为勃极烈，习不失为阿买勃极烈云。

天辅七年，太宗与习不失居守，郢王昂违纪律失众，法当死。于是，辽人以燕京降，宋人约岁币。三月，世宗生。习不失谓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义，宁屈法以全之。今国家迭有大庆，可减昂以无死，若主上有责言，以我为说。”太宗然之，遂杖昂以闻。太祖每伐辽，辄命习不失与太宗居守，虽无方面功，而倚任与撒改比侔矣。是岁七月，薨会太祖班师道病，太宗奉迎谒见，恐太祖感动而疾转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辄问曰：“阿买勃极烈安在？”太宗给对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曹国公。大定三年，进封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忠毅。

子鹞沙虎，国初有功，天会间，为真定留守。子挹不也。

宗亨本名挹不也，性忠谨。天眷初，以宗室子，充护卫。擒宗磐、宗隼有功，加忠勇校尉，迁昭信校尉、尚厰局直长。三年，升本局副使。丁父忧，时宗正官属，例以材选，宗亨在选中，遂起复，为淑温特宗室将军。改会宁府少尹，历登州刺史，改献州刺史，为特满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转运使，改泽州定国军节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职领武扬军都总管，过淮。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宗亨，宗亨得诏，即入朝。大定二年，



授右宣徽使，未几，为北京路兵马都统，以讨契丹贼。右副元帅仆散忠义与窝斡遇于花道，宗亨与左翼万户蒲察世杰等，以七谋克军与之战，失利。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率众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诈降，宗亨信之。扎八诡曰：“括里遁，愿往邀。”宗亨听其去。大纵军士，取贼所弃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为宁州刺史。

宗贤本名赛里，习不失之孙也。从都统杲取中京，袭辽帝于鸳鸯泺。宗翰使挹懒袭耶律马哥，都统使蒲家奴及赛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赛里、斜野、裴满胡挹、达鲁古厮列、耶律吴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谕，获辽留守迪越家人辎重，并降群牧官木卢瓦，得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赛里等趋业迭，遂以偏师深入，敌邀击之，撒合战没。蒲家奴至旺国崖西，赛里兵会之。累官至左副点检。

天眷二年，方捕宗隼，赛里坐会饮其家，夺官爵。未几，复官。皇统四年，授世袭谋克，转都点检，封幽国公。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兼中书令。进拜太保、左丞相，监修国史。罢为左副元帅。无何，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进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监修国史。出为南京留守，领行台尚书省事。复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再为太保，领三省事。复为左丞相，兼都元帅。

赛里自护卫，未十年位兼将相，常感激，思自效以报朝廷。虽于悼后为母党，后专政，大臣或因之以取进用，赛里未尝附之。皇太子济安薨，魏王道济死，熙宗未有嗣子，赛里劝熙宗选后官以广继嗣，不少顾忌于后，后以此怨之。与海陵同在相位，未尝少肯假借，海陵虽专而心惮赛里，外以属尊加礼敬而内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赛里，因与后共力排出之，赛里亦不以是少变。

胙王常胜死，熙宗纳其妻宫中，顷之，杀悼后及妃数人，将以常胜妻为后，未果也。及海陵弑熙宗，诡以熙宗将议立后，召诸王大臣，赛里闻召，以为信然，将入宫，谓人曰：“上必欲立常胜妻为后，我当力争之。”及被执，犹以为熙宗将立常胜妻，而先杀之也，曰：“谁能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独念主上左右无助耳。”遂遇害。

石土门，汉字一作神徒门，耶懒路完颜部人，世为其部长。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孙，虽同宗属，不相通问久矣。景祖时，直离海使部人邈孙来，请复通宗系。景祖留邈孙岁余，厚其饩廩饮食，善遇之。及还，以币帛数筐为赠，结其厚意。久之，耶懒岁饥，景祖与之马牛，为助杂费，使世祖往致之。会世祖有疾，石土门日夕不离左右，世祖疾愈辞归，与握手为别，约它日无相忘。石土门体貌魁伟，勇敢善战，质直孝友，强记辩捷，临事果断。

世祖袭位，交好益深，邻部不悦，遂合兵攻之。石土门使弟阿斯懋率二百人南下拒敌，敌兵千人，已出其东据高阜，石土门将五千人迎击之。敌将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战，石土门射中其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门腹，石土门拔箭，战愈力。阿斯懋与勇士七人步战，杀斡里本，诸部兵遂败。石土门因招谕诸部，使附于世祖，世祖嘉之。后伐乌春、窝谋罕及钝恩、狄库德等，皆以所部从战，有功。

弟阿斯懋寻卒，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就以代辽之议访之。方会祭，有飞鸟自燕而西，太祖射之，矢贯左翼而坠，石土门持至上前称庆曰：“乌鸢人所甚恶，今射获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献之，后以本部兵从击高丽。及伐辽，功尤多。王师攻下西京，赐以金牌。其子蟬蠹从行，上语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辽，俟其获，当以为汝妇。”竟如

其言。

上之西征，诸将皆从，石土门乃率善射者三百人来卫京师，时太宗居守，喜其至，亲出迎劳。继闻黄龙府叛，与睿宗讨平之，睿宗赐以奴婢五百人，师还，赏赉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习失、思敬。

完颜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门之弟。太祖器重之，将举兵伐辽，而未决也，欲与，迪古乃计事，于是宗幹、宗干、完颜希尹皆从。居数日，少间，太祖与迪古乃冯肩而语曰：“我此来岂徒然也，有谋于汝，汝为我决之。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可取也。吾欲举兵，杖义而西，君以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众乐为用。辽帝荒于畋猎，政令无常，易与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辽，使婆卢火来征兵，迪古乃以兵会师。收国元年十二月，上御辽主兵，次爻刺，迪古乃与银术哥守达鲁古路。二年，与幹鲁、蒲察会幹鲁古，讨高永昌，破其兵，东京降。遂与幹鲁古等御耶律捏里，败之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惠等州降。

天辅二年，与娄室俱入见，上曰：“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各杖之三十。”太祖驻军草泺，迪古乃敢奉圣州，破其兵五千于鸡鸣山，奉圣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胜口，以代石土门为耶懒路都勃堇。天会二年，以耶懒地蒲斥鹵，迁其部于苏滨水，仍以术实勒之田益之。

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师。十四年，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飨太祖庙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习室。康宗时，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习室从幹赛军。太祖攻宁江州，习室推锋力战，授猛安。后从斜也克中京，袭辽主于鸳鸯泺，略定山口，败夏将李良辅兵，与娄室俱获辽帝于

余睹谷。

宗翰伐宋，与银术可围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帅府以怀、孟北阻太行，南濒河，控制险要，使习室统十二猛安军镇抚之。”于是，殄平寇盗，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会五年，薨。熙宗时，赠特进。大定间，谥威敏。

世宗思太祖、太宗创业艰难，求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图像于衍庆宫：辽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斡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娄室、楚王宗雄、鲁王阁母、金源郡王银术可、隋国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习室凡二十一人。

初，海陵罢诸路万户，置苏滨路节度使。世宗时，近臣奏请改苏滨为耶懒节度使，不忘旧功。上曰：“苏滨、耶懒二水相距千里，节度使治苏滨，不必败。石土门亲管猛安于孙袭封者，可改为耶懒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懒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习失弟也。初名思恭，避显宗讳改焉。体貌雄伟，美须髯，纯直有材干。年十一，从其父谒见太祖。太祖在纳邻淀，方猎，因诏从猎，射黄羊获之，太祖赐以从马。

宗翰自太原伐宋，从其兄习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从完颜活女涉渡河，下洛阳、围汴皆有功。师还，隶辽王宗干麾下。太宗幸东京温汤，思敬权护卫，押卫卒百人从行。领谋克。从征术虎麟有功，遂充护卫。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隼功，迁显武将军。

熙宗捕鱼混同江，网索绝，曹国王宗敏乘醉，鞭马入江，手引系网大绳，沉于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仓卒莫有应者，

思敬跃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称叹，赏赉甚厚。擢右卫将军，袭押懒路万户，授世袭谋克。七年，召见，赐以袭衣、厩马、钱万贯。及归，复遣使赐弓箭。是年，入为工部尚书，改殿前都点检。无何，为吏部尚书。

天德初，为报谕宋国使。宋人以旧例，请观钱塘江潮，思敬不观，曰：“我国东有巨海，而江水有大于钱塘者。”竟不往。使还，拜尚书右丞，罢为真定尹。用廉，封河内郡王，徙封钜鹿。丁母忧，起复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庆阳尹。

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讨使，封济国公，兼天德军节度使。俄为北路都统，佩金牌及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李古底副之。将本路兵二千，会李古底，视地形冲要，或于狗冻屯驻，伺契丹贼出没之地，置守御，远斥候，贼至则战，不以昼夜为限。诏李古底曰：“尔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战。”仆散忠义败窝斡于陷泉，诏思敬选新马三千，备追袭。窝斡入于奚中，思敬为元帅右都监，以旧领军入奚地张哥宅，会大军讨之。败伪节度特末也，获二百余人。贼降将稍合住与其党神独斡，执窝斡并其母徐辇、妻子弟侄家属及金银牌印诣思敬降。思敬献俘于京师，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玉带、厩马、名鹰。拜右副元帅，经略南边，驻山东。罢为北京留守。复拜右副元帅，仍经略山东。

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难处，欲使相聚居之，遣户部郎中完颜让往元帅府议之。思敬与山东路总管徒单克宁议曰：“大军方进伐宋，宜以家属权寓州县，量留军众以为备御。俟边事宁息，猛安谋克各使聚居，则军民俱便。”还奏，上从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

四月，召还京师，以为北京留守，赐金鞍、勒马。七年，召为平章政事。先是，省并猛安谋克，及海陵时无功授猛、克者，皆罢之，失职者甚众。思敬请量才用之，上从其请。

思敬前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为妾。至是，其兄乞离异，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诏还其家。

九年，拜枢密使，上疏论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汉人以文理选试。其二，契丹人可分隶女直猛安。其三，盐冻官可罢去。其四，与猛安同勾当副千户官亦可罢。其五，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上皆从之。其后女直人试进士，夹谷衡、尼厪古鉴、徒单镒、完颜匡辈，皆由此致宰相，实思敬后之也。

久之，上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上大悦。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谏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辍朝，亲临丧，哭之恸。曰：“旧臣也。”赙赠加厚，葬礼悉从官给。

孙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将军，授速滨路宝邻山猛安。

赞曰：劾者让国世祖，以开帝业。撒改治国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谋远略，为一代宗臣，贤矣哉。习不失盖前人之愆，著勋五世。《易》曰“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谓乎。始祖与季弟异部而处，子孙俱为强宗，而取辽之策，卒定于迪古乃，岂天道阴有以相之邪。

## 卷七十一

## 列传第九

斡鲁 斡鲁古勃堇 婆卢火吾扎忽 阁母 宗叙本名德寿

斡鲁，韩国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苏滨水含国部斡豁勃堇及斡准、听备二部有异志，斡带治之，斡赛、斡鲁为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归。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母疾病，斡鲁代将其兵者数月。斡鲁亦对筑九城与高丽抗，出则战，入则守，斡赛用之，卒城高丽。

收国二年四月，诏斡鲁统诸军，与阁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统斡鲁古等，伐高永昌。诏曰：“永昌诱胁戍卒，窃据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远大计，其亡可立而待也。东京渤海人德我旧矣，易为招怀。如其不从，即议进讨，无事多杀。”

高永昌渤海人，在辽为裨将，以兵三千，屯东京八幡口。永昌见辽政日败，太祖起兵，辽人不能支，遂觊觎非常。是时，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永昌乃诱诸渤海，并其戍卒人据东京，旬月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人，遂僭称帝，改元隆基。辽人讨之，久不能克。

永昌使挹不野、杓合，以币求救于太祖，且曰：“愿并力以取辽。”太祖使胡沙补往谕之曰：“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可乎。若能归款，当处以王爵。仍遣系辽籍女直胡突古来。”高永昌使挹不野与胡沙补、胡突古偕来，而永昌表辞不逊，且请还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

遣大药师奴与撻不野往招谕之。

斡鲁方趋东京，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乌论石准与战于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鲁与辽军遇于浑州，败之，进攻浑州，取之。永昌闻取浑州，大惧，使家奴铎刺以金印一、银牌五十来，愿去名号，称藩。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之。会渤海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缓师耳。斡鲁进兵，永昌遂杀胡沙补等，率众来拒。遇于沃里活水，我军既济，永昌之军不战而却，逐北至东京城下。明日，永昌尽率其众来战，复大败之，遂以五千骑奔长松岛。

初，太祖下宁江州，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往往中道亡去，诸将请杀之，太祖曰：“既以克敌下城，何为多杀。昔先太师尝破敌，获百余人，释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来降。今此辈亡，后日当有效用者。”至是，东京人恩胜奴、仙哥等，执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宁江州所释东京渤海人也。先太师，盖谓世祖云。未几，撻不野执永昌及铎刺以献，皆杀之。于是，辽之南路系籍女直及东京州县尽降。

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留乌蠢知东京事。诏除辽法，省赋税，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鲁上谒于婆鲁买水，上慰劳之。辛亥，幸斡鲁第，张宴，官属皆预，赐赉有差。

烛偃水部实里古达，杀酬斡、仆忽得，斡鲁分胡刺古、乌蠢之兵讨之。酬斡宗室子，魁伟善战，年十五，隶军中，多见任用。以兵五百，败室韦，获其民众。及招降烛偃水部，以功为谋克。仆忽得初事撒改，从讨萧海里，降烛偃水部，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达鲁古城，皆有功。其破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去，仆忽得追复之。至是，与酬斡同被害。

斡鲁至石里罕河，实里古达遁去，追及于合撻刺山，诛其



首恶四人，抚定余众。诏曰：“汝讨平叛乱，不劳师众，朕甚嘉之。酬斡等死于国事，闻其尸弃于河，俟冰释，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户为一谋克，以众所推服者领之，仍以其子弟等为质。”斡鲁乃还。天眷中，酬斡赠奉国上将军，仆忽得赠昭义大将军。

斡鲁从都统袭辽主，辽主西走，西京已降复叛，敌据城西浮图，下射攻城者。斡鲁与鹞巴鲁攻浮图，夺之，复以精锐乘浮图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国王使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于天德之境。娄室与斡鲁合军击败之，追至野谷，杀数千人。夏人渡润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辽主在阴山、青冢之间，斡鲁为西南路都统，往袭之。使勃刺淑、撒曷懋以兵二百，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冻，获之。辽主留辎重于青冢，领兵一万，往应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辽主营，尽俘其妻、子、宗族，得其传国玺。斡鲁使使奏捷曰：“赖陛下威灵，屡败敌兵，辽主无归，势必来降。已严戒邻境，毋纳宋人，合馈军粮，令银术可往代州受之。”诏：“遍谕有功将士，俟朕至彼，当次第推赏。辽主戚属勿去其舆帐，善抚存之。辽主伶俜去国，怀悲负耻，恐陨其命。孽虽自作，而尝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来，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杨璞征粮于宋，银术可不须往矣。辽赵王习泥烈及诸官吏，并释其罪，且抚慰之。”

太祖还京师，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斡鲁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师，诏：“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决之。”斡鲁奏曰：“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盖有异图。”诏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诚有异图。宜谨守备，尽索在夏户口，通

闻两国，事审处之。”斡鲁复请弗割山西与宋，则辽主不能与宋郭药师交通。复诏曰：“宗翰请毋与宋山西地，卿复及此，疆场之事当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鲁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事。天会五年，薨。皇统五年，追封郑国王。天德二年，酺享太祖庙庭。

子撒八，银青光禄大夫。子赛里。

斡鲁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辽，使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赛两路系辽女直，与辽节度使挾不也战，败之，斩挾不也，酷犂岭阿鲁台罕等十四太弯皆降，斡忽、急赛两路亦降。与辽都统实娄战于咸州西，败之，斩实娄于阵，与娄室克咸州。施满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鲁古，邻部户七千亦来归，遂与辽将喝补战，破其军数万人。太祖嘉之，以为咸州军帅。

斡鲁伐高永昌于东京，斡鲁古以咸州军佐之。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等将二万众，合斡鲁古咸州兵往击之。

胡突古尝叛入于辽，居于东京，高永昌据东京，太祖索之以归。斡鲁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为千户。散都鲁、讹鲁补皆无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权谋克斛拔鲁、黄哥、达及保等职，皆非其罪。太祖闻之，尽复斛拔鲁等谋克，胡突古等皆罢去。

太祖闻斡鲁古军中往往阙马，而官马多匿于私家，遂检括之。耶律捏里、佛顶遗斡鲁古书，请和。斡鲁古以捏里书并所答书来上，且请曰：“复有书问，宜如何报之？”诏曰：“若彼再来请和，汝当以阿疏等叛亡，索而不获至于交兵，我行人赛刺亦不遣还。若归赛刺，及送阿疏等，则和好之议方敢奏闻。仍恐议和非实，无失备御。”

耶律捏里军蒞藜山，斡鲁古以兵一万，戍东京。太祖使迪

古乃、娄室复以兵一万益之，诏曰：“辽主失道，肆命徂征，惟尔将士，当体朕意，拒命者讨之，服者抚安之。毋贪俘掠，毋肆杀戮。所赐捏里诏书，可传致也。”诏捏里曰：“汝等诚欲请和，当废黜昏主，择立贤者，副朕吊伐之意，然后可议和约。不然，当尽并尔国。其审图之。”捏里复书斡鲁古，云：“降去人痕孛见还，则当送阿疏等。”上曰：“痕孛等乃交兵之后来降，阿疏则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异。”复诏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疏至显州，各遣重臣议疆场事。

斡鲁古等攻显州，知东京事完颜斡论以兵来会，即以兵三千先渡辽水，得降户千余，遂薄显州。郭药师乘夜来袭，斡论击走之。斡鲁古等遂与捏里等战于蒺藜山，大败辽兵，追北至阿里真陂，获佛顶家属。遂围显州，攻其城西南，军士神弩逾城先入，烧其佛寺，烟焰扑人，守陴者不能立，诸军乘之，遂拔显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后为闫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无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银二州居之。

捏里再以书来请和，斡鲁古承前诏，以阿疏为言，答之。驻军显州以听命。赐斡鲁古等马十匹，诏曰：“汝等力摧大敌，攻下诸城，朕甚嘉之。辽主未获，人心易摇，不可恃战胜而失备御。”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斡鲁古以便宜命复其职，仍令世袭。

斡鲁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双古等告斡鲁古不法事：辽帝在中京可追袭而不追袭，咸州粮草丰足而奏数不以实，攻显州获生口财畜多自取。捏里、孛刺束等亦告孛董、葛、麻吉、窝论、赤闰、阿刺本、乙刺等多取生口财畜。遂以阁哥代为咸州路都统。

阁哥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鲁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娄室

奏，攻显州新降附之民，可迁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贫者徙内地。于是，诏使阁哥择其才可干事者授之谋克，其豪右诚心归附者拟为猛安，录其姓名以闻，饥贫之民，官赈给之，而使阁母为其副统云。久之，辽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余家，诣咸州都统降。上曰：“辽人赋敛无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诸部，择善地以处之。”

太祖召斡鲁古自问之，斡鲁古引伏。阁哥鞠窝论等。诏降斡鲁古为谋克，而禁锢窝论等。天辅六年，讨贼于牛心山，道病卒。天眷中，赠特进。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大定十五年，谥庄翼。

婆卢火，安帝五代孙。太祖伐辽，使婆卢火征迪古乃兵，失期，杖之。后与浑黠以四千人，往助娄室、银术哥攻黄龙府。辞勒罕、撒孛得兄弟，直撚里部人，尝寇耶懒路，穆宗遣婆卢火讨之。至阿里门河，辞勒罕伪降，遂略马畜三百而去，复掠兀勒部二十五寨。太祖复使婆卢火讨之。婆卢火渡苏袞河，招降旁近诸部，因籍丁壮为军，至特滕吴水，撒孛得伪降，复叛去，执而杀之。婆卢火至特邻城，围之，辞勒罕遁去。婆卢火破其城，执其妻子，辞勒罕遂降，曰：“我之马牛财货尽矣，何以为生。”婆卢火与之马十匹。直撚里部产良马，太祖使纥石烈阿习罕掌其畜牧，婆卢火及子婆速，俱为谋克。

天辅五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刺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徙。

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遂取居庸。萧妃遁去，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乞降。习古乃追萧妃至古北口，萧妃已过三日，不及而还。上令婆卢火、胡实赉率轻

骑追之，萧妃已远去，获其从官统军察刺、宣徽查刺，并其家族，及银牌二、印十有一。

及迭刺叛，婆卢火、石古乃讨平之，其群官率众降者，就使领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之。

同时有婆卢火者，娄室平陕西，婆卢火、绳果监战。后为平阳尹，西南路招讨使，终于庆阳尹。

泰州婆卢火守边屡有功，太宗赐衣一袭，并赐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赐所部诸谋克。天会十三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驻乌骨迪烈地，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刚毅。

子剖叔，袭猛安，天眷二年，为泰州副都统，子斡带，广威将军。

婆速，官特进，子吾扎忽。

吾扎忽，善骑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从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统二年，权领泰州军。平陕西，至泾州，大破宋兵于马西镇，超迁宁远大将军，袭猛安。复以本部军从宗弼，权都统。正隆末，从海陵伐宋。契丹反，与德昌军节度使移至瀋同讨契丹，许以便宜从事。

大定初，除咸平尹，驻军泰州。俄改临潢尹，摄元帅左都监。与广宁尹仆散浑坦俱从元帅右都监神土瀋解临潢之围。契丹引众东行，吾扎忽追及于窟历山。押军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助敌，攻官军，官军失利。泰州节度使乌里雅来救，未至临潢与敌遇，乌里雅败，仅以数骑脱归。敌攻泰州，其势大振，城中震骇，将士不敢出战，敌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持钐算刀循城，应敌力战，斫刈甚众，敌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乃使谋克蒲卢浑徙百姓旁邑及险厄之地，以俟大军。明年，聚甲士万三千于济州，会元帅谋衍，败窝斡于长冻。战霭{松}河，战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节度使，卒。

吾扎忽性聪敏，有才智，善用军，常出敌之不意，故能以寡敌众，而所往无不克，号为“鹞军”云。

阁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异母弟也。高永昌据东京，斡鲁往伐之，阁母等为之佐。已克浑州，城中出奔者阁母邀击殆尽。与永昌隔沃里活水，众遇淖不敢进，阁母以所部先济，诸军毕济。军东京城下，城中人出城来战，阁母破之于首山，歼其众，获马五百匹。

及斡鲁古以罪去咸州，阁母氏代之，于是阁母为咸州路副统。辽议和久不成，太祖进兵，诏咸州路都统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阁母以余兵会于浑河。太祖攻上京，实临潢府，谕之不下。辽人恃储蓄自固。上亲临阵，阁母以众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挹不野率众出降。都统杲兵至中京，阁母自城西沿土河以进，城中兵尚余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

宗翰等攻西京，阁母、娄室等于城东为木洞以捍蔽矢石，于北隅以刍茭塞其隍，城中出兵万余，将烧之。温迪罕蒲厘率众力战，执旗者被创，蒲厘自执旗，奋击却之。又为四轮革车，高出于堞，阁母与麾下乘车先登，诸军继之，遂克西京。

与辽步骑五千战于朔州之境，斩首三百级。复败辽骑三百于河阴。辽兵五千屯于马邑县南，复击破之，隳其营垒，尽得其车马、器械。辽兵三万，列营于西京之西，阁母以三千击之。阁母使士卒皆去马，阵于沟堑之间，曰：“以一击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战也。”谓众曰：“若不胜敌，不可以求生。”于是人皆殊死战，辽兵遂败，追至其营而止。明日，复败其兵七百余。

兴中府宜州复叛，阁母讨之，并下诏招谕，诏阁母曰：“辽之土地皆为我所有，彼虽复叛，终皆吾民，可纵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钵、吾挹等获契丹九斤，兴中平。

阁母为南路都统，讨回离保，诏曰：“回离保以乌合之众，保据险阻，其势必将自毙。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讨。”耶律奥古哲等杀回离保于景、蓟之间，其众遂溃。

张觉据平州叛，入于宋，阁母自锦州往讨之。觉将以兵胁迁、来、润、隰四州之民，阁母至润州，击走张觉军，逐北至榆关，遣俘侍书招之。复败觉兵于营州东北，欲乘胜进取南京。时方暑雨，退屯海需，逐水草休息，使仆乂、蒙刮两猛安屯润州，制未降州县，不得与觉交通。九月，阁母破觉将王孝古于新安，败觉军于楼峰口。复与觉战于兔耳山，阁母大败。太宗使宗望问阁母败军之状，宗望遂以阁母军讨觉。及宗望破张觉，太宗乃赦阁母，召宗望赴阙。

阁母连破伪都统张敦固，遂克南京，执敦固杀之。上遣使迎劳之，诏曰：“闻下南京，抚定兵民，甚善。诸军之赏，卿差等以给之。”又诏曰：“南京疆场依旧，屯兵以镇之。命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给南京、润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杀其节度使韩庆民，得粮五千石。诏以南路岁饥，许田猎。

其后宋童贯、郭药师治兵，阁母辄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语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请伐宋，于是阁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阁母属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请以为都统，已监战事。于是阁母为都统，扫喝副之，败郭药师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锋渡河围汴，宋人请盟。将士分屯于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阁母与刘彦宗留燕京，节制诸军。

八月，复伐宋，大军克汴州，诸军屯于城上。城中诸军溃而西出者十三万人，阁母、挾懒分击，大败之。师还，阁母为元帅左都监，攻河间，下之，大破敌兵万余于莫州。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阁母与宗弼分兵破山谷诸屯。宋李成兵

围淄州，乌林荅泰欲破之。闾母克潍州。迪古补、术烈速连破赵子昉等兵，至于河上。乌林荅泰欲破敌于灵城镇。及仪伐康王，闾母欲先定河北，然后进讨，太宗乃酌取群议之中，使娄室取陕西，宗翰、宗辅南伐。

天会七年，薨，年四十。熙宗时，追封吴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正隆，改封谭王。大定二年，徙封鲁王，谥庄襄。

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寿，闾母第四子也。奇伟有大志，喜谈兵。天德二年，充护卫，授武义将军。明年，授世袭谋克，擢御院通进，迁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转国子司业，兼左补阙。正隆初，转符宝郎，在宫职凡五年，皆带剑押领宿卫。迁大宗正丞，以母忧去官。以本官起复，未几，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改左骁骑都指挥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契丹撒八反，宗叙为咸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许以便宜。

宗叙出松亭关，取牛递于广宁。闻世宗即位，将归之。广宁尹按答海弟燕京劝宗叙，乃还兴中。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见世宗于梁鱼务，授宁昌军节度使。

明年二月，契丹攻宁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骑兵三十、汉兵百二十人，自将击之。遇贼千余骑，汉兵皆散走，宗叙与女直、渤海三十骑尽锐力战，身被二创，所乘马中箭而仆，遂为所执。居百余日，会贼中有临潢民移剌阿塔等，盗马授之，得脱归。

宗叙陷贼久，尽得其虚实，见元帅完颜谋衍、平章政事完颜元宜，谓之曰：“贼众乌合，无纪律，破之易耳。”于是帅府欲授军职，宗叙见谋衍贪卤掠，失事机，欲归白上，不肯受



职，曰：“我有机密，须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广宁，矫取驿马，驰至京师。而帅府先事以闻，上遣中使诘之曰：“汝为节度，不度众寡，战败被获，幸得脱归，乃拒帅府命，辄自乘传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还军，并力破贼。”宗叙附奏曰：“臣非辞难者，事须面奏，不得不来。”遂召入，乃条奏贼中虚实，及诸军进退不合事机状。诏大臣议，皆以其言为然。是时，已诏仆散忠义代谋衍为元帅进讨，于是拜宗叙为兵部尚书，以本职领右翼都统，率宗宁、乌延查刺、乌林荅刺撒兵各千人，号三万，佐忠义军。至花道，遇贼，与战，左翼都统宗亨先败走，忠义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击之，麾帐下士三百，舍马步战，贼不得逞。大军整列复至，合势击之，贼遂败去。而元帅右监军纥石烈志宁率军至，追及窝斡于陷泉，大破之。复与志宁及徒单克宁，追至七渡河，复大败之。元帅忠义遂留宗叙自从。贼平，入为右宣徽使。

宋兵据海州，将谋深入。诏以宗叙为元帅右监军，往御之。宗叙驻山东，分兵据守要害，敌不得西。寻奉诏，与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参议军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顿兵边陲，飞挽颇艰，乞俟秋凉进发。”上从其请。及还军，授以成算，赐裘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邓，比至襄阳，屡战皆捷。明年，宋人请和，军还，除河南路统军使。

河决李固渡，分流曹、单之间。诏遣都水监梁肃视河决，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决溢之患。今欲河复故道，卒难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决溢山东，非曹、单比也。沿河数州，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扇诱，构为边患。“梁肃亦请听两河分流，以杀水势，遂止不塞。

十年，召至京师，拜参知政事，上曰：“卿奏黄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调，官吏为奸，率敛星火，所费倍蓰，

委积经年，腐朽不可复用，若此等类，百孔千疮，百姓何以堪之。卿参朝政，择利而行，以副朕心。”及与上论南边事，宗叙曰：“南人遣谍来，多得我事情。我遣谍人，多不得其实。盖彼以厚赏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资谍人，徒费其财，何能为也。”

十一年，奉诏巡边。六月，至军中，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宗叙还。七月，病甚，遗表朝政得失，及边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见其遗表，伤悼不已，辍朝，遣宣徽使敬嗣晖致祭，赙银千两、彩四十端、绢四百匹。上谓宰臣曰：“宗叙勤劳国家，他人不能及也。”

初，宗叙尝请募贫民戍边屯田，给以廩粟，既贫者无艰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劳，得专农业。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谓宰臣曰：“戍边之卒，岁冒寒暑，往来番休，以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夺其农时，败其生业，朕甚闵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边圉强固，卿等何术可以致死。”左丞相良弼曰：“边地不堪耕种，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务为未事耶。往岁，参政宗叙尝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谓尽心于国者矣。今以两路招讨司、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详定以闻，朕将亲览。”

上追念宗叙，闻其子孙家用不给，诏赐钱三千贯。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 卷七十二 列传第十

娄室 活女 谋衍 仲本名石古乃 海里 银术可 穀英本名挾懶麻吉子沃侧 拔离速 习古乃

娄室，字斡里衍，完颜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为七水诸部长。太祖克宁江州，使娄室招输系辽籍女直，遂降移嫩益海路太弯照撒等。败辽兵于婆刺赶山。复败辽兵，擒两将军。既而益改、捺末懒两路皆降。进兵咸州，克之。诸部相继来降，获辽北女直系籍之户。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众来戍边。太祖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召娄室。娄室见上于军中。上见娄室马多疲乏，以三百给之，使隶右翼宗翰军，与银术可纵兵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复与银术可戍边。

及九百奚营等部来降，则与银术可攻黄龙府，上使完颜浑黜、婆卢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败辽兵万余于白马冻。宗雄等下金山县，使娄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军蒞藜山，斡鲁古、娄室等破之，遂取显州。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进都统，从杲取中京，与希尹等袭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败奚王霞末，降奚部西陈度讹里刺。辽主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追至白水冻，获其内库宝物。数字遂与闾母攻破西京。复与闾母至天德、云内、宁边、东胜，其官吏皆降，获阿疏。

夏人救辽，兵次天德，娄室使突捻、补斡以骑二百为候兵，

夏人败之，几尽。阿士罕复以二百骑往，遇伏兵，独阿士罕脱归。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乃选千骑，与习失、拔离速往。斡鲁壮其言，从之。娄室迟明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获生口问之，其帅李良辅也。将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乃使人报斡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进退转战三十里。过宜水，斡鲁军亦至，合击败之。

辽都统大石犯奉圣州，壁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照里、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获大石，其众遂降。辽辟里刺守奉圣州，弃城遁去。后与宗望追辽帝，娄室、蒲宗以二十骑候敌，败其军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将趋奉圣州，蒲察复败之，擒其主帅而还。夏人屯兵于可敦馆，宗翰遣娄室戍朔州，筑城于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万，擒其帅赵公直。其后复袭辽帝于余都谷，获之。赐铁券，惟死罪乃答之，余罪不问。

银术可围太原，宋统制刘臻救太原，率众十万出寿阳，娄室击破之，继败宋兵数千于榆次。宋张灏军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灏复营文水，数室也突葛速、拔离速与战，灏大败。宗翰定太原，娄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属县温泉、方山、离石，蒲察降寿阳，取平定军及乐平，复招降辽州及榆社、辽山、和顺诸县。宗翰趋汴州，使娄室等自平阳道先趋河南，曰：“若至泽州，与赛里、婆卢火、习失遇，当与俱进。”习失之前军三谋克，败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败之。撒刺荅破天井关，复破步兵于孔子庙南，遂降河阳。娄室军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来拒战，习失逆击败之，西京降。娄室取偃师，永安军、巩县降。撒刺荅败宋兵于汜水。于是，荥阳、荥泽、郑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与宗望会军于汴，使娄室率

师趋陕津，攻河东郡县之未下者。阿离士罕败敌于河上，撒按败敌于陕城下，鹞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陕府。习古乃、桑袞破陕之散卒于平陆西北。活女别破敌于平陆。娄室破蒲、解之军二万，尽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绛、慈、隰、石等州。

宗翰往洛阳，使娄室取陕西，败宋将范致虚军，下同、华二州，克京兆府，获宋制置使傅亮，遂克凤翔。阿邻等破宋大兵于河中，斡鲁破宋刘光烈军于冯翊，讹特刺、桑袞败敌于渭水，遂取下邽。宗翰会京辅伐康王，命娄室、蒲察专事陕西，以婆卢火、绳果监战。绳果等遇敌于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娄室、蒲察克丹州，破临真，进克延安府，遂降绥德军及静边、怀远等城寨十六，复破青涧城。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娄室欲去之，赛里不可，曰：“此与夏邻，且生他变。”城中无井，日取河水以为饮，乃决渠于东，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后郭门降，诸将率兵入城。守将徐徽言据子城，战三日，众溃，徽言出奔，获之。使之拜，不听，临之以兵，不为动，繫之军中。使先降者谕之使降，徽言大骂，与统制孙昂皆不屈，乃并杀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郿、坊二州。于是，娄室、婆卢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绥德，蒲察还守蒲州。延安、郿、坊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娄室置官府辑安之。别将斡论降建昌军。京兆府叛，娄室复讨平之。遂与阿卢补、谋里也至三原，讹哥金、阿骨欲击淳化兵，败之。娄室攻乾州，已筑甬道，列 驳具，而州降。遂进兵克邠州，军于京兆。

陕西城邑已降定者，辄复叛，于是睿宗以右副元帅，总陕西征伐。时娄室已有疾，睿宗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力战，军势复振，张浚军遂败。睿宗曰：“力

疾鏖战，以徇王事，遂破巨敌，虽古名将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银器，及甲冑，并马七匹与之。

天会八年，薨。十三年，赠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师。皇统元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赠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谥壮义。子活女、谋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从攻宁江州，力战创甚，扶出阵间。太祖凭高望见，问之，知是娄室子，亲抚慰赐药，叹曰：“此兒他日必为名将。”其攻济州，败敌八千。与敌遇于信州，移刺本陷于阵，活女力战出之，敌遂北。败耶律佛顶等兵于浑州。及宗翰以兵袭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败敌二千。从攻乙室部，败之，破其二营。迭刺部族叛，率二谋克突入，大破之。

活女常从娄室围太原，宋将种师中以兵十万来援，活女击败之。大军至河，无船，不得渡。娄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军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军以济，大军于是皆继之。宋将郭京出兵数万，趋娄室营，活女从旁奋击，敌乱，遂破之。师还，破敌于平陆渡，得其船以济。又以兵破敌于张店原。时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敌，并破之。又分兵取陕西，蒲州降，留活女镇之。攻凤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陕西，活女为都统，进攻泾州，败其兵。王开山以兵拒归路，邀战，再击，再败之，遂降京兆、凤翔诸县。

娄室薨，袭合扎猛安，代为黄龙府路万户。天眷二年，为元帅右都监，迁左监军。元帅府罢，改安化军节度使。历京兆尹，封广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国公，进封隋国公，谥贞济。卒年六十一。

谋衍，勇力过人，善用长矛突战。天眷间，充牌印祗候，授显武将军，擢符宝郎。皇统四年，其兄活女袭济州路万户，以亲管奥吉猛安让谋衍，朝廷从之，权济州路万户。八年，为

元右都监。天德三年，为顺天军节度使，历河间、临潢尹，数月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

撒八反，谋衍往讨之，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自将讨括里还，遇谋衍于常安县，尽以甲士付之。世宗还东京，完颜福寿、高忠建率所部南征军，亡归东京。谋衍亦率其军来附，即以臣礼上谒，遂杀高存福、李彦隆等。谋衍、福寿、忠建及诸将吏民劝进，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帅。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拒不受命，谋衍伐之，遇其众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战，彦敬、志宁遂降。

二年正月，谋衍率诸军讨窝斡，会兵于济州，合甲士万三千人，过泰州，至术虎崖，乃舍輜重，持数日粮，轻骑追之。是时窝斡新败于泰州，将走济州。谋衍兵至长冻南，获其谍者，知敌将由别路邀粮运，遂分军往迎之。敌吏者来降，谋衍用其计，因夜亟往邀敌輜重，忽大风，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晓才行三十余里。将至敌营，将士少憩，谋衍率善射者数十骑，往觐之。而都统志宁、克宁等，已败敌众二万于余长冻，追杀甚众，敌遂西遁。志宁军先追及于霏〔松〕河，急击败之。而谋衍贪鹵掠，不复追，以故敌得纵去，遂涉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窥取北京，西败三韩县。惟克宁军追蹙，谋衍托马弱，引还懿州。上闻之，下诏切责谋衍，以仆散忠义为右副元帅代之，纥石烈志宁为右监军代完颜福寿。而谋衍子斜哥暴横军中，诏勒归本贯。

谋衍至京师，以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责之曰：“朕以汝为将，汝不追贼，当正汝罪。以汝父娄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虽非宗室，而授此职，汝其勉之。”未几，速频路军士术里古，告斜哥寄书与谋衍谋反，有司并上其书，世宗察其诬，诏鞠告者，术里古款伏，遂诛之。召谋衍谓之曰：“人有告卿子

为反谋者，朕知卿必不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

初，窝斡方炽，上使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及窝斡败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诸奚攻古北口。阿鲁带因其妻生日，辄离军六十里，贼众闻之，来袭，杀伤士卒甚众。阿鲁带坐除名。诏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会旧屯兵，击之。擒贼党猛安合住。未几，窝斡平，乃还。

七年，出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赐食，及御服衣带佩刀，谓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劳逸，故授此职，卿其勉之。”改东京留守，封荣国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

谋衍性忠厚，善击球射猎，时论以为虽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体貌魁伟，通女直、契丹、汉字。其兄斡鲁为统军，爱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视事，常在左右，遇事辄问之，应对如响，斡鲁叹曰：“此子必为令器。”皇统初，充护卫，授世袭谋克。天德元年，摄其兄活女济州万户，部内称治。除滨州刺史，以母忧去官。起复知积石军事，转同知河南尹。

正隆六年，伐宋，为神勇军副都总管。与大军北还，除同知大兴尹，将兵二千，益遵化屯军。备契丹。迁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政尚忠信，决狱公平，蕃部不敢寇边。召为左副都点检，宿卫严谨，每事有规矩，后来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谓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寝益安。”

五年，宋人请和，为侄国，不称臣，仲为报问使。仲请与宋主相见礼仪，世宗曰：“宋主亲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礼。正隆用兵，宋人执商州刺史完颜守能以归，至是，仲取守能与俱还，上嘉之。转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迁河南路统军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



制江、淮，为国重地，卿益勉之。”赐厩马、金带、玉吐鹖。后有罪，解职。久之，起为西北路招讨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娄室族子。体貌丰伟，善用槊。娄室为黄龙府万户，海里从徙于孰吉讹母。从娄室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辽主从数十骑逸去，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谕之使降。辽主已穷蹙，待于阿敦山之东，娄室因获之，赏海里金五十两、银五百两、币帛二百匹、绵三百两。睿宗经略陕西，海里战却吴玠军于泾、邠之南，寻遣修栈道，宋人恐栈道成，以兵来拒，破其兵，赏银百五十两、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擢宿直将军。与定宗磐、宗隽之乱，再迁广威将军，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讨都监，历复州、滦州刺史。耶卢椀群牧使，迭刺部族节度使，同知大兴尹、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改武宁军节度使，广宁尹。卒，年六十二。

银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辽取阿疏，事久不决，乃使习古乃、银术可继往。当是时，辽主荒于政，上下解体。银术可等还，具以辽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辽国可伐之状。太祖决意伐辽，盖自银术可等发之。

太祖与耶律讹里朵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二十余万，银术可、娄室率众冲其中坚，凡九陷阵，辄战而出，大败辽军。银术可为谋克，遂与娄室戍边，复与娄室、浑黜、婆卢火、石古乃等攻黄龙府，败辽兵万余于白马冻。太祖拒辽兵，银术可守达鲁古城。收国二年，分鸭挹、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

辽大册使习泥烈遣回，约以七月半至，而尽九月习泥烈未来，上使诸军过江屯驻。辽曳刺、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纵火于浑河，以绝刍牧。银术可获之，乃知辽边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释之。从都统杲克中京，银术可与习古乃、蒲察、胡巴鲁率

兵三千，击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弃兵遁。辽主西奔天德，银术可兵绝其后，辽主遂见获。

后从宗翰伐宋，围太原，宗翰进兵至泽州，及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招讨都监马五破宋兵于文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杯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鹞懒、拔离速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陘，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撒里土败宋军于回马口，郭企忠歼宋军于五台。及宗翰定太原，与宗望会兵于汴，银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师还，银术可降岢岚、宁化等军，攻岚州拔之，招降火山军。与希尹同赐铁券。

宗翰趋洛阳，赛里取汝州，银术可取邓州，杀其将李操等。萨谋鲁入襄阳，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擒转运使刘吉、邓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陈三州，克颍昌府，沙古质别克旧颍昌。

宗翰会伐康王，银术可守太原。天会十年，为燕京留守。天会十三年，致仕，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赠金源郡王，配飨太宗庙廷。大定十五年，谥武襄，改配享太祖庙廷，子毅英。

毅英，本名挹懒。幼警敏有志胆，初开角，太祖见而奇之。年十六，父银术可授以甲，使从伐辽，常为先锋，授世袭谋克。

宗翰自太原还西京，银术可围守之，毅英在行间，屡有功。宋兵数万救太原，至南关，银术可与弟拔离速、完颜娄室等击之，当隘巷间，一卒挥刀向拔离速，毅英以刀断其腕，一卒复

从旁以枪刺之，穀英断其枪，追杀之。拔太原，下河东诸州，攻汴京，皆有功。与都统马五徇地汉上，至上蔡，以先锋破孔家军。睿宗攻开州，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亲视之，创未愈，强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穀英次之。攻东平，穀英居最。

拔离速袭宋康王于扬州，穀英为先锋。拔离速追宋孟后于江南，穀英前行趋潭州。宋大兵在常武，穀英以选兵薄其城，败千余人。明日，城中出兵来战，穀英以五百骑败之，获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诸军为大阵，居其后，穀英以五百骑为小阵，当前行，即麾兵驰宋军，宋军乱，遂大败之。拔离速观其周旋，叹赏之。

其后河东郡县多叛，穀英以先锋攻絳州，克之。复攻沁州，飞砲击其石胁，归营中。诸军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别将骨赧强起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

摄河东路都统，从左监军移刺余睹招西北诸部。穀英将骑三千五百，平其九部，获生口三千，马牛羊十五万。以先锋破宋吴山军，再战再胜，遂恤宋兵于隘，死者不可胜计，宋兵遁去。

宗弼再取和尚原，穀英以本部破宋五万人，遂夺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势重不可径取，宗弼用穀英微，入自傍近高山丛薄翳荟间，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穀英请速入大散关，自以本部为殿，以备伏兵。宗弼至仙人关，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击其兜鍪，使之退，穀英曰：“敌气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后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叹曰：“既往不咎。”乃班师。穀英殿，且战且却，遂达秦中。

齐国初废，元帅右监军撒离喝驰驿抚治诸郡，至同州，故齐观察使李世辅出迎，阳坠马称折臂，归。撒离喝入城，世辅诈使通判献甲，以壮士十人，被甲上事，世辅自壁后突出，执撒离喝。穀英方索马于外，变起仓卒，不得入。城门已闭，皆有兵卫，至东门，合荅雅领骑三十余，与穀英遇，遂斩门者出。而世辅拥众自西门出，穀英与合荅雅袭之，一进一退以缀世辅，使不得速。世辅虑救兵至，乃要撒离喝与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于道侧，穀英识其声，与骑而归。除安远大将军，摄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摄河东南、北两路兵马都总管。

朝廷以河南、陕西与宋，已而复取之，师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张旗阅队，抵暮而还。道隘，骑不得逞。穀英请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趋山巅，令之曰：“旦日视敌出，举帜指其所向。”乃以余兵伏山谷间。明日，城中人出阅如前，山巅旗举，伏兵发，宋兵争驰入城。穀英麾军登城，拔宋帜，立金军旗帜。宋兵后者望见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宋吴玠拥重兵据泾州，泾原以西多应之。元帅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东军。穀英曰：“我退守，吴玠必取凤翔、京兆、同、华，据潼关，吾属无类矣。”撒离喝曰：“计将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战。我军阵泾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来。穀英与斜补出各以选骑五百摧其两翼，元帅当其中击之，可以得志。”监军拔离速曰：“二子当其左右，拔离速愿当其中。元帅据冈阜，多张旗帜为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从之。吴玠兵果自西原来，穀英、斜补出击其左右，自旦至午，吴玠左右军少退，拔离速当其前冲击之，遂败玠军，僵尸枕藉，大涧皆满。自此蜀人丧气，不敢复出，关、陕遂定。

历行台吏部工部侍郎，从宗弼巡边，迁刑部尚书，转元帅左都监。天德二年，迁右监军。元帅府罢，改山西路统军使，

领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兵马，坐无功，降临海军节度使，历平阳、太原尹。正隆末，为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讨契丹撒八，驻军归化州。

世宗即位于辽阳悻使穀英侄阿鲁瓦持诏往归化，命穀英为左副元帅，就遣使召陕西统军徒单合喜，宣大定改元诏、赦于西南、西北招讨司，河东、河北、山东诸路州镇，调猛安军屯京畿。阿鲁瓦见穀英，穀英犹豫未决，士卒皆欲归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诏。以元帅令下诸路，亟泥马槽二万具，诸路闻之，以为大军且至，然后遣人宣赦，所至皆听命。

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以军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请至府议事。穀英疑璋有谋，乃阳许诺，排节仗若将往者，遂率骑从出施仁门，驻兵通州。见世宗于三河。诏穀英以便宜规措河南、陕西、山东边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复汝、颍、嵩等州县，授世袭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罢为东京留守，未行，改济南尹。

初，穀英宿将恃功，在南京颇渎货，不恤军民。诏使问以边事，穀英不答，谓诏使曰：“尔解何事，待我到阙奏陈。”及召入，竟无一语及边事者。在相位多自专，己所欲辄自奏行之。除留守，辄忿忿不接宾客，虽近臣往亦不见。上怒，遂改济南。上数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国，卿旧将亦有功，故改授此职，卿宜知之。若复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穀英顿首谢。

久之，改平阳尹，致仕。起为西京留守，以母忧去官。寻以本官起复。俄复为东京，历上京，诏曰：“上京王业所起，风俗日趋诡薄，宗室聚居，号为难治。卿元老大臣，众所听服，当正风俗，检制宗室，持以大体。”十五年。致仕。

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实录》，上曰：“当时旧人亲见者，惟穀英在。”诏修撰温迪罕缔达往北京就其家问之，

多更定焉。

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后以功被赏者十有一，金为两二百五十，银为两六千五百，绢为疋八百，绵为两二千，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银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隶军中，从破高丽兵，下宁江州，平系辽女直，克黄龙府，皆身先力战，以功为谋克，继领猛安。破奚兵千余。自斡鲁古攻下咸、信、滨州及东京诸城，麻吉皆有功。都统杲取中京，与稍合、胡拾答别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勃堇，大破敌兵，变败恩州兵五万人。讨平辽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余人。战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

麻吉大小三十余战，所至皆捷。皇统中，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毅敏。子沃侧。

沃侧，年十七，隶军中，从拔离速击辽将马五，败之。麻吉死，领其职。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来伺我师，乃遣沃侧率勇士数辈，以一舟往迎之，尽俘以还。袭康王于江、淮间，沃侧皆与焉。师还，驻东平。及废齐，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诸营，多获畜产兵仗，军帅嘉之，赏以甲马。

后攻陕西，为右翼都统，攻城破敌，皆与有功。师还，正授谋克。迁华州防御使，属关中岁饥，盗贼充斥，沃侧募兵讨平之，部以无事。郡人列状丐留，不报。未几，除迪列部族节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为都水使者，秩满，同知燕京留守事，为西北路招讨使。

撒八秩满已数月，冒其俸禄，不即解去，沃侧发其事。撒八反，沃侧遇害。

拔离速，银术可弟。天辅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将会斜也于奚王岭，辽兵奄至古北口，使婆卢火、浑黜各领兵二百，击

之。浑黜请济师，宗翰欲自往，希尹、娄室曰：“此易与耳，请以千人为公破之。”浑黜以骑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辽人以步骑万余迫战，亡骑五人，浑黜退据关口。希尹、娄室至，拔离速、讹谋罕、胡实海推锋奋击，大破之，斩馘甚众，尽获甲冑輜重。希尹与撒里古独、裴满突捻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娄室拒夏人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

银术可围太原，近县先已降，宋军来救太原者复据太谷、祁县，拔离速、阿鹵懒复取之。宋姚古军隆州谷，拔离速败之，张灏兵出汾州，又击走之。天会四年，克太原，拔离速为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复与娄室败宋兵于文水，遂从宗翰围汴。与银术可略地襄、邓，入均州，还攻唐、蔡、陈三州，皆破之，克颍昌府。遂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

天会十五年，迁元帅左都监。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经略陕西，至泾州，拔离速大破宋军于渭州，渭州、德顺军皆降，陕西平。迁元帅左监军，加金吾卫上将军，卒，谥敏定。

习古乃，亦书作实古乃。尝与银术可俱往辽国取阿疏，还言辽人可取之状，太祖始决意伐辽矣。婆卢火取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习古乃追之，不及。后为临潢府军帅，讨平迭剌，其群官率众降者，请使就领诸部。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获辽许王莎逖、驸马都尉萧乙辛。辽梁王雅里在纥里水自立，不知果在何处，至是始知之。于是，徙辽降人于泰州，时暑未可徙，习古乃请姑处之岭西。及习古乃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

乌虎里部人迪烈、划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挾仆野为本部节

度使，乌虎为都监。习古乃封还挾仆野等宣诰，以便宜加挾仆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录上降附有劳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从之。于是，迪烈加防御使，为本部节度使。划沙加诸司使，为节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挾离答加左金吾卫上将军，节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朶加观察使，为本部节度使。其余迁授有差。以厯葛城地分赐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垦者听任力占射。

久之，领咸州烟火事。天会六年，完颜慎思所部及其余未置猛安谋克户口，命习古乃通阅具籍以上。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习古乃为都统，移治东京，镇高丽。

赞曰：金启疆土，斡鲁、斡鲁古方面功最先著，婆卢火、娄室最先封，泰州之边圉，黄龙之冲要，寄亦重矣。若阁母之勤劳南路，娄室之经营陕西，银术可之围守太原，劳亦至矣。斡鲁古之不治，阁母之败，谴罚之亟，诸将愒焉。夫能以弱小终制强大，其效验与。银术可、习古乃观人之国而知其可伐，古语云“国有八观”，善矣夫。



## 卷七十三 列传第十一

阿离合懣 晏本名斡论 宗尹本名阿里罕 宗宁本名阿土古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谋良虎 阿邻 按荅海 希尹本名谷神守贞本名左廌 守能本名胡刺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战。年十八，腊醢、麻产起兵据暮棱水，乌春、窝谋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腊醢，暮棱水人尚反侧，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抚差之，与斜钵合兵攻窝谋罕。乌春已死，窝谋罕弃城遁去。后从撒改讨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

太祖擒萧海里，使阿离合懣献馘于辽。太祖谋伐辽，阿离合懣实赞成之。及举兵，阿离合懣在行间屡战有功。及太宗等劝进，太祖未之许也。阿离合懣、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收国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顷之，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世祖尝称其强记，人不可及也。

天辅三年，寝疾，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

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可禁止之。”乃献平生所乘战马。及以马献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为奏，奏有误语，即哂之，宗翰从傍为改定。进奏讫，薨，年四十九。

上闻阿离合懣临薨有奏事，曰：“临终不乱，念及国家事，真贤臣也。”哭之恸。及葬，上亲临。熙宗时，追封隋国王。天德中，改赠开府仪同三司、隋国公。大定间，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刚宪。子赛也、斡论。赛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论，景祖之孙，阿离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谋略，通契丹字。天会初，乌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筹策，召问，称旨，乃命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乃具舟楫舫江，令诸军据高山，连木为栅，多张旗帜，示以持久计，声言俟大军毕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据险之众不战而溃。月余，一境皆定。师还，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为广宁尹，入为吏、礼两部尚书。

皇统元年，为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东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进封宋王，授世袭猛安。海陵迁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银牌二，累封豫王、许王，又改越王。贞元初，进封齐。时近郊禁围猎，特畀晏三百人从猎。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几，为临潢尹，遂致仕，还居会宁。

海陵南伐，世宗为东京留守，将士皆自淮南来归，晏之子愿里乃亦自军前率众来归世宗。白彦敬等在北京闻愿里乃等逃还，使会宁同知高国胜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鹵鲁补驰驿促之。晏遂率宗室数人入见，即拜左丞，封广平郡王，宴劳弥日。未几，兼都元帅。

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礼毕，上将猎，有司已夙备。晏谏曰：“边事未宁，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纳之。因谓晏等曰：“古者帝王虚心受谏，朕常慕之。卿等尽言毋隐。”进拜太尉。复致仕，还乡里。是岁，薨。诏有司致祭，赙赠银币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护卫，改牌印祗候，授世袭谋克，为右卫将军。历顺天、归德、彰化、唐古部族、横海军节度使。正隆南伐，领神略军都总管，先锋渡淮，取扬州及瓜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统，驻军许州之境。

是时，宋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泼及汉军二千人。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完颜阿喝懒、夹谷清臣、乌古论三合、渠雏讹只将骑四千往攻之，遂复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统如故。顷之，为河南路统军使，迁元帅左都监，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壮，而心力多滞。前任点检京尹，勤力不怠，而处事迷错。勉修职业，以副朕意。”赐通犀带、厩马。八年，置山东路统军司，宗尹为使。迁枢密副使。录其父功，授世袭蒲与路屯河猛安，并亲管谋克。队太子太保，枢密副使如故。

上问宰臣曰：“宗尹虽才无大过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国之旧臣，昔为达官，卿等尚未仕也。朕欲以为平章政事何如？”宰执皆曰：“宗尹为相，甚协众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国公，兼太子太傅。

是时民间苦钱币不通，上问宗尹，对曰：“钱者有限之物，积于上者滞于下，所以不通。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大定初，军事未息，调度不继，故因仍不改。今天下无事，府库充积，悉宜罢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复何虑。太尉守道老矣，舍卿而谁。”于是，养马等钱始罢。

他日，上谓宰臣曰：“宗尹治家严密，他人不及也。”顾

谓宗尹曰：“政事亦当如此矣。”有顷，北方岁饥，军食不足，廷议输粟赈济。或谓比虽不登，而旧积有余，秋成在近，不必更劳输挽，宗尹曰：“国家平时积粟，本以备凶岁也，必待秋成，则惫者众矣。人有捐瘠，其如防戍何。”上从之。

宗尹乞令子银术可袭其猛安，会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袭其谋克。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世宗曰：“此二子，吾识其一习汉字，未习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遂著于令。

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问宰臣曰：“宗尹何为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对。曰：“丞相志宁尝言，‘若诏遣征伐，所不敢辞。宰相之职，实不敢当’。宗尹亦岂此意耶。”

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上曰：“临潢、乌古里石垒岁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过东京，谒太后陵寝，五月可达上京。春月乌兽孳孕，东作方兴，不必搜田讲事，卿等以为何如？”宗尹曰：“南道岁熟，刍粟贱，宜如圣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闻同签大宗正事宗宁不能抚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上谓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惩戒之。”宗尹奏曰：“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上命召还。宴宗室于皇武殿，击球为乐。上曰：“赏赐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概迁官，欲令诸局分收补，其间人材孰可者？”宗尹对曰：“奉国斡准之子按出虎、豫国公昱之曾孙阿鲁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职，更访其余以闻。”诏以按出虎、阿鲁为奉御。

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从其请可也。”宰臣奏曰：“旧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总天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有愧焉。如贤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与其光美。”宰臣无以对。宗尹入谢。上

曰：“卿久任外官，不闻有过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烦，若勉留卿，则四方以朕为私，卿亦不自安也。”顷之，上问宗尹子：“汝父致仕，将居何所？”其子曰：“聚属既多，不能复在京师。”上遣使问宗尹曰：“朕欲留卿，时相从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岂不欲在此，但余闲之年，犹在辇下，恐圣主心困耳。既衰老臣不忍摈弃，时时得瞻望天颜，臣岂敢他往。乡里故老无存者，虽到彼，尚将与谁游乎。”于是赐甲第一区，凡宴集畋猎皆从焉。二十八年，薨。

宗宁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懋之孙。性勤厚，有大志。起家为海陵征南都统，战瓜洲渡，功最。历祁州刺史。

大定二年，为会宁府路押军万户，擢归德军节度使。时方旱蝗，守宁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给粟一斗，数日捕绝。移镇宁昌军，改知临潢府事，移天德军。世宗尝谓宰臣曰：“宗宁智虑虽浅，然所至人皆爱之。”即命为行军右翼都统，为贺宋正旦使。累迁兵部尚书，授隆州路和团猛安烈里没世袭谋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镇利涉军，俄同签大睦亲府事。

宗宁多病，世宗欲以凉地处之，俾知咸平，诏以其子符宝郎亩为韩州刺史，以便养。无几，入授同判大睦亲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宁居家约俭如寒素，临事明敏。其镇临潢，邻国有警，宗宁闻知乏粮，即出仓粟，令以牛易之，敌知得粟，即遁去。边人以窝斡乱后，苦无牛，宗宁复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仓粟倍于旧，其经画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属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讹论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骑射，大定五年，充閤门祗候，累除近侍局使。

右丞相乌古论元忠、左卫将军仆散揆等尝燕集，有所窃议，

宗道即密以闻。世宗嘉之，授右卫将军，出为西南路副招讨。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阳府事。陕西路副统军、左宣徽使移刺仲方举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讨使。故事，诸部贺马八百余疋，宗道辞不受，诸部悦服，边鄙顺治。提刑司察廉，召为殿前右副都点检。寻除陕西路统军使，以镇静得军民心，特迁三阶，兼知京兆府事。时夏旱，俾长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于远郊，及城而雨。是岁大稔，人以为精意所感，刊石纪之。

承安二年，为贺宋正旦使，寻授河南路统军使。泗州民张伟获宋人王万，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问得实。万，楚州贾人，伟负万货五千余贯，三年不偿，万理索，为伟所诬。乃坐伟而归万，时人服其明。后乞至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于层观，以时祭之。移知临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雄本名谋良虎，康宗长子。其始生也，世祖见而异之，曰：“此儿风骨非常，他日必为国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侧，曰：“俟其成人则使佩之。”九岁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儿幼已然，异已出伦辈矣。”以银酒器赐之。既长，风表奇伟，善谈辩，多智略，孝敬谦谨，人爱敬之。康宗没，辽使阿息保来，乘马至灵帷阶下，择取赠之马。太祖怒，欲杀阿息保，宗雄谏，太祖乃止。

太祖将举兵，宗雄曰：“辽主骄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萧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宁江州，渤海兵锐甚。宗雄以所部败渤海兵，以功授世袭千户谋克。太祖败辽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锋力战，功多。达鲁古城之役，宗雄将右军，身先士卒战，辽兵当右军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军击辽兵。宗雄绕辽兵后击之，辽兵遂大溃，乘胜逐北。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兵突围出，追杀至乙吕白石而还。上抚其背曰：

“朕有此子，何事不济。”以御服赐之。

及辽帝以七十万众至驰门，诸将皆曰：“辽军势甚盛，不宜速战。”宗雄曰：“不然。辽兵虽众，而皆庸将，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战则破之掌握间耳。”上曰：“善。”追及辽帝于护步答冈。宗雄率众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击辽兵马首，后行者射之，大败辽兵。上嘉宗雄功，执其手劳之，以御介冑及御战马、宝货、奴婢赐之。

斜也攻春州，宗雄与宗干、娄室取金山县。行近白鹰林，获候者七人，纵其一人使归。县人闻大军至，乃溃，遂下金山县。与斜也俱取泰州。

太祖自将取临潢府，遣宗雄先后行，遇辽兵五千，宗雄与战，大军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挹不野降，上以其女与宗雄，赏其后行破辽援兵之功也。既而与蒲家奴按视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上从之。由是徙万余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种艺也。

西京既降复叛，时粮饷垂尽，议欲罢攻。宗雄曰：“西京，都会也，若委而去之，则降者离心，辽之余党与夏人得以窥伺矣。”乃立重赏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坠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赐宗雄黄金百两，衣十袭及奴婢等。

与宗翰等击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东四十里，大破之。迎谒太祖于鸳鸯泺，从至归化州。疾笃，宗干问所欲言。宗雄曰：“国家大业既成，主上寿考万年，肃清四方，死且无恨。”天辅六年，薨，年四十。太祖来问疾，不及见，哭之恸。谓群臣曰：“此子谋略过人，临阵勇决，少见其比。赙赠加等。诏合扎千户驸马石家奴护丧归，葬于归化州，仍于死所建佛寺。”

宗雄好学嗜书，尝从上猎，误中流矢，而神色不变，恐上

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归家，卧两月，因学契丹大小字，尽通之。凡金国初建，立法定制，皆与宗干建白行焉。及与辽议和，书诏契丹、汉字，宗雄与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蹇捷，挽强射远，几三百步。尝走马射三麋，已中其二，复弯弓，马蹶，跃而下，控弦如故，遂馔满步射获之。宗雄方逐兔，撻懒亦从后射之，已发矢，撻懒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顾，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轻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师、齐国王。天德二年，加秦汉国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谥威敏，配享太祖庙庭。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蒲鲁虎、按答海、阿邻。孙常春、胡里刺、胡刺、鹞鲁、茶扎、怕八、讹出。

初，宗干纳宗雄妻，海陵衔之。及篡位，使宿直将军晁霞、牌印闾山往河间，囚宗雄妻于府署，明日，与其子妇及常春兄弟、茶扎之子七人皆杀而焚之，弃其骨于濠水。大定十七年，诏有司收葬。

初，蒲鲁虎袭猛安。蒲鲁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袭之，官至金吾卫上将军。桓端卒，子裒频未袭而死。章宗命宗雄孙蒲带袭之。

蒲带，大定末，累官同签大睦亲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带为北京临潢提刑使。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或谓廉问使者，颇以爱憎立殿最，以问宰相。宰相曰：“臣等复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尝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于即位之初行之。



及九路提刑使朝辞于庆和殿，上曰：“建立官制，当宽猛得中。凡军民事相涉者，均平决遣，铃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扰郡县事。今以司狱隶提刑司，惟冀狱犴无冤耳。”既退，复遣近臣谕之曰：“卿等皆妙简才良，付以专责，尽心举职，别有旌赏，否则有罚。”明年，蒲带乃袭猛安云。

阿邻，颖悟辩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幼时尝入宫，熙宗见而奇之，曰：“是儿他日必能宣力国家。”年十八，授定远大将军，为顺天军节度使。天德二年，用廉，迁益都尹兼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历泰宁、定海、镇西、安国等军节度。

海陵南伐，以为神勇、武平等军都总管，由寿州道渡淮，与劝农使移刺元宜合兵三万为先锋。是岁十月，至庐州，与宋将王权军十余万战于柘皋镇，渭子桥，败之。至和州南，复与王权军八万余会战，又败之，追杀至江上，斩首数千级。

上即位于辽阳。海陵死，大军北还。将渡淮而舟楫甚少，军士争舟不得亟渡。阿邻得生口，知可涉处，识以柳枝，命本部涉济。既至北岸，而诸军之争渡者果为宋人邀击之。及入见，上闻阿邻淮止战功，又以全军还，迁兵部尚书，监督经画征窝斡诸军粮饷，授以金牌一、银牌四。窝斡败，还至懿州，以疾卒。丧至京师，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赙银五百两、重彩三十端、绢百匹。

按答海，又名阿鲁绶，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轻发，有父之风。年十五，太祖赐以一品伞。二十余，御球场分朋击球，连胜三算，宗工旧老咸异之。进呈所胜礼物，按答海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胜，此孙之力也。”赏力独厚。

天眷二年，袭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让兄子唤端，加武定军节度使，奉朝请。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金源郡王，进封谭王，迁同判大宗正事，别授世袭猛安。

海陵将迁中都，按荅海谏曰：“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海陵不悦，留之上京。久之，进封郢王，改封魏王，除济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湿，多在病告，海陵闻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夺王爵，改广宁尹。

世宗即位于东京，赦令至广宁，弟燕京劝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会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辽阳，势不能抗，聊且从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雉楼与使者语，指斥不逊。及诸郡皆诣东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谒。有司议，既拜赦令，复有异言，持两端，请并诛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为弟所惑耳。”于是释按荅海，乃诛燕京。不数日，复判大宗正事，再迁太子太保，封兰陵郡王。改劝农使。

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进金源郡王，致仕。

大定八年，召见，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几人邪。”“赐钱万贯，甲第一区，留京师，使预巡幸球猎宴会。十四年，薨，年六十七。临终，戒诸子曰：“汝辈勿以生富贵中而为暴戾，宜自谦退。海陵以猜忌剪灭宗室，我以纯谨得免死耳。汝辈惟日为善，勿坠吾家。”

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伐，比有功。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

小字。

辽人迪六、和尚、雅里斯充中京走，希尹与迪古乃、娄室、余睹袭之。迪六等闻希尹兵，复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还。奚人落虎来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节度使讹里刺。讹里刺以本部降。

宗翰驻军北安，使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于鸳鸯冻。宗翰遂请进兵。宗翰将会都统杲于奚王岭。辽兵屯古北口。使婆卢火将兵二百击之，浑黜亦将二百人为后援。浑黜闻辽兵众，请益兵。宗翰欲亲往，希尹、娄室曰：“此小寇，请以千兵为公破之。”浑黜至古北口，遇辽游兵，逐之入谷中。辽步骑万余迫战，死者数人。浑黜据关口，希尹等至，大破辽兵，斩馘甚众，尽获甲胄辎重。复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遂与宗翰至奚王岭，期会于羊城冻。

宗翰袭辽帝于五院司，希尹为前驱，所将才八骑，与辽主战，一日三败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辽主在漠，委辎重，奖奔西京。几及辽主于白水冻南。辽主以轻骑遁去。尽获其内库宝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辽主而还。及宗翰入朝，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

是时，夏人已受盟，辽主已获，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国与娄室书责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书，且奏曰：“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军入其境，不知信与否也。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

及大举伐宋，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再伐宋，执二主以归。师还，赐希尹铁券，除常赦不原之罪，余释不问。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扬州，康王遁去。后与宗翰俱朝京师，请立熙宗为储嗣，太宗遂以熙宗为诸班勃极烈。

熙宗即位，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希尹为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许，罢为兴中尹。二年，复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陈王。与宗干共诛宗磐、宗隼。三年，赐希尹诏曰：“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稔于听闻，遂致章败。”遂赐死，并杀右丞萧庆并希尹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是时，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谮之。

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而死非其罪，赠希尹仪同三司、邢国公，改葬之，萧庆银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谥贞宪。孙守道、守贞、守能。守道自有传。

守贞本名左靺，贞元二年，袭祖谷神谋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宝祗候，授通进，除彰德军节度副使，迁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为西京警巡使。世宗爱其刚直，授中都左警巡使，迁大兴府治中，进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台奏守贞治有善状，世宗因谓侍臣曰：“守贞勋臣子，又有材能，全胜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

章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守贞与修起居注张瑄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视朝，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缘侍从官每遇视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避，及香阁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从之。寻为贺宋生日使，还拜参知政事。时上

新即政，颇锐意于治，尝问汉宣帝综核名实之道，其施行之实果何如。守贞诵“枢机周密，品式详备”以对，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贞曰：“在陛下厉精无倦耳。”久之，进尚书左丞，授上京世袭谋克。

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诏罪己。守贞惶恐，表乞解职。诏曰：“天墙时雨，荐岁为灾，所以警惧不逮。方与二三辅弼图回遗阙，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答天戒，消沴昭和，以康百姓。卿达机务，朕所亲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贞恳辞，乃出知东平府事。命参知政事夹谷衡谕之曰：“卿勋臣之裔，早登无仕，才用声绩，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数载，毗赞实多。既久任繁剧，宜均适逸安，矧内外之职，亦当更治，今特授卿是命。东平素号雄藩，兼比年饥歉，正赖经画，卿其为朕往绥抚之。”仍赐金币、厩马，以宠其行。它日，上问宰臣：“守贞治东平如何？”对曰：“亦不劳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诚有余矣。”右丞刘玮曰：“方今人材无出守贞者，淹留于外，诚可惜也。”上默然。寻改西京留守。

监察御史蒲刺都劾奏守贞前宴赐北部有取受事，不报。右拾遗路铎上章辩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上御后阁，召守贞曰：“朕以卿乃太师所举，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过，门下人少慎择，复与丞相不协，以是令卿补外。载念我昭祖、太祖开创以来，乃祖佐命，积有勋劳，兹故召用。卿其勉尽乃心，与丞相议事宜相和谐，率循旧章，无轻改革。”因赐玉带，并以蒲刺都所弹事与之，曰：“朕度卿必不尔，故以示卿。”

旧制，监宗御史凡八员，汉人四员皆进士，而女直四员则文资右职参注。守贞曰：“监察乃清要之职，流品自异，俱宜

一体纯用进士。”一日奏事次，上问司吏移转事。守贞曰：“今吏权重而积弊深，移转为便。”上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守贞奏进士中若赵沔、王庭筠甚有时誉。上曰：“出伦者难得耳。”守贞曰：“间世之才，自古所难。然国家培养久，则人材将自出矣。”守贞因言：“国家选举之法，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此举更宜增取。其诸司局承应人旧无出身，大定后才许叙使。经童之科，古不常设，唐以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五十人，因为常选。天德间，寻以停罢。陛下即位，复立是科，朝廷宽大，放及百数，诚恐积久不胜铨拟。宜稍裁减，以清流品。”又言节用省费之道，并嘉纳焉。

先是，郑王允蹈等伏诛，上以其家产均给诸王，户部郎中李敬义言恐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寿为宫籍监都管勾，并下尚书省议。守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产分赐懿亲，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减诸王弓矢，府慰司其出入，臣以为赐之无害。如董寿罪人也，特恩释之，已为幸矣，不宜更加爵赏。”上是守贞所言。

自明昌初，北边屡有警，或请出兵击之。上曰：“今方南议塞河，而复用兵于北，可乎？守贞曰：“彼屡突轶吾圉，今一惩之，后当不复来，明年可以见矣。”上因论守御之法。守贞曰：“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

守贞读书，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订，故明昌之治，号称清明。又喜推毂善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

先是，上以疑忌诛郑王允蹈，后张汝弼妻高陀斡狱起，意又若在镐王允中。时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疏陈时事，思有以宽

解上意。右拾遗路铎继之，言尤切直。帝不悦。守贞持其事，狱久不决。帝疑有党，乃出守贞知济南府事，仍命即辞，前举守贞者董师中、路铎等皆补外，上语宰臣曰：“守贞固有才力，至其读书，方之真儒则未也。然太邀权誉，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岂可少离。今兹令出，盖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尝与近侍窃语宫掖事，而妄称奏下，上命有司鞫问，守贞款伏，夺官一阶，解职。遣中使持诏责谕之曰：“挟奸罔上，古有常刑，结援养交，臣之大戒。孰谓予相，乃蹈厥辜。尔本出勋门，浸登臚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阅岁时，升为宰辅，每期纳谏，共致太平。盖求所长，不考其素，拔擢不为不峻，任用不为不专。曾报效之绰思，辄私权之自树，交通近侍，密问起居，窥测上心，预图趋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无之事而妄以肆诬，实未始有言而谓之尝谏。义岂知于归美，意专在于要君。其饰诈之若然，岂为臣之当耳。复观弹奏，益见私情，求亲识之援而列布宫中，纵罪废之余而出入门下。而又凡有官使，敛为己恩，谓皆涉于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质之清议，固所不容，揆之乃心，乌得无愧。姑从轻典，庸示蒲惩。”仍以守贞不公事，宣谕百官于尚书省。

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御使。五年，改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过阙，上赐手诏责谕之，令赴职。久之，迁知都府事。时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安抚，乃移知济南府，卒。上闻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赙赠礼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谥曰肃。

守贞刚直明亮，凡朝廷论议及上有所问，皆传经以对。上尝与泛论人材，守贞乃迹其心术行事，臧否无少隐，故为胥持国辈所忌，竟以直罢。后赵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书言：“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问君子小人谓谁。”秉文对：“君

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知政事胥持国。”其为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刺，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执。大定五年，宋人请和，誓书曰：“俘虏之人，尽数发还。”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求守能及新息县令完颜按辰于宋，遂与俱归。守能等至京师，入见，诏给旧官之俸。

大定十九年，为西北路招讨使。是时，诏徙窝斡余党于临潢、泰州。押刺民列尝从窝斡，其弟阐敌也当徙，伪称身亡，以马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赇补赛也蕃部通事，事觉。是时，乌古里石垒部族节度副使奚沙阿补杖杀无罪镇边猛安，尚书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贪墨。向者招讨司官多进良马、橐驼、鹰鹞等物，盖假此以率敛尔，自今并罢之。”因责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迁招讨，外官之尊，无以逾此。前招讨哲典以贪墨伏诛，守能岂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尔之亲弟，何不先训戒之也。”上谓宰臣曰：“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濂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尚书省奏，守能两赃俱不至五十贯，抵罪。奚沙阿补解见居官，并解世袭谋克。上曰：“此旧制之误。居官犯除名者，与世袭并罢之，非犯除名者勿罢。”遂著于令。特诏守能杖二百，除名。

赞曰：阿离合濂之善颂，宗雄之强识，希尹之敏学，益之以征伐之功，岂不伟哉。



## 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

宗翰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宗望本名斡离不 子齐 京文

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国相撒改之长子也。年十七，军中服其勇。及议伐辽，宗翰与太祖意合。太祖败辽师于境上，获耶律谢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即称帝为贺。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劝进，太祖犹谦让。宗翰与阿离合懣、蒲家奴等进曰：“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意乃决。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戍边，太祖逆击之，宗翰为右军，大败辽人于达鲁古城。

天辅五年四月，宗翰奏曰：“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诸路戒备军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顾谓宗翰曰：“今议西征，汝前后计议多合朕意。宗室中虽有长于汝者，若谋元帅，无以易汝。汝当治兵，以俟师期。”上亲酌酒饮之，且命之酹，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时方暑月，乃止。无何，为移赉勃极烈，副蒲家奴西袭辽帝，不果行。

十一月，宗翰复请曰：“诸军久驻，人思自奋，马亦壮健，宜乘此时进取中京。”群臣言时方寒，太祖不听，竟用宗翰策。于是，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为乡导，取中京实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师趋北安州，与娄室、徒单绰里合

兵，大败奚王霞末，北安遂降。

宗翰驻军北安，遣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乃知辽主猎于鸳鸯泺，杀其子晋王敖鲁斡，众益离心，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碗温都、移刺保报都统杲曰：“辽主穷迫于山西，犹事畋猎，不恤危亡，自杀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见谕。若有异议，此当以偏师讨之。”杲使奔睹与移刺保同来报曰：“顷奉诏旨，不令便趋山西，当审详徐议。”当时，宗翰使人报杲，即整众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无意进取，宗翰恐待杲约或失机会，即决策进兵。使移刺保复往报都统曰：“初受命虽未令便取山西，亦许便宜从事。辽人可取，其势已见，一失机会，后难图矣。今已进兵，当与大军会于何地，幸以见报。”宗干劝杲当如宗翰策，杲意乃决，约以奚王岭会议。

宗翰至奚王岭，与都统杲会。杲军出青岭，宗翰军出瓢岭，期于羊城泺会军。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主，闻辽主自五院司来拒战，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辽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复叛，耿守忠以兵五千来救，至城东四十里，蒲察乌烈、谷赧先击之，斩首千余。宗翰、宗雄、宗干、宗峻继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冲击之，使余兵去马从旁射之。守忠败走，其众歼焉。宗翰弟扎保迪没于阵。天眷中，赠扎保迪特进云。

宗翰已抚定西路州县部族，谒上于行在所，遂从上取燕京。燕京平，赐宗翰、希尹、挾懒、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与宋人，还军次鸳鸯泺，不豫，将归京师。以宗翰为都统，晟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军云中。

太宗即位，诏宗翰曰：“寄尔以方面，当迁官资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头百道给之。宋人来请割诸城，宗翰报以武、朔二州。宗翰请曰：“宋人不归我叛亡，阻绝燕山往来

道路，后必败盟，请勿割山西郡县。”太宗曰：“先皇帝尝许之矣，当与之。”

诸将获耶律马哥，宗翰归之京师。诏以马七百匹给宗翰军，以田种千石、米七千石赈新附之民。诏曰：“新附之民，比及农时，度地以居之。”宗翰请分宗望、撻懒、石古乃精兵讨诸部。诏曰：“宗望军不可分，别以精锐五千给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见上，奏曰：“先皇帝时，山西、南京诸部汉官，军帅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旧制，惟山西优以朝命。”诏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

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哲书，一无所至。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

上以宗翰破辽，经略夏国奉表称藩，深嘉其功，以马十匹，使宗翰自择二匹，余赐群帅。

及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不可不备。太宗命宗翰取诸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阁母再奏宋败盟有状，宗翰、宗望俱请伐宋。于是，谄班勃极烈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为左副元帅，自太原路代宋。

宗翰发自河阴，遂降朔州，克代州，围太原府。宋河东、陕西军四万救太原，败于汾河之北，杀万余人。宗望自河北趋汴，久不闻问，遂留银术可等围太原，宗翰率师而南。天会四年降定诸县及威胜军，下隆德府实潞州。军至泽州，宋使至军中，始知割三镇讲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诏书来，太原人不

受诏。宗翰取文水及孟县，复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

宋少帝诱萧仲恭贻书余睹，以兴复辽社稷以动之。萧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翰发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宋经略使张孝纯等。鹞沙虎取平遥，降灵石、介休、孝义诸县。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降威胜军，克隆德府，遂取泽州。撒刺荅等先已破天井关，进逼河阳，破宋兵万人，降其城。宗翰攻怀州，克之。丁亥，渡河。闰月，宗翰至汴，与宗望会兵。宋约画河为界，复请修好。不克和。丙辰，银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诏元帅府曰：“将帅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迁赏之。其殒身行阵，没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赐赠官爵务从优厚。”使勛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七月，赐宗翰铁券，除反逆外，余皆不问，赐与甚厚。

宗翰奏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晖等从宗翰行。诏黄龙府路、南路、东京路于所部各选如耶律晖者遣之。宗翰遂趋洛阳。宋董植以兵至郑州，郑州人复叛。宗翰使诸将击董植军，复取郑州。遂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而遣嫠室平陕西州郡。是时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昏德公致书“请立赵氏，奉职修贡，民心必喜，万世利也。”宗翰受其书而不答。

康王遣王师正奉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获其书奏之。太宗下诏伐康王。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

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议久不决，奏请于上，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陕西。银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

宗翰会东军于黎阳津，遂会睿宗于濮。进兵至东平，宋知府权邦彦弃家宵遁，降其城，驻军东平东南五十里。复取徐州。先是，宋人运江、淮金币皆在徐州官库，尽得之，分给诸军。袭庆府来降。宋知济南府刘豫以城降于挾懒。乃遣拔离速、乌林荅泰欲、马五袭康王于扬州，未至百五十里，马五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康王闻兵来，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于是，康王以书请存赵氏社稷。先是，康王尝致书元帅府，称“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至是乃贬去大号，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其四月、七月两书皆然。元帅府答其书，招之使降。于是，挾懒、宗弼、拔离速、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军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卢浑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还。其后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议不合，乃止。语在《刘豫传》。归德叛，都统大紬里平之。

初，太宗以斜也为谄班勃极烈，天会八年，斜也薨，久虚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孙，宗干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无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师，谓宗干曰：“储嗣虚位颇久，合刺先帝嫡孙，当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尝忘此。”遂与宋干、希尹定义，入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熙宗为谄班勃极烈。于是，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

熙宗即位，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诏不许。天会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国正。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间，改赠秦王，谥桓忠，配享太祖庙廷。

孙秉德、斜哥。秉德别有传。

斜哥，累官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统，与副统完颜布辉自东京先赴中都，辄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世宗至中都，事觉，斜哥当死，布辉当除名。诏宽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解职。

二年，起为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赃枉法，当死，诏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卫将军夹谷查剌谕斜哥曰：“卿何面目至乡中与宗族相见。今徙鄜州，以家人自随，俟汝身死，听家人从便。”久之，起同知兴中尹，迁唐括部族节度使，历开远、顺义军。

斜哥前在云内受赃，御史台劾奏，上谓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盖其资质鄙恶如此。”令强干吏鞠之。狱成，法当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复起为劝农副使。

赞曰：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临潢既捷，诸将皆有怠忽之心，而请伐不已。越千里以袭辽主，诸将皆有畏顾之心，而请期不已。观其欲置江、淮，专事陕服，当时无有能识其意者。甫释干戈，敛衽归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诚之发，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鲁补，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从太祖征伐，常在左右。

都统杲已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获辽护卫习泥烈，知辽主在鸳鸯泺，宗翰请袭之。杲出青岭，辽兵三百余掠降人家货。

宗望曰：“若生致此辈，可审得辽主所在虚实。”遂与宗弼率百骑进。骑多罢乏，独与马和尚逐越卢、李古、野里斯等，留一骑趣后军，即驰击败之，生擒五人。因审辽主尚在鸳鸯泺未去无疑也。于是进兵。宗翰倍道兼行，追辽主于五院司，不及。娄室等追之至白水泺，辽主走阴山。辽秦晋国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果使宗望请太祖临军。

宗望至京师，百官入贺。上曰：“宗望与十余骑经涉兵寇数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欢甚，宗望奏曰：“今云中新定，诸路辽兵尚数万，辽主尚在阴山、天德之间，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诸将望陛下幸军中也。”上曰：“悬军远伐，授以成算，岂能尽合机事。朕以六月朔启行。”既次大冻西南，果使希尹奏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上顾谓群臣曰：“徙诸部人当出何路？”宗望对曰：“中京残弊，刍粮不给，由上京为宜。然新降之人，遽尔骚动，未降者必皆疑惧。劳师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谓临潢府也。上乃下其议，命军帅度宜行之。

上闻辽主在大鱼泺，自将精兵万人袭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为前锋，昼夜兼行，马多乏，追及辽主于石辇驿，军士至者才千人，辽军余二万五千。方治营垒，蒲家奴与诸将议。余睹曰：“我军未集，人马疲剧，未可战。”宗望曰：“今追及辽主而不亟战，日入而遁，则无及。”遂战，短兵接，辽兵围之数重，士皆殊死战。辽主谓宗望兵少必败，遂与嫔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观战。余睹示诸将曰：“此辽主麾盖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骑兵驰赴之，辽主望见大惊，即遁去，辽兵遂溃。宗望等还。上曰：“辽主去不远，亟追之。”宗望以骑兵千余追之，蒲家奴为后继。

太祖已定燕京，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袭辽主于阴山、

青冢之间。宗望、娄室、银术可以三千军分路袭之。将至青冢，遇泥泞，众不能进。宗望与当海四骑以绳系辽都统林牙大石，使为乡导，直至辽主营。时辽主往应州，其嫔御诸女见敌兵奄至惊骇欲奔，命骑下执之。有顷，后军至。辽太叔胡卢瓦妃，国王捏里次妃，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许王，女骨欲、余里衍、斡里衍、大奥野、次奥野、赵王妃斡里衍，招讨迪六，详稳六斤，节度使李迭、赤狗儿皆降。得车万余乘，惟梁王雅里及其长女乘军乱亡去。娄室、银术可获其左右輿帐。进至扫里门，为书以招辽主。

辽主自金城来，知其族属皆见俘，率兵五千余决战。宗望以千兵击败之。辽主相去百步，遁去。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追二十余里，尽得其从马，而照里、特末、胡巴鲁、背荅别获牧马万四千匹、车八千乘。及献传国玺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地，乃大录诸帅功，加赏焉。

辽主乃使谋卢瓦持兔钮金印请降。宗望受之，视其文，乃“元帅燕国王之印”也。宗望复以书招之，谕以石晋北迁事。遂使使谕夏国，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辽之心也。宗望趋天德，辽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吴十回，皆言夏国迎护辽主度大河矣。宗望乃传檄夏国曰：“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及辽秦王等以俘见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辽蜀国公主余里衍赐之。

阁母与张觉战，大败于兔耳山。上使宗望问状，就以阁母军讨张觉，降濒海郡县。遂与觉战于南京城东。觉败，宵遁奔宋，语在《觉传》。城中人执觉父及其二子来献，宗望杀之。使以诏书宣谕城中张敦固等出降。使使与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杀使者，立敦固为都统，劫府库，掠居民，乘城拒守。



太宗赏破张觉功及有功将士各有差。

初，张觉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责宋人纳叛人，且征军粮。久不闻问，宗望欲移书督之，请空名宣头千道，增信牌，安抚新降之民。诏以“新附长吏职员仍旧。已命诸路转输军粮，勿督于宋。给银牌十、空名宣头五十道。及迁、润、来、隰四州人徙于滨州者，俟毕农各复其业。”乃诏咸州输粟宗望军。

张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队出战，大败。宗望再三开谕，敦固等曰：“屡尝拒战，不敢遽降。”宗望许其望阙遥拜。敦固乃开其一门。宗望使阁母奏其事，乃下诏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释之，官职如旧。别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穡，疆场之事，一决于宗望。又曰：“议索张觉及逋亡户口于宋。闻此岁不登，若如旧征敛，恐民匱乏，度其粮数赋之。射粮军愿为民者，使复田里。小大之事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诏宗望曰：“选勋贤及有民望者为南京留守，及诸阙员，仍具姓名官阶以闻。”“是时，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众，宗望乙选良吏招抚。上从之。

上召宗望赴阙，而阁母克南京，兵执伪都统张敦固杀之，南京平。赴京师。于是，宗翰请无割山西地与宋，斡鲁亦言之。阁母论奏宋渝盟有验，不可不备。及宗望还军，上曰：“征岁币于宋，以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分赐尔军及六部东京诸军。”宗望至军，宋兵三千自海道来，破九寨，杀马城县戍将节度使度卢斡，取其银牌兵仗及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言，且闻童贯、郭药师治军燕山。宗望奏请伐宋曰：“苟不先之，恐为后患。”宗翰亦以为方。故伐宋之策，宗望实启之。

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阁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阁母于臣为叔父，请以阁母为都统，臣监战事。”上从之。以宗望监阁母、刘彦宗两军战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药师兵四

万五千于白河，蒲苋败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药师降。遂取燕山府，尽收其军实，马万匹、甲胄五万、兵七万，州县悉平。宋中山戍将王彦、刘璧率兵二千来降。蒲察、绳果以三百骑遇中山三万人于厄隘之地，力战，死之。术烈速、活里改军继至，杀二万余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郸。宋李鄴请修旧好。宗望留军中不遣。

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诸军渡河，取滑州。使吴孝民入汴，以诏书问纳平州张觉事，令执送童贯、谭积、詹度，以黄河为界，纳质奉贡。癸酉，诸军围汴。宋少帝请为伯侄国，效质纳地，增岁币请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书用伯侄礼，以康王构、太宰张邦昌为质。沈晦以哲书、三镇地图至军中，发币割地一依定约，语在宋事中。

二月丁酉朔，与宋平，退军孟阳。是夜，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候骑觉之，分遣诸将迎击，大破平仲军，复进攻汴城，问举兵之状。少帝大恐，使宇文虚中来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将加罪其人。”宗望辍弗攻，改肃王枢为质，康王构遣归。师还，河北两镇不下，遂分兵讨之。

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未几。为右副元帅，有功将士迁赏有差。

顷之，宋少帝以书诱余睹，肃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望会诸将，发自保州。耶律铎破敌兵三万于雄州，杀万余人。那野败宋军七千于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于广信。宋种师闵军四万人驻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军。东还，

遂克真定，杀知府李邈，得户三万，降五县。遂自真定趋汴。

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县。诸军渡河，留诸将分出大名之境。降临河县，至大名县，德清军、开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骑兵三千先趋汴，破宋军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数将。宗望至汴，分遣诸将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赛刺、台实连破宋援兵。闰月壬辰朔，宋兵一万出自汴城来战。宗望选劲勇五千，使当海、忽鲁、雏鹞失击败之。癸巳，宗翰自太原会军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勛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

宗望乃分诸将镇守河北。董才降广信军及旁近县镇。宗望乃西上凉陞。诏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见城邑有被残者，遂阻命坚守，其申谕招辑安全之。倘坚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毁荡者，当底于罚。”

是月，宗望薨。天会十三年，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子齐、京、文。

初。辽帝之奔阴山也，辽节度使和尚与林牙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统杲使阿邻护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师。得里底道亡，太祖诛阿邻。和尚弟道温为兴中尹，太祖使谩都本以兵千人与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兴中城下，以矢系书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谩都本责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对曰：“以忠报国，何反覆之有，虽死不恨。”乃杀之。既而宗望军遇辽都统李迭等，道温在其中，相与隔水

而语。宗望承制招之，李迭唯诺，无降意。宗望谓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战而获，未尝加罪，后以叛诛，能无痛悼。”道温曰：“吾兄辱于见获，荣于死国。”宗望顾马和尚曰：“能为我取此乎？”对曰：“能。”遂以所部渡水击败其众，直趋道温，射中其臂，获而杀之。

齐本名受速，长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镇国上将军。皇统元年，迁光禄大夫。正隆六年，迁银青光禄大夫。大定初，迁特进，加安武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齐以近属，上所宠遇，而性庸滞无才能。大定三年，罢节度官，给随朝三品俸，累官特进。卒。

弟京、弟文皆以谋反诛。世宗尽以其家财产与齐之子咬住。诏齐妻曰：“汝等皆当缘坐，有至大辟及流窜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问，且以其家产赐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谓曰：“卿于读者公主女子中为咬住择婚，其礼币命有司给之。”俄袭叔父京山东西路徒母坚猛安。

京本名忽鲁，以宗室子累迁特进。天德二年，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加开府仪同三司，迁工部尚书，改礼部、兵礼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间尹。正隆二年，例封渾国公，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益都尹。六年，坐违制，立春日与徒单贞饮酒，降滦州刺史。未几，改絳阳军节度使。海陵遣护卫忽鲁往絳州杀之。京由间道走入汾州境得免。

世宗即位，来见于桃花坞。复判大宗正事，封寿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币，上不视朝，减膳彻乐。诏京代拜行礼。世宗惩创海陵疏忌宗室，加礼京兄弟，情若同生。谓京等曰：“朕每见天象变异，辄思政事之阙，寤寐自责不遑。凡事必审思而后行，犹惧独见未能尽善，每令群臣集议，庶几无过举也。”是时，伐宋未罢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给全俸。

京家人数百口，财用少，上闻之，赐金一百五十两、重彩百端、绢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赐佩刀厩马。

京到西京，京妻尝召日者孙邦荣推京禄命。邦荣言留守官至太师，爵封王。京问：“此上更无否？”邦荣曰：“止于此。”京曰：“若止于此，所官何为。”邦荣察其意，乃诈为图讖，作诗，中有“鹞鲁为”之语，以献于京。京曰：“后诚如此乎。”遂受其诗，再使卜之。邦荣称所得卦有独权之兆。京复使邦荣推世宗当生年月。家人孙小哥妄作谣言诳惑京，如邦荣指，京信之。京妻公寿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孙邦荣上变。诏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狱成，还奏。上曰：“海陵无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于是，京夫妇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岚州楼烦县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随，官给上田。遣兀古出、刘琬宣谕京，诏曰：“朕与汝皆太祖之孙。海陵失道，翦灭宗支，朕念兄弟无几，于汝尤为亲爱，汝亦自知之，何为而怀此心。朕念骨肉，不忍尽法。汝若尚不思过，朕虽不加诛，天地岂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诏于楼烦县，为京作第一区，月给节度廩俸。

十二年，兄德州防御使文谋反。上问皇太子、赵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谋不轨，朕特免死，今复当缘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上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太子曰：“诚如圣训。”乃遣使宣谕京，诏曰：“卿兄文，旧封国公，不任职事，朕进封王爵，委以大藩。顷在大名，以赃得罪，止削左迁，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谋不轨，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缘坐。文之家产应没入者，尽与卿兄子咬住。卿宜悉此意。

二十年十一月，上问宰臣曰：“京之罪始于其妻，妄卜休咎。太祖诸孙存者无几，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职，但廩给之，

卿等以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以豫怀疑忌。”久之，上复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为至幸矣，岂可复。”上默良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统间，授世袭谋克，加奉国上将军，居中京。

海陵篡立，赐钱二万贯。是时，左渊为中京转运使，市中有秽术敲仙者，文与渊皆与之游。海陵还中京，闻，召敲仙诘问，究竟本末。既而杀之于市，责让文、渊。贞元元年，除秘书，坐与灵寿县主阿里虎有奸，杖二百，除名。俄复为秘书监，封王。正隆例封郾国公，以丧去官。起复翰林学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军节度使。

大定初，改武定军，留京师，奉朝请。三年，赐上常御条服佩刀而遣之。谓文曰：“朕无兄弟，见卿往外郡，惻然伤怀。卿颇自放，宜加检束。”除广宁尹，召为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时，弟京得罪，上谓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祸心，图不轨，不忍刑及骨肉，遂从轻典。卿亦骄纵无度。宋王有社稷功。武灵封太祖诸孙为王，卿独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为王。自今惩咎悔过，赤心事朕，无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赐以衣带。改大名尹，徙封荆王。

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谋克良马，或以驽马易之，买民物与价不尽其直。寻常占役弓手四十余人，诡纳税草十六万束。公用阙，取民钱一万九千余贯。坐是夺爵，降德州防御使，僚佐皆坐不矫正解职。监察御史董师中按文事失纠察，已除尚书省都事，降沁南军节度副使。诏曰：“自今长官不法，僚佐不矫正，又不言上，并严行惩断。”

文既失职，居常怏怏，日与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为怨言。

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谋克颇里，银术可与大王厚善，果欲举大事，彼皆愿从。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谋告洪。洪言来岁甚吉。文厚谢洪，使家僮刚哥等往南京以书币遗阿古等。刚哥问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从。合住曰：“阿古等与大王善，以此意其必从耳。”刚哥到南京，见阿古等，不言其本来之事。及还，给文曰：“阿古从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敌画阵图。家奴重喜诣河北东路上变，府遣总管判官李特驰往德州捕文。李特至德州，日已晚。会文出猎，召防御判官酬越谋就猎所执之。酬越言：“文兵卫甚众，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会上执之。”李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觉，乃与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间府使奏文事，诏遣右司郎中纥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讹里也往德州鞠问。

上闻文亡命，谓宰臣曰：“海陵翦灭宗室殆尽，朕念太祖孙存者无几人，曲为宽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怀异图，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获，诖误者多，督所在捕之。诏募获文者迁官五阶，赐钱三千贯。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觉，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获，伏诛。康洪论死，余皆坐如律。诏释其妻术实懒。李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李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两阶。诏曰：“德州防御使文、北京曹贵、鄜州李方皆因术士妄谈禄命，陷于大戮。凡术士多务苟得，肆为异说。自今宗室、宗女有属籍者及官职三品者，除占问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违者徒二年，重者从重。”上以文家财产赐其故兄特进齐之子咬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产赐之。

赞曰：宗望启行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所谓敌不能与校者耶。既取信

德，留兵守之，以为后距，此岂轻者耶。《管子》曰：“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谓乎。



## 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

卢彦伦子玠 孙亨嗣 毛子廉 李三锡 孔敬宗 李师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曹勇义 康公弼附 左 必弟渊 侄光庆

卢彦伦，临潢人。辽天庆初，萧贞一留守上京，置为吏，以材干称。是时，临潢之境多盗，而城中兵无统属者，府以彦伦为材，荐之于朝，即授殿直、勾当兵马公事。

辽兵败于出河店，还至临潢，散居民家，令给养之，而军士纵恣侵扰，无所不至，百姓殊厌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儿不能禁戢，乃召军民谕之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今边方有警，国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间，有侵扰亦当相容。”众皆无敢言者。彦伦独曰：“兵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今复使之养士，以国家多故，义固不敢辞。而此辈恣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夺此与彼，谓何。”

初取临潢，军中有辛讹特刺者，旧为临潢驿吏，与彦伦善，使往招谕，彦伦杀之。辽授彦伦团练使、勾当留守司公事。

天辅四年，彦伦从留守挹不野出降。授夏州观察使，权发遣上京留守事。师还，挹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挹不野，尽杀城中契丹，遣使来报。未几，辽将耶律马哥以兵取临潢，彦伦拒守者七月。会援兵至，敌解围去，因赴阙。

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静江军节度留后，知咸州烟火事。未几，迁静江军节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监兼都水使者，充提点京城大内所，

改利涉军节度使。未阅月，还，复为提点大内所。彦伦性机巧，能迎合悼合意，由是颇见宠用。岁余，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宋国岁元使。改礼部尚书，加特进，封郇国公。天德二年，出为大名尹。明年，诏彦伦营造燕京宫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玠。

玠字正甫，以廕补閤门祗候，累迁客省使，兼东上閤门使，改提点太医、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迁同知宣徽院事。丁母忧，起复太府监，改开远军节度使，入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转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复左宣徽使，改定武军节度使，复为左宣徽使。

是时，玠年已七十，诏许朝参得坐于廊下。复致仕。泰和初，诏玠天寿节预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玠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兒礼物。章宗幸玉泉山，诏玠与致仕宰相俱会食，许策杖给扶。后预天寿节，上命玠与大臣握槊戏，玠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继祖，以廕补閤门祗候，内供奉。调同监平凉府醋务，改同监天山盐场。丁母忧，服阕，监莱州酒课，累调监丰州、任丘、汲县、东平酒务。课最，迁白登县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规措军前粮料，入为典给直长，改西京户籍判官，历官西京、中都太仓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忧。大安初，复为典给署丞兼太子家令。崇庆元年，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是时，兵兴，征调烦急，亨嗣以办最，迁定远大将军，入为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迁莒州刺史。三年，山东宣抚司讨杨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罢，还州。兴定二年，卒，年六十一。

亨嗣与弟亨益，尽友爱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

六年，父玠为同知宣徽院事，当廕子，亨嗣以让弟亨益。亨益早卒，子𪔐。𪔐幼稚，亨嗣尽以旧业田宅奴畜财物与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临潢长泰人，材勇善射。辽季群盗起，募勇士，子廉应募。辽主召见，赐甲仗，率百人，会所在官兵捕盗。以功授东头供奉官，赐良马。

天辅四年，遣谋克辛斡特刺、移刺窟斜招谕临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来归。今就领其众，佩银牌，招未降军民。卢彦伦怒于廉先降，杀子廉妻及二子，使骑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与窟斜经险阻中，骑兵围之，两骑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毙其一人，其一人挺枪几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枪，与搏战，生擒之，乃彦伦健将孙延寿也。余众溃去。

天会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盐铁事。天眷中，除燕京院都监。辽王宗干问宰相曰：“子廉有功，何为下迁。”；宰相以例对。宗干曰：“卢彦伦何不除此职？子廉之功十倍彦伦，在临潢十余年，吏民畏爱如一日，谁能及此。”是时卢彦伦已以少府监除节度使，故宗干引以为比。除宁昌军节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闻之，叹曰：“曾不念国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锡字怀邦，锦州安昌人，以贵得官。辽季，盗攻锦州，州人推三锡主兵事，设机应变，城赖以完。录功授左承制。辽主走天德，刘彦宗辟三锡将兵保白云山。

金兵次来州，三锡以其众降。摄临海军节度副使，参预元帅府军事，改知严州。宗望伐宋，三锡领行军猛安，败郭药师军于白河。进官安州防御使。再克汴京，三锡从阁母护宋二主北归。复知严州，改归德军节度副使。诏废齐国，择吏三十人与俱行，三锡在选中。还为庆州刺史，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察廉第一，迁三阶，改安国军节度使，除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

三锡政事强明，所至称治。世宗旧闻其名，大定初，起为北京路都转运使。制下，而三锡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东垣人，石晋末，徙辽阳。辽季，敬宗为宁昌刘宏幕官。斡鲁古兵至境上，敬宗劝刘宏迎降，遂以敬宗为乡导，拔显州，以功补顺安令。天辅二年，诏敬宗与刘宏率懿州民徙内地，授世袭猛安，知安州事。将兵千人从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尝自汴驰驿至河北，还至河上，会日暮无舟，敬宗策马乱流，遂达南岸。迁静江军节度使，历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阶光禄大夫。

海陵问张浩曰：“卿识孔敬宗否，何阶高职下也。”浩对曰：“国初，敬宗劝刘宏以懿州效顺，其后从军积劳，有司不知，故一概常调耳。”明日，除宁昌军节度使。徙归德军，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师夔字贤佐，奉圣永兴人。少倜傥，有大志。以廕入仕，为本州监。天辅六年，太祖袭辽主于鸳鸯泺，郡守委城遁去，众无所属，相与叩门请师夔主郡事。师夔许之，乃搜卒治兵。

迪古乃兵至奉圣州，师夔与其故人沈璋密谋出降，曰：“一城之命悬于此举。”璋曰：“君言是矣。如军民不从，奈何。”师夔即率亲信十数辈诘旦出城，见余睹，与之约曰：“今已服从，愿无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余睹许诺。诏以师夔领节度，以璋佐之。赐师夔骏马二，俾招未附者，许以便宜从事。明年，加左监门卫大将军。

剧贼张胜以万人逼城，师夔度众寡不敌，乃伪与之和，日致馈给，胜信之。师夔乘其不备，使人刺胜，杀之。以其首徇曰：“汝辈皆良民，胁从至此，今元恶已诛，可弃兵归复其所。”贼众大惊，皆散去。别贼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数千来寇。师夔以兵临之，设伏归路，使人反间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

智穆势孤，亦还，遇伏而败，遂执斩之。是后贼众不敢入境。以劳迁静江军节度留后，累迁武平军节度使，改东京路转运使，徙陕西东路转运使。致仕，封任国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达，奉圣州永兴人也。学进士业。迪古乃军至上谷，璋与李师夔谋，开门迎降。明日，择可为守者，众皆推璋，璋固称李师夔，于是授师夔武定军节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迁鸿胪卿。丁母忧，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从伐宋。汴京平，众争趋货，璋独无所取，惟载书数千卷而还。

太行贼陷潞州，杀其守姚璠，官军讨平之，命璋权知州事。璋至，招复逋逃，赈养困饿，收其横尸葬之。未几，民颇军辑。初，贼党据城，潞之军卒当缘坐者七百人，帅府牒璋尽诛之，璋不从。帅府闻之，大怒，召璋呵责，且欲杀璋，左右震恐，璋颜色不动，从容对曰：“招亡抚存，璋之职也。此辈初无反心，盖为贼所胁，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复来。今欲杀之，是杀降也。苟利于众，璋死何憾。”少顷，怒解。因召潞军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尔矣。”皆感泣而去。朝廷闻而嘉之，拜左谏议大夫，知潞州事。百姓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书礼部侍郎。

时介休人张觉聚党亡命山谷，钞掠邑县，招之不肯降，曰：“前尝有降者，皆杀之。今以好言诱我，是欲杀我耳。独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无疑。”于是，命璋往招之，觉即日降。

转尚书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阳尹，迁利涉军节度使，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子宜中，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赞曰：危难之际，两军方争，专城之将，国家之轻重系焉。

李师夔非有君命，为众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犹有说也。卢彦伦之降，虽云城溃，初志不确，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张觉，一善足称，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后唐棣川刺史，以行军司马戍燕，辽取燕，使守蓟，因家焉。企弓读书，通《左氏春秋》。中进士，再迁来州观察判官。萧英弼贼昭怀太子，穷治党与，多连引。企弓辨析其冤，免其甚众。自御史知难事，出为中京副留守，按刑辽阳。有狱本轻而入之重者，已奏待报，企弓释之以闻。累迁知三司使事。天庆末，拜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金兵已拔上京，北枢密院恐忤旨，不以时奏。辽故事，军政皆关决北枢密院，然后奏御。企弓以闻。辽主曰：“兵事无乃非卿职邪？”对曰：“国势如此，岂敢循例为自容计。”因陈守备之策。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时辽主闻金已克中京，将西幸以避之。企弓谏不听。

辽主自鸳鸯泺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废辽主为湘阴王，改元德兴。企弓守司徒，封燕国公。虞仲文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曹勇义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燕国公。康公弼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赐号“忠烈翊圣功臣”。德妃摄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袭燕，奄至城中，已而败走。或疑有内应者，欲根株之，企弓争之，乃止。

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径至城下。高六等开门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犹不知。太祖驻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复旧职，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

事、签中书省、封陈国公。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诏曰：“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琳年高，不能入见，止令其子弟来。

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听。

是时，置枢密院于广宁府。企弓等将赴广宁，张觉在平州有异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辞兵曰：“如此，是促之乱也。”及过平州，舍于栗林下，张觉使人杀之。企弓年七十三，谥恭烈。天会七年，赠守太师，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济国公。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第进士，累仕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独出钱之。或指以为党，仲文乃求养亲。久之，召复前职。宰相荐文行第一，权知制诰，除中书舍人。讨平白，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年五十五，卒，谥文正。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濮国公。

曹勇义，广宁人。第进士，除长春令。枢府辟令史。上书陈时政，累擢馆阁，迁枢密副都承旨，权燕京三司使，加给事中。召为枢密副使，加太子少保。与大公鼎、虞仲文、龚谊友善。与虞仲文同在枢密，群小挤之。复出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天会七年，赠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赠特进、定国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应州人。曾祖胤，辽保宁间以战功授质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学，年二十三中进士，除著作郎、武州军事判官。辟枢府令史，求外补，出为宁远令。县中陨霜杀禾稼，漕司督赋急，系之狱。公弼上书，朝廷乃释之，因免

县中租赋，县人为立生祠。监平州钱帛库，调役粮于川州。大盗侯概陷川州，使护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天会七年，赠侍中。正隆二年，改赠特进、道国公。

企弓子泌、瀛、渊。

泌字长源，企弓长子也。仕辽，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从企弓归朝。既而东迁至平州，企弓为张觉所害，泌复还燕。是时，以燕与宋，宣抚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间道奔还。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门使。从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历刺泽、隰等州。贞元初，为浚州防御使，迁陕西路转运使，封戴国公。

泌性夷澹，好读《庄》、《老》，年六十一，即请致仕。亲友或以为早，泌叹曰：“予年三十秉旄钺，侵寻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时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渊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转运使，历河北东路、中都路都转运使。渊贪鄙，三任漕事，务以钱谷自营。在中都凡八年，不求迁。与李通、许霖交关贿赂，诡纳漕司诸物，规取财利。世宗即位，渊使其子贻庆诣东京上表，特赐贻庆任忠杰榜三甲进士，授从仕郎。贻庆还中都，世宗诏渊曰：“凡殿位张设悉依旧，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扰百姓。谨宫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世宗素知其为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练习朝政，前为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复敢尔，勿思再用。”渊到怀州未几，坐前为中都转运尝盗用官材木，除名。子光庆。

光庆字君锡，幼颖悟，沉厚少言。渊尝谓所亲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补閤门祗候，迁西上閤门副使。丁父忧，起复东上閤门副使，再转西上、东上閤门使，兼太庙署令。



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礼，受尊号，及受命宝，皆光庆篆。凡宫庙榜署经光庆书者，人称其有法。典领原庙、坤厚陵、寿安宫工役，不为苛峻，使劳逸相均。身兼数职，勤慎周密，未尝自伐，世宗独察之。

初，御史大夫璋请制大金受命宝，有司以秦玺文进，上命以“大金受命万世之宝”为文。径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礼部尚书张景仁、少府监张仅言典领工事，诏光庆篆之。迁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监。丁母忧，起复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庆往上京治仪仗制度，时人以为得宜。

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至祭，赙银三百两、重彩十端、绢百匹。平时喜为善言，蓄善药，号“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赞，语皆任达云。

赞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识之士，其事辽主数有论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质二君，陨身逆党，三者胥失之，哀哉。

## 卷七十六 列传第十四

太宗诸子 宗磐本名蒲鲁虎 宗固本名胡鲁 宗本本名阿鲁萧玉附 杲本名斜也 宗义本名李吉 宗干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懋 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袞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庆袞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鲁虎、胡鲁、斛鲁补、阿鲁带、阿鲁补、斛沙虎、阿邻、阿鲁、鹞懒、胡里甲、神土门、斛李束、斡烈、鹞沙。

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斡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马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

既而左副元帅挾懒、东京留守宗隼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隼遂为右丞相，用事。挾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隼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磐、宗隼、挾懒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坐与宴饮者，皆贬削决责有差。赦其弟斛鲁补等九人，并赦挾懒，出为行台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以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银鼎赐宗干、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鲁。天会十五年为燕京留守，封幽王。宗雅本名斛鲁补，封代王。宗伟本名阿鲁补，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邻，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鲁，封厚王。鹞懒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丰王。神土门封郛王。斛李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鹞沙，封毕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顺本名阿鲁带，天会二年薨，皇统五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后封徐王。

宗磐既诛，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谕宗固。既而翼王鹞懒复与行台左丞相挹懒谋反伏诛。诏曰：“燕京留守幽王宗固等或谓当绝属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称皇叔，其母妻封号从而降者，审依旧典。”皇统二年，复封宗雅为代王。宗固为判大宗正，六年，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是岁，薨。

海陵在熙宗时，见太宗诸子势强，而宗磐尤跋扈，与鹞懒相继皆以逆诛，心忌之。熙宗厚于宗室，礼遇不衰。海陵尝与秉德、唐括辩私议，主上不宜宠遇太宗诸子太甚。及篡立，谒奠太庙。韩王亨素号材武，使摄右卫将军，密谕之曰：“尔勿以此职为轻，朕疑太宗诸子太强，得卿卫左右，可无虑耳。”遂与秘书监萧裕谋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孙于是焉尽，语在《宗本传》中。

宗本本名阿鲁。皇统九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太保，邻三省事。海陵篡立，进太傅，领三省事。

初，宗干谋诛宗磐，故海陵心忌太宗诸子。熙宗时，海陵私议宗本等势强，主上不宜优宠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与秘书监萧裕谋杀太宗诸子。诬以秉德出领行台，与宗本别，

因会饮，约内外相应。使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宗本亲谓玉言：“以汝于我故旧，必无它意，可布腹心事。邻省临行，言彼在外谕说军民，无以外患为虑。若太傅为内应，何事不成。”又云：“长子锁里虎当大贵，因是不令见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于我及我妃处，称主上近日见之辄不喜，故心常恐惧，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辩谓宗本言：“内侍张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东京留守在，宗本何能为是。”时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为北京留守。”卞临行与宗本言“事不可迟”。宗本与玉言“大计只于日近围场内予决”。宗本因以马一匹、袍一领与玉，充表识物。玉恐围场日近，身縻于外，不能亲奏，遂以告秘书监萧裕。裕具以闻。

萧玉出入宗本家，亲信如家人。海陵既与萧裕谋杀宗本、秉德，诏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皆懿亲大臣，本无反状，裕构成其事，而萧玉与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变，庶可示信。于是使人召宗本等击鞠，海陵先登楼，命左卫将军徒单特思及萧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辟离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杀之。宗美本名胡里甲，临死神色不变。

宗本已死，萧裕使人召萧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发披衣，以车载至裕弟点检萧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见军士围守之，意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头触屋壁，号咷曰：“臣未尝犯罪，老母年七十，愿哀怜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与玉，引见海陵。海陵问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

海陵遣使杀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迁益都尹毕王

宗哲、平阳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属分置别所，止听各以奴婢五人自随。既而使人要之于路，并其子男无少长皆杀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称“善大王”，海陵知其无能，将存之以奉太宗。后召至关，不数日，竟杀之。太宗子孙死者七十余人，太宗后遂绝。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赉。

萧玉既如萧裕教对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诏天下，以玉上变实之。

海陵使太府监完颜冯六籍宗本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于官，什器吾将分赐诸臣。”冯六以此不复拘籍什器，往往为人持去，冯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风。少监刘景前为监丞时，太府监失火，案牒尽焚毁，数月方取诸司簿帐补之，监吏坐是稽缓，当得罪。景为吏，倒署年月。太仓都监焦子忠与景有旧，坐逋负，久不得调，景为尽力出之。久之，冯六与景就宫中相忿争，冯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党诱冯六家奴发盗屏事。冯六自陈于尚书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赵资福、大理少卿许屹杂治。资福等奏冯六非自盗，又尝自首。海陵素恶冯六与宗室游从，谓宰臣曰：“冯六尝用所盗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盗宫中物者死，诸物已籍入官，与宫中物何异。”谓冯六曰：“太府掌宫中财贿，汝当防制奸欺，而自用盗物。”于是，冯六弃市，资福、屹坐鞠狱不尽，决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赂金。海陵曰：“受金事无左验，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杀之。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鲁王、宗雅曹王、宗顺隋王、宗懿郑王、宗美卫王、宗哲韩王、宗本潞王、神土门幽王、斛李束浑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赉、可喜并赠金吾卫上将军，惟宗磐、阿鲁补、斛沙虎、鶻懒四人不复加封。

萧玉，奚人。既从萧裕诬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书省令史为礼部尚书加特进，赐钱二千万、马五百匹、牛五百头、羊千口，数月为参知政事。丁母忧，以参政起复，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谓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社稷之灵，卿发其奸。朕无以报此功，使朕女为卿男妇，代朕事卿也。”赐第一区，分宗本家赏赐之。顷之，代张浩为尚书右丞，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封陈国公。

文思署令阎拱与太子詹事张安妻坐奸事，狱具，不应讯而讯之。海陵怒，玉与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谏决杖有差。玉等入谢罪。海陵曰：“为人臣以己意爱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征、狄仁杰、姚崇、宋璟，岂肯立威使人畏哉，杨国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顾谓左司郎中吾带、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为相，萧斛律为左司郎中，赵德恭为右司郎中，除吏议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爱憎为予夺轻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过则决责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

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参知政事李通谕旨曰：“判宗正之职固重，御史大夫尤难其人。朕将行幸南京，官更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御史大夫与宰执不相远，朕至南京，徐当思之。”继以司徒判大兴尹，玉固辞司徒。海陵曰：“朕将南巡，京师地重，非大臣不能镇抚，留卿居守，无为多让。”海陵至南京，以玉为尚书左丞相，进封吴国公。

海陵将伐宋，因赐群臣宴，顾谓玉曰：“卿尝读书否？”对曰：“亦尝观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閣，因以《汉

书》一册示玉。既而掷之曰：“此非所问也，朕欲与卿议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为如何？”玉对曰：“不可。”海陵曰：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玉曰：“天以长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长。苻坚百万伐晋，不能以一骑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张浩因周福儿附奏，海陵杖张浩，并杖玉。因谓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达语，轻易如此。玉以苻坚比朕，朕欲断其舌，钉而砾之，以玉有功，隐忍至今。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将发南京，玉与张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国上将军，放归田里，夺所赐家产。久之，起为孟州防御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杀太宗子孙，借汝为证，遂被进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杀宗本诸人，然后用汝质成其事，岂得专罪汝等。今复用汝，当思改过。若谓尝居要地，以今日为不足，必罚无赦。”转定海军节度使，改太原尹，与少尹乌古论扫喝互讼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职，寻卒。

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书省奏玉子德用当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岂可升除邪。”

赞曰：宗磐尝从斜也取中京，不可谓无劳伐者，世禄鲜礼，自古有之，在国家善为保全之道耳。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虽云矫情，犹畏物论。海陵造谋，杀宗本兄弟不遗余力。太宗举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迁之庙也，再传而无噍类，于是太祖之美意无复几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与夷而立其弟，祸延数世，害及五国，诚足为后世监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国元年，太宗为谮班勃极烈，杲为国论吴勃极烈。天辅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城中积粟转致乌林野，赈先降诸部，因徙之内地。

天辅五年，为忽鲁勃极烈，都统内外诸军，取中京实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为乡导。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烦奏禀。”复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律发赴阙。”

当是时，辽人守中京者，闻知师期，焚刍粮，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则欲视我兵少则迎战，若不敌则退保山西。杲知辽人无斗志，乃委辎重，以轻兵击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纥三城，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两。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驻兵中京，使使奏捷、献俘。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已抚定。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俟秋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无恃一战之胜，辄自弛慢。善抚存降附，宣谕将士，使知朕意。”

完颜欢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骑兵三十余给曰：“乞明旦来降于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纳合钝恩、蒲察婆罗偃、诸甲拔剔邻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围阿里出等。遂据坂去马，皆殊死战，败霞末兵，追杀至暮而还。是役，纳合钝恩功为多。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言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可袭取之。宗翰移书于杲，请进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机会，事难图矣。”杲意尚未决。宗干劝杲当从宗翰策，杲乃约宗翰会奚王岭。既会，始定议，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期羊城泺会军。时辽主在草泺，使宗翰与宗干率精兵六千袭之。辽主西走，其都统马哥趋捣里。宗翰遣挾懒以兵一千往击之。



撻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得叛，杲使招之不从，遂攻之。留守萧察刺逾城降。四月，复取西京。杲率大军趋白水泺，分遣诸将招抚未降州郡及诸部族。于是，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诸城虽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请上临军。耶律坦招西南招讨司及所属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顶亦降于坦。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叛去，坦与阿沙兀野、撻不野简料新降丁壮，迨夜袭之。诘旦，战于河上，大败其众，皆委仗就擒。

耶律捏里移书于杲请和，杲复书，责以不先禀命上国，辄称大号，若能自归，当以燕京留守处之。捏里复以书来，其略曰：“昨即位时，在两国绝聘交兵之际。奚王与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请命。今诸军已集，傥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毙也。昔我先世，未尝残害大金人民，宠以位呈，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绝我宗祀，于义何如也。傥蒙惠顾，则感戴恩德，何有穷已。”杲复书曰：“閣下向为元帅，总统诸军，任非不重，竟无尺寸之功。欲据一城，以抗国兵，不亦难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国，今谁肯为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计亦疏矣。幕府奉诏，归者官之，逆者讨之。若执迷不从，期于殄灭而后已。”捏里乃遣使请于太祖。赐捏里诏曰：“汝，辽之所属，位居将相，不能与国存亡，乃窃据孤城，僭称大号，若不降附，将有后悔。”

六月，上发京师，诏都统曰：“汝等欲朕亲征，已于今月朔旦启行。辽主今定何在？何计可以取之，其具以闻。”杲使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鲁河。斡鲁、娄室败夏将李良辅，杲使完颜希尹等奏捷，且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希尹等见上于大泺西南，上嘉赏之。上至鸳鸯泺，杲上谒。上追辽主至回离眇川，南伐燕京，次奉圣州。诏曰：“自今诸诉讼书付都统杲

决遣。若有大疑，即令闻奏。”太祖定燕京，还次鸳鸯泺，以宗翰为都统，杲从上还京师。

太宗即位，杲为谄班勃极烈，与宗干俱治国政。天会三年伐宋，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宗望分道进兵。四年，再伐宋，获宋二主以归。

天会八年，薨。皇统三年，追封辽越国王。天德二年，酺享太祖庙廷。正隆例封辽王。大定十五年，谥曰智烈。子李吉。

宗义本名李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间，为平章政事。

海陵已杀太宗子孙，尤忌斜也诸子盛强，欲尽除宗室勋旧大臣。是时，左副元帅撒离喝在汴京与挾不野有隙，挾不野女为海陵妃，海陵阴使挾不野图撒离喝。于是都元帅府令史遥设迎合风指，诈为撒离喝与其子宗安家书，宗女误遗宫外，遥设因拾得之，以上变。其书契丹小字，其封题已开。其中白纸一幅，有白字隐约，状若经水浸，致字画可读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某王印。书辞云：“阿浑，汝安乐否。早晚到阙下。前者走马来时，曾议论我教汝阿浑平章、谋里野阿浑等处觑事势再通往来，缓急图谋，知汝已尝备细言之。谋里野阿浑所言煞是，只杀挾不野则南路无忧虑矣。”详略互见《撒离喝传》中。女直谓子“阿浑”。前“阿浑”谓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后“阿浑平章”指宗义，宗义本宗室子，犹有旧称。以是杀宗义、谋里野，并杀宗安及太祖妃萧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带孙活里甲。遥设诈书无活里甲，海陵见其坦率善修饰，恶之。大臣以无罪为请，海陵曰：“第杀之，无复言也。”杀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谋里野，景祖孙，谩都诃次子。

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挾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将杀阿虎里，使者不忍见其面，以衾覆而缢之，当其颐，久不死，及去被再缢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后封为王，授世袭

千户。

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李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干本名斡本，太祖庶长子。太祖伐辽，辽人来御，遇于境上。使宗干率众先往填堑，士卒毕渡。渤海军驰突而前，左翼七谋克少却，遂犯中军。杲辄出战，太祖曰：“遇大敌不可易也。”使宗干止杲。宗干驰出杲前，控止导骑哲垓之马，杲乃还。达鲁古城之战，宗干以中军为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龙府，即欲取春州。辽主闻黄龙不守，大惧，即自将，籍宗戚豪右少年与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隶军中。宗干劝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为然，遂班师。

宗干得降人，言春、泰州无守备，可取。于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干等下金山县。宗雄即以兵三千属宗干，招集未降诸部。宗干择土人之材干者，以诏书谕之。于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

太祖克临潢府，至沃黑河。宗干谏曰：“地远时暑，士罢马乏，若深入敌境，粮饷不继，恐有后艰。”上从之，遂班师。从都统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书于杲。是时，希尹获辽人，知辽主在鸳鸯泺，可袭取之。杲不能决。宗翰使再至。宗干谓杲曰：“移赉勃极烈灼见事机，再使来请，彼必不轻举。且彼已发兵，不可中止，请从其策。”再三言之，杲乃报宗翰会奚王岭。当时无宗干，杲终无进兵意。既会军于羊城泺，杲使宗干与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至五院司。辽主已遁去，与辽将耿守忠战于西京城东四十里。守忠败走。

太宗即位，宗干为国论勃极烈，与斜也同辅政。天会三年，获辽主于应州西余睹谷。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干启之。四年，官制行，诏中

外。

十年，熙宗为谄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熙宗即位，拜太傅，与宗翰等并领三省事。天眷二年，进太师，封梁宋国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赐之。宗干有足疾，诏设坐奏事。无何，监修国史。皇统元年，赐宗干辇舆上殿，制诏不名。

上幸燕京，宗干从。有疾，上亲临问。自燕京还，至野狐岭，宗干疾亟不行，上亲临问，语及军国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视，后亲与宗干馈食，至暮而还。因赦罪囚，与宗干禳疾。居数日，薨。上哭之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干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听曰：“朕幼冲时，太师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恸。上生日不举乐。上还上京，幸其第视殡事。及丧至上京，上临哭之。及葬，临视之。

海陵篡立，追谥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以故第为兴圣宫。大定二年，除去庙号，改谥明肃皇帝。及海陵废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统绪，海陵无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断王，俾齿庶人之列。瘞之闲旷，不封不树，既已申大义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亲，逆配于庙。今海陵既废为庶人，而明肃犹窃帝尊之名，列庙祧之数。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肃亦当缘坐。是时明肃已殂，不与于乱，臣以谓当削去明肃帝号，止从旧爵。或从太祖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诏中外，俾知大义。”书奏，世宗嘉纳，下尚书省议。于是追削明肃帝号，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忠烈，妻子诸孙皆从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庙廷。

子弁、亮、亮、襄、袞。亮，是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士懣。母李氏，徒单氏以为己子。熙宗初，加光禄大夫。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进封代王，迁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左丞相。是岁，薨。追封郑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仪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补兒、阿里白。

檀奴，为归德军节度使。阿里白，定远大将军、和鲁忽土猛安忽邻河谋克。海陵弑徒单氏，以充尝为徒单养子，因并杀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补兒逃归于世宗。檀奴赠荣禄大夫，阿里白辅国上将军。诏有司改葬。世宗时，元奴为宗正丞；耶补兒为镇国上将军，后为同知济南尹事。

永元字惇礼，本名元奴。幼聪敏，日诵千言。皇统元年，试宗室子作诗，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义。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袭谋克。

海陵伐宋，已渡淮，军士多亡归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杀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与弟耶补兒逃匿得免。

世宗即位于辽阳，与耶补兒俱来归，上慰劳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宝郎，为滦州刺史。授世袭猛安，乞以谋克与耶补兒，诏许之。转棣州防御使、泰宁军节度使。

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民间物力为功，督责苛急。永元面责弘信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赢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闭门自守，使与商贾同处上役，岂立法本意哉。”弘信无以对。于是棣州赋税得以实自占。迁震武军节度使。

大定六年，丁母忧，起复崇义军节度使，徙顺义军。朔州西境多盗，而猾吏大姓蠹狱讼，警乱赋役，永元剔其宿奸，百姓安之。坐卖马与驿人取赢利，及浚州防御使幹论坐纵孳畜践

民田，俱解职。顷之，永元起为保大军节度使，历昭义、绛阳、震武军，迁济南尹、北京副留守。

宁国家婢丑底与咸平人化胡有奸，丑底于主印处绍取印署空纸与化胡，遂写作永元、宁国生宁日时辰，诬告永元、宁国谋逆。诏有司鞠问，乃丑底意望为良，使化胡为之。上曰：“化胡与丑底有奸，造作恶言，诬害宗室，化胡斩，丑底处死。”改兴中尹，为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五十一。丧过中都，遣使致祭，赙银三百两、彩十端、绢百匹。

永元历典大藩，多知民间利害，所至称治，相、棣、顺义政迹尤著，其民并为立祠。

亮本名梧桐。皇统七年，为左副点检，转都点检。九年，为会宁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亮使宋还，拜司徒兼都元帅，领三省事，进拜太尉。及杀太祖妃萧氏，尽以其财产赐亮。罢都元帅府，立枢密院，亮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贞元元年元旦，海陵为亮辍朝，不受贺。宋、夏、高丽、回鹘贺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贡献。追进亮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进。

亮妻乌延氏，正隆六年坐与奴有奸，海陵杀之。其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私于族弟屋谋鲁之妻，屋谋鲁之奴谋欲执习泥烈，习泥烈乃杀其奴。海陵闻之，遂杀习泥烈。

亮子阿合，大定中为符宝祗候，俄迁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上曰：“汝岁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为汝迁官，勿为不善，当尽心学之。”

襄本名永庆，海陵母弟。为辅国上将军。卒，天德二年，追封卫王，再赠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银青光禄大夫。

子和尚封应国公，赐名乐善。左宣徽使许霖之子知彰与和尚斗争，其母妃命家奴摔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殴置之。明

日，霖诉于朝。诏大兴尹萧玉、左丞良弼、权御史大夫张忠辅、左司员外郎王全杂治，妃杖一百，杀其家奴为首者，余决杖有差。霖尝跪于妃前，失大臣体，及所诉有妄，答二十。

大定间，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寝之次有异征，襄妃僧酷以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当大贵。家奴李添寿上变。僧酷、和尚下吏验问有状，皆伏诛。上曰：“朕尝痛海陵翦灭宗族。今和尚所为如此，欲贷其罪，则妖妄迷惑愚民者，便以为真，不可不灭。朕于此子，盖不得已也。”伤闵者久之。

袞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惊强悍。海陵不喜其为人。初为辅国上将军。天德初，加特进，封王，为吏部尚书，判大宗正事。坐语禁中起居状，兵部侍郎萧恭首问，护卫张九具言之。海陵亲问。恭夺官解职，张九对不以实，特处死，袞与翰林学士承旨宗秀、护卫麻吉、小底王之章皆决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几，授猛安。

及迁中都，道中以蒲家为西京留守。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与蒲家有旧，同在西京，遂相往来。蒲家尝以玉带遗之。蒲家称谟卢瓦骁勇不减尉迟敬德。编修官圆福奴之妻与蒲家姻戚，圆福奴尝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谦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慎须吕就西京鞫之，无状。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复究问，斩之于市。谟卢瓦、圆福奴并日者皆凌迟处死。

赞曰：金议礼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历明时，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干经始之功多矣。杲子宗义为海陵所杀，宗干之后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孙之昌炽既鲜，而亦

不免于僇辱焉。秦、汉而下，宗臣世家与国匹休者，何其少欤。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矣。



## 卷七十七 列传第十五

宗弼本名兀术 亨本名李迭 张邦昌 刘豫 挾懶

宗弼，本名斡𪛗，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问知辽帝猎鸳鸯泺。都统杲出青岭，宗望、宗弼率百骑与马和尚逐越卢、李古、野里斯等，驰击败之。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尚未去，可袭取者。

及宗望伐宋，宗弼从军。取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桥，不得渡，合鲁索以七十骑涉之，杀宋焚桥军五百人。宗望遣吴孝民先入汴谕宋人，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获马三千而还。

宗望薨，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遂克青州。复破贼将赵成于临朐，大破黄琼军，遂取临朐。宗辅军还，遇敌三万众于河上，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诏伐宋康王，宗辅发河北，宗弼攻开德府，粮乏，转攻濮州。前锋乌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万众，遂克濮州，降旁近五县。攻开德府，宗弼以其军先登，奋击破之。攻大名府，宗弼军复先登，破其城。河北平。

宋主自扬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进兵归德，城中有自西门北门出者，当海复败之。乃绝隍筑道，列砲隍上，将攻之。城中人惧，遂降。先遣阿里、蒲卢浑至寿春，宗弼军继之。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进降庐州，再降巢县王善军。当海等破酈琼万余众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将至江宁西二十

里，宋杜充率步骑六万来拒战，鹞卢补、当海、迪虎、大扑合击破之。宋陈邦光以江宁府降。留长安奴、斡里也守江宁。使阿鲁补、斡里也别将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阳等县，溯江而西，屡败张永等兵，杜充遂降。

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追袭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卢浑趋杭州，具舟于钱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闻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讹鲁补、术列速降越州。大扑破宋周汪军，阿里、蒲卢浑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会攻明州，克之。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

宗弼还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撻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

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乡两，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乡两，五乡两著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

北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

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既败张浚军于富平，遂与阿卢补招降熙河、泾原两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明年，复攻和尚原，克之。天会十五年，为右副元帅，封沈王。

天眷元年，挾懒、宗磐执议以河南之地割赐宋，诏遣张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学士韩肖胄奉表谢，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兄弟。宗弼自军中入朝，进拜都元帅。宗弼察挾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奏请诛挾懒，复旧疆。是时，宗磐已诛，挾懒在行台，复与鹞懒谋反。会置行台于燕京，诏宗弼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如故，往燕京诛挾懒。挾懒自燕京南走，将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杀之。

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宗弼兼总其事，遂议南伐。太师宗干以下皆曰：“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上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帅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举兵讨之。”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

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攻岚、石、保德皆克之。

宗弼入朝，是时，上幸燕京，宗弼见于行在所。居再旬，宗弼还军，上起立，酌酒饮之，赐以甲胄弓矢及马二匹。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进伐淮南，克庐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从之。制诏都元帅宗弼比还军，与宰臣同入奏事。俄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帅、领行台如故。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乃还军，遂伐江南。既渡淮，以书责让宋人，宋人答书乞加宽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来禀议，宋主乞“先敛兵，许弊邑拜表阙下”，宗弼以便宜约以画淮水为界。上遣护卫将军撒改往军中劳之。

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蹈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貽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

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仍诏天下。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绢二千两、匹。

宗弼表乞致仕，不许，优诏答之，赐以金券。皇统七年，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皇统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谥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庙廷。子亨选。

亨，本名亨选。熙宗时，封芮王，为猛安，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海陵忌太宗诸子，将谒太庙，以亨为右卫将军，语在《太宗诸王传》。海陵赐良弓，亨性直，材勇绝人，喜自负，辞曰：“所赐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为真定尹，谓亨曰：“太宗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东，真定据其冲要，如其有变，欲倚卿为重耳。”其实忌亨也。历中京、东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考验无状，遵坐诛。海陵益疑之。改广宁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动静，且令构其罪状。

亨初除广宁，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徒单氏，太祖长女兀鲁曰：“亨选虽稍下迁，勿以为嫌，国家视京府一也，况亨选年富，何患不贵显乎！”是时，兀鲁与徒单斜也为室，斜也妾忽撻得幸于徒单后，忽撻诣后，告“兀鲁语涉怨望，且指斥，又言亨选当大贵”。海陵使萧裕鞫之，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鲁怨望，斜也不先奏闻故也。乃封忽撻为莘国夫人。

久之，亨家奴六斤颇黠，给使总诸奴，老僧谓六斤曰：“尔渤海大族，不幸坐累为奴，宁不念为良乎！”六斤识其意。六斤尝与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杀此奴！”六斤闻之惧，密与老僧谋告亨谋逆。亨有良马，将因海陵生辰进之，以谓生辰进马者众，不能以良马自异，欲他日入见进之。六斤

言亨笑海陵不识马，不足进。亨之奴有自京师来者，具言徒单阿里出虎诛死。亨曰：“彼有贷死誓券，安得诛之。”奴曰：“必欲杀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则将及我矣。”六斤即以为怨望，遂诬亨欲因间刺海陵。老僧即捕系亨以闻。工部尚书耶律安礼、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尝论铁券事，实无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与妾私通，亨尝言欲杀之状。安礼等还奏，海陵怒，复遣与老僧同鞫之。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阴间杀之。亨比至死，不胜楚痛，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

亨击鞠为天下第一，常独当数人。马无良恶，皆如意。马方驰，辄投杖马前，侧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猎，持铁连锤击狐兔。一日与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锤杀之。”即奋锤遥击，中其腹，穿入之。终以勇力见忌焉。

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杀诸宗室，于是杀亨妃徒单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复亨官爵，封韩王。十七年，诏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赞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岛，卒定画淮之约。熙宗举河南、陕西以与宋人，矫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隼、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张邦昌，《宋史》有传。天会四年，宗望军围汴，宋少帝请割三镇地及输岁币、纳质修好。于是，邦昌为宋太宰，与肃王枢俱为质以来。而少帝以书诱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复伐宋，执二帝以归。刘彦宗乞复立赵氏，太宗不许。宋吏部尚书王时雍等请邦昌治国事，天会五年三月，立邦昌为大楚皇帝。

初，少帝以康王构与邦昌为质，既而肃王枢易之，康王乃归。及宗望再举兵，少帝复使康王奉玉册玉宝衮冕，增上太宗尊号请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县渡河围汴矣。及二帝出汴州，从大军北来，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隐事杀之。

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宋主走扬州，事具宗翰等传。其后，太宗复立刘豫继邦昌，号大齐。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仪真，丧妻翟氏，继值父忧。康王至扬州，枢密使张悫荐知济南府。是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挾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遂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挾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

初，康王既杀张邦昌，自归德奔扬州，诏左右副元帅合兵讨之，诏曰：“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还，乃议更立其人。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挾懒为豫求封，太宗用封张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后，以藩王礼见使者。臣宗翰、臣宗辅议：“既策为藩辅，称臣奉表，朝廷报谕诏命，避正位与使人抗礼，余礼并从帝者。”诏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见躬问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

天会八年九月戊申，备礼册命，立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仍号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内。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为东京，汴州为汴京，降宋南京为归德府，降淮宁、永昌、顺昌、兴仁府俱为州。张孝纯等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母

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钱氏，宣和内人也。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豫宰相张孝纯、郑亿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抚之。阜昌二年，豫迁都于汴。睿宗定陕西，太宗以其地赐豫，从张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元帅府使萧庆如汴，与豫议以伐宋事，豫报曰：“宋主军帅韩世忠屯润州，刘光世屯江宁。今举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刘光世拒守江宁。若出宿州抵扬州，则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轻兵直趋采石，彼未有备，我必径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润州，韩世忠必先取之，二将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未几，宋主阁门宣赞舍人徐文将大小船六十只、军兵七百余人来奔，至密州界中，率将佐至汴。豫与元帅府书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尽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宋主初走入海时，于此上船，过钱塘江别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国县。其县在海中，宋人聚船积粮之处。今大军可先往昌国县，攻取船粮，还趋明州城下，夺取宋主御船，直抵钱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风势顺，可五日夜到昌国县，或风势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初，宗弼自江南北还，宗翰将入朝，再议以伐宋事。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宗翰曰：“都监务偷安尔。”及豫以书报，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挹懒帅师至瓜洲而还。

天会十四年，制诏“齐国与本朝军民相诉，关涉文移，署年止用天会”。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降封豫为蜀王。豫称大号凡八年。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悦。以故齐宰相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遂迁豫家属于临潢府。



皇统元年，赐豫钱一万贯、田五十顷、牛五十头。二年，进封曹王。六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间，父廕补将仕郎，累加承务郎。天会七年，豫以济南降，麟因从军，讨水贼王江，破降之。豫节制东平，以麟知济南府事。齐国建，以济南为兴平军，麟为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充诸路兵马大总管，判济南府事。明年，为齐尚书左丞相。明年，从豫迁汴，罢判济南，依前开府，听置参谋。豫请立麟为太子，朝廷不许，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于是，麟连岁帅兵南伐，皆无功而还。

及朝廷议废齐，报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驻淮上。挾懒以军废豫，止刁马河。麟从数百骑出迎，挾懒谕麟，止从骑南岸，独召麟渡河，因执麟。豫废，麟迁临潢。顷之，授北京路都转运使，历中京、燕京路都转运使、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复为兴平军节度使、上京路转运使、开府仪同三司，封韩国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间，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赠特进、息国公。

昌，本名挾懒，穆宗子。宗翰袭辽主于鸳鸯泺，辽都统马哥奔捣里，挾懒收其群牧。宗翰使挾懒追击之，不及，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还。太祖自将袭辽主于大鱼泺，留輜重于草泺，使挾懒、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其众，遂以挾懒为奚六路军帅镇之。习古乃、婆卢火护送常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关入内地，上戒之曰：“若遇险厄，则分兵以往。”习古乃、婆卢火乃合于挾懒。

久之，讨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据险战，杀且尽，速古、啜里、铁尼十三砮皆平之。诏曰：“朕以奚路险阻，经略为难，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托，良用嘉叹。今回离保部族来附，余众奔溃，无能为已。比命习古乃、波卢火获送降人，若遇险

阻，即分兵以行，余众悉与汝合。降诏二十，招谕未降，汝当审度其事，从宜处之。”其后抚定奚部及分南路边界，表请设官镇守。上曰：“依东京渤海列置千户、谋克。”

辽外戚遥辇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袭走之，获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挾懒复击之，擒其队将曷鲁燥、白撒葛，杀之，降民户千余，进降金源县。诏增赐银牌十。又降遥辇二部，再破兴中兵，降建州官属，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复败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势蹙亦降，兴中、建州皆平。诏第将士功赏，抚安新民。

挾懒请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上以夺邻有功，使领四猛安，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帅，命挾懒择人授之。挾懒与刘彦宗举萧公翊为兴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汉官摄治，上皆从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挾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已受宋盟，军还，挾懒乃归中京。

天会四年八月，复伐宋。闰月，宗翰、宗望军皆至汴州。挾懒、阿里刮破宋兵二万于杞，覆其三营，获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及其二子与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遂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宋兵来复睢阳，又击走之，擒其将石瑱。

宋二帝已降，大军北还，挾懒为元帅左监军，徇地山东，取密州。迪虎取单州，挾懒取巨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临清，蒙刮取赵州，阿里刮徇下浚、滑、恩及高唐，分遣诸将趣磁、信德，皆降之。刘豫以济南府降，诏以豫为安抚使，治东平，挾懒以左监军镇抚之，大事专决焉。后为右副元帅。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初，宋人既诛张邦昌，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挾懒力举刘豫。豫立为帝，号大齐。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遂废豫为蜀王。挾懒与右副元帅宗弼俱在河南，宋

使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挾懶。明年，挾懶朝京师，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隼来朝，与挾懶合力，宗干等争之不能得。宗隼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宗宪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与便。”挾懶弟勛亦以为不可。既退，挾懶责勛曰：“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勛曰：“苟利国家，岂敢私邪。”是时，太宗长子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干上，挾懶、宗隼附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

久子，宗磐跋扈尤甚，宗隼亦为丞相，挾懶持兵柄，谋反有状。宗磐、宗隼皆伏诛，诏以挾懶属尊，有大功，因释不问，出为行台尚书左丞相，手诏慰遣。挾懶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复与翼王鶻懶谋反，而朝议渐知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之地。宗弼请复取河南、陕西。会有上变告挾懶者，熙宗乃下诏诛之。挾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杀之于祁州，并杀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挾懶二子斡带、乌达补，而赦其党与。

宗弼为都元帅，再定河南、陕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称臣，画淮为界，乃罢兵。

赞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辽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挾懶初荐刘豫，后以陕西、河南归宋，视犹傥来，初无固志以处此也。积其轻躁，终陷逆图，事败南奔，适足以实通宋之事尔，哀哉！

## 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

刘彦宗 刘萼 刘箐 刘仲海 刘頵 时立爱 韩企先  
子铎

刘彦宗，字鲁开，大兴宛平人。远祖怱，唐卢龙节度使。石晋以幽、蓟入辽，刘氏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彦宗擢进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彦宗留守判官。萧妃摄政，迁签书枢密院事。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驻蹕城南，彦宗与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见，器遇之，俾复旧，迁左仆射，佩金牌。

张觉为南京留守，太祖闻觉有异志，使彦宗、斜钵宣慰之。太祖至鸳鸯泺，不豫，还上京，留宗翰都统军事，留彦宗佐之。及张觉败奔于宋，众推张敦固为都统，杀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彦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

天会二年，诏彦宗曰：“中京等两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抚谕，赏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论。卿等选官与使者往谕之，使勤于稼穡。”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蔡靖以燕山降。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进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纳质，师还。宗望分将士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留阁母、彦宗于燕京节制诸军。明年，再伐宋，已围汴京，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毫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

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嘉纳之，执二帝以归。

天会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郢王。正隆二年，例降封开府仪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兖国公，谥英敏。子萼、箐。

萼，彦宗季子也。辽末以廕补阁门祗候。天辅七年，授礼宾使，累官德州防御使。天德初，稍加擢用，历左右宣徽使，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为沁南军节度使，历临洮、太原尹。正隆南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大定初，除兴中尹，封任国公，历顺天、定武军节度使、济南尹。萼淫纵无行，所至贪墨狼籍。廉使劾之，诏遣大理少卿张九思就济南鞠问。既就逮，不测所以，引刃自杀，不死。诏削官一阶，罢归田里，卒。子仲询，天德三年，赐王彦潜榜及第。

箐，彦宗次子。幼时以廕隶阁门，不就，去从学。辽末调兵，而箐在选中。辽兵败，左右多散亡，乃选箐为扈从，授左承制。辽主西奔，萧妃摄政，赐箐进士第，授尚书左司员外郎，寄班阁门。

天辅七年，太祖取燕，箐从其父兄出降，迁尚书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监。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箐详定。迁卫尉少卿，授西上阁门使，仍从事元帅府。元帅府以便宜从事，凡约束废置及四方号令多从箐之画焉。

天会二年，迁太常少卿、东上阁门使，从宗翰伐宋，围太原。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谏议大夫。秋，复南征，权中书省枢密院事。丁父忧，明年起复，直枢密院事加给事中。七年，为礼部侍郎。十年，改彰信军节度使，权签中书省枢密院事。

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驾仪仗箐讨论者为多。皇统二年，充江南封册使，假中书侍郎。既至临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宫”，箐曰：“未受命，而名行宫，非也。”

请去榜而后行礼。宋人惊服其有识，欲厚贿说之，奉金珠三十余万，而箐不之顾，皆叹曰：“大国有有人焉。”

六年，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师。或请厘革河南官吏之滥杂者，箐曰：“废齐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为大吏，不试弓马而握兵柄者。今抚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为是纷更也。”遂仍其旧。

七年，帅府议于馆陶筑三城，以为有警即令北军入居之。箐曰：“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设或有变，军人入城，独能安耶。当严武备以察奸，无示彼此之间也。”其后，竟从箐议。初，以河外三州赐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数千人，皆愿来归。诸将请约之，箐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于此，何独舍彼而取此乎。”遂从箐议。陕西边帅请完沿边城郭以备南寇，箐曰：“我利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况盟已定，岂可妄动。”遂罢之。

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吴国公，行台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封郑王。未几，以疾求解政务，授燕京留守，进封曹王。居数月，乞致仕。箐自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颇鄙之。及箐求致仕，诏略曰：“不为暗于临事，不为谄于事君。未许告归，姑从解职。”箐因惭惧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诲。

仲诲字子忠。皇统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赐进士第，除应奉翰林文字。海陵严暴，臣下应对多失次。尝以时政访问在朝官，仲诲从容敷奏，无惧色，海陵称赏之。贞元初，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大定二年，迁待制，寻兼修起居注、左补阙。

三年，诏仲海与左司员外郎蒲察蒲速越廉问所过州县，仲海等还奏状，诏玉田县令李方进一阶，顺州知法、权密云县事王宗永擢密云县尉，顺州司候张璘、密云县尉石抹乌者皆免去。丁母忧，起复太子右谕德，迁翰林直学士、改棣州防御使。厌次县捕得强盗数十人，诣州欲以全获希赏。仲海疑其有冤，缓其狱。同僚曰：“县境多盗，请置之法，以惩其余。”仲海乃择老稚者先释之。未几，乃获真盗。

入为礼部侍郎兼左谕德，迁太子詹事兼左谏议大夫。上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位者，具以名闻。”又曰：“东宫讲书或论议间，当以孝俭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顷之，东宫请增牧人及张设什用，上谓仲海曰：“太子生于富贵，每教之恭俭。朕服御未尝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谕之。”改御史中丞。

十四年，为宋国岁元使，宋主欲变亲起接书之仪，遣馆伴王抃来议，曲辨强说，欲要以必从。仲海曰：“使臣奉命，远来修好，固欲成礼，而信约所载，非使臣辄敢变更。公等宋国腹心，毋侥幸一时，失大国欢。”往复再三，竟用旧仪，亲起接书成礼而还。

复为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转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坐失纠举大长公主事，与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阶。仲海前后为东宫官且十五年，多进规戒，显宗特加礼敬。大定十九年，卒。

仲海立朝峻整，容色庄重，世宗尝曰：“朕见刘仲海尝若将切谏者。”其以刚严见知如此。

颉字元矩。以大臣子孙充阁门祗候，调莘县令，召为承奉班都知，迁西上阁门副使兼宫苑令，累迁西上、东上阁门使。泰和二年，宋盱眙军报：明年贺正旦使鲁、杨明辉。及过界，副使乃王处久。入见，鲁殿上不双跪。诏就阁诘问先报名衔杨

明辉不复报改王处久之故，及不双跪者。鲁对，拜时并双跪，有足疾似单跪者。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怱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頰家本怱后，诏赐頰钱三百贯改葬之。三迁右宣徽使。贞祐二年，转左宣徽使。明年，致仕，迁一官。上曰：“卿旧人也，今朝廷多故，岂宜去位。朕自东宫薨后，思虑不周，俟稍宁息，即以上郡处卿。”顷之，起为知开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摄左宣徽使。再请老，未半岁复起为御史中丞。诏安抚河南路，捕盗贼。坐与保静军节度使会饮，解职。起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詹事院欲辟广东宫周墙，頰请于皇太子曰：“师旅饥馑之际，何为兴此役。”遂止。寻卒。

时立爱，字昌寿，涿州新城人。父承谦，以财雄乡里，岁饥发仓廩赈贫乏，假贷者与之折券。辽太康九年，中进士第，调泰州幕官。丁父忧，服除，调同知春州事。未逾年，迁云内县令，再除文德令。枢密院选为吏房副都承旨，转都承旨。累迁御史中丞，刚正敢言，忤权贵。除燕京副留守，丁母忧，起复旧职，迁辽兴军节度使兼汉军都统。

太祖已定燕京，访求得平州人韩询持诏招谕平州。是时，奚王回离保在卢能岭，立爱未敢即朝见，先使人来送款曰：“民情愚执，不即顺从，愿降宽恩，以慰反侧。”诏曰：“朕亲巡西土，底定全燕，号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优恩，应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诸囚禁配隶并从释免。”于是，辽帝尚在天德，平州虽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军在保聚，薊州已降复叛。民间流言谓：“金人所下城邑，始则存抚，后则俘掠。”时立爱虽开谕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上览表嘉之，诏答曰：“卿始



率吏民归附，复条利害，悉合朕意，嘉叹不忘。山西部族缘辽主未获，恐阴相连结，故迁处于岭东。西京人民既无异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将卒贪悍，冒犯纪律，辄掠降人者。已谕诸部及军帅，约束兵士，秋毫有犯，必刑无赦。今遣斡罗阿里等为卿副贰，以抚斯民，其告谕所部，使知朕意。”

其后，以平州为南京，用张觉为留守，时立爱遂去平州。而张觉遂因燕京人东徙，其众怨望，觉遂叛入于宋。立爱既去平州归乡里，太祖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诏立爱，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数人。立爱从宗望军数年，谋画居多，封陈国公。表求解机务，不从。九年，为侍中、知枢密院事。久之，加中书令。天会十五年，致仕，加开府仪同三司、郑国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赙赠钱布缁帛有差。诏同签书燕京枢密院事赵庆袭护丧事，葬用皆官给之。

韩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乾统间，企先中进士第，回翔不振。都统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宗翰为都统经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会六年，刘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见，太宗甚惊异曰：“朕畴昔尝梦此人，今果见之。”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为相，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谏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干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皇统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齐国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庙廷。

十年，司空李德固孙引庆求袭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无功，其猛安且阙之。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不及也。”十一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十五年，谥简懿。

韩铎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统末，以大臣子授武义将军。熙宗闻其有儒学，赐进士第，除宣徽判官。再迁刑部员外郎，海陵遣中使谕之曰：“郎官，高选也。汝勋贤之子，行已莅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当不次擢用，虽公相可到。”铎感奋，狱或有疑，据经议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员外郎。大定初，迁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御使，求养亲，解去。召为左谏议大夫，迁中都路都转运使。顷之，上谓宰臣曰：“韩铎年高，不任繁剧，且其母老矣，可与之便郡。”于是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赞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設，不见于朝廷之上。军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务农积谷，内供京师，外给转饷，此其功也。韩企先入相两朝，几二十年，成功著业，世宗称其贤焉。

## 卷七十九 列传第十七

酈琼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张中孚 张中彦  
宇文虚中 王伦

酈琼，字国宝，相州临漳人。补州学生。宋宣和间，盗贼起，琼乃更学击刺挽强，试弓马，隶宗泽军，驻于磁州。未几告归，括集义军七百人，复从泽，泽署琼为七百人长。泽死，调戍滑州。时宗望伐宋，将渡河。戍军乱，杀其统制赵世彦，而推琼为主。琼因诱众，号为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众万余。康王以为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累迁武泰军承宣使。未几，率所领步骑十余万附于齐，授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齐国废，以为博州防御使。用廉，迁骠骑上将军。宗弼复河南，以琼为山东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丁母忧，去官。

宗弼再伐江南，以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与计事。从容语同列曰：“琼尝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众以为确论。元

帅，谓宗弼也。

及宗弼问琼以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称臣，宗弼喜琼为知言。

初，琼去亳未几，宋兵陷之而不守，复弃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军至，超复以州事委其钤辖卫经而遁去。帅府使人招经，经不下。及城溃，百姓惶惧待命，琼请于元帅曰：“城所不下者，凶竖劫之也。民何罪，愿慰安之。”元帅以琼先尝守亳，因止戮经而释其州人，复命琼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迁武宁军节度使。八年，为泰宁军节度使。九年，迁归德尹。贞元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齐废，再除安武军节度使。

成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诬，使成自治，成杖而释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乐为用，所至克捷。

宗弼再取河南，宋李兴据河南府。成引军入孟津。兴率众薄城，鼓噪请战，成不应。日下昃，兴士卒倦且饥，成开门急击，大破之。兴走汉南，成遂取洛阳、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马。尝取官羨粟充公费，坐夺两官，解职。正隆间，起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济国公。卒，年六十九。

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铃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齐国废，累知淄州。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擒其守刘政，破孟邦杰于登封，授郑州防御使。讨平太行车辕岭贼。从征江南，渡淮，破孙晖兵万余人，下安丰、霍丘。及攻濠州，以彦舟为先锋，顺流薄城，擒其水军统制邵青，遂克濠州。师还，累官工、兵部尚书，河南尹，封广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禄大夫，改西京留守。

彦舟荒于色，有禽兽行。妾生女姿丽，彦舟苦虐其母，使自陈非己女，遂纳为妾。其官属负官钱，私其妻与折券。惟破濠州时，诸军凡系获皆杀之，彦舟号令毋辄杀，免者数千人，人颇以此称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习兵事，知利钝。海陵欲以为征南将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

彦舟有疾，朝臣有传彦舟死者，而彦舟尚无恙，海陵尽杖妄传彦舟死者，以激励之。无何竟死于汴，年五十五。遗表言“伐宋当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彦武，莱州掖县人，徙胶水。少时贩盐为业，往来濒海数州，刚勇尚气，侪辈皆惮之。宋季盗起，募战士，为密州板桥左十将。勇力过人，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后隶王龙图麾下，与夏人战，生擒一将，补进武校尉。东还，破群贼杨进等，转承信郎。

宋康王渡江，召文为枢密院准备将，擒苗傅及韩世绩，以

功迁淮东、浙西、沿海水军都统制。诸将忌其材勇。是时，李成、孔彦舟皆归齐，宋人亦疑文有北归志，大将阎皋与文有隙，因而谮之。宋使统制硃师敏来袭文，文乃率战舰数十艘泛海归于齐。齐以文为海、密二州沧海都招捉使兼水军统制，迁海道副都统兼海道总管，赐金带。文以策干刘豫，欲自海道袭临安，豫不能用。齐国废，元帅府承制以文为南京步军都虞候，权马步军都指挥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贼梁小哥，以本职兼水军统制。朝廷以河南与宋，除文山东路兵马钤辖。

宗弼复取河南，文破宋将李宝于濮阳、孟邦杰于登封。宋蒋知军据河阳，文迟明至其城下，使别将攻城东北，自将精锐潜师袭南门。城中悉众救东北，文乃自南门斩关入城。宋军溃去，追击败之。破郭清、郭远于汝州。郑州叛，复取之，击走宋将戚方。河南既平，宗弼劳赏将士，赏文银币鞍马。充行军万户，从宗弼取庐、濠等州，超换武义将军。知济州，在职七年，移知泰安军。海陵即位，录旧功，累迁中都兵马都指挥使，赐金带，改浚州防御使。未几，海陵谋伐宋，改行都水监，监造战船于通州。

东海县人徐元、张旺作乱，县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总管府，上变。州、府皆遣使效随真等诣东海观贼形势，皆为贼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恶闻其事，诏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窳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谓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文等至东海，与贼战，败之，斩首五千余级，获徐元、张旺，余众请降。是役也，张弘信行至莱州，称疾留止，日与妓乐饮酒。海陵闻之，师还，杖弘信二百。文迁定海军节度使。房真三人官赏有差。死贼者皆赠官三级，以银百两、绢百匹赐其家。

大定二年，诣阙自陈年老目昏，恳求致仕。许之。以覃恩迁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闻强记，未冠，由乡贡入太学。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及王师入汴，宜生走江南。复以罪北走齐，上书陈取宋之策，齐以为大总管府议事官。失意于刘麟，左迁彰信军节度判官。齐国废，擢为太常博士，迁殿中侍御史，转尚书吏部员外郎，为本部郎中。寻改礼部，出为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参知政事张浩荐宜生可备顾问，海陵召为翰林直学士，撰《太师梁王宗弼墓铭》，进官两阶。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为尚书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

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刺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初，宜生困于场屋，遇僧善风鉴，谓之曰：“子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宜生闻其言，大喜，竟从范汝为于建、剑。已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泰之吴翁家三年。翁异之，一日屏人诘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佣事惟谨，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日者燕客，执事咸俊，而汝独孙诸侪，且撒器有叹声，是以识汝非真佣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赈之金，夜济淮以归。试《一日获熊三十六赋》擢第一，其后竟如僧言。

张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张义堡。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歿，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余人入大军中，竟得其

尸以还。累官知镇戎军兼安抚使，屡从吴玠、张浚以兵拒大军。浚走巴蜀，中孚权帅事。天会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帅次泾州，中孚率其将吏来降，睿宗以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

齐国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中孚以为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竟执不行。时齐政甚急，莫敢违，人为中孚惧，而中孚不之顾。未几齐国废，一路独免培克之患。

天眷初，为陕西诸路节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赐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陕西，移文宋人，使归中孚。至汴，就除行台兵部尚书，迁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明年，拜参知政事。贞元元年，迁尚书左丞，封南阳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为济南尹，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进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赠邓王。

中孚天性孝友刚毅，与弟中彦居，未尝有间言。喜读书，颇能书翰。其御士卒严而有恩，西人尤畏爱之。葬之日，老稚扶柩流涕盖数万人，至为罢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进、原国公。

张中彦，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为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睿宗经略陕西，中彦降，除招抚使。从下熙、河、阶、成州，授彰武军承宣使，为本路兵马钤辖，迁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巩州，与秦凤李彦琦会兵攻之。王师下饶风关，得金、洋诸州，以中彦领兴元尹，抚辑新附。师还，代彦琦为秦凤经略使。秦州当要冲而城不可守，中彦徙治北山，因险为垒，今秦州是也。筑腊家诸城，以扼蜀道。帅秦凡十年，改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以河南、陕西赐宋，中孚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熙河



经略使慕洵谋入夏，将窥关、陕，中彦与环庆赵彬会两路兵讨之，洵败入于夏。中彦与兄中孚俱至临安，被留，以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远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初，恢复河南，诏征中彦兄弟北归，为静难军节度使，历彰化军、凤翔尹，改尹庆阳，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宗室宗渊殴死僚佐梁郁。郁远人，家贫无能赴告者。中彦力为正其罪，竟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均赋调法，奸豪无所蔽匿，人服其明。

正隆营汴京新宫，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数十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复领其役。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舰毕功，将发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彦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俄迁平阳。海陵将伐宋，驿召赴阙，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赐细铠，使先取散关俟后命。世宗即位，赦书至凤翔，诸将惶惑不能决去就，中彦晓譬之，诸将感悟，受诏。上召中彦入朝，以军付统军合喜。及见，上赐以所御通犀带，封宗国公。寻为吏部尚书。上疏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今使掌关市者征而不讥。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于剽掠，有伤国体，乞禁止。”从之。

逾年，除南京留守。时淮楚用兵，土民与戍兵杂居，讼牒纷纭，所司皆依违不决。中彦得戍兵为盗者，悉论如法，帅府怒其专决，劾奏之，朝廷置而不问。秩满，转真定尹兼河北西

路兵马都总管。未几，致仕，西归京兆。明年，起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巩州刘海构乱，既败，籍民之从乱者数千人，中彦惟论为首者戮之。

西羌吹折、密臧、陇逋、庞拜四族恃险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彦论方略，中彦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彦自行，势必不可。”即至积石达南寺，酋长四人来，与之约降，事遂定，赏而遣之。还奏，上大悦，遣张汝玉驰驿劳之，赐以球文金带，用郊恩加仪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号辍市，立像祀之。

赞曰：自古健将武夫，其不才者，遭世变迁，卖降恐后。此其常态，君子之所不责也，酈琼、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盗贼之靡，孔彦舟渔色亲出，自绝人类，又何责也。张中孚、中彦虽有小惠足称，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战没于金，若金若齐，义皆不共戴天之仇。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若趋市然，唯利所在，于斯时也，岂复知所谓纲常也哉。吁！

宇文虚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天会四年，宋少帝已结盟，宗望班师至孟阳，宋姚平仲乘夜来袭，明日复进兵围汴。少帝使虚中诣宗望军，告以袭兵皆将帅自为之，复请和议如初，且视康王安否。顷之，台谏以和议归罪虚中，罢为青州，复下迁祠职。建炎元年，贬韶州。二年，康王求可为奉使者，虚中自贬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是时，兴兵伐宋，已留王伦、硃弁不遣，虚中亦被留，实天会六年也。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见虚中，甚鄙之。

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

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词虚中作也。天眷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宋人请和，其誓表曰：“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说，愿自归者，更不禁止。上国之于弊邑，亦乞并用此约。”于是，诏尚书省移文宋国，理索张中孚、张中彦、郑亿年、杜充、张孝纯、宇文虚中、王进家属，发遣李正民、毕良史还宋，惟孟庾去留听其所欲。时虚中子师瑗仕宋，至转运判官，携家北来。四年，转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撻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蘖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冤之。

士谈字季默，高琼之后。宣和末，为忻州户曹参军。入朝，官至翰林直学士。虚中、士谈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伦，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孙。侠邪无赖，年四十余尚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天会五年，宋人以伦为假刑部侍郎，与阁门舍人硃弁充通问使。是时，方议伐宋，凡宋使者如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数年，伦久困，乃唱为和议求归。元帅府使人谓之曰：“此非江南情实，特汝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何为来哉。惟元帅察之。”

天会十年，刘豫连岁出师皆无功，撻懒为元帅左监军经略南边，密主和议，乃遣伦归。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

许也。伦见康王言和议事，康王大喜，迁伦官，并官其子弟。宋方与齐用兵，未可和。

天会十五年，康王闻天水郡王已薨，以伦假直学士来请其丧，使伦请挾懒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是岁，刘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国，尚勤屯戍，朝廷厌其无能为也，乃废刘豫。挾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于是伦适至。挾懒，太祖从父兄弟，于熙宗为祖行。太宗长子宗磐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干上。宗翰薨已久，宗干不能与宗磐独抗。明年，天眷元年，挾懒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熙宗以宗隽为左丞相。宗隽，太祖子也。挾懒、宗磐、宗隽三人皆跋扈嗜利，阴有异图，遂合议以齐地与宋，自宗干以下争之不能得。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遣伦先归。

明年，宋以伦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复来请天水郡王丧柩，及请母韦氏兄弟宗族等。保信军节度使蓝公佐副之。是岁，宗磐、宗隽、挾懒皆以谋反属吏，熙宗诛宗磐、宗隽，以挾懒属尊，赦其死，以为行台尚书省事左丞相，夺其兵权。右副元帅宗弼奏曰：“挾懒、宗磐阴与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会挾懒复谋反，捕而杀之于祁州。伦至上京，有司详读康王表文，不书年，阅进奉状，称礼物不言职责，上使宰相责问伦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蓝公佐归。

三年五月，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统元年，宋人请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学士何铸、容州观察使曹勋进誓表。三月，遣左副点检赛里、山东西路都转运使刘陶送天水郡王丧柩，及宋帝母韦氏还江南。五月，李正明、毕良史南归。七月，硃弁、张邵、洪皓南归。

四年，以伦为平州路转运使，伦已受命，复辞逊，上曰：

“此反复之人也。”遂杀之于上京，年六十一。

赞曰：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宇文虚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伦纨绔之子，市井为徒。此岂“行己有耻”之士，可以专使者耶？二子之死虽冤，其自取亦多矣。

## 卷八十 列传第十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 突合速 乌延蒲卢浑 赤盏晖  
大朴本名挾不野磐本名蒲速越 阿离补子方

熙宗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济安，贤妃生魏王道济。

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驰报明德宫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庙。丁巳，剪{髟}，奏告天地宗庙。戊午，册为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为王，赐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随朝职官并迁一资，皆有赐。己未，诏天下。十二月，济安病剧，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是夜，薨。谥英悼太子，葬兴陵之侧，上送至乌只黑水而还。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毁上京宫室，寺亦随毁。

道济，皇统三年，命为中京留守，以直学士阿懒为都提点，张玄素为同提点，左右辅导之。俄封魏王，封其母为贤妃。初居外，至是养之宫中。未几，熙宗怒杀之。

赞曰：国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谥班勃极烈即帝位。谥班勃极烈者，汉语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济安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浑坦，穆宗时内附，数有战功。阿里年十七，从其伯父胡麻谷讨诈都，获其弟沙里只。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浑坦攻之，遇敌于木里门甸，力战久之，阿里挺枪驰刺其将于阵中，敌遂溃。浑坦与石适欢合兵于徒门水，阿里首败敌兵，

取其二城。高丽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进，乃还。阿里追及于曷懒水，高丽人争走冰上，阿里乘之，杀略几尽，遂合兵于石适欢。道遇敌兵五万，击走之。又与石适欢遇敌七万，阿里先登，奋击大败之。石适欢曰：“汝一日之间，三破重敌，功岂可忘。”乃厚赐之。

斡塞、乌睹本攻驼吉城，阿里凿墉为门，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乌睹本以被甲并乘马赐之。从攻下宁江州，授猛安。又从攻信州、宾州，皆克之。辽人来攻李董忽沙里城，阿里率百余骑救之。辽兵数万，阿里兵少，乃令军士裂衣多为旗帜，出山谷间，辽兵望见，遁去。

苏、复州叛，众至十万。旁近女直皆保于太尉胡沙家，筑垒为固。敌围之数重，守者粮刍俱尽，牛马相食其鬃尾，人易子而食。夜，缒二人出，告急于阿里。阿里赴之，内外合击之，破其众于辟离密罕水上，剿杀几尽，水为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马韩岛凡十余战，破数十万众。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将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卧舟中，中夜始苏。敌船已入王家岛，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敌走险以拒，阿里以骑兵邀击，再中流矢，力战不退，竟破之，尽获其舟。于是，苏、复州、婆速路皆平。

攻显州，下灵山县，取梁鱼务，败余睹兵，功皆最。后与散睹鲁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兴中兵数万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谋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败于城下。阿里指阵前绯衣者二十余人曰：“此必贼酋也。”麾兵奋击，皆杀之，余众大溃。来州、隰州兵围胡里特城，闻阿里来救，即解围去。

阁母讨张觉，有兵出楼峰口山谷间，阿里、散笃鲁、忽卢补三猛安击败之。宗望代阁母讨张觉，阿里再败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别击宋兵，败之。孟阳之役，阿里扼桥渡力战。明年，

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进围真定，阿里与蒺室、豁鲁乘风纵火，焚其楼橹，诸军毕登，克其城。师至河上，粘割胡撒击走宋人，扼河津，兵数千遂渡河。诸将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敌四百尽殄，遂围汴。汴中夜出兵来焚攻具，阿里与谋克常孙阳阿御之，其众大溃。还攻赵州，降之。

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阳、东平、泰山群盗。盗攻范县，击走之，获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阳，与乌延蒲卢浑先以二千人往招寿春，具舟淮水上。时康民聚贾船四百与寿春相近，术列速以骑四百破康民，斩馘数千。与当海、大扑破贼十万余于淮南。比至江，连破宋兵，获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宁，阿里、蒲卢浑别降广德军，先趣杭州。去杭十余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驱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诸军去马搏战，伏兵败，皆逼死于水。宗弼至余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与蒲卢浑以精骑四千袭之，破东关兵，济曹娥江，败宋兵于高桥镇。至明州，颇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军余姚。宗弼使当海济师，遂下明州，执宋守臣赵伯谔，进至昌国县。宋主自昌国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余里，弗及。遂隳明州，与宗弼俱北归。

睿宗经略陕西，驻泾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趋熙河，阿里、斜喝、韩常三猛安为前军。十二年，与高彪监护水运。宋以舟师阻亳州河路，击败之，追杀六十余里，获其将萧通。破涟水水寨贼，尽得其大船，遂取涟水军，招徕安辑之。天眷间，盗据石州，阿里讨之。粘割胡撒与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

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战船。宋称臣，诏赐阿里钱千万。自结发从军，大小数十战，尤习舟楫，江、淮用兵，无役不从，时人以水星目之。为迭里部节度使，历顺义、泰宁军，



归德、济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进，封王。正隆例封韩国公，召赴阙，命造战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谥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爱，家故饶财，以己猛安及财物尽与弟爱拔里。爱拔里不肯受，逃避岁余，阿里终与之。

突合速，宗室子，拿罕塞人。初隶万户石家奴麾下，尝领偏师破云中诸山寇盗。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讨应州贼，平之，抚安其民而还。及伐宋，在宗翰军，以八谋克破石岭关屯兵数万，杀戮几尽。师至太原，祁县降而复叛，突合速攻下之。进取文水县，后从诸帅列屯汾州之境。宋河东军帅郝仲连、张思正，陕西军帅张关索及其统制马忠，合兵数万来援，皆败之。

宗翰南伐至潞还，太原犹未下，即留完颜银术可总督诸军，经略其地。于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从马五、沃鲁破宋兵四千于文水。闻宋将黄迪等以兵三十万栅于县之西山，复与耿守忠合兵九千击之，杀八万余人，获马及资粮甚众。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与拔离速以步骑万余御之。种师中兵十万据榆次，银术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还，与活女等合兵八千击败之，斩师中于杀熊岭。宋将张灏以兵十万营于文水近郊，复与拔离速击破之。潞州复叛，宋兵号十七万，骨赧、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围。突合速麾军士，下马力战，遂溃围而出。

及再举伐宋，宗翰命娄室率军先趋汴。娄室至泽州，突合速、沃鲁以五百骑为前驱，往招河阳。先据黄河津，宋兵万余背水阵，进击败之，皆挤于水，遂降河阳。汴京平，诸将西趣陕津，略定河东郡县。突合速取宪州，遇其援军，击败之，生擒其将。李璿、浓瑰、术鲁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进兵助击，梯冲并进，遂克其城。李璿、乌谷攻石州，屡败，亡其三将，军士死者数百人。突合速谓乌谷曰：“敌皆步兵，吾不可以骑战。”

“乌谷曰：‘闻贼挟妖术，画马以系其足，疾甚奔马，步战岂可及之。’”突合速笑曰：“岂有是耶？”乃令诸军去马战，尽殪之。六年，宗辅驻师邓州，突合速、马五、拔离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陈州及颍昌府，皆克之。

天眷初，除彰德军节度使。三年，为元帅左监军。皇统八年，改济南尹。天德间，封定国公，授世袭千户。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赠应国公。

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袭其猛安。及分财异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争袭，连年不决，家赀费且尽，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才五六十口。世宗闻突合速诸子贫窘，以问近臣，具以争袭之故为对，世宗曰：“次室子岂当受封邪？”遂以嫡妻长子袭。

乌延蒲卢浑，曷懒路乌古敌昏山人。父孛古剌，龙虎卫上将军。蒲卢浑膂力绝人，能挽强射二百七十步。与兄鹞沙虎俱以勇健隶阁母军，居帐下。攻黄龙府，力战有功。阁母败于兔耳山，张觉重整兵来，诸将皆不敢战。蒲卢浑登山望之，乃给诸将曰：“敌军少，急击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复制。”遂合战，破之。

郭药师、蔡靖以燕京降，蒲卢浑率九十骑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将汉兵千，隶元颜蒙适攻真定。进攻赞皇，取之，获人畜甲仗万余。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犹力战，枪刺中蒲卢浑手，战益力，遂败宋军，赐金五十两。

睿宗为右副元帅，已定关、陕，议取剑外诸州，遂拔和尚原。元帅府承制以蒲卢浑为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及宋主在扬州，蒲卢浑与蒙适将万骑袭之，宋主已渡江，破其余兵。后与斜卯阿里俱从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宁。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

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余里，隳明州而归，语在《阿里传》。

天眷二年，授镇国上将军，除安国军，以疾去官。皇统六年，授世袭谋克，起为延安尹，赐尚衣一袭，寻致仕。海陵迁中都，起为归德尹，就其家授之，赐银牌、袭衣、玉吐鹞，驰驿之官。蒲卢浑留数十日，已违程，复听致仕。召赴京师，至蓟州，见海陵于猎所。明日，从猎，获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驰逐击兽，健捷如此。”赐以御服，封幽国公。除太子少师，进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

顷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领军副都督事。师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卢浑曰：“宋军船高大，我船庹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从梁王追赵构于海岛，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设不能遽渡江，不过有少损耳。尔年已七十，纵自爱，岂有不死理耶。明日当与奔睹先济。”既而复止之，乃遣别将先渡江，舟小不可战，遂失利，两猛安及兵士二百余人皆陷没。海陵遇害，军还。

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谒，除东京留守。世宗召问年几何，对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将，久练兵事，年虽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视事。赐衣一袭，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封幽国公。是岁，卒。十八年，孙扎虎迁广威将军，袭乌古敌昏山世袭猛安，并亲管谋克。

赤盏晖，字仲明，其先附于辽，居张皇堡，故尝以张为氏。后家来州。晖体貌雄伟，慷慨有志略。少游乡校。辽季以破贼功，授礼宾副使，领来、隰、迁、润四州屯兵。天辅六年降，仍命领其众，从闾母定兴中府义、锦等州。及破张觉，皆与有功，以粟万五千石助军，授洺州刺史。

宗望初伐宋，孟阳之战，敌之中军径薄宗望营，晖与诸将

击败之，追杀至城下。讫师还，数立战功。明年，再举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晖皆与焉。进围汴，宋人夜出兵二万焚我攻具，晖以二谋克兵击走之。凡城中出兵拒战，晖之所当，无不胜捷。

既克宋还，从攻河间。敌将李成以雄、莫之兵来援，晖与所部迎击，马伤而堕，晖辄奋起步斗，竟败成兵。是日，凡七战皆胜，敌人多逼死濠隍间，晖两臂亦数中流矢。贼将刘先生以兵二万夜袭营，晖力战达旦，贼始败走，皆溺死于水。晖复傅城力战，如是连月，诸军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内观察使，因留抚河间。时居民皆为军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几。晖下令军中听赎还之。未几，皆按堵如故。

从睿宗经略山东，既攻下青州，复从阁母攻潍州。晖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积刍茭乘风纵火发机石，晖率将士冲冒而下，力战败之。军还，复以三十骑破敌于范桥。帅府承制加静江军节度使。进攻，城中砲出，几中晖，拂其甲裳裂之。晖益奋攻，卒破其城。又从攻泗州，克之。还屯汶阳，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余。移军攻济州，既败敌兵，因傅城谕以祸福，乃举城降。晖约束军士，无秋毫犯，自是曹、单等州皆闻风而下。

从攻寿春、归德，及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秀州、苏州，皆击败之，遂至余杭。通粮饷，治桥道，晖之力为多。乃还，载《资治通鉴》版以归。大军过江宁，徙其官民北渡，时暑多疾疫，老弱转死道路，其知府陈邦光者诉于宗弼，怒将杀之，晖曰：“此义士也。”力营救之，竟得免。

富平之战，晖在右翼，遇泞而败，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释之。师至熙河，晖别降诸寨将钤辖及吐蕃酋长等，并民户万五千余。兰州叛，与讹鲁补等攻下之，获河州安抚使白常、熙河路副都总管刘维辅以献。还攻庆阳，两败重敌，杀其将戴巢。

师还，迁归德军节度使。

宋州旧无学，晖为营建学舍，劝督生徒，肄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属县民家奴王夔者，尝业进士，晖以钱五十万赎之，使卒其业，夔后至显官。密州吏庞乙卒于官，其孤贫，不克葬，晖为营治葬事，且资给其家。

十三年，复从大军渡淮。还镇，丁母忧，寻以旧职起复。既废齐，为安化军节度使。天眷三年，复河南，宋人乘间陷海州，帅府以登、莱、沂、密四州委晖经画，敌无敢窥其境者。为定海军节度使，寻改济南尹，累迁光禄大夫。俄以罪罢。久之，起为昌武军节度使。天德二年，迁南京留守，寻改河南路统军使，授世袭猛安，拜尚书右丞，封河内郡王。岁余，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正隆降王爵，为枢密副使，封景国公。未几，复为左丞，封济国公。寻除大兴尹，封荣国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间谥曰武康。子师直，登进士第。

大杵，本名挹不野，其先辽阳人，世仕辽有显者。太祖伐辽，辽人征兵辽阳，时杵年二十余，在选中。辽兵败，杵脱身走宁江。宁江破，杵越城而逃，为军士所获，太祖问其家世，因收养之。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是时，初破高永昌，东京旁郡邑未尽服属，使杵伺察反侧。有闻必达，太祖以为忠实，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

取中、西两京，隶闾母军。辽军二十万来战，吴王使杵以本部守营，杵坚请出战，不许。或谓杵曰：“战，危事，独苦请，何也？”杵曰：“丈夫不得一决胜负，尚何为。苟临战不捷，虽死犹生也。”吴王闻而壮之，乃遣出战。既合战，闾母军少却，辽兵后蹶之，杵麾本部兵横击，杀数百人，由是显名军中。

天会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驻军以济缓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议未决。挾独率本部兵，选善射者射其城楼，别以轻锐潜升于楼角之间，遂克其城。明年，军至浚州，宋人已烧河桥，宗望下令，“军中有能先济者功为上”。挾捕得十余舟，使勇悍者径渡，击其守者而夺其戍栅，由是大军俱济。

八月，再伐宋，授万户，赐金牌。既破汴京，挾为河间路都统。已克河间，阖母怒其不早降，因纵军大掠，挾谏止之，已掠者官为赎还。除河间尹，从攻袭庆府。先一日，挾命军士预备釜锺及薪，既傅城，诸将方经营攻具，未鸣鼓，挾军有素备，遂先登。军帅以挾未鸣鼓辄战，不如军令，请罪挾，朝廷释弗问，仍例赏之。

宗弼伐江南，济淮，宋将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来拒，挾率本部从击，败之。复以骑二千与当海击败淮南贼十万，杀万余人，王善来降。将渡江，挾军先渡，舟行去岸尚远，宋列兵江口，挾视其水可涉，则麾兵舍舟趋岸疾击之，宋兵走，大军相继而济。俄遇杜充兵六万于江宁之西，挾与鹞卢补击走之。师还，挾留为扬州都统，经略淮、海、高邮之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

十一年，入见，太宗赐坐，慰劳甚久，特迁太子太保，赐衣一袭、马二匹及鞍辔铠甲，改元帅右都监。齐国废，挾守汴京。熙宗念挾久劳，降御书宠异之。天眷三年，罢汉、渤海千户谋克，以挾旧臣，独命依旧世袭千户。是岁，拜元帅右监军。

宗弼再伐宋，宋人称臣乞和，遂班师，挾独留汴，行元帅府事。皇统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进左监军。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帅，兼行台左丞。迁平章行台省事，进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帅撒离喝，以为行台左丞相，

使扑伺察之，诏军事不令撒离喝与闻。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与扑争军事不能得，遂与扑有隙。海陵竟杀撒离喝，召扑入朝，拜尚书右丞相，封神麓郡王。

四年，请老，为东京留守。贞元三年，拜太傅，领三省事，累封汉国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问之。是岁，薨，年六十八。海陵亲临哭之，诏有司废务三日，禁乐三日。其三日当赐三国使馆燕，以不赐教坊乐，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宣谕之。赠太师、晋国王，谥杰忠，遣使护丧归葬。正隆夺王爵，赠太傅、梁国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袭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从仆散忠义伐宋有功。五年，召为符宝郎，迁拱卫直都指挥使。

初，磐以伐宋功，进官一阶，磐心少之，颇形于言。上闻之，下吏按问，杖一百五十，改左卫将军。诏求良弓，磐多自取，及护卫入直者，辄以己意更代。护卫娄室告其事，诏点检司诘问。磐有妹在宫中为宝林，磐属内侍僧儿员思忠使言于宝林曰：“我无罪，问事者迫我，使自诬服。”宝林诉于上，上怒，杖僧儿一百，磐责陇州防御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执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废弃，姑令补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坐事除名。起为韩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复坐事，削四官，解职。

久之，尚书省奏“大磐以年当叙”，上曰：“刚暴之人，屡冒刑章，不可复用。太傅大扑，别无嫡嗣，其世袭猛安谋克，不可易也。”

阿离补，宗室子，系出景祖。屡从征伐，灭辽举宋皆有功。天会九年，睿宗经略陕西，阿离补为左翼都统，与右翼都统宗弼抚定巩、洮、河、西宁、兰、廓等州军，来宾、定远、和政、

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处，汉官军民蕃部酋长甚众，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诏以兄猛安沙离质亲管谋克之余户，以阿离补为世袭谋克。天会十二年，为元帅右都监。十五年，迁左监军。天眷三年，从宗弼复河南，迁左副元帅。皇统三年，封谭国公。六年，为行台左丞相，元帅如故。是岁，薨。

大定间，大褒功臣，图像衍庆宫。欢都死康宗时，不及与驰骛辽、宋之郊，然而异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庆亚次功臣：代国公欢都，金源郡王石土门，徐国公浑黜，郑国公谩都诃，濮国公石古乃，济国公蒲查，韩国公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拔离速，鲁国公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适，随国公活女，特进突合速，齐国公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勛，太傅大朴，大兴尹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并阿离补咸著勋焉。子言、方，言别有传。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迁陕西路统军都监。方专事财贿，不恤军旅，诏戒之曰：“卿宗室旧人，乃纵肆败法，惟利是营，朕甚恶之。自今至于后日，万一为之，必罚无赦。”大定三年，迁元帅右都监，转元帅左监军，改顺天军节度使，上曰：“卿本无功，历显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恶，在京兆贪鄙彰闻，至无谓也。朕念卿已过中年，必能悔改，慎勿复尔。”除西南路招讨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为招讨都监，以佐之。诏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长曲从之也。简阅沿边士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仆隶代役。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从其居处之便，亦不可召集扰之。”久之，方坐强买部人马二匹，削一阶，解职，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赃除名。方后迁横海军节度使，人为



同签大宗正事，签书枢密院事。

初，阿鲁补当授谋克，未封而薨，乌带受之。乌带死，兀答补袭之。兀答补死，乌也阿补当袭。是时，已降海陵为庶人，世宗以乌带在熙宗逆党中，其子孙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离补功亦不可废绝，特诏方袭之云。

赞曰：斜卯阿里、突合速、乌延蒲卢浑、赤盏晖、大扑、阿离补等六人，皆收国以来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录者焉。

## 卷八十一 列传第十九

鹞谋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夹谷谢奴 阿勒根没都鲁  
黄捆敌古本 蒲察胡盏 夹谷吾里补 王伯龙 高彪 温迪罕  
蒲里特 伯德特离补 耶律怀义 萧王家奴 田颢 赵贼

鹞谋琶，术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宽厚，重节义，勇于战。父阿鹞土，赠金吾卫上将军。穆宗时，鹞谋琶内附，先遣子宁吉从间道送款。遂使活里瞳与鹞谋琶合军攻降诸部，因领其众，与弟胡麻谷、浑坦、侄阿里等攻下诸城，从撒改破坞塔城，穆宗屡赏之。破高丽戍兵。与石适欢讨平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与其兄弟胡八、双括等欲叛归辽，鹞谋琶执之，送于康宗，赐赉甚厚。破高丽曷懒甸及下陀鲁城有功。天辅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赠银青光禄大夫。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乃，父阿胡迭，世为胡论水部长。迪姑迭年二十余代领父谋克，攻宁江州，败辽援兵，获甲马财物。攻破奚营，回至韩州，遇敌二千人，击走之。斡鲁古与辽人战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战，诸军复振，遂大破之。护步答冈之役，乙里补孛堇陷敌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黄龙府，身被数创，授猛安。天辅七年，从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赠光禄大夫。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年十七从撒改、斡带等讨平诸部，皆身先力战。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塞御之，阿徒罕为前锋。高丽有屯于海岛者，阿徒罕率众三十人夜渡，焚其营栅战舰，大破之，遂下陀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辽兵自宁江州东

门出，阿徒罕逆击，尽殪之，以功授谋克。从攻黄龙府，力战，身被数十创，竟登其城。后与乌论石准援照散城，阿徒罕请乘不备急击之，遂夜过益褪水，诘朝，大败之。斡鲁上其功，赐币与马。天辅四年五月疾病，赐良马一匹，诏曰：“汝安则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吊祭，以马为赠。阿徒罕为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猎，至角牴、击鞠，咸精其能。

夹谷谢奴，隆州纳鲁悔河人也。国初，祖阿海率所部来归，献器用甲仗。父不刺速，袭本部勃堇，从太祖伐辽，授世袭猛安，亲管谋克，为曷懒路都统。谢奴其长子也，长身多髯，善骑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既冠，随其父见太祖，命佩金牌，总领左翼护卫。西京未下，谢奴获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潜遣人求救于外，都统府得为之备，却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还，过判泥恩纳阿，遇敌于隘。谢奴身先士卒，射杀敌中先锋二人，敌溃走，总管蒲鲁虎以甲及马赠之。后领其父猛安，从攻和尚原，出仙人关。宋兵据险，猛安虽诃只突战不克，谢奴选麾下五十人战，克之。与吴玠相拒，乌里雅行阵不整，吴玠乘之，谢奴领兵逆战，遂大破敌。计前后功，袭其父猛安谋克。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宋人欲潜兵袭取石闰诸营，谢奴自渭南大禹镇掩其伏兵，射中其军帅，宋兵败走，多获旗帜兵仗，帅府厚赏之。除华州防御使。入为工部侍郎，迁本部尚书。改平凉尹、昭义军节度使。大定初，卒。阿勒根没都鲁，上京纳邻河人也，后徙咸平路梅黑河。雄伟美须髯，勇毅善射。国初伐辽，没都鲁在军中，领谋克猛安，每遇敌，往来驰突，人莫敢当，故所战皆克。皇统元年，计功擢宣威将军。明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改移刺都扑详稳。授世袭本路宁打浑河谋克。为滑州刺史，改肇州防御使、蒲与路节度使，迁骠骑上将军。累官金吾卫上将军。是岁，以年老致仕，卒。年七十三。

黄掴敌古本，世居星显水。从破宁江，取咸州，平东京路及诸山寨栅，皆有功。从麻吉破辽将和尚节使兵七千于上京，复破那野军二万。再从麻吉遇敌于阿邻甸，麻吉被创，不能战，敌古本率兵击败之，剿杀殆尽。从攻回鹘城，破其兵九万，败木匠直撒兵于山后，俘获甚众。败昭古牙之兵三千，获其家属而还。攻平州张觉，吾春被围于西山，敌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围，并获粮五千斛，招降户口甚众。从平兴中，抚安其民人。天会间，大军伐宋，敌古本从取浚、开德、大名，及取济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统间，以功袭谋克，移屯于寿光县界为千户。六年，授世袭千户，棣州防御使。卒。

蒲察胡盏，案出泃水人。年十八从军，其父特斡死，袭为谋克。天辅间，夏以兵三万出天德路，胡盏从娄室迎战，以兵三百败敌二千。天会三年，大军攻太原，城中出兵万余来战，胡盏以所领千户军击之，复败敌兵三万余于榆次境。六年，从娄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屡与宋人接战，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余万，我军右翼少却。时胡盏为左翼千户，摧锋陷阵，敌遂败去。败张浚富平复有功。十三年，击关师古于临洮众三万余。从攻泾州，从破德顺、秦、巩、临洮、河、兰等州，破吴玠兵，胡盏皆有力焉。授德顺州刺史，改陇州防御使。凤翔尹。卒，年五十五。

夹谷吾里补，暗土浑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讨乌春、窝谋罕有功。吾里补隶娄室帐下，攻系辽女直，招降太弯照三等。从娄室救斡鲁古于咸州，败辽兵于押鲁虎城。辽军营辽水，吾里补五谋克军乘夜击之，辽军惊溃，杀获几尽。斡鲁伐高永昌，吾里补以数骑奋击于辽水之上，复以四十骑伏于津要，遇其候骑，击之，获生口，因尽知永昌虚实。太祖嘉之，赏奴婢八人。永昌驻军于兔儿陀，先据津要，军不得渡。吾里补与撒八射杀

其先锋二人，永昌众稍却，大军遂渡辽水。及攻广宁，军帅选勇士先登，吾里补与赤盏忽没浑各领所部，突入其阵，大军继之，遂拔广宁。太祖攻临潢，吾里补面被重创，奋击自若，赏以辽宫女二人。辽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补以四十骑觐敌，获辽喉舌人，因知辽主所在。后从都统斡鲁定云中，从宗翰屯应州，辽军在近境，吾里补以所部击败之。宗望伐宋，宋安抚使蔡靖诣吾里补降。娄室攻陕西，诸郡往往复叛，吾里补攻败之。败张浚军于富平，吾里补先登，睿宗赏以金器名马。遂以先锋攻兰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将军，授世袭猛安。累官亨特本部族节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国公。

吾里补多智略，膂力过人，虽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剧贼啸聚，出特鄙关，吾里补率乡里年少逆击之，贼党遂溃。事闻，赏赉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岁。

王伯龙，沈州双城人也。辽末，聚党为盗。天辅二年，率众二万及其輜重来降，授世袭猛安，知银州，兼知双州。四年，太祖攻临潢，伯龙与韩庆和以兵护粮饷。挽夫千五百人皆授甲，庆和已将兵行前，伯龙从粮居后，遇辽兵五千余邀于路，伯龙率挽夫击败之，获马五百匹。六年，从攻下中京，并克境内诸山寨，为静江军节度留后。天会元年，真授节度使，从宗望讨张觉于平州，伯龙先登驰击，手杀数十百人，迁右金吾卫将军。白河之战，伯龙当其左军，麾兵疾驰蹂之，宋军乱，我师乘胜奋击败之。

宗望伐宋，伯龙为先锋，次保州，遇敌五万，破之，招降新乐军民十余万。大军围汴，宋太尉何巉以军数万出酸枣门，伯龙以本部遮击，多所斩获。及破汴，伯龙以治攻具有功。进破孔彦舟、郾琼众三万于洺州。是年，同知保州兵马安抚司事，将兵数千攻北平，拔之。复取保州、河间。睿宗经略山东，伯

龙从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袭伯龙营，伯龙不及甲，独被衣挺刃拒营门，敌不得入，因奋击杀数十人。已而军士皆甲出，杀伤宋兵不可胜计，并获其一将，斩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龙第一。

六年，还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抚使。破李固寨众十余万于濮州。濮城守，城中镕铁挥我军，攻之不能克。伯龙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枪先登，杀守陴者二十余人。大军相继而上，遂克之。进攻徐州，伯龙复先登，充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败高托山之众十五万余于清河。进击韩世忠于邳州，走之，与大军会于宿迁，追世忠至扬州。还攻泗州。泗州守将以城降。屯军磁阳，破陈宏贼众四十余万。破黄戡于单州。进攻归德，军帅遣伯龙立攻具，伯龙从二十余骑行视地形，城中忽出兵千余，欲生得伯龙，伯龙纵骑驰之，敌兵乱，堕隍而死者几二百人。破王善之众于巢县，取庐州、和州，伯龙之功多。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还过真、扬，道遇酈琼、韩世忠军，复战败之。复为莫州安抚，改知泽州。太行群贼往往啸聚，伯龙皆平之。

天眷元年，为燕京马军都指挥使。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张贵驱胁良民，据险作乱，伯龙讨平之。

皇统元年，以本部从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还。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改延安尹，宁昌军节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广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间，例赠特进、定国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国，辽兴、辰、开三镇节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术

者言，为其时日不利于己，欲不举，其母为营护。居数岁，竟逐之，彪匿于外家。辽人调兵东京时，六哥已老，当从军，怅然谓所亲曰：“吾兒若在，可胜兵矣。”所亲具以实告，因代其父行。战于出河店，辽兵败走，彪独力战，军帅见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斡鲁攻东京，六哥率其乡人迎降，以为榆河州千户。久之告老，彪代领其众。

都统杲攻中京，彪领谋克，从斡鲁破辽将合鲁燥及韩庆民于高、惠之境。已而驻军武安，合鲁燥以劲兵二万来袭，从斡鲁出战，与所部皆去马先登，奋击败之。奚人负险拒命，所在屯结，彪屡战有功。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敌，招降石家山寨。再从宗望伐宋，为猛安。师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临城筑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击走之。大军围汴，以五十骑屯于东南水门。宋人再以重兵出战，彪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复破敌于霸州，擒其裨将祝昂。河间夜出兵二万袭我营垒，彪率三谋克兵击败之。天会五年，授静江军节度使、寿州刺史。

明年，伐宋，从帅府徇地山东，攻城克敌，数被重赏。七年，师至睢，彪以所部招诱京西人民。次柘城县，其官吏出降，彪独与五十余骑入城。继而城中三千余人复叛，彪率其众力战败之，抚安其民而还。从梁王宗弼袭康王，至杭州。师还，宋将韩世忠以战舰数百扼于江北。宗弼引而西，将至黄天荡，敌舟三十余来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载兵士二百余。彪度垂及，以钩拽之，率勇士数十，跃入敌舟，所杀甚众，余皆逼死于水中。明年，从攻陕西，师至宁州，彪与宗人昂率兵三千取廓州。始至，有来降者言：“城东北隅守兵将谋为内应。”彪即夜从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觉之，彪与从者皆殊死战，诸军继进，遂克其城。从攻和尚原及仙人关。与阿里监护漕粮并战舰至毫

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击败之，擒其将萧通。击涟水贼水寨，进取涟水军，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

彪勇健绝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铠，历险如飞。及临敌，身先士卒，未尝反顾，大小数十战，率以少击众，无不胜捷。

齐国既废，摄滕阳军以东诸路兵马都统，抚谕徐、宿、曹、单，滕阳及其属邑皆按堵如故。为武宁军节度使，颇黜货，尝坐赃，海陵以其勋旧，杖而释之。改沂州防御使，历安化、安国、武胜军节度使，迁行台兵部尚书，改京兆尹，封郾国公。以忧去官，起复为武定军节度使，归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禄大夫。久之致仕，复起为枢密副使、舒国公，赐名彪。卒年六十七，谥桓壮。彪性机巧，通音律，人无贵贱，皆温颜接之。

温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闵河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谋略，以智勇闻。都统杲取中京，蒲里特权猛安，领军五千，遇契丹贼万余，与战败之。出衮古里道，败敌八千余。至腊门华道，复以伏兵败敌万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关，执其喉舌人。有顷，贼三千余人复寇腊门华道，蒲里特整队先登，贼识其旗帜，望风而遁，遂奋击之，亲执贼帅。皇统元年，从梁王宗弼伐宋，留军唐州。敌众奄至，蒲里特击之，大名军万四千号二十万，蒲里特率亲管猛安，身先士卒，冲击。敌少却，乃张左右翼并击之，敌众散走。而别遇兵二万来援，复以兵三千击走之。时邳州土贼啸聚，几二十万，蒲里特军三千，分为数队急攻之，贼溃去。南京路遇敌军二万，蒲里特以军三千击败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复击败之。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同知凤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转宁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永定军节度使。海陵南征，改武卫军都总管。大定三年，授开远军节度使，改泰宁军。卒。十九年，以功授



其子兀带武功将军、本猛安奚出痕世袭谋克。

伯德特离补，奚五王族人也，辽御院通进。天会初，与父挾不也归朝，授世袭谋克，后以京兆尹致仕。

特离补招降松山等州未附军民，及招降平州、蓟州境内，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离补为军马猛安，与诸将留，规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肃军，河间、雄、保等兵十余万来救，特离补率所部先战，大军继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肃。特离补摄通判事，降将胡愈阴结众谋乱，特离补勒兵擒愈及其众五十余人。安肃军改为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获太行群盗。元帅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属之，擒王会、孙小十、苗清等，群盗遂平。迁滨州刺史，廉入优等。以母忧去官，起复本职，改涿州刺史。入为工部郎中，从张浩营缮东京宫室。及田珏党事起，朝省为之一空，特离补摄行六部事，迁大理卿，出为同知东京留守。天德三年，复为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忧，起复洺州防御使。正隆盗起，州县无兵，不能御。洺旧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补乃引水注濠中以为固，盗弗能近，州赖以安。迁崇义军节度使。未几，告老归田里，卒。

特离补为人孝谨，为政简静不积财，常曰：“俸禄已足养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积。”凡调官，行李止车一乘、婢仆数人而已。

耶律怀义，本名李迭，辽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战功累迁同知点检司事。宗翰已取西京，辽主谋奔于夏，怀义谏止之，不见听，乃窃取辽主厩马来降。太祖自燕还师，留宗翰、斡鲁经略西方，怀义领谋克从军。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

从宗翰伐宋，降马邑，破雁门，屯兵，进攻太原。以所部别降清源县徐沟镇，遂与诸将列屯汾州之境。时河东、陕西路兵来救太原，刘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怀义捕得生口，尽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袭败之。明年，再伐宋，从娄室取汾州及其属邑，遂过平阳，出泽、潞以趋河阳，所至皆降。及大军围汴，怀义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击尽之。从攻郑、邓州及讨平郑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泽县，从破大名、东平府、徐、兖等州，皆有功。七年，还镇。十年，加尚书左仆射，改西北路招讨使。

怀义在西陲几十年，抚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恋，数日不得发。天眷初，为太原尹，治有能声。改中京留守。从宗弼过乌纳水，还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许。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廉给之。每岁春水扈从，余听自便。明年，再请老得谢，给俸廉之半。海陵即位，封漆水郡王，进封莘王。久之，进封萧王。正隆例封景国公。其子神都斡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迎侍之官。神都斡从海陵南征，怀义卒于云中，年八十二。

萧王家奴，奚人也，居库党河。为人魁伟多力，未冠仕辽，为太子率府率。天辅七年，都统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乡人来降，命为千户领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亲党金臣阿古者犹保撒葛山，王家奴与突捻往讨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余众。时平、滦多盗，王家奴以所部屡破贼兵，斩馘执俘，数被赏赉。宗望伐宋，败郭药师于白河，亦与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与诸将击败之。进围汴，破其东门兵。明年，再伐宋，宗望军至中山，诸门分兵出战，焚我攻具，祁州、河间各以兵来援，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滨州贼葛进聚众数万临淄，李董照里以骑兵二千讨之，王家奴领谋克先登，力战大破其众。明年，攻沧州，宋兵拒战，复从照里击走之。宋将徐文以舟百艘泊海

岛，即以商船十八进袭，斩首七百级，获舟二十。天会八年，除静江军节度使，授世袭千户。从梁王宗弼征伐，为万户，还为五院部节度使。天德二年，改乌古迪烈招讨都监，卒。

田颢，字默之，兴中人。辽天庆八年进士，历官金部员外郎，权归德节度使。太祖定燕，颢举四州版图归朝，加都官郎中，权节度使事，四迁知真定府事。招降齐博、游贵等贼众五千余人。已而贵复叛去，颢遣齐博伪叛从贵，因令伺间杀之，降其众，贼垒悉平。三迁行台左丞、彰德军节度使。是时，新定力役，颢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徭赋比他州独轻。徙同知河北东路都总管，改同签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寻改绛阳军节度使。居三年，以疾请谢事，径解印归。数奏不允，移镇振武军。入为刑部尚书，居三月请老，卒于家。

赵臧，字德固，辽阳人。其妇翁以优伶得幸于辽主，臧补阁门祗候，累迁太子左卫率。后居滦州。宗望讨张觉，臧逾城出降，授洛苑副使，为滦州千户。迁洛苑使，检校工部尚书。从伐宋，至汴，迁棣州刺史、侍卫步军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与有功，改商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统押军兵，兼沿边安抚司事。明年，权知济州事。八年，从定河南，授陇州团练使。十年，改知石州。臧久在兵间，不善治民，坐谤议，谪监平州甜水盐。齐国废，河南皆以宿将守之，授臧宿州防御使，统本路军兵。臧重义，接儒士。尝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负官钱百万，臧以橐金赠之，其子悉为私费，复代输之。顷之，有讼徐帅不法者，朝廷使臧鞫治，臧委曲营护，坐是废罢，寓居于燕。海陵出领行台省，至燕，臧往见之，因诉其事。及海陵即位，起为保大军节度使。贞元初，改内省使。未几，为中都路都转运使。明年，再徙顺义、兴平，入为

太子詹事，镇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

后十余年，臧子孙、司徒张通古子孙皆不肖淫荡，破贲产，卖田宅。世宗闻之，诏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孙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卖。”仍著于令。

##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二十

郭药师子安国 耶律涂山 乌延胡里改 乌延吾里补  
萧恭完颜习不主 纥石烈胡刺 耶律恕 郭企忠 乌孙讹论  
颜盏门都 仆散浑坦 郑建充乌古论三合 移刺温 萧仲恭子  
拱 萧仲宣 高松 海陵诸子

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国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直，号曰“怨军”，药师为其渠帅。斡鲁古攻显州，败药师于城下。辽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诸卫上将军。捏里死，其妻萧妃称制，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药师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夺迎春门，皆入城。萧妃令闭城门与宋兵巷战。药师大败，失马步走，逾城以免。宋人犹厚赏之。

太祖割燕山六州与宋人，宋使药师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张觉而杀之，函其首以与宗望，药师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宗望军至三河，药师等拒战于白河。兵败，药师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药师为燕京留守，给以金牌，赐姓完颜氏。从宗望伐宋，凡宋事虚实，药师尽知之。宗望能以悬军深入，驻兵汴城下，约质纳币，割地全胜以归者，药师能测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两镇不受约束，命诸将讨之，药师破顺安军营，杀三千余人。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子安国仍姓郭氏。

郭安国，药师子也。累迁奉国上将军、南京副留守。贞元三年，南京大内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钊求、同知安武军节度

事王全按问失火状。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浚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谕之曰：“朕非以宫阙壮丽也。自即位以来，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本欲处尔等死罪，特以旧人宽贷之。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

安国性轻躁，本无方略。海陵将伐宋，以安国将家子，擢拜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军兴，领武捷军都总管，与武胜、武平军为前锋。海陵授诸将方略，安国前奏曰：“赵构闻王师至，其势必逃窜。臣等不以远近，追之获而后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构即置之寺观，严兵守之。”及闻世宗即位，海陵谋北还，更置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府，以完颜元宜为都统制，安国副之。及海陵遇弑，众恶安国所为，与李通辈皆杀之。

赞曰：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座劝其君杀卫鞅，岂无所见欤！

耶律涂山，系出遥辇氏，在辽世为显族。涂山仕至金吾卫大将军、遥里相温。辽帝奔天德，涂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书，为西北路招讨使。宗翰伐宋，涂山率本部为先锋。至汾州，遇宋将折家军，请济师并力破之。从攻太原、隆德府，从入汴，克洛阳。及从娄室平陕右。天会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迁尚书左仆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赠特进、郃国公。

乌延胡里改，曷懒路星显水人也。后授爱也窟谋克，因家焉。从阁母围平州，有功。及伐宋，围汴，五谋克与宋兵万人

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驰击败之，元帅府遂赏良马一匹。天会五年，攻宗城县，敌弃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杀千余人，获车四百两。帅府赏牛三十头、马一匹。七年，讨泰山群盗，平之，毁其营栅。兖州群寇三千余保据山险，胡里改复破之。赏牛二十二头、马四匹。八年，攻庐州，至柘皋镇，胡里改领甲士三十为前锋，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犄者七人。复以先锋军攻和州，比至含山县五里，获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将兵且至。胡里改伏其军，遂获姚观察。帅府赏马二匹。九年，定陕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敌千人，败之，生擒甲士一人，尽得敌之虚实。又从蒲鲁浑徇地熙秦，败敌兵二千于秦州，赏马一匹。宋人屯襄阳府，监军按补遣胡里改领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营壁垒，乘其未就，突战破之。梁王宗弼复河南，将攻陈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侦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余，战败之，获南顿县令。及攻陈州，夜将四更，忽闻敌开门溃走，胡里改亟领二谋克军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领军继至，大败之。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八年，授临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马副都总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天德改同知平阳尹，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贞元三年，改同知曷懒路总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节度使。七年，改归德军节度使。十年，移镇显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诏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将军，世袭本路婆朵火河谋克。

乌延吾里补，曷懒路禅岭人也。徙大名路。天会中，从其父达吉补隶元帅右监军麾下。撻懒以事赴阙，以达吉补自随。吾里补领其父谋克，从大军攻沧州。方夷濠隍，城中兵来拒，吾里补以本部击却之。王师下青州，力战有功，获马百匹以献，降获贼党甚众。青州戍将魏吉补以莱州兵众，请济于帅府。吾里补将十二谋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营，拔其一营，得户四千。

又败贼兵五万于恩州，攻破其营，降户五万，获牛畜万余。将至临清县，遇敌兵三千，又败之，俘获甚众，生擒贼首以献。帅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赏之。时靛吉补败于恩州之境，吾里补复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敌万余。宋兵十万在单父间，总管宗室移刺屋迭步卒一万、骑兵四千往讨之。吾里补领其亲管谋克以从，遇敌先登，力战有功。大军经略密州，吾里补将兵二千为前锋，遇敌万人于高密，遂败其众，追至城下，杀戮殆尽，获马牛三千余。吾里补与孛术欲败贼王义军十余万于州南。是夜，贼兵数千来袭营，吾里补以兵横击走之。后从大军攻楚、扬、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袭其父世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皇统七年，益以亲管谋克。天德三年，除同知归德尹。正隆初，为唐古部族节度使。大定二年，为保大军节度使。是岁改镇通远。是时，宋军十余万入河、陇，据险要，攻郡邑。元帅左都监合喜奏益兵。诏益兵七千，遣吾里补与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备任使。进阶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军中。

萧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后也。父翊，天辅间归朝，从攻兴中，遂以为兴中尹。师还，以恭为质子。宗望伐宋，翊当领建、兴、成、川、懿五州兵为万户，军帅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时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战，恭先以所部击败之。经山东，及渡淮，袭康王，皆在军中。师还，帅府承制授德州防御使，奚人之屯滨、棣间者皆隶焉。改棣州防御使。皇统间，改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丁父忧，起复为太原少尹。用廉，迁同知中京留守事。累迁兵部侍郎，授世袭谋克。坐问禁中起居状，决杖，夺一官。贞元二年，为同知大兴尹。岁余，迁兵部尚书，为宋国生日使。以母忧去官，起复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正隆四年，迁光禄大夫，复为兵部尚书。是岁，经画夏国边界，还过临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忧患成疾。时已具其事驿闻



于朝，海陵复命给之，仍遣谕恭曰：“汝失信牌，亦犹不谨。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称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归则无以为辞，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笃，稽颡受命，俄顷而卒。海陵方遣使与其子护卫九哥驰视，乃戒府官使善护之。至保州，已闻讣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护丧以还，所过州府设奠。丧至都，命百官致祭。亲临奠，赙赠甚厚，并赐厩马一。谓九哥曰：“尔父衔命，卒于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马十年，今赐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则乘之。”

完颜习不主，年十六，从伐宋，攻下怀仁县，功居最。从睿宗经略陕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诸山，遇盗三千，击败之。又破贼四千，生擒其将帅。出陇州，以兵四百败敌数千。宋兵七千来取巩州，复击走之。又以五千兵败吴玠之众三万，白塔口遇敌五千，复败之。别降定远等寨。皇统二年，授同知临洮尹，以忧去官。未期，以旧职起复，改孟州防御使，迁临洮尹。复以罪罢。正隆三年，起为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纥石烈胡剌，晦发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识契丹字，为帅府小吏。梁王宗弼复陕西，久不通问。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时，宗弼自凤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视彼中地形，修道筑城。天会十二年，往滨州密访南边事体，及观刘豫治齐状，尽得其虚实。睿宗甚嘉之。皇统初，从宗弼渡淮，及下庐、和二州，大破张浚、韩世忠等军。遣胡剌驰奏，赏以金盃、重彩五端、绢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军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历同知济州防御使事，入为监察御史。秩满再任。大定二年，迁刑部员外郎，与御史大夫白彦敬往西北部族市马。累转泗州防御使，三迁蒲与路节度使，移宁昌军，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辽横帐秦王之族也。为人谨

愿有志，喜读书，通契丹大小字。与耶律高八来归。娄室问高八曰：“与尔同来者，谁可任用治军旅事？”高八封曰：“耨里可。”娄室与宗翰伐宋，恕隶前锋，取和尚原，攻仙人关，特为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陕西参谋，委以军务，迁行台兵部侍郎，再迁尚书左司郎中。海陵为平章政事，谓恕曰：“君亦有党乎？”恕正色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党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戏之耳。”久之，为沁南军节度使，迁行台工部尚书。行台罢，改安国军节度使，为参知政事。以疾求解，为兴中尹，入为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广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赠银青光禄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阳王子仪之后。郭氏自子仪至承勋，皆节镇北方。唐季，承勋入于辽，子孙继为天德军节度使，至昌金降为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谨。年十三，居母丧，哀毁如成人。服除，袭父官，加左散骑常侍。天辅中，大军至云中，遣耶律坦招抚诸部。企忠来降。军帅命同勾当天德军节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韩州。及见太祖，问知其家世，礼遇优厚，以白鹰赐之。天会三年，伐宋，领西南诸部番、汉军兵，为猛安，从破雁门，屯兵，加桂州管内观察留后，镇代州。明年，贼杨麻胡等聚众数千于五台，企忠与同知州事迪里讨平之。迁知汾州事。是时汾州初下，居民多为军士掠去，城邑萧然。企忠诣帅府力请，愿听其亲旧赎还。帅府从之。未几，完实如故。石州贼阎先生众数万至城下，僚属虑有内变，请为备。企忠曰：“吾于汾人有德，保无他。”乃率吏民城守。会援至，合击，破之。六年，改静江军节度留后，迁天德军节度使、汴京步军都指挥使，累迁金吾卫上将军。秩满，权沁州刺史。到官岁余，卒，年六十八。

乌孙讹论，善骑射，袭父撒改谋克，从蒙刮攻东京及广宁，击北京山贼，皆有功。萧霸哲来攻恩州，讹论以六十骑侦之。逮夜，遇敌数百骑，掩击之，生获三人，知霸哲众九万且至，故蒙刮得以为备，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讹论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敌一千于沧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开州，讹论以骑四百守河，复败千余人，斩首七百余。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闻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讹论济师败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万据乌江，讹论帅二千人直前败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宁。十五年，沂州窦防御叛。讹论败之，获窦防御。录前后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将军。宗弼再取河南，讹论以五十骑败杨家贼五百于徐州东。以功受赏，不可胜计。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迁石堡部族节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颜盏门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长，美须髯。天会间，从其兄羊艾在军中。方取汴京，其兄战歿，遂擐甲代其兄充军。睿宗定陕西，以门都为蒲犂，隶监军杲亲管万户，攻饶风关。至坊州，杲欲与总管蒲鲁虎会于凤翔，遣门都领六十骑先往期会。及还，备得地形险厄，赏银五十两。其后梁王宗弼驻军山东，遣人诣陕西，特召门都至。令赍废齐及安抚百姓诏书，往谕监军宗室杲。门都既还，宗弼赏以良马银绢。事毕，复遣从杲。天眷初，叛将定国军节度使李世辅伪邀杲至私署，以献甲为名，遂以兵劫执而去。门都突出，以告押军猛安完颜挹懒，同率兵追及，首出与战，杲由此得脱，以功迁明威将军。复从杲招复陕西，进至凤翔。齐国初废，诸路多反复不一。杲授门都牌札，令往抚定。门都所至，多张甲兵，从者安之，违者讨之，帖然无复叛者，杲甚嘉之。皇统初，迁广威将军。四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改知保安军事。天德三年，为丹州刺

史兼知军事。正隆初，为宁州刺史。大定初，宋将吴璘等以军数十万人据秦、陇，元帅府承制以门都为勇烈军都总管，领军讨之。宋人保据德顺。都监合喜遣武威军副都总管夹谷查刺，会宗室璋，议征讨之策。璋与门都曰：“须都监亲至，敌必退矣。”合喜领军四万来赴，遂复德顺州。明年，秦、陇平，以功迁金吾卫上将军，授通远军节度使。五年，改庆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卒于官。十九年，录功，以子六哥世袭本路曷懒兀主猛安敌骨论窟申谋克，授武功将军。

门都性忠厚谨恇，安置营壁，尤能慎密。有敌忽来，虽矢石至前，泰然自若，乃号令士卒如平时，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仆散浑坦，蒲与路挟懣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骑射。年十六，从其父胡没速征伐。初授修武校尉，为宗弼扎也。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觐伺，至鄱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多所俘获。皇统九年，除慈州刺史，再迁利涉军节度使，授世袭济州和术海鸾猛安涉里斡设谋克。贞元初，以忧去官。起复旧职，历泰宁、永定军，改咸平尹。海陵杀浑坦弟枢密使忽土，召浑坦至南京。既见，沈思久之，谓之曰：“汝有功旧，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矜悯。”遂释之。改兴平军节度使。世宗即位，以为广宁尹。窝斡反，为行军都统，与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俱在左翼，败窝斡于长冻。改临潢尹。贼平，赐金帛。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徙显德军、庆阳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旧功，起为利涉军节度使，复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浑坦历一十七官，未尝为佐贰。性沈厚有识，虽未尝学问，明于听断，所至有治声云。

郑建充，字仲实，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

延安府事。天会七年来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刘光烈兵八万来攻建充，相距四十余日。攻益急，建充遣人会斜喝军，夹击破之，俘其裨将贺贵。迁节制司统制军马。改京兆府路兵马都监。败宋曲端于彭原。高昌宗据延安，为宋守，建充击之，尽复城邑。复知延安军府事。齐国建，累迁博州团练使，知宁州。齐国废，朝廷以地赐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副使，仍知宁州。天眷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阳。从破甘谷城，改平凉尹。是时营建南京宫室，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建充白其事，请至砥柱解筏，顺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锢者得释。正隆军兴，括筋角造军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于朝。

建充性刚暴，常畜獬犬十数，奴仆有罪既答，已复噬犬啮之，骨肉都尽。虽谦逊下士，于敌己上一无所屈。省部文移有不应法度，辄置之坐下，或即毁裂，由是在位者衔之。军胥李换窃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诬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鞠，皆无状。方奏上，摄事者素与建充有隙，恐其得释，使吏持文书给建充曰：“朝省有命，奈何？”建充曰：“惟汝所为。”是夜，死于狱中。长子诉亦死焉。

乌古论三合，曷懒路爱也窟河人，后徙真定。睿宗为右副元帅，闻三合勇略，选充扎也。后从宗弼征伐，补曲院都监。未几，从伐宋。与宋兵遇于颍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统元年，领汉军千户，帅府再以军四千隶焉。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再迁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洺州防御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积劳苦。逮事朕，辅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以劳卿也。”迁永定军节度使，历临潢、凤翔尹，陕西路统军使，东平尹。节制州郡，躬行俭约，政先宽简，边庭久宁，人民获

安。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卒。

十八年，世宗追录三合旧劳，授其子大兴河北西路爱也窟河世袭猛安阿里门河谋克，阶武功将军。

移剌温本名阿撒，辽横帐人，工契丹小字。睿宗为左副元帅伐宋，温从大朴渡江，辟江宁府都巡检。江宁、太平初下，宋遣谍人扇构百姓，应者数万人。温擒其谍者，遂不敢窃发。宗弼嘉之，赐银千两、重彩百端、绢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尝不在行间。除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会宗弼巡边，温从军，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请，已被酒失次，温掖而出宫。明日，熙宗谓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谨，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亲信之。尝谓女婿纥石烈志宁曰：“汝可效阿撒之为人也，可以几古人矣。”未几，除同知中京路都转运使事，累迁左谏议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为济州路行军万户，从至扬州。军还，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馔不适口，召温尝之。奏曰：“味非不美也，盖南北边事未息，圣虑有所在耳。”上意遂释。历永定、震武、崇义节度使，移临海军。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颇决，百姓惶骇，不知所为。温躬督役夫缮完之，虽临不测，无所避。僚属或止温，温曰：“为政疵疢，水泛滥为灾，守臣之罪。当以此身为百姓谢，虽死不恨。”移镇武定，岁旱且蝗，温割指，以血沥酒中，祷而酹之。既而雨沾足，有群鸦啄蝗且尽，由是岁熟，人以为至诚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赞曰：军旅之事，锋镝在前，不计其死。耳属金鼓，目属旌旗，心属号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国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虽细必录，所以明功也。

萧仲恭，本名术里者。祖挹不也，仕辽为枢密使，守司徒，封兰陵郡王。父特末，为中书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谨，

动有礼节，能被甲超橐驼。辽故事，宗戚子弟别为一班，号“孩兒班”，仲恭尝为班使，历宫使、本班详稳。辽帝西奔天德，仲恭为护卫太保，兼领军事。至霍里底泊，大军奄至，仓卒走。仲恭母马乏，不能进，谓仲恭兄弟曰：“汝等尽节国家，无以我为也。”仲恭母，辽道宗季女也。辽主伤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从而西。时大雪，寒甚，辽主乏食，仲恭进衣并进干糲。辽主困，仲恭伏冰雪中，辽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后与辽主俱获，太宗以仲恭忠于其主，特加礼待。天会四年，仲恭使宋。且还，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仲恭素忠信，无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宗望察仲恭无他，薄罚之。于是再举伐宋，执二帝以归。累迁右宣徽使，改都点检。宗磐与宗干争辩于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干，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诛，仲恭卫禁有备，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皇统初，封兰陵郡王，授世袭猛安，进拜平章政事，同监修国史，封济王。诏葬辽豫王于广宁，仲恭请往会葬，熙宗义而许之。改行台左丞相。居无何，入为尚书右丞相，拜太傅，领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海陵亲为书，以玉山子赐之。是岁，薨，年六十一。谥贞简。正隆例降王爵，改仪同三司、郑国公。子拱。

拱本名迪辇阿不，初为兰子山猛安。海陵为宰相，徼取人誉，荐大臣子以为达官，遂以拱为礼部侍郎。耶律弥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将纳为妃，使拱自汴取之。还过燕，是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不类处子，窃忧之，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祸矣。”拱去不数日，仲恭卒。拱至上京，闻讣，以本官起复，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弥勒入宫，果如仲恭

所相度，即遣出宫。夜半召拱至禁中，诘问无状。海陵终疑之，乃罢拱礼部侍郎，夺其信牌。拱待命，逾年不报，归兰子山治猛安事。是时，萧恭、张九坐语禁中事得罪，拱至兰子山，与客会语及之。有阿纳与拱有隙，乃诬拱言张九无罪被诛，语涉怨谤。海陵遣使鞠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语，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复问拱，但榜掠其左验，使如告语证之，拱遂见杀。

仲宣，本名野里补，仲恭母弟。聪敏好学，沉厚少言。五岁，遥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师，为本班详稳。从天祚西，为护卫太保左右班详稳。至石辇铎，辽主留仲宣侍母，遂与其母皆见获。太宗嘉之，且谓仲宣能知辽国故事，命权宣徽使，从睿宗伐康王。师还，家居者久之。皇统二年，特授镇国上将军，历顺义、永定、昭义、武宁四镇节度使。为政平易，小吏不敢为奸。贿赂禁绝，奴婢入郡，人莫识其面。朔、潞百姓皆为立祠刻石颂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从军为蒲辇，有力善战，宗弼闻其名，召置左右，从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总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东京路渤海万户。兵部尚书可喜谋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与万户高松谋之，必从我矣。”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易矣。”老僧往见松，说松曰：“君有功旧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县令也，每念圣恩，累世不能报，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辉、阿琐知事不可成，遂上变，共捕斡论赴有司。松从征窝斡，以功迁咸平少尹，四迁崇义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四。

赞曰：忠信行己，岂不大哉！萧仲恭尽心故主，而富贵福泽向之，与宗室旧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谊遏



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风焉。

海陵后徒单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寿，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补，才人南氏生滕王广阳。

光英本名阿鲁补，徒单后所生。是时燕京转运使赵袭庆多男，故又名曰赵六。养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于是赠璋银青光禄大夫，赐宗正方钱千万。

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为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画像于武德殿，尽召国初尝从太祖破宁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并加宣武将军，赐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进光英曰：“臣今年百岁矣，有子十人。愿太子寿考多男子与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赐忽里罕，答其厚意。后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国号有“英国”又有“应国”，遂改“英国”为“寿国”，“应国”为“杞国”。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云。

太医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义俱以医药侍光英，李中超换宣武将军、太子左卫副率，薛遵义丁忧，起复宣武将军、太子右卫副率。光英襁褓时，养于宗正方家，其后养于永宁宫及徒单斜也家。贞元元年，诏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门入，居于东宫。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龙殿，赐京师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鸦，获之。海陵大喜，命荐原庙，赐光英马一匹，黄金三斤，班赐从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肃州。光英获二兔，遣使荐于山陵。居数日，复获鼯兔，从官皆称贺。赐光英名马弓矢，复遣使荐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群臣迎谒，海陵与徒单后、光英共载

而入。

海陵尝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当日游宴于宫掖苑囿中以自娱乐。”光英颇警悟，海陵谓侍臣曰：“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诗文小技，何必作耶。至于骑射之事，亦不可不习，恐其懦柔也。”及将亲征，后与光英挽衣号恸，海陵亦泣下曰：“吾行归矣。”

后诵《孝经》。一日，忽谓人曰：“《经》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何为不孝？”对者曰：“今民家子博弈饮酒，不养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岂足为不孝耶！”盖指言海陵弑母事。

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陀满讹里也为太子少师兼河南路统军使，以卫护之。完颜元宜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讹里也，杀光英于汴京，死时年十二。后与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诸王墓次。

讹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袭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迁昌武军节度使、归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统军使、太子少师。大定二年，迁元帅右都监。宋人陷陈、蔡，讹里也师久无功，已而兵败于宋，解职。俄起为京兆尹。世宗谓之曰：“卿为河南统军，门多私谒，百姓恶之。其后经略陈、蔡，不惟无功，且复致败。以汝旧劳，故复用汝。京兆地近南边，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寿，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补，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东胜家保养之，赐东胜钱千万，仍为起第。五月己酉，弥月，封其母唐括氏为柔妃，赐京师贫者五千人钱，人钱二百。二年，矧思阿补生日，海陵与永寿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东胜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

阿补薨。海陵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医者安宗义及其乳母，杖东胜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补为宿王，葬大房山。

谏议大夫杨伯雄入直禁中，因与同直者相语，伯雄曰：“宿王之死，盖养于宫外，供护虽谨，不若父母膝下。岂国家风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谓伯雄曰：“尔臣子也，君父所为，岂得言风俗。宫禁中事，岂尔当言。朕或体中不佳，间不视朝，只是少得人几拜耳。而庶事皆奏决便殿，纵有死刑不即论决，盖使囚者得缓其死。至于除授宣敕虽复稽缓，有何利害。朕每当闲暇，颇阅教坊声乐，聊以自娱。《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国事溺于此者耳。如我虽使声乐喧动天地，宰相敢有滥与人官而吏敢有受赇者乎。外间敢有窃议者乎。尔谏官也，有可言之事，当公言之。言而不从，朕之非也。而乃私议，可乎？”伯雄对曰：“陛下至德明圣，固无窃议者。愚臣失言，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海陵曰：“本欲杀汝，今只杖汝二百。”既决杖至四十，使近臣传诏谕伯雄曰：“以尔藩邸有旧，今特释之。”

滕王广阳，母南氏，本大朴家婢，随元妃大氏入宫，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为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广阳。十月满月，海陵分施在京贫民，凡用钱千贯。三年二月，封南氏为才人。七月，封广阳为滕王。九月，薨。

赞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陀满讹里也以宫师兼统军之任，计至悉也，岂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鱼肉，而独己子之谋安，不可得矣。

##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张通古 张浩 张汝霖 张玄素 张汝弼 耶律安礼  
纳合椿年 祁宰

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辽天庆二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丁父忧，起复，恳辞不获，因遁去，屏居兴平。太祖定燕京，割以与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宗望复燕京，侍中刘彦宗与通古素善，知其才，召为枢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会四年，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辽王宗干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谕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宗干为论理之。除中京副留守，为诏谕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遂索马欲北归。宋主遽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使还，闻宋已置戍河南，谓送伴韩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今辄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兴师问罪，将何以为辞？江左且不可保，况齐乎？”肖胄惶恐曰：“敬闻命矣。”即驰白宋主。宋主遽命罢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干，且曰：“及其部置未定，当议收复。”宗干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未几，诏宗弼复取河南，通古请先行至汴谕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谓通古曰：

“宋人先退，诈也，今闻将自许、宿来袭我。”通古曰：“南人宣言来者，正所以走耳。”乃使人觇之，宋人果溃去。宗弼抚髀笑曰：“谁谓书生不能晓兵事哉？”

河南卒孙进诈称“皇弟按察大王”，谋作乱。是时海陵为相，内怀觊觎，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胜，因孙进称皇弟大王，遂指名为胙王以诬构之。熙宗自太子济安薨后，继嗣未定，深以为念。裴满后多专制，不得肆意后宫，颇郁郁，因纵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杀人。及海陵中伤胙王，熙宗以为信然不疑，遣护卫特思就汴京鞠治。行台知熙宗意在胙王，导引孙进连属之。通古执其咎，极力辩止。及孙进引服，盖假托名称，将以惑众，规取财物耳，实无其人也。特思奏状，海陵谮之曰：“特思且将徼福于胙王。”熙宗益以海陵为信，遂杀胙王，并特思杀之。行台诸人乃责通古曰：“为君所误，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获罪死，贤于生。”海陵既杀胙王，不复缘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台不坐。

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郢王。以疾求解机务，不许。拜司徒，封沈王。海陵御下严厉，收威柄，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惟见通古，必以礼貌。

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诏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

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

通古天资乐易，不为表襮，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曾祖霸，仕辽而为张氏。天辅中，辽东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为承应御前文字。天会八年，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缮修大内，超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仪。求养亲，去职。起为赵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为大理卿。天眷二年，详定内外仪式，历户、工、礼三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田珏党事起，台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书丛委，决遣无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补除彰德军节度使，迁燕京路都转运使。俄改平阳尹。平阳多盗，临汾男子夜掠人妇，浩捕得，榜杀之，盗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颇事之。庙祝、田主争香火之利，累年不决。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缮葺尧帝祠，作击壤遗风亭。

海陵召为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忧。起复参知政事，进拜尚书右丞。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箬、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浩进拜平章政事，赐金带玉带各一，赐宴于鱼藻池。浩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从之。拜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赐其子汝霖进士及第。未几，改封

蜀王，进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鲁国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谏不行，言不听，则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则求去。卿于二者何居？”浩对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养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许。

海陵欲伐宋，将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于是使浩与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浩从容奏曰：“往岁营治中都，天下乐然趋之。今民力未复，而重劳之，恐不似前时之易成也。”不听。浩朝辞，海陵问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谏，乃婉词以对，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对曰：“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海陵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琬来视工役，凡一殿之成，费累巨万。琬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浩不能抗而与之均礼。汴宫成，海陵自燕来迁居之。浩拜太傅、尚书令，进封秦国公。

海陵至汴，累月不视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诸将。浩欲奏事，不得见。会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恶闻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将发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书省事。

世宗即位于辽阳，扬州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杀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员外郎完颜谋衍上贺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师，入见。世宗谓曰：“朕思天位惟艰，夙夜惕惧，不遑宁处。卿国之元老，当戮力赞治，宜令后世称扬德政，毋失委注之意也。”俄拜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时为首相，不能匡救，恶得无罪。营建两宫，殫竭民力，汝亦尝谏，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浩顿首谢。

居数日，世宗谓浩曰：“卿为尚书令，凡人材有可用者，当举用之。”浩举纥石烈志宁等，其后皆为名臣。

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侄汝弼宣谕。浩力疾入对，即诏入朝毋拜，许设座殿陛之东，若有咨谋，然后进对。或体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决。浩虽受诏，然每以退为请。三年夏，复申前请。乃除判东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请致仕。

初，近侍有欲罢科举者，上曰：“吾见太师议之。”浩入见，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浩对曰：“有。”曰：“谁欤？”浩曰：“秦始皇。”上顾左右曰：“岂可使我为始皇乎！”事遂寝。

是岁，薨。上辍朝一日。诏左宣徽使赵兴祥率百官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谥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子汝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泽，少聪慧好学，浩尝称之曰：“吾家千里驹也。”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特授左补阙，擢大兴县令，再迁礼部员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见于香阁，谕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为降。朕以刑部阙汉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试其能耳。如职事修举，当有升擢。尔父太师以户部尚书升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迁金紫，卿所自见也。当既厥心，无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谕德兼礼部郎中。

先是，知登闻检院王震改礼部郎中，世宗谕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礼官当选有学术士，如张汝霖者可也。”于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职。擢刑部侍郎。以忧解，起复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谓曰：“卿尝言，监察御



史所察州县官多因沽买以得名誉，良吏奉法不为表暴，必无所称。朕意亦然。卿今为台官，可革其弊。”寻改中都路都转运使、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俄转吏部，为御史大夫。

时将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责之曰：“朕以卿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颇详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挠法耶？不谓卿等顾徇如是。”汝霖跪谢。久之，上顾左谏议大夫杨伯仁曰：“台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轻，故具二法上请，在陛下裁断耳。且人材难得，与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辈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几，复坐失出大兴推官高公美罪，谪授棣州防御使。顷之，复为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进拜尚书左丞，时人荣之。

后因朝奏日论事上前，世宗谓曰：“朕观唐史，见太宗行事初甚厉精，晚年与群臣议多饰辞，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今虽年高，敬慎之心无时或怠。”汝霖对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难者，正谓此也。”上以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兴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视事日且加辅导。寻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料，夺官一阶。久之，迁尚书右丞。

是时，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贤材与图致治，而大臣皆依违苟且，无所荐达。一日，世宗召宰臣谓曰：“卿等职居辅相，曾无荐举何也？且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尝言某人可用，然后从而言之。卿等既无所言，必待朕知而后进用，将复有几？”因顾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荐，但无

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偏小，皆称有贤。今天下之大，岂无人才？但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惭色。二十八年，进拜平章政事，兼修国史，封芮国公。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右丞相襄同受顾命。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进封莘。

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当示信于天下。昔宋主构生日，亦系五月。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礼，不闻有霖潦碍阻之说。今与宋构好日久，遽以暑雨为辞，示以不实。万一雨水逾常，愆期到阙，犹愈更用别日。“参知政事刘玮、御史大夫唐括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亦皆言其不可。帝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时帝在谅阴，初出猎，谏院联章言心丧中未宜。其后冬猎，汝霖谏之。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难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为当矣。”

一日，帝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材耶？”时有司言民间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讼，乞禁之。汝霖谓：“王者之法，譬犹江、河，欲使易避而难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无不闻诵。若令私家收之，则人皆晓然不敢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为便。”诏从之。

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许。十二月，卒。时帝猎饶阳，讷闻，敕百官送葬，赠礼加厚，谥曰文襄。

汝霖通敏习事，凡进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说，故

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诸陈设物，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帝以多费，意辍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为过侈。将来外国朝会，殿宇壮观，亦国体也。”其后奢用浸广，盖汝霖有以导之云。

张玄素，字子真，与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辽至节度使。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据辽阳，玄素在其中。斡鲁军至，乃开门出降，特授世袭铜州猛安。天会间，历西上阁门使、客省使、东宫计司。天眷元年，以静江军节度使知涿州，察廉最，进官一阶。皇子魏王道济遥领中京，以玄素为魏王府同提点，寻改镇西军节度使，迁东京路都转运使，改兴平军节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起，玄素发民夫增筑城郭，同僚谏止之，不听。未几，寇掠邻郡，皆无备，而兴平独安。世宗即位，玄素来见于东京。玄素在东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尝取在官黄粮，及摭其数事。至是来见，世宗一切不问。玄素与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迁户部尚书，出镇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

玄素厚而刚毅，人畏惮之。往往以片纸署字其上治疟疾，辄愈，人皆异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征，彰信军节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廕补官。正隆二年，中进士第，调沈州乐郊县主簿。玄征妻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有属，世宗纳玄征女为次室，是为元妃。张氏生赵王允中。世宗即位于辽阳，汝弼与叔玄素俱往归之，擢应奉翰林文字。

世宗御翠峦阁，召左司郎中高衍及汝弼问曰：“近日除授，外议何如？宜以实奏，毋少隐也。有不可用者当改之。”衍、汝弼皆无以对。自皇统以来，内藏诸物费用无度，吏夤缘为奸，多亡失。汝弼与宫籍直长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阅实之，以

类为籍，作四库以贮之。于是，内藏库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进阶。顷之，兼修起居注，转右司员外郎。母忧去官。起复吏部郎中，累迁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诏徙女直猛安谋克于中都，给以近郊官地，皆脊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专为己有。上出猎，猛安谋克人前诉所给地不可种艺，诏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之。因命汝弼议其事。请“条约立限，令百姓自陈。过限，许人首告，实者与赏。”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转运使张九思拘籍之。

上问：“高丽、夏皆称臣。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对曰：“故辽与夏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和，用辽故礼，所以然耳。”汝弼曰：“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闻尚书省除授小官多不称职，召汝弼至香阁谓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尽心。”汝弼对曰：“材薄不足以副圣意耳。”进拜尚书右丞。于是，户部榷官仓粟，汝弼请使暖汤院得余之。上让曰：“汝欲积阴德邪？何区区如此。”

左丞相徒单克宁得解政务，为枢密使。是日，汝弼亦怀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进左丞，与族弟参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为荣。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许。汝弼曰：“圣旨尝许六十致仕。”上责之曰：“朕尝许至六十者致仕，不许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则可行，否则当言。卿等不言，皆此类也。”久之，坐擅增诸皇孙食料，与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参政张汝霖各削官一阶。上曰：“准法当解职，但示薄责耳。”汝弼在病告，上谓宰相曰：“汝弼久居执政，练习制度，颇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罢为广宁尹，赐通犀带。

汝弼为相，不能正谏。上所欲为，则顺而导之，所不欲为，则微言以观其意。上责之，则婉辞以引过，终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货，以计取诸家名园甲第珍玩奇好，士论薄之。二十七年，薨。

汝弼既与永中，甥舅，阴相为党。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觊非望，画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术者推算永中。有司鞠治，高氏伏诛。事连汝弼，上以事觉在汝弼死后，得免削夺。

耶律安礼，本名纳合，系出遥辇氏。幼孤，事母以孝闻。辽季，间关避难，未尝一日怠温清。入朝，当路者重其行义，使主帅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从元帅于山西。母丧，不克归葬，主帅怜之，赠礼甚厚。安礼冒大暑，挽柩行千余里，哀毁骨立，行路嗟叹。服除，由行台吏、礼部主事累迁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

天德间，罢行台尚书省，入为工部侍郎，累迁本部尚书。明年冬，为宋国岁元使。被诏鞠治韩王亨狱于广宁。亨无反状，安礼还奏。海陵怒，疑安礼梁王宗弼故吏，乃责安礼曰：“亨迭有三罪。其论阿里出虎有誓券不当死，既引伏。其谓不足进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无之？汝等来奏，欲测我喜怒以为轻重耳。”乃遣安礼再往，与李老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杀亨于狱。海陵犹谓安礼辄杀亨以绝灭事迹，亲戚得以不坐。安礼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

改吏部尚书，护大房山诸陵工作。拜枢密副使，封谭国公，迁尚书右丞，进封郈国公，转左丞。议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谏伐江南，忤海陵意，罢为南京留守，封温国公。安礼长于吏事，廉谨自将，从帅府再伐宋，宝货人口一无所取。贵为执政，奴婢止数人，皆有契券，时议贤之。薨，年五十六。

纳合椿年，本名乌野。初置女直字，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补尚书省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监察御史。海陵为相，荐为右司员外郎，编定新制。海陵篡立，以为谏议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终身不复饮。改秘书监，修起居注，授世袭猛安，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贞元初，起上京诸猛安于中都、山东等路安置，以劳赐玉带闲厩马。奉迁山陵，还为都点检。赐今名，拜参知政事。海陵谓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难得，复有如卿者乎？”椿年荐大理丞纥石烈娄室。海陵以娄室为右司员外郎。未旬日，海陵谓椿年曰：“吾试用娄室，果如卿言。惟贤知贤，信矣。”娄室后赐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时，至左丞相，号贤相焉。

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亲临哭之，追封特进、谭国公，谥忠辩，赙银二千两、彩百端、绢千匹、钱千万。以长子参谋合为定远大将军，袭猛安，次子合答为忠武校尉。及归葬，再赐钱百万，仍给道路费。

椿年有宰相才，好推挽士类，然颇营产业，为子孙虑。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捡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赋贫民种佃。世颇以此讥椿年云。

祁宰，字彦辅，江淮人。宋季以医术补官。王师破汴得之，后隶太医。累迁中奉大夫、太医使。数被赏赉，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将伐宋，宰欲谏，不得见。会元妃有疾，召宰诊视。既入见，即上疏谏，其略言：“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

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间者昼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已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綦戡，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戡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戡。召禁中诸司局官至咸德门，谕以杀宰事。

明年，世宗即位于辽东。四年，诏赠资政大夫，复其田宅。章宗即位，诏访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监公史，擢尚药局都监。泰和初，诏定功臣谥，尚书省掾李秉钧上言：“事有宜缓而急，若轻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见故赠资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诛，慕义之士，尽伤厥心。世宗即位，赠之以官，陛下录用其子，甚大惠也。虽武王比干之墓，孔子誉夷、齐之仁，何以异此。而有司拘文，以职非三品不在议谥之例，臣窃疑之。若职至三品方得请谥，当时居高官、食厚禄者，不为无人，皆畏罪渎罔，曾不敢申一喙，画一策，以为社稷计。卒使立名死节之士，顾出于医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谓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礼待之。乞诏有司特赐谥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谥曰忠毅。

赞曰：异哉，海陵之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于朝，动必以礼，然后免于耻。张通古、耶律安礼位不及张浩，进退始终，其贤远矣。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岂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礼位皆大臣，一以婉辞，一以密谏，贤于不谏而已。祁宰一医流，独能极谏，其后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纳合椿年援

引善类，有君子风。其死适在宋兵未举之前，然观其好营产殖，亦未必忘身徇国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杲本名撒离喝 耨碗温敦思忠子乙迭 温敦兀带 奔睹  
高桢白彦敬 张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孙，泰州婆卢火之族，胡鲁补山之子。雄伟有才略，太祖爱之，常在军中。及婆卢火为泰州都统，宗族皆随迁泰州。撒离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迁，仍居安出虎水。

宗翰、宗望已再克汴，执宋二主北还。宗望分遣诸将定河北。左都监阁母攻下河间。雄州李成弃城走，撒离喝邀击，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经略山东，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内有贼众，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击破其众，执而戮之。从平陕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顺军，又降泾原路镇戎军，进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睹讨平河外，降宁洮、安陇二寨，并降下河及乐州。至西宁，尽降其都护官属，于是木波族长等皆迎降。攻庆阳，败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环州来降，得城寨十三，步骑一万。于是，宗弼军败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励宗弼。

睿宗已定陕西，留兵屯冲要，使撒离喝总之。居无何，请收剑外十三州。与宋王彦之军七千人遇于沙会泺，败之，遂克金州。连破吴玠诸军于饶峰关，遂取真符县，取洋州入兴元府。败吴玠兵于固镇，擒其两将。撒葛祝等破宋兵，尽下诸砦及仙人关。天会十四年，为元帅右监军。

天眷三年，宗弼复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陕西。既至凤

翔，击走宋军。是时，宋军在京兆西者甚众。诸将以暑雨，欲驻军。且闻宋兵九万会于泾州，都元帅遣河南步卒来会军。撒离喝留诸将屯环庆，独以轻骑取泾州。六月，败宋兵于泾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击，大败之。未几，为右副元帅。皇统三年，封应国公，锡赉甚厚。熙宗出猎，赐具装马二，命射于围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将还军，命宰臣饯之。

海陵升蒲州为河中府，撒离喝为河中尹，左副元帅如故。自陕西入朝，因从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义除之，即位之后，力行善政，后世称贤。陛下以前主失德，大义废绝，力行善政，则如唐太宗矣。”海陵闻其言，色变，撒离喝亦悔其言。既而进封国王，从行官吏皆官赏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颇得士心，忌之，以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又恐不奉命，阳尊以殊礼，使系属籍，以玉带玺书赐之。撒离喝至汴，诏谕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挾不野无使撒离喝预军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辄争之。挾不野诡曰：“太师梁王以陕西事属公，以河南事属挾不野，今未尝别奉诏命。陕西之事，挾不野固不敢干涉。”挾不野久在河南，将帅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势孤，争之不得，白于朝。大臣知上旨，报曰：“如梁王教。”及诏使至汴，谕旨于挾不野。使还，挾不野独有附奏，撒离喝不得与闻，人皆知海陵使挾不野图之矣。

会海陵欲除辽王斜也子孙及平章政事宗义等，元帅府令史遥设希海陵旨，诬撒离喝父子谋反，并平章宗义、尚书谋里野等。遥设学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诈为契丹小字家书与其子宗安，从左都监奔睹上变。封题作已经开拆者，书纸隐约有白字，作曾经水浸，致字画分明者，称御史大夫宗安于宫门外遗下此书，遥设拾得之。其书略曰：“挾不野自来于我不好，凡事常有堤防，应是知得上意。移刺补丞相于我不好，若迟缓分毫，猜疑

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浑每见此书，约定月日，教扫胡令史却写白字书来。”有司鞫问，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书，我剖肌肉藏之，犹恐漏泄，安得于朝门下遗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变。乃置扫胡炉炭上，扫胡不能堪，自诬服。宗安谓扫胡曰：“尔苦矣。”宗义被掠笞，不能当，亦自诬服，曰：“我辈知不免矣，不早决，徒自苦。”宗安曰：“今虽无以自明，九泉之下当有冤对，吾终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鲁浑杀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无写书及传书者主名。

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旧尝从撒离喝。特末者，陕西旧将，尝以左副元帅事驰驿赴阙。两人者皆族诛。撒离喝亲属坐是死者二十余人。鲁王幹者孙耶鲁候撒离喝于汴，厮鲁浑执之，耶鲁曰：“愿付有司，若法当同坐，虽死不恨。”厮鲁浑亦杀之。其家讼于朝，海陵不问，但赐钱二百万。

奔睹迁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遥设为同知博州事，赐钱三百万，谓之曰：“尔无自比老人。老人亲告朕，尔以告有司，设有撒离喝党人在其间，败吾事矣。”老人指萧玉也。萧玉名老人，故云然。遥设在博州数岁，后与萧裕谋反，伏诛。

大定初，诏复撒离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谥庄襄，以郡王品秩官为营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庙庭。

耨碗温敦思忠，本名乙剌补，阿补斯水人。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凡军事当中复而应密者，诸将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答赞谋往来专对其间，号阐刺。阐刺者，汉语云行人也。自收国元年正月，辽人遣僧家奴来，使者三往反，议不决。使者赛刺至辽，辽人杀之。辽主自将，至驼门，大败，归，复遣使议和。太祖使胡突袭往，书曰：“若不从此，胡突袭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赛刺杀之，惟所欲者。”

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干、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扬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赞谋至辽，见辽人再撰册文，复不尽如本国旨意，欲见辽主自陈，阍者止之。赞谋不顾，直入。阍者相与搏搦，折其信牌。辽人惧，遽遣赞谋归。太祖再遣赞谋如辽。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太祖自将，遂克临潢。

其后伐宋，思忠从宗翰军，封刘豫为齐帝，思忠为传宣使，俄授谋克。从宗弼克和尚原。还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御使。元帅府在陕西者，其官属往往豪压贫民为奴，起遣工匠千人东来，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闻，诏皆还之。为行台尚书左丞。是时，赞谟为行台参知政事，思忠黷货无厌，赞谟鄙之，两人由是交恶。海陵杀左丞相秉德于行台。赞谟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构赞谟。杀之。是岁，思忠入为尚书右丞。俄进平章政事，封郃国公。进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国公。

天德三年，致仕。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礼见，谓思忠曰：“卿神气康实，习先朝旧事，舍卿无能知者，当为朕起，共治国政。”对曰：“君之命，臣敢不敬从，但恨老病疏谬，无以塞责耳。”遂命思忠乘马从入宫，拜太傅，领三省事，封齐国王。寻拜太师兼劝农使。已而罢中书门下省，不置领三省事。置尚书令，位丞相上。思忠为尚书令，特置散从八人，听随至宫，省奏赐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风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异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阶。惟封思忠广平郡王，赐以玉带。思忠言百官不当封妻，海陵从之。惟封思忠次室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谓太祖旧臣，颇自任，虽海陵遂非拒谏，而思忠尽言无所避。

海陵将伐宋，问诸大臣，皆不敢对。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悦，谓思忠曰：“汝勿论可否，但云何时克之。”思忠曰：“以十年为期。”海陵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太祖伐辽，犹且数年。今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间暑热湫湿，不堪久居，未能以岁月期也。”海陵怒，顾视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无所畏恐，复曰：“老臣历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补于国家，死亦何憾。”有顷，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尔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读书，可往问之。”思忠曰：“臣昔见太祖取天下，此时岂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问哉！”

海陵既不用思忠言，运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无兵，何以备盗贼？”海陵尽籍丁壮为兵，思忠曰：“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皆不听。其后，州郡盗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窝斡果反，期年乃克之。

当是时，海陵伐宋，祁宰谏而死，张浩进言被杖，思忠见疏，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他无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亲临奠，赙赠加等，赐金螭头车，使者监护，给道路费。

大定十二年，诏复乌林答赞谟官爵，赠特进。上谓宰臣曰：“赞谟忠实刚毅，虽古人无以过。与思忠有隙，遂劝海陵杀之。今思忠子孙皆不肖，亦阴报也。”初，思忠已构杀赞谟，遂纳其妻曹氏，尽取其家财产。章宗即位，赞谟女五十九乞改葬。诏赐葬地于怀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赀付之。

谦，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谓之曰：“省部官受请托，有以室家传达者。官刑不肃，士风颓弊如此，其纠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宫人还家，有称心等数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于检照，不得出宫，心常快快。大定二年闰二月癸巳夜，

遂于十六位放火，延烧太和、神龙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发。十六位宫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实称心等为之。称心等伏诛，赏赐袁六娘六人，放出宫为良。谦意宫殿被火，将复兴工役，劳民伤财，乃上表乞权纾修建。上使张汝弼诏谦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疮痍未复，边事未息，岂遽有营缮也。卿可悉之。”

久之，袭父思忠济州猛安、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答钞兀追捕逃军，至猛安中，谦畏其扰，乃釀民财买银赂钞兀。事觉，钞兀抵罪，谦坐夺猛安。遇赦，求叙。上曰：“乙迭无自与赃，使复其所。”

耨碗温敦兀带，太师思忠侄也。天会间，充女直字学生，学问通达，观书史，工为诗。选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转行台右司郎中，入为左司员外郎。累官同知大兴尹，京师盗贼止息，事无留滞。再迁刑部尚书，改定海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改吏部。正隆伐宋。为武定军都总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为北边行军都统。改会宁尹，都统如故。是时初定窝斡，人心未安，兀带为治宽简，多备御，谨斥候，边郡以宁。改北京留守。以廉察举“兀带所在有能名，无私过”，由是入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当理，咨禀不从，卿以所见奏闻。下位有可用之才，当推荐之。”久之，属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往视，遣医治疗。薨，年四十七。上闻悼惜之，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敕有司致祭。久之，上谓侍臣曰：“故参知政事兀带、刑部尚书彦忠、沧州节度使兀不喝、侍郎敌斡、郎中骨赧皆为人忠直，后进中少有能及之者。朕乐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带辈者乎，卿等为朕举之。”其见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李黑之孙，斜斡之子。幼时侍太祖。

太祖令数人两两角力。时昂年十五，太祖顾曰：“汝能此乎？”对曰：“有命，敢不勉。”遂连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远左右。”居数日，赐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辽，谓之曰：“汝可擐甲从军矣。”昂遂佩所赐金牌从军。太祖平燕，策功，赐甲第一区。天辅六年，宗翰驻北安州，闻辽主延禧在鸳鸯泺，遣耨碗温敦思忠请于国论勃极烈杲，愿以所部军追之。杲不能决，乃遣昂与思忠诣宗翰议，其事遂定。天会二年，南京叛，军帅阁母遣昂、刘彦宗分兵讨之。

宗望伐宋，承制以为河南诸路兵马都统，称“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与昂以兵三千为前锋。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驰至其北门。时军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纳。昂谕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阁母、挾懒等屯于城之东北隅。虑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轻骑环城巡逻。昂所领止八谋克，遇敌万人，与战，败之，其步军溺死于汴者过半。七年，大军渡江，败宋兵于江上。帅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会稽，若为坚守计，有兵数千列阵于郭东竹苇间。诸将欲击之，昂曰：“此诈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将由他门逸去。”诸将犹豫未决，而宋主果于他门以单舟入海，不获而还。

宗辅定陕西，宗弼经略熙秦，遣昂与撒离喝领兵八千攻取河西郡县。昂等遂取宁洮、安陇二寨。进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乐州，其都护及河州安抚使郭宁偕降。复进取三寨，至西宁州，都护许居简以城降，吐蕃酋长之孙赵铃辖率其所部木波首领五人来降。昂别领军四千往积石军，降其军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铃辖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

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

“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在东平七年，改益都尹，迁东北路招讨使，改崇义军节度使，迁会宁牧。天德初，改安武军节度使，迁元帅右都监，转左监军，授上京路移里闵斡鲁浑河世袭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谋克。昂受亲管谋克，余三谋克让其族兄弟。拜枢密副使，转太子少保，进枢密使、尚书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闻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沈国公。进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国公，累进封莒、卫、齐，兼枢密使，太保如故。

海陵南伐，分诸路军为三十二总管，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府，遂以昂为左领军大都督。海陵筑台于江上，召昂及右领军副大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矣。”蒲卢浑曰：“舟小不可济。”海陵怒，诏昂与蒲卢浑明日先济。昂惧，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时之怒耳。”既而至扬州，军变，海陵死。



世宗即位辽阳，昂使人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与其婿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贺登宝位。大军北还，昂恐宋人蹶其后，即以罢兵移书于宋。二年，入见世宗，深慰劳之。进封汉国公，拜都元帅，太保如故，置元帅府于山东，经略边事。未几，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山陵，以昂为敕葬使。事毕，还山东。三年，召至京师，以疾薨，年六十四。上为辍朝，亲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昂在海陵时，纵饮沉酣，辄数日不醒。海陵闻之，常面戒不令饮。得闲辄饮如故。大定初，还自扬州，妻子为置酒私第，未数行，辄卧不饮。其妻大氏，海陵庶人从母姊也，怪而问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时不以酒自晦，则汝弟杀我久矣。今遇遭明时，正当自爱，是以不饮。”闻者称之。睦于兄弟，尤善施予，其亲族有贫困者，必厚给之。至于茵帐、衣衾、器皿、仆马之属，常预设于家。即命驾相就，为具，欢乐终日，尽以遗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孙计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尔，何至为子孙奴耶？”君子以为达。

赞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旧臣，当天会、皇统之际，战胜攻取，可谓壮哉。及海陵之世，崎岖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犹与大扑辨争军事，何见几之不早也。乌林答赞谟廉直自奋，思忠挤之于死，自谓固结海陵，坚若金石，岂意执议不合而遽弃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终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构害赞谟，又纳其室而斂其资，此何异于杀越人于货者乎！阴报不在其身，在其子孙，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将，内不肯与谋，外不肯与战，逼侧趲趲，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桢，辽阳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辽，官至太师。桢少好学，尝业进士。幹鲁讨高永昌，已下沈州，永昌惧，伪送款以

缓师。是时，桢母在沈州，遂来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诚，斡鲁乃进攻。既破永昌，遂以桢同知东京留守事，授猛安。天会六年，迁尚书左仆射，判广宁尹，加太子太傅。在镇八年，政令清肃，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师，提点河北西路钱帛事。天眷初，同签会宁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国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济出守中京，以桢为同判，俄改行台平章政事，为西京留守，封任国公。

是时，奚、军民皆南徙，谋克别术者因之啸聚为盗。海陵患之，即以桢为中京留守，命乘驿之官，责以平贼之期。贼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桢警夜严肃。有近侍冯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尝夜饮干禁，桢杖之濒死，由是权贵皆震慑。迁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进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

桢久在台，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当路者忌之。荐张忠辅、马谏为中丞，二人皆险波深刻，欲令以事中桢。正隆例封冀国公，桢因固辞曰：“臣为众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书空独语曰：“某事未决，某事未奏，死有余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赙赠加等。

桢性方严，家居无声伎之奉。虽甚暑，未尝解衣缓带。对妻孥危坐终日，不一谈笑，其简默如此。

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显宗讳，改焉。祖屋仆根。父阿斯，仕辽为率府率。彦敬善骑射，起家为吏，补元帅府令史。伐宋，为钱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选为尚书省令史，除都元帅府知事。招谕诸部，授以金牌，行数千里，有功，超迁兵部郎中。熙宗罢统军司改招讨司，遣彦敬分僚属改牌印，谕诸部隶招讨司。还为本部侍郎，迁大理卿，出

为通州防御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诬开府慎思与西北路部族谋叛，彦敬鞠得其实，海陵嘉之。迁签书枢密院事，以便宜措置边防。

正隆六年，调诸路兵伐宋，及调民马，使彦敬主会宁、蒲与、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书，充南征万户，迁枢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等以无功坐诛，以彦敬为北面行营都统，与副统纥石烈志宁以便宜往，赐御服皮袄。行至北京，闻南征诸军逃归者皆奔东京，欲推戴世宗。彦敬与志宁谋，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以图之。

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等九人招彦敬、志宁。彦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杀之。及完颜谋衍将兵攻北京，彦敬使偏将率兵拒于建州之境，而独吉义先归世宗，蒲速赉称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于北京市，购以官赏。彦敬、志宁恐为人图己，遂降。以为曷速馆节度使。不数月，召为御史大夫。

窝斡<sup>†</sup> 栗帝号。诸军马瘦弱，遣彦敬往西北路招讨司市马，得六千余匹。窝斡败，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窝斡平，召还为兵部尚书，出为凤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东路兵马总管，寻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张景仁，字寿甫，辽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贞元二年，与翟永固俱试礼部进士，以“尊祖配天”为赋题，忤海陵旨，语在永固传。大定二年，仆散忠义伐宋，景仁掌其文辞。宋人议和，朝廷已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但不肯世称侄国。往复凡七书，然后定，其书皆景仁为之。世宗称其能，尝曰：“今之文章，如张景仁与宋人往复书，指事达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罢兵，入为翰林直学士。七年，迁侍讲。八

年，为详读官。宋国书中有“宝邻”字，景仁奏“邻”字太涉平易。上问累年国书有“邻”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书中亦有之，上责问六年详读官刘仲渊，右丞石琚亦请罪曰：“臣尝预六年详读。”上曰：“此有司之过，安得一一责宰臣邪？”诏有司就谕宋臣王淪，使归告其主，后日国书不得复尔。仲渊时为礼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迁翰林学士兼同修国史。

久之，上召景仁读陈言文字。上问“事款几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对曰：“二十余事。”复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余皆无谓也。”明日，上召景仁责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观之，中复有不可行者。卿谓无谓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尝使卿分别可否，卿辄专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学士、同修国史如故。转承旨，兼修国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国史。

世宗谓景仁曰：“卿博学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后行之，期为称矣。不能如古之人，众人不独谓卿，亦谓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颇轻脱失言，当以酒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艺而颇率易，不可任台察。景仁被诏，就台中治监察罪，辄以便服视决罚。上闻之，责景仁曰：“朕初用卿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罚及矣！”景仁顿首谢。

未几，诏葬元妃李氏于海王庄。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上曰：“卿劾奏甚当。”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元忠尚豫国公主，怙宠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肃然。是岁，薨。

赞曰：高桢以旧劳为御史大夫，刚明自任，绳治无所避，几不免于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难之。白彦敬不受大定之诏而世宗贤之。向使久在此位，其深谋谏论，必有竦动人者。张景仁儒者之勇，廷论元忠，正矣。

##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 世宗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璘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显宗、赵王孰瑱、越王斜鲁。元妃张氏生郾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昭仪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瑱、斜鲁皆早卒。

镐王永中，本名实鲁刺，又名万僧。大定元年，封许王。五年，判大兴尹。七年，进封越王。十一年，进封赵王。十三年，拜枢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禄大夫。是岁，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张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宁宫发引。永中以元妃柩先发，使执黄伞者前导。俄顷，皇后柩出磐宁宫，显宗徒跣。少府监张仅言呼执黄伞者，不应。既葬，仅言欲奏其事，显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伞人误耳。”仅言乃止。

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悦，显宗劝之曰：“宗正之职，自亲及疏，自近及远，此亲贤之任也。且皇子之贵，岂以官职闲剧为计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显宗居守，并留永中。显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问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谓豫国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继遣此子，兄弟之际相友爱如此也。”

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太平山好水川清暑，显宗薨于中都，诏曹王永功视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岁，与章宗及永功等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复为枢密使。是岁，世宗赐诸孙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门曰璋，阿思懣曰 𡵓，阿离合懣曰 𡵓。二十七年， 年十五以上，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起复判西京留守，进封汉王，与诸弟各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二千贯、重币三百端、绢二千匹。再赐永中修公廨钱三百万，特加石古乃银青荣禄大夫，阿离合懣奉国上将军。

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军节度使隋王永升奔丧后期，各罚俸一月，杖其长史五十。永中适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颇意诸王有轻慢心，遣使责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须来。”二月丙戌，禪祭，永中始至，入临。辛卯，始克行烧饭礼。壬辰，永中及诸王朝辞，赐遗留物，礼遇虽在，而嫌忌自此始矣。

四月，进封并王。三年，判平阳府事，进封镐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为官属，实检制之也。府尉希望风旨，过为苛细。永中自以世宗长子，且老矣，动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郁郁，乃表乞闲居。诏不许。四年，郑王永蹈以谋逆诛。增置诸王司马一员，检察门户出入，球猎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东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谒永中，杖一百，解职。前近侍局副使裴满可孙尝受永中请托，为石古乃求除官，可孙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犹坐免。故尚书右丞张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间画永中母像，奉之甚谨，挟左道为永中求福，希觐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诅祝诛。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发也。

会镐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诏同签大睦亲府事袴、御史中丞孙即康鞫问，并求得第二

子神徒门所撰词曲有不逊语。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诏遣官复按状同。再遣礼部尚书张瑄、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复之。上谓宰臣曰：“镐王只以语言得罪，与永蹈罪异。”参知政事马琪曰：“永中与永蹈罪状虽异，人臣无将，则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辄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诏以永中罪状宣示百官杂议，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对便殿。皆曰：“请论如律。”惟宫籍监丞卢利用乞贷其死。诏赐永中死，神徒门、阿离合懣等皆弃市。敕有司用国公礼收葬永中，平阳府监护，官给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诏复永中王爵，赐谥曰厉。敕石古乃于威州择地，以礼改葬，岁时祭奠。贞祐二年，诏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郑州安置。

贞祐三年，太康县人刘全尝为盗，亡入卫真界，诡称爱王。所谓爱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实未尝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刘全欲为乱，因假托以惑众，诱王氏女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东平人李宁居嵩山，有妖术。全同县人时温称宁可论大事，乃使范元书伪号召之。宁至，推为国师，议僭立。事觉，全、温、宁皆伏诛。

贞祐四年，潼关破，徙永中子孙于南京。兴定二年，亳州谯县人孙学究私造妖言云：“爱王终当奋发，今匿迹民间，自号刘二。”卫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为诚然。有刘二者出而当之，遣欧荣辈结构逆党，市兵仗，大署旌旗，谋作乱。事觉，诛死者五十二人，缘坐者六十余人。永中子孙禁锢，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几四十年。天兴初，诏弛禁锢。未几，南京亦不守云。

郑王永蹈，本名银术可，初名石狗儿。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进封徐王。二十五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为大兴尹。章宗即位，判彰德军节度使，进封卫王。明昌二年，



徙封郑王。三年，改判定武军。

初，崔温、郭谏、马太初与永蹈家奴毕庆寿私说讖记灾祥，毕庆寿以告永蹈：“郭谏颇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谏相已及妻子。谏说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贵。”又曰：“大王，元妃长子，不与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马太初论讖记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灾，属兔命者来年春当收兵得位。”郭谏曰：“昨见赤气犯紫微，白虹贯月，皆注丑后寅前兵戈斗栗乱事。”永蹈深信其说，乃阴结内侍郑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温为谋主，郭谏、马太初往来游说。河南统军使仆散揆尚永蹈妹韩国公主，永蹈谋取河南军以为助，与妹泽国公主长乐谋，使驸马都尉蒲刺睹致书于揆，且先请婚，以观其意。揆拒不许结婚，使者不敢复言不轨事。永蹈家奴董寿谏永蹈，不听。董寿以语同辈奴千家奴，上变。是时，永蹈在京师，诏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鞠问，连引甚众，久不能决。上怒，召守贞等问状。右丞相夹谷清臣奏曰：“事贵速绝，以安人心。”于是，赐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长乐自尽。蒲刺睹、崔温、郭谏、马太初等皆伏诛。仆散揆虽不闻问，犹坐除名。董寿免死，隶监籍。千家奴赏钱二千贯，特迁五官杂班叙使。自是诸王制限防禁密矣。

泰和七年，诏复王封，备礼改葬，赐谥曰刺，以卫王永济子按辰为永蹈后，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广孙，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绝人，涉书史，好法书名画。大定四年，封郑王。七年，进封隋王。十一年，进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书。上曰：“侍郎张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学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袭猛安。十八年，改大兴尹。

世宗幸金莲川，始出中都，亲军二苍头纵马食民田，诏永功：“苍头各杖一百。弹压百户二人失觉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亲军人止一苍头、两弹压服勤，为日久矣。臣昧死违诏，量决苍头，使弹压待罪，可使偿其田直，惟陛下怜察。”上皆从之。

老嫗与男妇憩道傍，妇与所私相从亡去，或告嫗曰：“向见年少妇人自水边小径去矣。”嫗告伍长踪迹之。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问尸安在？诡曰：“弃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获一尸，已半腐。县吏以为是男子真杀若妇矣，即具狱上。永功疑之曰：“妇死几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顷之，嫗得其妇于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杀人就狱，其拷掠足以称杀牛之科矣。”遂释之而去。武清黄氏、望云王氏豪猾不逞，永功发其罪，畿内肃然。

二十三年，判东京留守。是月，改河间尹。阅月，改北京留守。居无何，上谓宰臣曰：“朕闻永功到北京为政无良，虽朕子，万一败露，法可废乎。朕已戒敕永功，卿等可谕其长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东京留守。世宗幸上京，过东京，永功从。明年，上还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诏永功护丧事，寻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开府仪同三司。赵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

应州僧与永功有旧，将诉事于彰国军节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书与胡剌为地。胡剌得书，奏之。上谓宰臣曰：“永功以书嘱事胡剌，此虽细微，不可不惩也。凡人小过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惩，庶几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无私，臣下敢不敬畏。”于是永功解职。未几，复判大宗正事。

章宗即位，除判平阳府事，进封冀王。永功之官，随引医

人沈思存过制限，当解职。上曰：“朕知此事，当痛断监奴及治府掾长史管辖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阳治中高德裔失觉察，笞四十。于是永功改判济南府。诏永功曰：“所坐虽细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释矣，后毋复然。济南先帝旧治，风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东西路把鲁古世袭猛安。二年，判广宁府事，进封鲁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进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复判平阳府事。大安元年，进封谯王，判中山府事。明年，进封越王。

宣宗即位，免常参。明年，从迁汴京。久之，诏永功每月朔一朝。兴定四年，诏永功无朝。五年，有疾，赐御药。疾革，赐尚医诊视，一日五遣使候问。是岁，薨。上哭之恸，谥曰忠简。

子福孙、寿孙、粘没曷。大定二十六年，诏赐福孙名璐，寿孙名璫，粘没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封萧国公。初为兴陵崇妃养子，常居京师，奉朝请。泰和五年，卒。章宗辍朝，百官进名奉慰。

璫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实，一字子瑜。资质简重，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国上将军。明昌初，加银青荣禄大夫。卫绍王时，加开府仪同三司。贞佑中，封胙国公。正大初，进封密国公。

璫奉朝请四十年，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奔走，璫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

乐而不厌也。

天兴初，璫已卧疾，论及时事，叹曰：“兵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颜氏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是时，曹王出质，璫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璫奏曰：“闻讹可欲出议和。讹可年幼，不苦谄练，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以疾薨。年六十一。

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第五子守禧，字庆之，风神秀彻，璫特钟爱，尝曰：“平日所蓄书画将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讹出。大定二十五年，与章宗及诸兄俱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书监。二十九年，进判秘书监，进封沈王。明昌元年，授山东东路把鲁古必刺猛安。二年，进封幽王。五年，迁劝农使。承安二年，进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劝农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进酒后期，有诏勿问。卫绍王时，累迁太子太师。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迁判大睦亲府事。子幹论，赐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鹤野，又曰蒹室。母昭仪梁氏。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世宗尤爱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永成师事之。十一年，进封幽。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书监。明年，授世袭山东东路把鲁古猛安，判大睦亲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霭哥蛮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军节度使事，

寻改判广宁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书，进开府仪同三司，为御史大夫。

章宗即位，起复，进封吴，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东西路盆买必刺猛安。明年，进封亮。坐率军民围猎，解职，奉表谢罪。上赐手诏曰：“卿亲实肺腑，夙著忠纯，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洎冲人之继统，愈明忠赤之心，艰难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简在，毫楮莫穷，用是起之苦壘之中，授以维城之任。自典藩服，岁月荐更，曩尔赵邦，知驥足之难展，眇哉镇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驿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国宪。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虽欲遂于私恩，竟莫违于公议，解卿前职，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亲，岂千里而能间。以此退闲之小诫，欲成终始之洪恩。《经》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是以知节慎者修身之本，骄矜者败德之源。朕每自励，今以戒卿。昔东平乐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忧疑之悔。前人所行，可为龟鉴。卿兼资文武，多艺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业日新，无虑牵复之晚。朕素不工词翰，临文草草，直写所怀，冀不以辞害意也。”未几，授沁南军节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诞日，亲为诗以赐，有“美誉自应辉玉牒，忠诚不待后金滕”之语，当世荣之。

七年，改判平阳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进封豫。明年冬，进马八十疋，以资守御之备。上赐诏奖谕曰：“卿夙有隗望，时惟茂亲，通达古今，砥砺忠义。方分忧于外服，来输骏于上闲，欲助边防，以增武备。惟尽心于体国，乃因物以见诚。载念恳勤，良深嘉奖。”五年，再任。俄召还，以疾不能入见。上亲幸其第临视。泰和四年，薨。讣闻，上为之震悼，赙赠甚

厚，谥曰忠献。

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切磋，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自号曰“乐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鹤寿。大定十一年，封徐王，进封虞王。二十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书，授山东西路按察使虎必刺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军节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卫绍王即位，徙今封。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诏宫中听扶杖。寻薨。既殯，烧饭，上亲临奠。

赞曰：世宗保全宗室，无所不至，虽矫海陵之失，亦由天资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盖有不可诘者。章宗无后，则厥报不爽矣。

## 卷八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李石子献可 完颜福寿 独吉义 乌延蒲离黑 乌延蒲  
辖奴 乌延查刺 李师雄 尼庞古钞兀 李术鲁定方 夹谷胡  
刺 蒲察斡论 夹谷查刺

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他物称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雏讹只，桂州观察使，高永昌据东京，率众攻之，不胜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睿宗为右副元帅，引置军中，属之宗弼。八年，除礼宾副使，转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台省于汴，石为汴京都巡检使，历大名少尹、汴京马军副都指挥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营建燕京宫室，石护役皇城端门。海陵迁都燕京，石随例入见。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谓世宗也。未几，除兴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颇歉前日之言，秩满，托疾还乡里。世宗留守东京，御契丹括里，石留东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动静，知军李蒲速越知存福谋，以告世宗，石因劝世宗先除存福，然后举事，世宗从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为户部尚书。无何，拜参知政事。

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惟陛下无牵于众惑。”上意遂决，即日启行。世宗纳

石女后宫，生郑王永蹈、卫绍王永济，是为元妃李氏。

三年，户部尚书梁钊求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伪相杂，请一切停罢。”石买革去旧贴，下仓支粟，仓司不敢违，以新粟与之。上闻其事，以问梁钊求。梁钊求对不以实。上命尚书左丞翟永固鞠之。梁钊求削官四阶，降知火山军，石罢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国公。

六年，上幸西京，石与少詹事乌古论三合守卫中都宫阙。诏曰：“京师巡御，不可不严。近都猛安内选士二千人巡警，仍给口豢刍粟。”谓宰臣曰：“府库钱币非徒聚货也，若军士贫弱，百姓困乏，所费虽多，岂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问起居。上以使传频频，命二十日一进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师，御史大夫如故。赐第一区。

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赃滥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问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耳。”闻者悚然。一日，上谓石曰：“御史分别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尝举善也，宜令监察分路刺举善恶以闻。”

石司宪既久，年浸高。御史台奏，事有在制前断定，乞依新条改断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岂可改也。”上御香阁，召中丞移刺道谓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尽心。向所奏事甚不当，岂涉于私乎？”他日，又谓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恶邪正，无语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举一二善事，亦不负此职也。”十年，进拜太尉、尚书令。诏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领尚书事。军国大事，涉于利害，识其可否，细事不烦卿也。”进封平原郡王。

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悻。世宗察之，谓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当共议可否。在上位者所见有不



可，顺而从之，在下位者所见虽当，则遽不从乎？岂可以与己相违而蓄怒哉。如此则下位者谁敢复言？”石对曰：“不敢。

“上曰：“朕欲于京府节镇运司长佐三员内任文臣一员，尚未得人。”石奏曰：“资考未至，不敢拟。”上曰：“近观节度转运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时，省令史不用进士，故少尹节度转运副使中乏人。大定以来，用进士，亦颇有人矣，节度转运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闻，朕将用之。朝官不历外任，无以见其才，外官不历随朝，无以进其才，中外更试，庶可得人。”他日，上复问曰：“外任五品职事多阙，何也？”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对不称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进封广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辍朝临吊，哭之恸，赙钱万贯，官给葬事。少府监张仅言监护，亲王、宰相以下郊送，谥襄简。

石以勋戚，久处腹心之寄，内廷献替，外罕得闻。观其劾奏徒单子温退答宰臣之问，气岸宜有不能堪者。时论得失半之，亦岂以是耶？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曰：“国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贫。”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复何忧。”及中年，以冒粟见斥，众讥贪鄙，如出二人。史又称其未贵，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以事见石，惶恐。石曰：“吾岂念旧恶者。”待之弥厚。能为长者言如是，又与他日气岸迥殊。

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有司谓兵为国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轻孰重？国家所恃以立者，纪纲耳，纪纲不明，故下敢轻冒。惟当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无争，是为长久之术。”趣有司按问，自是军民之争遂息。北京民曹贵谋反，大理议廷中，谓贵等阴谋久不能发，在法“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论斩。石是之。

又议从坐，久不能决。石曰：“罪疑惟轻。”入，详奏其状，上从之，缘坐皆免死。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是皆足称云。

世宗在位几三十年，尚书令凡四人：张浩以旧官，完颜守道以功，徒单克宁以顾命，石以定策，他无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子献可、逵可。

献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进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孙举进士，甚盛事也。”累官户部员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为大兴少尹，迁户部侍郎，累迁山东提刑使。卒。卫绍王即位，以元舅赠特进，追封道国公。子道安，擢符宝郎。

完颜福寿，曷速馆人也。父合住，国初来归，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寿袭父合住职，授定远大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海陵省并猛安谋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寿领娄室、台答谔二猛安由山东道进至泰安。既受甲，福寿乃诱将校北还，而高忠建、卢万家奴等亦各率众万余俱归东京，欲共立世宗。至辽口，世宗遣徒单思忠、府吏张谋鲁瓦等来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数骑驰入军中，见福寿等问曰：“将军何为至此？”福寿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国公乃太祖皇帝亲孙，我辈欲推戴为主，以此来耳。”诸军皆东向拜，呼万岁。为书以授思忠。于是督诸军渡辽水，径至东京城下，即谕军士擐甲入卫宫城，杀高存福等。明日，与诸将及东京吏民从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完颜谋衍劝进。世宗即位，以福寿为元帅右监军，赐以银币御马。

初，谋衍之至也，大会诸军，以福寿之军居左，高忠建军

居右。忠建曰：“何以我军为右军？”谋衍曰：“树置在我，尔曷敢言！”福寿曰：“始建大事，左右军高下何足争也。”遂让忠建为左军。世宗闻而贤之。未几，从完颜谋衍讨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于北京。是冬，上闻临潢尹兼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与窝斡战不利，命福寿将兵进讨。已败贼，俘获生口万计。世宗以纥石烈志宁代之，召还，授兴平军节度使，复其世袭猛安，寻领济州路诸军事。大定三年，卒。

独吉义，本名鹞鲁补，曷速馆人也。徙居辽阳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刺。改国二年，曷速馆来附，秘刺领户三百，遂为谋克。秘刺长子照屋，次子忽史与义同母。秘刺死，忽史欲承谋克。义曰：“长兄虽异母，不可夺也。”忽史乃以谋克归照屋，人咸义之。义以质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为管勾御前文字。天会十五年，擢右监门卫大将军，除宁化州刺史。察廉，迁迭刺部族节度使、复州防御使，改卓鲁部族节度使、河南路统军都监，为武胜军节度使。边郡妄称寇至，统军司徒居民于汴，义独不听，日与官属击球游宴。统军司使人责之，义曰：“太师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复，彼岂敢先发？此城中有榷场，若自动，彼将谓我无人。”既而果无事，统军谢之，请以沿边唐州等处诸军猛安皆隶于义。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节度使，为彰化军，改利涉军节度使。是时，海陵伐宋，诸军往往逃归，而世宗在东京得众心。都统白彦敬自北京使人阴结义，欲与共图世宗。顷之，世宗即位，义即日来归，具陈所以与彦敬密谋者。世宗嘉其不欺，以为参知政事。

上谓义曰：“正隆率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则计将安出？”义曰：“正隆多行无道，杀其嫡母，阻兵虐众，必将自毙。陛下太祖之孙，即位此其时也。”上曰：“卿何以知之？”义曰：“陛下此举若太早，则正隆未渡淮，太迟则窝斡必太

炽。今正隆已渡淮，窝斡未至太盛，将士在南，家属皆在此，惟早幸中都为便。”上嘉纳之。次榛子岭，世宗闻海陵死于军中，谓义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罢为益都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赐金五十两、银五百两。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

子和尚，大定初，除应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满讹里也子撒曷鞑充护卫，司吏王得兒加保义校尉，皆佩银牌。持诏书宣谕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谕太傅张浩。中道闻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贺，乃止。和尚为奉使，擅废置州县官，辄行杀戮，诏尚书省鞠治之。十九年，诏以义孙引寿为斜鲁答阿世袭谋克。义性辩给，善谈论，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赞曰：章宗尝问群臣：“世宗初起东京，大臣为谁？”完颜守贞对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叹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颜谋衍部署诸军，高忠建争长，完颜福寿让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当是时，独吉义最先至，诸将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乌延蒲离黑，速频路哲特猛安人，改属合懒路。祖思列，预平乌春、窝谋罕之乱，及伐辽、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赠银青光禄大夫。父国也，袭猛安。蒲离黑从太祖伐辽，勇闻军中。天眷三年，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累官武宁军节度使，迁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军都总管。军还，为顺义军节度使。徙单合喜定秦、陇，蒲离黑统完颜习尼列、颜盏门都兵救德顺州，改延安、平凉尹。致仕，封任国公。大定十九年卒。

乌延蒲辖奴，速频路星显河人也，后改隶曷懒路。父忽撒浑，天辅初，追授猛安，亲管谋克。蒲辖奴身长有力，多智略，袭其父猛安谋克，阶宁远大将军。天德二年，授陈州防御使。贞元元年，改昌武军节度使，以善绥抚，再任。海陵南征，改

归德尹，为神策军都总管。当屯济州，比至山东，盗已据其城。蒲辖奴领十余骑往觐之，忽为其众所围。乃与军士皆下马，立而射之，杀百余人。贼众败走，迤逦袭之，至暮而还。明日，攻破其城，号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获安。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为庆阳尹。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奏宋军十余万据险阻，剽掠郡邑，请益师。诏益兵七千，与旧兵合为二万。遣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领其军以往。卒于军，年六十一。子查刺。

乌延查刺，银青光禄大夫蒲辖奴子也。力兼数人，勇果无敌。正隆六年伐宋，诸猛安谋克兵皆行，州县无备。契丹括里陷韩州，围信州，远近震骇。查刺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还信州，与战败之。已而贼重整兵环攻，且登其城，查刺下巨木压之，杀贼甚众，括里乃解去。查刺左右手持两大铁筒，筒重数十斤，人号为“铁筒万户”。追及括里于韩州东八里许，贼方就平野为阵，查刺身率锐士，以铁筒左右挥击之。无不僵仆。贼不能成列，乃易马督军复击之。贼众大败，遂走，东京、咸平、隆州民复帖然。

世宗即位，查刺谒见，充护卫，为骁骑副都指挥使，领万户。击窝斡，战于花道。大军未集，查刺在左翼，领六百骑与贼战，杀贼三千余人。宗亨、蒲察世杰七谋克战不利，世杰走查刺军，贼合围攻之。查刺拒而战，宗叙军来援，贼乃引去。西过袅岭，追及于陷泉。贼先犯右翼，查刺迎击之，贼退走。窝斡募人刺之，伪护卫阿不沙身长有力，奋大刀自后斫查刺，查刺回顾，以筒背击阿不沙，折其右臂。与纥石烈志宁军合击，贼遂大败。

窝斡平，以为宿直将军，赐银三百两、重彩二十端。丁父忧，以本官起复，袭其父猛安，除蔡州防御使，改宿州，迁昌

武军节度使，徙镇邠州。为贺宋岁元使，射淮上柳树，矢入其树饮羽。宋人素闻其名，甚异之。改凤翔尹，入为右副点检，出为兴中尹，改婆速路总管。高丽惮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见而跪之。二十五年，为兴平军节度使，卒官。

查剌贞恣寡言，平居极和易，及临战奋勇，见者无不辟易，虽重围万众，出入若无人之境云。

李师雄，字伯威，雁门人也。有材力，喜谈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师雄。宋宣和中以骑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师至大名，师雄与府僚出降，摄本路兵马都监。齐国建，以为大总管府先锋都统制，知淄州。齐废，为汴京马军都虞候，历知宁海军、曹州刺史。皇统二年，为武胜军节度使。正隆末，为河州防御使。宋将吴玠军攻秦、陇，会师雄以事就逮临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谋欲出降，师雄止之。宋将权仪鞭马方上浮桥，师雄射之，坠于桥下，遂擒权仪，宋师退。后从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几，以疾归汴，卒。

尼庞古钞兀，曷速馆人。初为大扑扎也，补元帅府通事。宋将韩世忠率军数万围邳州，钞兀将轻骑数百与侦人数辈间道往救之，败敌兵六千。翌日，宋兵复围下邳，钞兀复败之。宋人攻济州，夺战舰略尽。是时，钞兀往宿州，分蒲鲁虎军，还至大河，与敌遇，力战败之，尽复战舰。王师复河南，宋别将由胡陵夜袭李璘布辉营，士卒尽没。钞兀从东平总管并力战，却之。元帅府赏以银币。钞兀勇敢，善伺敌虚实，以此屡捷。帅府承制加忠显校尉，为蕃部秃里，赐钱万贯、币帛三百匹、衣一袭、马二匹。将之官，河间尹大扑白于元帅，请留钞兀以给边事，许之。复赐钱万贯、银二百五十两、重彩三百端、马三匹。录功，授庆阳少尹。

海陵将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谕之曰：“汝久在边陲，屡立战功。昨遣枢密使仆散忽土、留守石抹怀忠等讨契丹，师久无功，已置诸法。今命汝与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进讨。”因赐具装廐马四疋。钞兀与彦敬等至北京，未能进。会世宗即位辽阳，钞兀迎谒，迁辅国上将军，与都统吾札忽、副统浑坦讨窝斡。钞兀行至窟历，与窝斡遇，左军小却，钞兀挺枪驰入其阵，手杀二十余人，贼乃退。元帅仆散忠义自花道追之，钞兀以前锋追及于陷泉，遂大败之。事平，迁西北路招讨使，改东北路。

钞兀与完颜思敬有隙，思敬为北京留守，奉诏至招讨司，钞兀不出饯。世宗闻之，遣使切责之曰：“卿本大扑扎也，起身细微。受国厚恩，累历重任，乃以私憾，不饯诏使。当内省自讼，后勿复尔。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为平章政事，东北路招讨使钞兀以私取诸部进马，事觉被逮，将赴京师。钞兀为人尚气，次海滨县，慨然曰：“吾岂能为思敬辱哉！”遂缢而死。十九年，诏以钞兀旧功，授其子和尚世袭布辉猛安徒胡眼谋克。

孛术鲁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也。材勇绝伦。海陵素闻其名。天德初，召授武义将军，充护卫。数月，转十人长，迁宿直将军，赐予甚厚。寻为殿前右卫将军，又三月，擢殿前右副点检，世袭猛安，改左副点检。出为河南尹，改彰德军节度使。海陵南伐，定方为神勇军都总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统军使宗尹遣定方将兵四千往取之。汝州东南及北面皆山林险阻，不可以骑军战。是时，宋兵由鸦路出没，定方至襄城，得敌虚实，遂牒谕汝州属县曰：“我率许州戍兵十二万径取汝州，尔等可备粮草二十万，使人扬言欲据要路绝宋兵往来。”既而定方引兵趋鸦路，宋人闻之，果弃城遁去。定方至

鲁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轻骑二百追至布裤叉，击败之，遂复汝州。授凤翔尹。宋人阻边，以本职行河南道军马副统，率步骑六万，将由寿州进军，次亳州。宋李世辅陷宿州，定方从左副元帅志宁战于城下。时天大暑，定方督战，驰突敌阵中，出入数四，渴甚，因出阵下马取水，为人所害，年四十四。上闻而闵之，诏有司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赠金紫光禄大夫。

夹谷胡刺，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帅挹懒帐下，有战功，授武德将军，袭其父谋克。正隆末，山东盗起，胡刺为行军猛安讨贼，遇贼千五百人于徐州南，败之。山东路统军司选诸军八百人作十谋克，胡刺将之，与骁骑军皆隶点检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骑兵三百二十往扬州，败宋兵千五百人于宣化镇。仆散忠义伐宋，胡刺领万户由泗州进战，遇敌于宿州，殁于阵，赠镇国上将军。

蒲察斡论，上京益速河人，徙临潢。祖忽土华，父马孙，俱赠金紫光禄大夫。斡论刚毅有技能。天辅初，以功臣子充护卫，迁左卫将军、定武军节度使，召为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授世袭临潢府路曷吕斜鲁猛安，改东平尹，赐钱千万，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为右领军都监。大定二年，仍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统军使。宋以万人据寿安县，嵩州刺史石抹突刺、押军万户徒单赛补以骑兵三百巡逻，遇于县东，请师于斡论。斡论使猛安完颜鹞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刺使士卒下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当，走入县城。突刺进逼之，宋人弃城去，追及于铁索口，复大败之，遂复寿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夹谷查刺，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刺速，国初授世袭曷懒兀主猛安、曷懒路总管。父谢奴，官至工部尚书。查刺状貌



魁伟，善女直、契丹书。天德初，以功臣子充护卫。二年，授武义将军。未几，擢符宝郎，凡再考，出为涿州刺史，改知平定军事。海陵南征，为武威军副都总管。军还，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迁同知京兆尹。时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与宋将吴璘相拒于德顺州，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遣查刺与诸将议破敌策。璋等议曰：“我兵虽屡胜，而敌兵不退者，知我军少故也。须都监亲至，方可破敌。”于是合喜领兵四万至，遂下德顺州。入为殿前右卫将军，袭父猛安，改左卫将军，迁右副点检。有疾，丞相良弼视之，谓所亲曰：“此人国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尝往焉。”九年，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乃赐金带。到官，治有勤绩，边境以安。其断狱公平，道不拾遗。迁临潢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讨使。上遣使宣谕曰：“今诸部初附，命汝抚绥，当使治声达于朕听。”大定十二年卒。

查刺性忠实，内明敏，每论大事，超越伦辈。太师勛尝曰：“查刺不学而知，方之古人，如此者鲜矣。”

赞曰：陷泉之捷，震电烨烨。符离之克，我势攸赫。陇、坻、電、暴，淮、過钩鉞，成矣。故列叙诸将之功焉。

##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 纥石烈志宁 仆散忠义 徒单合喜

纥石烈志宁，本名撒曷辇，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父撒八，海陵时赐名怀忠，为泰州路颜河世袭谋克，转猛安，尝为东平尹、开远军节度使。志宁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县主，宗弼于诸婿中最爱之。皇统间，为护卫。海陵以为右宣徽使，出为汾阳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改左宣徽使、都点检，迁枢密副使，开封尹。

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北京留守萧赭、西京留守萧怀忠皆以征讨无功，坐诛。于是，志宁为北面副统，与都统白彦敬，以北京、临潢、泰州三路军讨之。志宁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彦敬、志宁闻世宗有异志，乃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将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来招，彦敬、志宁杀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颜谋衍来伐，众不肯战，乃与彦敬俱降。世宗问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绝，朕以太祖之孙即大位。汝杀我使者，又不能为正隆死节，恐为人所图，然后来降。朕今杀汝等，将何辞？”彦敬未有以对，志宁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当万死。”上曰：“汝辈初心亦可谓忠于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节。”

世宗使扎八招窝斡，扎八乃劝之，遂称帝。世宗使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征之，志宁以临海节度使，都统右翼军。窝斡败于长冻，西走，志宁追及于霏松河。贼已先渡，依岸为阵，

毁桥岸以为阻。志宁与贼夹河，为疑兵，与万户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于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绝，其中泥泞，乃束柳填藉，士卒毕济。行数里，得平地，将土方食，贼奄至。贼据南冈，三驰下志宁阵。阵坚，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势驰击。志宁步军继至，转战十余合，火益炽，风烟突人，不可当。会雨作，风烟乃熄，遂奋击，大破之。于是，元帅谋衍、右监军福寿不急击贼，久无功，右丞仆散忠义请自讨贼，而志宁击贼有功，上以忠义代谋衍，志宁代福寿，封定国公，使蒲察通至军中宣谕之。贼略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三县，睥睨北京。会土河水涨，贼不得渡，乃西趋三韩县。志宁方追蹙之，元帅忠义与贼遇于花道，军颇失利。贼见志宁踵其后，不敢乘胜，遂西走。是时，大军马瘦弱，不堪追袭，诸将欲止军勿追。志宁获贼候人，知贼自选精锐，与老小辎重分道，期山后会集，可击其辎重。忠义以为然，遂过移马岭，进及袅岭西陷泉。贼见左翼据南冈为阵，不敢犯。右翼万户乌延查刺击贼少却，志宁与夹谷清臣等击之，贼众大败，涉水走。窝斡母徐辇举营由落括冈西去，志宁追及之，尽获其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窝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宁复败之。贼过浑岭，入于奚中。志宁获贼将稍合住，释弗杀，许以官赏，纵之归，约以捕窝斡自效。稍合住既去，见窝斡，秘不言见获事，乃反间奚人于窝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贰志，不可不察。”当是时，窝斡屡败，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与贼帅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监完颜思敬降。志宁与万户清臣，宗宁、速哥等，追捕余党至燕子城，尽得所畜善马，因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既平，入朝，为左副元帅，赐以玉带。

经略宋事，驻军睢阳，都元帅忠义居南京，节制诸军。宋

将黄观察据蔡州，杨思据颍昌。志宁使完颜王祥复取蔡州，黄观察遁去。完颜襄攻颍州，拔之，获杨思。乃移牒宋枢密使张浚，使依皇统以来旧式，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之。”是时，宋得窝斡党人括里、扎八，用其谋攻灵璧、虹县，都统奚搆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谋曰：“北人恃骑射，战胜攻取。今夏月久雨，胶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辅与之来攻宿州。归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万户温迪罕速可、裴满娄室，不守约束，不肯坚壁俟大军，辄出与战，由是军败，城陷。剌撒尝遣人入宋界贸易，交通李世辅，受其赂遗，久之，事觉，伏诛。谋克赛一坐故知不举，除名。搆不也母斡里懒，缘坐当死，上曰：“搆不也背国弃母，杀之何益？朕闵其老。”遂原其死。诏撒速、剌撒、速可、娄室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职。世辅自以为得志，日与括里、扎八置酒高会。志宁以精兵万人，发自睢阳，趋宿州。中使来督军，志宁附奏曰：“此役不烦圣虑，臣但恐世辅遁去耳。”世辅闻志宁军止万人，甚易之，曰：“当令十人执一人也。”括里等问候人所见上将旗帜，知是志宁，谓世辅曰：“此撒合辇监军也，军至万人，慎毋轻之。”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宁将至宿州，乃令从军尽执旗帜，驻州西为疑兵，三猛安兵驻州南。志宁自以大军驻州东南，厄其归路。世辅望见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谓大军在州西，而谓东南兵少不足虑，先击之。以步骑数万，皆执盾，背城为阵，外以行马捍之。使别将兵三千，出自东门，欲自阵后攻志宁军，万户蒲查击败之。右翼万户夹谷清臣为前行，撒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军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尽按败将，将斩之，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城中虚实。明日，世辅悉兵出战，骑兵居前，志宁使夹谷清臣当之。世辅别将以五六千骑为一队，与清臣遇，清臣踵击

之，宋将不能反旆。志宁麾诸军力战，世辅复大败，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争城门而入。门填塞，人人自阻，遂缘城而上。我军自濠外射之，往往堕死于隍间。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世辅乘夜脱走。明日，夹谷清臣、张师忠追及世辅，斩首四千余，赴水死者不可胜计，获甲三万，他兵仗甚众。上以御服金线袍、玉吐鹂、宾铁佩刀，使移刺道就军中赐之。凡有功将士，猛安、谋克并如陕西迁赏，蒲辇进官三阶、重彩三端、绢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赐钱十贯。诏志宁曰：“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居最，今复破大敌，朕甚嘉之。”

宋人议和不能决，都元帅仆散忠义移军泰和，志宁移军临涣，遂渡淮，徙单克宁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乃决意请和。使者六七往反，议遂定，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二十万两、匹。魏杞奉誓书入见，复通好。志宁还军睢阳，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带赐之。诏曰：“灵璧、虹县、宿州兵士死者，朕实闵焉。宜归葬乡里，官为赙送，人赙钱三十贯。“凤翔尹李术鲁定方以下猛安谋克，官为致祭。定方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猛安三百贯，谋克二百贯，蒲里衍一百贯，权猛安二百贯，权谋克一百五十贯，权蒲里衍七十贯。

五年三月，忠义朝京师，志宁驻军南京。五月，志宁召至京师，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帅如故。志宁复还军，赐玉束带，上曰：“卿壮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虽定，日月尚浅，须卿一往规画。”六年二月，志宁还京师，拜枢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志宁奉觞上寿，上悦，顾谓太子曰：“天下无事，吾父子今日相乐，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饮志宁，即以玉杓及黄金五百两赐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八年十月，进币，宴百官于庆和殿。皇女以妇礼谒见，志宁夫妇坐而受之，欢饮终

日，夜久乃罢。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还，遣使者迎劳，赐以弓矢、玉吐鹂。入见，上慰劳良久。是日，封广平郡王，复遣使就第慰劳之。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以玉带赐志宁，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赐卿。”郊祀覃恩，从征护卫，皆有赐，进封金源郡王。

十二年，志宁有疾，中使看问，日三四辈。疾亟，赐金丹三十粒，诏曰：“此丹未尝以赐人也。”使者至，志宁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岁，薨。上辍朝，临其丧，行哭而入，哀动左右。将葬，上致祭，见陈甲枢前，复恸哭之。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葬事祠堂，皆从官给，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

志宁妻永安县主妒甚，尝杀孕妾，及志宁薨后，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谕永安县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旧臣，惟秦、宋二王功大，余不及也。今养其孽子，当如親子视之。”二十二年，上问宰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孰愈？”尚书左丞襄奏曰：“忠义兵权精致，此其所长也。”上曰：“不然。志宁临敌，身先士卒，勇敢之气，自太师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仆散忠义，本名乌者，上京拔卢古河人，宣献皇后侄，元妃之兄也。高祖斡鲁补。曾祖班睹。祖胡阑。父背鲁，国初世袭谋克，婆速路统军使，致仕。忠义魁伟，长髯，喜谈兵，有大略。年十六，领本谋克兵，从宗辅定陕西，行间射中宋大将，宋兵遂溃，由是知名。帅府录其功，承制署为谋克。宗弼再取河南，表荐忠义为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战，破其军十余万，赏以奴婢、马牛、金银、重彩。从宗弼渡淮攻寿、庐等州，宗弼称之曰：“此子勇略过人，将帅之器也。”赏马五匹、牛一百五十头、羊五百口，领亲军万户，超

宁远大将军，承其父世袭谋克。

皇统四年，除博州防御使，公余学女直字，及古算法，阅月，尽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猎、燕游，以职业为务，郡中翕然称治。忽一夕阴晦，囚徒谋为反狱。仓猝间，将校皆惶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诣阙愿留，诏从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迁西北路招讨使，入为兵部尚书。

仆散忽土尝与海陵篡立，恃势陵傲同列，忠义因会饮众辱之，海陵不悦，出为震武军节度使。火山贼李铁枪乘暑来攻，忠义单衣从一骑迎击之，射杀数人，贼乃退。改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海陵召至京师谓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异时剽害良民，州县不能制。汝宿将，故以命汝。”赐条服、玉具、佩刀。阅再考，徙平阳尹，再徙济南尹。以本官为汉南路行营副统制，伐宋，克通化军。

世宗立，海陵死扬州，罢兵入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移刺窝斡<sup>†</sup>栗号，兵久不决。右副元帅完颜谋衍既败之于霭<sup>{</sup>松<sup>}</sup>河，乃拥众，贪卤掠，不追讨，而纵其子斜哥暴横军中，士卒不用命。贼得水草善地，官军踵其遗余，水草乏，马益弱，贼辄出山西，久无功。忠义请曰：“契丹小寇，不时殄灭，致烦圣虑。臣闻主忧臣辱，愿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悦。即召还谋衍，勒归斜哥本贯。拜忠义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封荣国公，赐以御府貂裘、宾铁吐鹞弓矢大刀、具装对马及安山铁甲、金牌，诏曰：“军中将士有犯，连职之外并以军法从事，有功者依格迁赏。”诏诸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义为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宜同心戮力，无或弛慢。”忠义至军，贼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阵而西行。忠义追之，及于花道，宗亨为左翼，宗叙为右翼，与贼夹

河而阵。贼渡河，先攻左翼，偏败，右翼救之，贼引去。窝斡乃以精锐自随，以羸兵护其母妻輜重由别道西走，期于山后会集。追复及于裊岭西陷泉。与贼遇，时昏雾四塞，跬步莫睹物色，忠义祷曰：“狂寇肆暴，杀戮无辜，天不助恶，当为开霁。”奠已，昏雾廓然。及战，忠义左据南冈，为偃月阵，右迤而北，大败之，获其弟裊，俘生口三十万，获杂畜十余万，车帐金珍以钜万计，悉分诸军。贼走趋奚地，遣将追蹙，至七渡河，又败之。既逾浑岭，复进军袭之，望风奔溃，遁入奚中，降者相属于路。诏忠义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贼众，朕甚嘉之。今遣劳卿，如朕亲往。赐卿御衣、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带等。就以俘获，均散军士。”窝斡既败，遂入于奚中。高忠建败奚于栲栳山，移刺道取抹白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窝斡势益弱。纥石烈志宁获贼将稍合住，纵之使归，约以捕窝斡自赎，仍许以官赏。稍合住与其党，执窝斡诣完颜思敬降。契丹平。忠义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相，改封沂国公，以玉带赐之。

自海陵遇弑，大军北还，而窝斡鸱张，命将徂征。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谋，侵掠边鄙，攻取泗、寿、唐、海州。于是，宋主传位于宗室子顒，是为宋孝宗，虽尝遣使来，而欲用敌国礼。世宗以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制诏忠义以丞相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时大定二年也。忠义将行，陛辞，上谕之曰：“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既至南京，简阅士卒，分屯要害，戒诸将严守备。使左副元帅志宁移牒宋枢密使张浚，其略曰：“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宋宣抚使张浚复书志宁曰：“疆场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胜或负，何常之有，当置勿道。谨遣官僚，敬造麾下议之。”是时，已复泗、寿、邓州，请隳其城，



迁其民于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则已。

“忠义使将士择善水草休息，且牧马，俟来岁取淮南。初，世宗诏诸将由泗、寿、唐邓三道进发，宋人闻之，即自方城、叶县以来田野皆烧夷之，使无所刍牧。忠义命唐、邓道军刍牧许、汝间。

三年，忠义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帅。无何，还军中。忠义与宋相持日久，虑夏久雨，弓力易减，宋或乘时见攻，豫选劲弓万张于别库。及自汴赴阙议事，次浚州，宋将李世辅果掩取灵璧、虹县，遂陷宿州。忠义使人还汴，发所贮劲弓给志宁军，与宋人战，遂大捷，竟复宿州。忠义还，以书责宋。宋同知枢密院事洪遵、计议官卢仲贤，遣使二辈持与志宁书及手状，归海、泗、唐、邓州所侵地，约为叔侄国。报书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来言，礼物未备，请俟十二月行成。忠义以其事驰奏，请定书式，且言宋书如式，则许其入界，如其不然，势须遣还本国，复禀其主，若是往复，动经七八十日，恐误军马进取。世宗以诏谕之曰：“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忠义乃贻书宋人，前后凡七，宋人他托未从。忠义移大军压淮境，遣志宁率偏师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而世宗意天下厌苦兵革，思与百姓休息，诏忠义度宜以行。

四年正月，忠义使右监军宗叙入奏，将近暑月，乞俟秋凉进发。诏从之。宋使胡昉敢以右仆射汤思退书来，宋称侄国，不肯加世字。忠义执昉留军中，答其书，使使以闻。诏曰：“行人何罪，遣胡昉还国。边事从宜措画。”八月，诏忠义曰：“前请俟秋凉进发，今已八月，复俟何时？”先是，忠义乞增金、银牌，上曰：“太师梁王兼数职，未尝增也。”至是增都元帅金牌一、银牌二十，左右副元帅金牌各一、银牌各十，左

右监军金牌各一、银牌各六，左右都监金牌各一、银牌各四，三路都统府银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员、百姓归附迁赏格。

元帅府获宋谍人符忠。忠前尝至中都，大兴府官诘问，忠执文据，及与泗州防御判官张德亨知识，由是获免，厚谢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于是，大兴少尹王全解职，德亨除名。和议始于张浚，中更洪遵、汤思退，及徒单克宁败宋魏胜于十八里庄，取楚州，世宗下诏进师，于是宋知枢密院周葵、同知枢密院事王之望书一一如约，和议始定。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崇信军、承宣使康涓，充通问国信使，取到宋主国书式，并国书副本，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涓入见，其书曰：“侄宋皇帝齎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魏杞还，复书“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和好已定，罢兵，诏天下。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

忠义奏官军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留马步军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许宋讲好，而屯戍尚多，可除旧军外，选马一万二千，阿里喜称是，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及签军一万，与旧军通留六万。富强丁多者摘留，贫难者阿里喜官给，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马步军于河北东西、大名府、速频、胡里改、会宁、咸平府、济州、东京、曷速馆等路军内，约量拣取。其西南、西北招讨司，临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懒、山东东西路，并行放还。”诏近侍局使裴满子宁佩金牌，护卫丑底、符宝祗候驼满回海佩银牌，谕诸路将帅，以宋国进到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尽数给与见存留及放散军充赏。曾过界者，人给绢二匹、银二两，不曾过界者银二两、绢一匹。

阿里喜绢一匹。谋克倍军人，猛安倍谋克。押军猛安谋克年老有劳绩者，量与除授。又诏曰：“其令一路全罢者，先发遣之。”“赐忠义玉束带。三月，诏曰：“如大军已放还，丞相忠义宜先还，左副元帅志宁、右监军宗叙留驻南京，余官非急用者并勒还任。”

忠义朝京师，上劳之曰：“宋国请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帅。大定初，事多权制，诏有司删定，上谓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尝再阅，卿等毋怀惧。朕于大臣，岂有不相信者？但军国事，不敢轻易，恐或有误也。”忠义对曰：“臣等岂敢窃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万几，天下之福也。”

大定六年正月，忠义有疾，上遣太医诊视，赐以御用药物，中使抚问，相继于道。二月，薨。上亲临哭之恸，辍朝奠祭，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世宗将幸西京，复临奠焉。命参知政事唐括安礼护丧事，凡葬祭从优厚，官为给之。太宗正丞竟充敕祭使，中都转运副使王震充敕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仪物，建大将旗鼓，送至坟域。谥武庄。

忠义动由礼义，谦以接下，敬儒士，与人极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将士，能得其死力。及为宰辅，知无不言。自汉、唐以来，外家多缘恩戚以致富贵，又多不克其终，未有兼任将相功名始终如忠义者。十一年，诏曰：“故左丞相忠义族人，及昭德皇后亲族，人材可用者，左副点检乌古论元忠体察以闻。”二十一年，上思忠义功，勒铭墓碑。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庭。子揆，别有传。

徒单合喜，上京速苏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袭猛安。合喜魁伟，膂力过人，一经闻见，终身不忘。天辅间，从金源郡王娄室为扎也，甚爱之。天会六年，以功为谋克，寻领娄室亲管

猛安。元帅府闻其才，命权左翼军事。皇统二年，为陇州防御使。以兵十五人败宋兵二百于高陵，以兵五百人败宋兵二千于秦州，以兵八百人败宋兵三千五百于凤翔。以二谋克拒饶风关，宋兵二千来夺其关口，奋击败之，诸军乃得过险。迁平凉尹，再徙临洮、延安尹。是时，关、陕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业，合喜守之以静，民多还归者。天德二年，为元帅左都监，陕西统军使。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为西蜀道兵马都统。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合喜曰：“岐国失道，杀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创业之艰难，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军中来归，卿国家旧臣，岂不知天道人事？卿军不多，未宜深入，当领军屯境上。陕右重地，非卿无能措画者。俟兵革既定，即当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复为陕西路统军使。未几，改元帅右都监。表陈伐宋方略，诏许以便宜从事。转左都监。破宋兵于华州。是时宋吴璘侵古镇，分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石壁寨、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乞济师，诏以河南兵万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以兵四千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人围之。统军都监石抹迭勒将兵万人，破宋兵于河州，还过德顺，驻兵平凉，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顺之围。合喜遣万户完颜习尼列、大良顺，宁州刺史颜盏门都各将本部兵，合二万人，以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统押之，与迭勒会。吴璘闻之，使偏将兵五千人来迎，前锋特里失乌也、奚王和尚击败之，追至德顺城南小溪边，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乌也等驰击之，迭勒、蒲离黑继至，并力战，日已暮，两军不相辨，乃解。已而璘报云：“宋主遣使至，两国讲和，请各罢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军还。自宋兵围城，至是凡四十余日乃解。

初，德顺在围中，押军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战未尝少挫，及救兵至，围解，蒲里海之功为多。顷之，吴璘复来犯陕西州郡，兵十余万。诏以兵七千益合喜兵，号二万人，庆阳尹乌延蒲辖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领之。彰化军节度使璋、通远军节度使乌延吾里补、宁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颜谋良虎，皆备军前任使。宋人驱率商、虢及华山、南山之民五万人，来围华州。押军万户裴满按剌欲坚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刺曰：“宋兵虽多，半是居民，不习战，不如击之。”于是按剌以骑兵千人败宋前锋，追至其大军，亦败之，斩首五千余级。已而，璋败宋姚良辅军于原州，宋戍军自宝鸡以西，至于大虫岭，皆自散关遁去。顷之，吴璘闻赤盏胡速鲁改、乌延蒲里黑军已去德顺，率兵号二十万，复据德顺，陷巩州、临洮府。临洮少尹纥石烈骚治死之，诏赠官一阶，赐钱五百贯。合喜以璋权都统，习尼列权副统，将兵二万攻之。连战，宋兵虽败，璘恃其众，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驻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西抵石山头，分兵守之，当德顺、秦州之两间，断其饷道，璘乃引去。

都统璋、副统习尼列邀击宋经略使荆皋，自上八节至甘谷城，杀数千人。习尼列擒宋将硃永以下将校十二人。宋张安抚守德顺，亦弃城遁，胡速鲁改邀击之，所杀过半，擒将校十余人，遂复德顺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环州。于是，临洮、巩、秦、河、陇、兰、会、原、洮、积石、镇戎、德顺、商、虢、环、华等州府一十六尽复之，陕西平。诏书奖谕，赐以玉带。诏陕西将士，猛安，阶昭毅以下迁两资，昭武以上迁一资。谋克，阶六品以下迁两资，五品以上迁一资。押军猛安，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昭毅以下、武义以上迁两资，昭信以下，女直人迁宣武，余人迁奉信，无官

者，女直人授敦信，余人授忠武。押军谋克，武功以下、忠显以上迁两资，忠勇以下，女直人迁昭信，余人迁忠显，无官者，女直人授忠显，余人授忠翊。正军，有官者迁一资，无官者授两资。猛安赏银五十两、重彩五端、绢十匹，权、正同之。正军人给钱三十贯，阿里喜十贯。战没军官、军士、长行，赠官赐钱有差。

五年，置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元帅府移治河中府。统军使璋朝辞，上曰：“合喜年老，以陕西军事委卿，凡镇防利害，可访问合喜也。”七年，入为枢密副使，改东京留守，赐以衣带、佩刀，诏曰：“卿年老，以此职优佚，宜勉之。”九年，入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复陕西功数事，上嘉纳之，藏之秘府。封定国公。

十一年，薨。上方击球，闻讣遂罢。有司致祭，备礼以葬。赙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及重彩币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迁其孙三合武功将军，授世袭本猛安曷懒若窟申谋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赞曰：大定之初，兵连于江、淮，难作于契丹，谋衍挟功，窝斡横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独断，召还谋衍，仆散忠义受任责成矣。故曰：“兵主于将，将贤则士勇。”其此之谓邪！纥石烈志宁有言：“受诏征伐，则不敢辞，为宰相则诚不能。”如知为相之难，固所谓贤也。秦、陇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单合喜料敌应变若此之审，亦难矣哉。

##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纥石烈良弼 完颜守道（本名习尼列） 石琚  
唐括安礼 移刺道（本名赵三 子光祖）

纥石烈良弼，本名娄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懒。祖忒不鲁。父太宇，世袭蒲辇，徙宣宁。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选中。是时，希尹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见之，叹曰：“吾辈学丞相文字，千里来京师，固当一见。”乃入传舍求见，拜于堂下。希尹问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赞曰：“有司所荐学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问所学，良弼应对，无惧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为国之令器。”留之数日。年十四，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前有谷神，后有娄室。”“其从学者，后皆成名。年十七，补尚书省令史。簿书过目，辄得其隐奥。虽大文牒，口占立成，词理皆到。时学希尹之业者称为第一。除吏部主事。

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是时，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荐良弼才出己右，用是为刑部尚书，赐今名。丁父忧，以本官起复。海陵尝曰：“左丞相张浩练达事务，而颇不实。刑部尚书娄室言行端正，无所阿谄。”因谓椿年曰：“卿可谓举能矣。常人多嫉胜己者，卿举胜于己者，贤于人远矣。”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诏谕臣下，必令良弼传旨，闻者莫不耸动，以故常被召问。不逾年，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右丞，赐佩刀入

官，转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谏不听，以为右领军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诏良弼与监军徒单贞抚定上京、辽右。既而，诸军往往道亡北归，而世宗即位于辽阳，良弼乃还汴京。

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为南京留守兼开封尹，再兼河南都统，召拜尚书右丞。世宗谓良弼曰：“卿尝谏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废殒。当时怀禄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复用卿，凡于国家之事，当尽言，无复顾忌也。”良弼顿首谢。窝斡败于陷泉，入奚中，诏良弼佩金牌及银牌四，往北京招抚奚、契丹。还，拜尚书左丞。上言：“祖宗以来未录功赏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赏。”诏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闻奏。六品以下及无官者，尚书省约量迁除。”自是功劳毕赏矣。进拜平章政事，封宗国公。

初，山东两路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诏良弼度宜易置，使与百姓异聚，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之，自是无复争诉。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东宫，良弼、志宁同赐酒。上曰：“边境无事，中外晏然，将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备位宰相，敢不竭犬马之力。”上悦。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又曰：“五从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闻奏。其猥冗不足莅官者，亦闻奏罢去。”左丞完颜守道奏：“近都两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日益困乏。”上以问宰臣，良弼对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虽暂扰，然经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业，不若依旧便。”上竟从良弼议。《太宗实录》成，赐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



世宗与侍臣论古今为臣孰贤不肖，因谓宰相曰：“皇统、正隆多杀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违道以自陷，毋曲从以误朕。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良弼对曰：“臣等过蒙嘉惠，虽谫薄，敢不尽心。圣谕谆谆，臣等不胜万幸。”良弼请于樵场市马，毋拘牝牡，“今官马甚少，一旦边境有警，乃调于民，不亦晚乎。”上从之。八年，选侍卫亲军，世宗闻其中多不能弓矢，诏使习射。顷之，问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习射尚未行耶？”良弼对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御事常德晖上书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劳，虽有材能，拘滞下位。刺史、县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访察，然后廉问。今酒税使尚选能吏，县令可不择人才，乞以能吏当任酒税使者，任亲民之职。”上是其言，谓宰相曰：“朕思庶职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达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选择，朕亦密加体察。”良弼对曰：“女直、契丹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然后可。方今大率多为党与，或称誉于此，或见毁于彼，所以难也。”上曰：“朕所以密令体察也。”上谓良弼曰：“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进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如故。

良弼为相既久，练达朝政，上所询访尽诚开奏，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议政多称上意。以母忧去，起复旧职。是时，夏国王李仁孝乞分国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问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国事，从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从。”良弼议与上意合。既而，夏国果诛任得敬，上表来谢。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良弼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上曰：“卿言是也。”高丽国王王晁表让国于其弟皓，上疑之，以问宰相良弼。良弼策以为让国非王 见本心。其后赵位宠求以四十州来附，其表果言王皓弑其兄晁，如良弼策，语在《高

丽传》中。

世宗罢采访官，谓宰臣曰：“官吏之善恶，何由知之？”良弼对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之。”以进《睿宗实录》，赐通犀带、重彩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为大礼使。自收国以来，未尝讲行是礼，历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讨论损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与良弼、守道论猛安谋克官多年幼，不习教训，无长幼之礼。曩时乡里老者辄教导之。今乡里中耆老有能教导者，或谓事不在己而不问，或非其职而人不从。可依汉制置乡老，选廉洁正直可为师范者，使教导之。良弼奏曰：“圣虑及此，亿兆之福也。”他日，上问曰：“朕观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国家，直言为民者。今无其人，何也？”良弼曰：“今岂无其人哉。盖以直道而行，反被谤毁，祸及其身，是以不为也。”

大定十四年，岁在甲午，大兴尹璋为贺宋正旦使，宋人就馆夺其国书，诏梁肃详问。众议纷纷，谓凡午年必用兵，上以问良弼，对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辽，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兹宋人夺我国书，而适在午年，故有此语，未必然也。”既而，梁肃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国书，如旧仪。梁肃既还，宋主遣工部尚书张子颜、知阁门事刘灏来祈请，其书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统。荷上国照临之惠，寻盟遂阅于十年。修两朝聘问之勤，继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书之受，当新宾接之仪。尝空臆以屡陈，饬行人而再请。仰祈眷顾，俯赐矜从。”上与大臣议，良弼奏曰：“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恩赐亦已多矣。今又乞免亲接国书，是无厌也，必不可从。”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参知政事移刺道与良弼议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礼以为不从所请，必至于用兵。上谓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请有大于此者，更欲从之乎。”遂从良弼议，答其书，

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复有授书之请。谓承大统，愈见自尊。奈何以若所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礼，靡得而更。”其授受礼仪，终不复改。

上问宰臣：“尝求内外官举贤能，未闻有举者，何也？”参政魏子平请当举者每任须举一人，视其当不，以为赏罚。上曰：“宋制荐举，其人犯私罪者，举主虽至宰执，亦坐降罚。人心有恆者鲜，财利怵于前，或丧其所守。宰臣任大责重，岂坐是以为升黜邪？”良弼曰：“前诏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盍申明前诏？”从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恶，若寻常遣官采访，恐用非其人。然则官吏善恶，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实混淆耳。”上欲徙窝斡逆党，分散置之辽东。良弼奏：“此辈已经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为子孙后世虑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于是以尝预乱者徙居乌古里石垒部。上问宰臣曰：“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今一二岁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对曰：“古者地广人淳，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蓄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今地狭民众，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众，故一遇凶岁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于是命有司惩戒荒纵不务生业者。

十七年，以疾辞相位，不许。告满百日，诏赐告，遣太医诊视，屡使中使问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滞事，上以问宰相、参政，张汝弼对曰：“无之。”上曰：“岂曰无之。自今疑事久不能决者，当具以闻。”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田里，上遣使慰谕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忧之。今闻卿将往西京养疾，彼中风土，非老疾所宜。京师中倦于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处，待疾少间，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圣明，滥膺大

任，夙夜忧惧，以至成疾。比蒙圣恩，数遣使存问，赐以医药，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赐也。臣岂敢望到乡里，便可愈疾。臣去乡岁久，亲识多已亡没，惟老臣独在，乡土之恋，诚不能忘。臣窃惟自来人臣受知人主，无逾臣者，臣虽粉骨碎身无以图报。若使一还乡社，得见亲旧，则死无恨矣。”上问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归乡里，朕以世袭猛安封其子符宝曷答，俾之待行，何如？”右丞相完颜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摄事。”上从之。于是授胡论宋葛猛安，给丞相俸饩，良弼乃致仕归。上谓宰相曰：“卿等非不尽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后，尚书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拟注差除，未尝苟与不当得者，而荐举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刺、移刺緹、裴满余庆，皆其所举。至于私门请托，绝然无之。”尝问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色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愿陛下修德以应天，则灾变自弭矣。”既而夏国有任德敬之乱，高丽有赵位宠之难，其言皆验云。是岁，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监移刺緹、同知西京留守王佐为敕葬祭奠使，赙白金、彩币加等，丧葬皆从官给。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刺履勒铭墓碑，谥诚敏。

良弼性聪敏忠正，善断决，言论器识出人意表。虽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尽心于国，谋虑深远，荐举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俭，亲旧贫乏者周给之，与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几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明昌五年，配飨世宗庙廷。

守道，本名习尼列，以祖谷神功，擢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九年，同知卢龙军节度使事，历献、祁、滨、蓟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过蓟，父老遮道请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刺元宜举以自代，于是迁昭毅大将军，授左谏议大夫。内族晏以恩旧拜左

丞相，守道谏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边警未息，方大有为之时，恐晏非其材。必欲亲爱，莫若厚与之禄，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录扈从将士之劳，欲行赏赉，而帑藏空竭，议贷民财以与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征敛遽出，如群望何，宁出宫中所有，无取于民。”遂从其言。契丹叛，辽东猛安谋克在其境者，或附从之，朝议欲徙之内地，守道极陈其不可。右副元帅谋衍将兵讨贼，不即击，守道力言于朝，诏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往代之，东方以平。

大定二年，宫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时已入夏，颇妨民力，守道谏而罢。未几，改太子詹事，兼右谏议大夫，驰驿规画山东两路军粮，及赈民饥。守道籍大姓户口，限以岁储，使尽输其赢入官，复给其直，以是军民皆足。拜参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恳辞，世宗谕之曰：“乃祖勋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谨，以是擢用，无为多让。”时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诏守道佩金符往安抚之，给群牧马千疋，以备军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聂合等内附，民以宁息。还进尚书左丞，兼太子少师。尝从猎近郊，有虎伤猎夫，帝欲亲射之，守道叩马极谏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陈请手接书事，左丞石琚等议从其请，帝意未决，守道等以为不可许，帝卒从之，详在《纥石烈良弼传》中，既而，迁右丞相，监修国史，复迁左丞相，授世袭谋克。

二十年，修《熙宗实录》成，帝因谓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寻请避贤路，帝不许。进拜太尉、尚书令，改授尚书左丞相，谕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虚旷，须用老成人，故复以卿处之，卿宜悉此。”未几，复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勋臣之后，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

政以来，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体，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难从，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廩，夺官一阶。寻改兼太子太师，特录其子珪袭谋克，充符宝祗候。章宗为原王，诏习骑鞠，守道谏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习武备耳，自为之则不可，从朕之命，庸何伤乎？然亦不可数也。”二十六年，恳求致仕，优诏许之，特赐宴于庆春殿，帝手饮以卮酒，锡与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赐次子璋进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闻之震悼，遣其弟点检司判官蒲带致祭，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疋。太常议谥曰简宪，上改曰简靖，盖重其能全终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学。父皋，补郡吏，廉洁自将，称为长者。从鲁王阁母攻青州，州人坚守不降。阁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计州民之数，将使诸军分掠有之，皋缓其事。阁母让之，皋曰：“大王将为朝廷抚定郡县，当使百姓按堵，无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残其民，则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缓，安敢逃罪。”阁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军法论。”指其坐谓皋曰：“汝之子孙必有居此坐者。”皋随守定州，唐县人王八谋为乱，书其县人姓名于籍，无虑数千人，其党持其籍诣州发之，皋主鞠治。是时冬月，皋抱籍上事，佯为顿仆，覆其籍炉火中，尽焚之，不可复得其姓名，止坐为首者，余皆得释。

琚生七岁，读书过目即成诵。既长，博通经史，工词章。天眷二年，中进士第一，再调弘政、邢台县令。邢守贪暴属县，掊取民财，以奉所欲，琚独一物无所与。既而守以赃败，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办，改秀容令。复擢行台礼部主事，召为左司都事。累迁吏部郎中。贞元三年，以父丧去官，寻起复为本部侍郎。世宗旧闻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谏议大夫，侍郎如故。

奉命详定制度，据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纪纲，明赏罚，近忠直，远邪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上嘉纳之。迁吏部尚书。据自员外郎至尚书，未尝去吏部，且十年。典选久，凡宋、齐换授官格，南北通注铨法，能倭指而次第之，当时号为详明。顷之，拜参知政事，据辞让再三，上曰：“卿之材望，无不可者，何以辞为。”右丞苏保衡监护十六位工役，诏共典其事，给银牌二十四，许从宜规画。上谓据曰：“此役不欲烦民，丁匠皆给雇直，毋使贪吏夤缘为奸利，以兴民怨。卿等勉力，称朕意焉。”徒单合喜定陕西，据请曲赦秦、陇，以安百姓，上从之。丁母忧，寻起复，进拜尚书右丞。天长观灾，诏有司营缮，有司辟民居以广大之，费钱三十万贯。蔚州采地蕈，役数百千人。据奏之，上曰：“自今凡称御前者，皆禀奏。”据与孟浩对曰：“圣训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时，议禁网捕狐、兔等野物，累计其获，或至徒罪，据奏曰：“捕禽兽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释之可也。”上曰：“然。”久之，进拜左丞，兼太子少师。上问宰相：“古有居下位能忧国为民直言无忌者，今何以无之？”据对曰：“是岂无之，但未得上达耳。”上曰：“宜尽心采擢之。”

世宗将行郊祀，议配享，据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汉、魏、晋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玄宗开元十一年，罢同配之礼，以高祖配。宋太宗时，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时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时，有司请以三帝并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其后礼院议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当以太祖配。此唐、宋变古以三帝配天，终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将来亲郊合依古礼，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为法，

止当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尝请命太子习政事，或谮之曰：“琚希恩东宫。”世宗察其无他，以此言告之，琚对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备位执政，兼师保之任。臣愚以为太子天下之本，当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师。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请御署祝版，上问琚曰：“当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礼，卿等慎之，无使后世讥诮。熙宗尊谥太祖，宇文虚中定礼仪，以常朝服行事。当时朕虽童稚，犹觉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上谓琚曰：“女直人往往径居要达，不知闾阎疾苦。卿尝为丞簿，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极陈之。”上与宰臣议铸钱，或以铸钱工费数倍，欲采金银坑冶，上曰：“山泽之利可以与民，惟钱币不当私铸。若财货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于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问琚曰：“古亦有百姓铸钱者乎？”对曰：“使百姓自铸，则小人图厚利，钱愈薄恶，古所以禁也。”

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事觉伏诛。上问宰臣曰：“南方尚多反侧，何也？”琚对曰：“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辈不足恤，但军士讨捕，利取民财，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渐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义与智究言，《莲华经》中载五浊恶世佛出魏地，《心经》有梦想究竟涅槃之语，汝法名智究，正应经文，先师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颂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谋作乱，历大名、东平州郡，假托抄化，诱惑愚民，潜结奸党，议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会徒峰山，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取东平诸州府。及期向夜，使逆党胡智爱等，劫旁近军寨，掠取甲仗，军士击败之。会傅馱、刘宣亦于阳谷、东平上变。皆伏诛，连



坐者四百五十余人。

宗室子或不胜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与廩禄，以贍足之，以问宰臣曰：“于前代何如？”琚对曰：“尧亲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将顺，多此类。

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许。参知政事唐括安礼忤上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数年不复召。琚对便殿，从容进曰：“唐括安礼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为尚书右丞。琚尝举室绍先以为右司员外郎，绍先中风暴卒，上甚惜之，谓琚曰：“卿之所举也。”感叹者再三。

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以年老衰病固辞，上曰：“朕知卿年老，勉为朕留，俟一二年，朕将思之。”上谓宰臣曰：“朕为天子，未尝敢专行独断，每事遍问卿等，可行则行之，不可则止也。”琚与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复表致仕，乃许。诏以一孙为阁门祗候。即命驾归乡里。久之，世宗谓宰臣：“知人最为难事，近来左选多不得人。惟石琚为相时，往往举能其官，左丞移刺道、参政粘割斡特刺举右选，颇得之。朕常以不能遍识人材为不足。此宰

相事也，左右近侍虽常有言，朕未敢轻信。”又曰：“近日刺史县令多阙员，当择干济者除之，资级不到庸何伤。”又曰：“惟石琚最为知人。”

唐括鼎为定武军节度使，上谓鼎曰：“久不见石琚，精力比旧何如？汝到官往视之。”显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诗以见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谥文宪。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

唐括安礼，本名斡鲁古，字子敬。好学，通经史，工词章，知为政大体。贞元中，累官临海军节度使，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改浚州防御使、彰化军节度使。大定初，迁益都尹，召为大兴尹，上曰：“京师好讹言。府中奸吏为民患。卿虽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进阶荣禄大夫。

七年五月，大兴府狱空，诏锡宴劳之。凡州郡有狱空者，皆赐钱为锡宴费，大兴府锡宴钱三百贯，其余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罢为横海军节度使，历河间尹、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尚书右丞。诏曰：“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山东路沿边安置。其议以闻。”浹旬，上问曰：“宰臣议山东猛安贫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问安礼曰：“于卿意如何？”对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上责安礼曰：“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

坠，传及万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贫穷猛安人数事，诏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刺使书之，百官集议于尚书省。

十七年，诏遣监察御史完颜觐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刺四人，授刺、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上闻之，诏曰：“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俾复旧业，遣使安辑之，反侧之心犹未已。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遣使徙之，俾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遣同签枢密院事纥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满余庆、翰林修撰移刺杰，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诏子元曰：“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直人相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计也。卿与奥也同催发徙之。仍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俟其过岭，卿即还镇。”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谓宰臣曰：“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安礼对曰：“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上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他日，上又曰：“荐举，大臣之职。外官五品犹得举人，宰相无所举，何也？”安礼对曰：“孔子称才难。贤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当广取士之路，区别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阅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廕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直人有超迁官资，故出职反在奉职上。天下一家，

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安礼对曰：“祖宗以来立此格，恐难辄改。”

转左丞，与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谓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谋克当修举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鲜有及朕之寿者，朕颇习女直旧风，子孙岂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滞，宰执不督责之，何也？”安礼对曰：“案牘疑难者旧例给限。”上曰：“旧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辄给以限邪？”参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时，未尝有滞事。”上曰：“卿在大理无滞事，为宰执而不能检治，何也？”道无以对而退。上问宰臣曰：“御史台官，亦与亲知往来否？”皆曰：“往来殊少。”上曰：“台官当尽绝人事。谏官、记注官与闻议论，亦不可与人游从。”安礼对曰：“亲知之间，恐不可尽绝也。”上曰：“职任如是，何恤人之言。”

进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授世袭谋克。上谕安礼，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对曰：“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安礼尝议科目，言于上曰：“臣观近日士人不以策论为意。今若诗赋策论各场考试，文理俱优者为中选，以时务策观其器识，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议之。”上谓宰臣曰：“赏有功不可缓，缓赏无以劝善。”安礼对曰：“古所谓赏不逾时者，正谓此也。”

二十一年，拜右丞相，进封申国公，固辞曰：“臣备位宰相，无补于国家，夙夜忧惧，惟恐得罪，上负陛下，下负百姓。臣实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择贤于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与左丞相习显无异。且练习政事，无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让。”安礼顿首谢。是岁，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移刺道，本名赵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为人宽厚，有大志，以笃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汉字。皇统初，补刑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再迁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迁户部员外郎。正隆三年，徙临潢、咸平路、毕沙河等三猛安，屯戍斡卢速。还奏，海陵谓侍臣曰：“道骨相异常，他日必登公辅。”明年，迁本部郎中。

海陵伐宋，为都督府长史。海陵死，师还，无复纪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余人，自愿与道为奴，道受之，至淮，俟诸军毕济，乃悉遣还。大定二年，复为户部郎中，与梁钊求安抚山东，招谕盗贼。民或避盗避役者，并令归业，不问罪名轻重皆原之，军人不得并缘虏掠。仆散忠义讨窝斡，道参谋幕府事。贼平，元帅府以俘获生口分给官僚，道悉纵遣之。

还京师，入见，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干才，可大用也。”迁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顷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中都转运繁剧，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事。诏道送河北、山东等路廉察善恶升降官员制敕，上曰：“卿从讨契丹，不贪俘获，其志可嘉。故命卿为使。卿其勉之。”是岁，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颜蒲速列为北京副留守，潍州刺史蒲察蒲查为博州防御使，威州刺史完颜兀答补为磁州刺史。治状不善下迁者，登州刺史大磐为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为同知北京转运事，卫州防御使完颜阿邻为陈州防御使，真定尹徒单拔改为兴平军节度使，安国军节度使唐括重国为彰化军节度使。仍具功过善恶宣谕，母受馈献。迁大理卿。五年，宋人请和，罢兵。道往山东，阅实军器，振赡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兴尹。

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禁直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

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执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参问。道持久其狱，既而阿思钵鬻金事觉，伏诛。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赐掠死者钱人二百贯，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贯。诏自今护卫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

迁户部尚书。上曰：“朕初即位，卿为户部员外郎，闻卿孳孳为善，进卿郎中，果有可称。及贰京尹，亦能善治。户部经治国用，卿其勉之。”道顿首谢。改西北路招讨使，赐金带。故事，招讨使到官，诸部皆献驼马，多至数百，道皆却之，数月皆复贡职。父丧去官，起复参知政事。初，诸部有狱讼，招讨司例遣胥吏按问，往往为奸利。道请专设一官，上嘉纳之，招讨司设勘事官自此始。上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辄经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此官吏之责也，严戒约以去其弊。”进尚书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于家，忠于朕，通习法令政事，虽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赐通犀带。上曰：“河南统军乌古论思列为人少戇，凡边事须与卿共议。卿以朕意谕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

道弟临潼令幼阿补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庆和殿，上问道何故不在，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刺奏曰：“其弟犯死刑，据制不合入内。”上曰：“此何伤也。”即诏道起视事。是时县令多阙，上以问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录事丞簿有清干之誉者，县尉入优等者，皆与县令。散官至五品，无贪污旷职之名者，亦可与之。俟县令不阙，即如旧制。”

二十三年，罢为咸平尹，封莘国公。上曰：“卿数年前尝乞致仕，朕不许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乡，地凉事少，老者所宜。”赐通犀带。明日，复遣近侍曹渊谕旨曰：“咸平自窝斡乱后，民业尚未复旧，朕听卿归乡里，所以安辑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闻之，悼惜良久。是岁幸上京，道过咸平，遣使致祭，赙赠有加。诏图像藏秘府，擢其子八狗为阁门祗候。

光祖字仲礼，幼名八狗。以廕补阁门祗候，调平晋令、卫州都巡河、内承奉押班，累转东上阁门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监。丁母忧，起复仪鸾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书监右宣徽使。兴定二年十一月，诏集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议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权任，俾人自劝，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论兴焉，语在九公传。三年，转左宣徽使。五年，卒。

赞曰：良弼、守道、琚、安礼、道，皆无闻正隆时，及其簪治朝，佐明主，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岂非遇其时邪。官序无阙，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终其禄，可谓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辅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绩亦待大定而后著焉。人才之显晦，有系于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内燕，惟亲王公主驸马得与，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诸王以下窃语，心盖易之。世宗觉之，即语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辈得安然无事，而有今日之乐者，此人力也。”乃历举近事数十显著为时所知者以晓之，皆俯伏谢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将立元妃为后，以问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无异辞，如东宫何？”世宗愕然曰：“何谓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东宫摇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难言者，许敬宗以一言几亡唐祚，琚之对，其为金谋者至矣。

##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苏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田珏附 梁肃 移刺綰  
移刺子敬

苏保衡，字宗尹，云中天成人。父京，辽进士，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笃，以保衡属宗翰。京死，宗翰荐之于朝。赐进士出身，补太子洗马，调解州军事判官。左监军撒离喝驻军陕西，辟幕府，参议军事，累官同知兴中尹。天德间，缮治中都，张浩举保衡分督工役。改大兴少尹，督诸陵工役。再迁工部尚书。海陵治兵伐宋，与徐文等造舟于通州，海陵猎近郊，因至通州视工作。兵兴，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舟师泛海，径趋临安。宋兵来袭，败于海中，副统制郑家死之。

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时，山东盗贼啸聚，契丹攻掠临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诏保衡安抚山东，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抚临潢，发仓粟以赈之，无衣者赐以币帛，或官粟有阙，则收余以给之，无妻室者具姓名以闻。还除刑部尚书。与工部尚书宗永、兵部侍郎完颜余里也，往河南、山东、陕西宣问屯田军人，有曾破大敌及攻城野战立功者，具姓名以闻。或以寡敌众，或与敌相当能先登败敌者，正军及擐甲阿里喜补官一阶，猛安谋克以功状上尚书省，曾随海陵军至淮上破敌者亦准上迁赏。

仆散忠义伐宋，保衡行户部于关中，兼纠察，许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余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谗构下狱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三年，拜参知政



事。宋人请和，诏保衡往南京，与仆散忠义斟酌事宜，行之。入奏，进右丞。四年，宋人请和，师还，保衡朝京师。初，宫女称心纵火十六位，延烧诸殿，上以方用兵，国用不足，不复营缮。及宋和，诏保衡监护役事，遣少府监张仲愈取南京宫殿图本。上闻之，谓保衡曰：“追仲愈还。民间将谓朕效正隆华侈也。”

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许。遣敬嗣晖传诏曰：“卿以忠直擢居执政，齿发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摄养，以俟疾间视事。”未几，薨，年五十五。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为辍朝，赙赠，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坚，中都良乡人。太祖与宋约攻辽，事成以燕归宋。宋人以经义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开德府仪曹参军。金破宋，永固北归。中天会六年词赋科，授怀安丞，迁望云令，补枢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帅宗翰府掾。永固家贫，求外补，宗翰爱其能，不许，以钱三千贯周之，荐于朝，摄左司郎中。除定武军节度副使，历同知清州防御使，入为工部员外郎。以母忧去官，起复礼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

海陵篡立，宋国贺正旦使至广宁，海陵使使以废立事谕宋使，遣还之。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报谕宋使，永固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动静。使还，改礼部侍郎。久之，分护燕京宫室役事，永固请写《无逸图》于殿壁，不纳。俄迁太常卿，考试贞元二年进士，出《尊祖配天赋》题，海陵以为猜度己意，召永固问曰：“赋题不称朕意。我祖在位时祭天拜乎？”对曰：“拜。”海陵曰：“岂有生则致拜，死而同体配食者乎？”对曰：“古有之，载在典礼。”海陵曰：“若桀、纣曾行，亦欲我行之乎？”于是永固、张景仁皆杖二十。而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有曰：“方今将行郊祀。”海陵诘之曰：“汝安知我

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顷之，永固迁礼部尚书，赐笏头球文金带。改永定军节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阶光禄大夫不降，以宠异之。迁翰林学士承旨，与直学士韩汝嘉俱召至内殿，问以将亲伐宋事，永固对曰：“宋人事本朝无衅隙，伐之无名。纵使可伐，亦无烦亲征，遣将帅可也。

“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请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寿宫，四品以上官赐宴，永固至殿门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归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书左丞，请依旧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从之。明年，表乞致仕，诏不许。罢为真定尹，赐通犀带。尚书省奏，永固自执政为真定尹，其伞盖当用何制度，上曰：“用执政制度。”遂著为令。五年，恳乞致仕，许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进士第，调五台主簿，累除为尚书省令史，除大理丞，历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转运使事，太府监。正隆三年，为贺宋主生日副使。是时，海陵谋伐宋，子平使还，入见，海陵问江左事，且曰：“苏州与大名孰优？”子平对曰：“江、湖地卑湿，夏服蕉葛，犹不堪暑，安得与大名比也。”海陵不悦。世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仆散忠义伐宋，置元帅府于南京，子平掌馈运，给金牌一、银牌六，粮道给办。进户部尚书。六年，复为贺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无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军储有劳，用此优卿耳。

久之，拜参知政事。上问子平曰：“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对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无公田而税其私田，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种，下田二年荒而不种。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问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补之，可乎？”对曰：“富家子弟驽懦不可用，守戍岁时求索无

厌，家产随坏。若按物力多寡赋之，募材勇骑射之士，不足则调兵家子弟补之，庶几官收实用，人无失职之患。”上从之。

海州捕贼八十余人，贼首海州人，其兄今为宋之军官。上闻之，谓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间汉军，以女直军代之。”子平曰：“誓书称沿边州城，除自来合设置射粮军数并巡尉外，更不得屯军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内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并举所知。未闻有举之者，岂无其才，盖知而不举也。”子平曰：“请令当举之官，每任须举一人。”泽州刺史刘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沧州同知讹里也、易州同知讹里刺、楚丘县令刘春哥以赃污抵罪，上欲诏示中外，丞相守道以为不可，上以问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闻惩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诏焉。

宋人于襄阳汉江上造舟为浮梁三，南京统军司闻而奏之，上问宰臣曰：“卿等度之，以为何如？”子平曰：“臣闻襄阳薪刍，皆于江北取之，殆为此也。”上曰：“朕与卿等治天下，当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后治之，则亦晚矣。”河南统军使宗叙求入见奏边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刺就问状。宗叙言：“得边报及宋来归者言，宋国调兵募民，运粮饷，完城郭，造战船浮桥，兵马移屯江北。自和议后即罢制置司，今复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奸人出没，此不可不备。尝报枢密院，彼视以为文移，故欲入见言之。”斡特刺召凡言边事者诘问，皆无实状，行至境上，问知襄阳浮桥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还奏。诏凡妄说边关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实，赏钱五百贯。

上问宰臣曰：“祭宗庙用牛。牛尽力稼穡有功于人，杀之何如？”子平对曰：“惟天地宗庙用之，所以异大祀之礼也。”

十一年，罢为南京留守，未几致仕。十五年，起为平阳尹，复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涿州人。辽末年登进士第。天会三年，为枢密院令史，除平州观察判官。天眷初，选入元帅府备任使，承制除归德少尹，充行台吏、礼部郎中，入为户部员外郎、郎中。韩企先为相，拔擢一时贤能，皆置机要，浩与田珏皆在尚书省，珏为吏部侍郎，浩为左司员外郎。既典选，善铨量人物，分别贤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皆小人，求与珏相结，珏薄其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将兵不能守燕山，终败宋国，珏颇以此讥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于行台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当国，引为刑部员外郎。望之为尚书省都事，霖为省令史。皆怨珏等，时时毁短之于宗弼，凡与珏善者皆指以为朋党。韩企先疾病，宗弼往问之，是日，珏在企先所，闻宗弼至，知其恶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谁可继丞相者？”企先举珏，而宗弼先入松年谮言，谓企先曰：“此辈可诛。”珏闻流汗浹背。企先薨，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选人龚夷鉴除名，值赦，赴吏部铨，得预覃恩。珏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鉴白珏，珏乃倒用月日署之。许霖在省典覃恩，行台省工部员外郎张子周素与珏有怨，以事至京师，微知夷鉴覃恩事，嗾许霖发之，挟以专擅朝政。诏狱鞫之，拟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死，其妻子及所往来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世宗在熙宗时，知田珏党事皆松年等构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还乡里，多物故，惟浩与珏兄谷、王补、冯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见，复官爵。浩为侍御史，谷为大理丞，补为工部员外郎，煦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军事，而浩寻复为右司员外郎。

浩笃实，遇事辄言，无所隐。上嘉其忠，每对大臣称之。有疾，求外补，除祁州刺史，致仕，归。七年，起为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阅月，拜参知政事。故事，无自中丞拜执政者，浩辞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当。”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国家用人，岂拘阶次？卿公正忠勤，虽年高犹可宣力数年，朕思之久矣。”浩顿首谢。

世宗敕有司东宫凉楼增建殿位，浩谏曰：“皇太子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上曰：“善。”遂罢其役，因谓太子曰：“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未几，皇太子生日，上宴群臣于东宫，以大玉杓、黄金五百两赐丞相志宁，顾谓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赏如此。”又曰：“参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为执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尝曰：“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浩对曰：“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上曰：“卿旧人，固知之。”上谓宰臣曰：“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牢，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浩对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浩复奏曰：“自古以来，不明赏罚而能治者，未之闻也。国家赏善罚恶，盖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赏功罚罪，皆具事状颁告之，使君子知劝以迁善，小人知惧以自警。”从之。进尚书右丞，兼太子少傅。罢为真定尹，上曰：“卿年虽老，精神不衰，善治军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带赐之。十三年，薨。

田谷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终于利涉军节度使。

二十九年，章宗诏尚书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珏等皆中正

之士，小人以朋党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为右丞，当时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复，其议以闻。”张汝霖奏曰：“珏专权树党，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称当。今追赠官爵，恐无惩劝。”汝霖先朝大臣，尝与顾命，上初即位，不肯辄逆其意，谓之曰：“卿既以为不可，姑置之。”盖张浩与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犹挤之也。汝霖死后，章宗复诏尚书省曰：“盖自田珏党事之后，有官者以为戒，惟务苟且，习以成风。先帝知珏等无罪，录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执者，其次有为节度、防御、刺史者。其死者犹未追复，子孙犹在编户，朕甚悯焉。惟旌贤显善，无间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褒录忠直之意，并加恩恤，以励风俗。据田珏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经任用身死，并与复旧官爵。其子孙当时已有官职，以父祖坐党因而削除者，亦与追复。应合追复爵位人等子孙不及廕叙者，亦皆量与恩例。”

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自幼勤学，夏夜读书，往往达旦，母葛氏常灭烛止之。天眷二年，擢进士第，调平遥县主簿，迁望都、绛县令。以廉，入为尚书省令史。除定海军节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迁山东西路转运副使。营治汴宫，肃分护役事。摄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内盗起，驱百姓平人陷贼中不能自辨者数千人，皆系大名狱。肃到官，考验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赵植上书曰：“顷者，正隆任用阉寺，少府少监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缘巧幸，规取民利。前蓟州刺史完颜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肃，勤恪清廉，愿加进擢。”于是守忠落少监，守道自滨州刺史召为谏议大夫，肃中都转运副使改大兴少尹。

肃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边兵耗费而已。吏部以常调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资高者为之，类不称职。臣谓凡军功、进士诸科、门廕人，知钱谷利害，能使国用饶足而不伤民者，

许上书自言。就择其可用，授以职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无水旱屯兵，视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不报。

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贬川州刺史，削官一阶，解职。上御便殿，召左谏议大夫奚吁、翰林待制刘仲海，秘书少监移刺子敬，访问古今事。少间，吁从容请曰：“梁肃材可惜，解职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东路转运副使。是时，窝斡乱后，兵食不足，诏肃措置沿边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广宁盐场，许民以米易盐，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

七年，父忧去官。起复都水监。河决李固，诏肃视之，还奏：“决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障塞决河，复故道为一，再决而南则南京忧，再决而北则山东、河北皆可忧。不若止于李固南筑堤，使两河分流，以杀水势便。”上从之。

改大理卿。尚鞬局本把石抹阿里哥与钉铰匠陈外兒共盗宫中造车银钉叶，肃以阿里哥监临，当首坐。他寺官以陈外兒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轻，各免死，徒五年，除名。”于时，东京久不治，上自择肃为同知东京留守事。迁中都都转运使，转吏部尚书。上疏论台谏，其大旨谓：“台官自大夫至监察，谏官自大夫至拾遗，陛下宜亲择，不可委之宰相，恐树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纳之。复请奴婢不得服罗，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渐行之。”肃举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阳酒使，肃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优于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为诸道盐铁使依旧文武参注，其酒税使副以右选三差俱最者为之。”上曰：“善。”

“改刑部尚书。

宋主屡请免立受国书之仪，世宗不从。及大兴尹璋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馆夺其书，而重赂之。璋还，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肃为宋国详问使，其书略曰：“盟书所载，止于帝加皇字，免奉表称臣称名再拜，量减岁币，便用旧仪，亲接国书。兹礼一定，于今十年。今知岁元国信使到彼，不依礼例引见，辄令迫取于馆，侄国礼体当如是耶？往问其详，宜以诚报。”肃至宋，宋主一一如约，立接国书。肃还，附书谢，其略曰：“侄宋皇帝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阙下。惟十载遵盟之久，无一毫成约之违，独顾礼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贐，尚循躬受之仪，既俯迫于輿情，尝屡伸于诚请，因岁元之来使，遂商榷以从权。敢劳将命之还，先布鄙悰之恳，自余专使肃控请祈。”肃还至泗州，先遣都管赵王府长史驼满蒲马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肃为执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肃可相，但使宋还即为之，宋人自此轻我矣。”上乃止。

久之，为济南尹，上疏曰：“刑罚世轻世重，自汉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带镣居役，岁满释之，家无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辽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罚之重，于斯为甚。今太平日久，当用中典，有司犹用重法，臣实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不报。

未几，致仕，起复彰德军节度使，召拜参知政事。上谓侍臣曰：“梁肃以治入异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劝矣。”肃奏：“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复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



已困饿，以钱难得故也。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院务坊场及百姓合纳钱者，通减数百万。院务坊场可折纳谷帛，折支官兵俸给，使钱布散民间，稍稍易得。”上曰：“悬欠院务，许折纳，可也。”

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一曰罢随司通事；二曰罢酒税司杓栏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养济；四曰裁减随司契丹吏员；五曰罢榷醋，以利与民；六曰量减盐价，使私盐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随路酒税许折纳诸物；八曰今岁大稔，乞广采粟麦，使钱货流出。上曰：“赵氏养济一事，乃国家美政，不可罢。其七事，宰相详议以闻。”上又曰：“朕在位二十余年，鉴海陵之失，屡有改作，亦不免有缪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肃论“正员官被差，权摄官有公罪，及正员还任，皆准去官勿论，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县令中留十人备差，无差正员官。”上曰：“自今权摄有公罪，正员虽还而本职未替者，勿以去官论之。”肃曰：“诚如圣旨。”肃与宰相奏事，既罢，肃跪而言曰：“四时畋猎，虽古礼，圣人亦以为戒。陛下春秋高，属时严寒，驰聘于山林之间。法宫燕处，亦足怡神，愿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

同知震武军节度使邓秉钧陈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阙官，及循资格注不得人，上以问宰相张汝弼，曰：“循资格行已久，仍旧便。”肃曰：“不然。如亡辽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无败事，即与节度使，岂必循资格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绩，善者升之，后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无旷事。”肃曰：“诚如圣训。”肃论盗贼不息，请无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肃曰：“他路则已，中都一路上农夫听置之，似乎无害。”上曰：

“朕将思之。”

凡使宋者，宋人致礼物，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杂物称是。及推排物力，肃自以身为执政，昔尝使宋，所得礼物多，当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余贯，论者多之。

二十三年，肃请老，上谓宰臣曰：“梁肃知无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实鄙之。虽然，肃老矣，宜从其请。”遂再致仕。诏以其子汝翼为阁门祗候。二十八年，薨。谥正宪。

移刺綖，本名移敌列，契丹虞吕部人。通契丹、汉字，尚书省辟契丹令史，摄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领契丹、汉字两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为侍御史。母忧去官。起复右司员外郎，累官陈州防御使。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对曰：“陈州防御使移刺綖，清干忠正，臣不及也。”遂召为太府监。改刑部侍郎。

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东平之境。还为大理卿，被诏典领更定制条。初，皇统间，参酌隋、唐、辽、宋律令，以为皇统制条。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异罚，或轻重不伦，或共条重出，或虚文赘意，吏不知适从，夤缘舞法。綖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阙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条，为十二卷。书奏，诏颁行之，赐银币有差。顷之，摘徙山东猛安八谋克于河北东路，置之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诏无牛耕者买牛给之。摄御史大夫。数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国史，迁刑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寻改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

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有疾在告，遣官医诊视。复为刑部尚书。上还自上京，以为西京留守，改临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鲁，辽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鲁，准备任使官。都统杲克中京，辽主西走，留拔鲁督辎重，已而辎重被掠，拔鲁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读书好学，皇统间，特进移刺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旧本自有占地，岁入数百贯，州官岁取其课，地主以为例，未尝请辩。子敬曰：“已有公田，何为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满，郡人请留于行台省，不许。天德三年，入为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

正隆元年，诸将巡边，诏子敬监战，军帅以战获分将士，亦以遗子敬，子敬不受。及还，入见，海陵谓之曰：“汝家贫而不苟得，不受俘获，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没入于官。其后诏子敬宴赐诸部，谕之曰：“凡受进，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称职，故特命汝。”使还，迁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国史。是时，窝斡余党散居诸猛安谋克中，诏子敬往抚之，仍宣谕猛安谋克，及州县汉人，无以前时用兵相杀伤，挟怨辄害契丹人。使还，改秘书少监，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诏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讲论古今及时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马，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为相也，不与。至是，元宜乞致仕，罢为东京，子敬乃以此马赆行，识者韪之。

是时，仆散忠义伐宋，宋请和，而书式、疆界未定。子敬与秘书少监石抹颐、修起居注张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无信，喜为夸大。”子敬对曰：“宋人自来浮辞相欺，来书言海陵败于采石，大军北归，按兵不袭，俾全师而还。海

陵未尝败于采石，其譟许多此类也。回书宜言往者大军若令渡江，宋国领土，必为我有。”上曰：“彼以诡诈，我以诚实，但当以理折之。”迁右谏议大夫，起居注如故。

上幸西京，州县官入见，猛安谋克不得随班。子敬奏军民一体，合令猛安谋克随班入见，上嘉纳之，于是责让宣徽院。及端午朝会，诏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猎地与民。迁秘书监，谏议、起居如故。

子敬举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独斡、兵部侍郎移刺按答，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自代，上不许。子敬与同签宣徽院事移刺神独斡侍，上曰：“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世宗将如凉陞，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刺、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圉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

上与侍臣论古之人君贤否，子敬奏曰：“陛下凡与宰臣谋议，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转签书枢密院事，同修国史，出为河中尹，请老。河中地热，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兴中尹。子敬女自懿州来兴中省谒，遇盗途中，剽掠其行李且尽，既而还之，谢曰：“我辈初不知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广宁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尝使宋，及受诸部进贡，所受礼物，皆散之亲旧。及卒，家无余财，其子质宅以营葬事。

赞曰：金制，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大抵因唐官而稍异焉，因革不

同，无足疑者。《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宰相、执政，岂异道邪？苏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肃皆当时之贤执政也。移刺綬、子敬有其才，适其时，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 卷九十 列传第二十八

赵元 移刺道本名按 高德基 马讽 完颜兀不喝 刘徽柔 贾少冲子益 移刺斡里朵 阿勒根彦忠 张九思 高衍 杨邦基 丁曜仁

赵元，字善长，涿州范阳人。辽天庆八年登进士第，仕至尚书金部员外郎。辽亡，郭药师为宋守燕，以元掌机宜文字。王师取燕，药师降，枢密使刘彦宗辟元为本院令史。天会间，同知蓟州事。有贼杀人横道，官吏图视莫知所为，路人耕夫聚观甚众。元指田中释耒而来者曰：“此贼也。”叱左右缚之，遂伏。僚吏问其故，元曰：“偶得于眉睫间耳。”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齐国废，置行台省于汴，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元在选中，授行兵部郎中。行台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摄户部事，赋调兵食取办。天眷三年，为行台右司员外郎，囚有杀人当死者，行台欲宥之，元不从，反复数四，势不可夺，乃仰天叹曰：“如杀人者可宥，死者复何辜，何欲徼己福而乱天下法乎？”行台竟不能夺。改左司员外郎，摄吏部事。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为同签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历彰德、武胜等军节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辟掌军府簿书，往来元帅府计议边事，右副元帅宗弼爱其才，召

为元帅府令史。补尚书省令史，特除监察御史，再迁大理丞，兼工部员外郎。海陵南伐，使督运刍粮，所在盗起，道路梗涩，间关仅至淮南。上谒，承问，具言四方盗贼状，海陵恶闻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战舰渡江，会海陵死，军还。

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诏招抚诸奚。是时，抹白猛安下谋克徐列等皆欲降，制于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发兵掩袭合住子妇孙男女甥，及谋克留住，及蒲辇白撒妻孥。是日，适窝斡遣白撒发抹白猛安军，白撒闻其家人被获，遂来降。改礼部郎中。从讨窝斡，佩金牌，与应奉翰林文字讹里也招降叛奚。

奉使河南，劝课农桑，密访吏治得失。累迁御史中丞、同修国史，廉问职官殿最，还奏。上曰：“职官贪污罪废，其余因循以苟岁月。今廉能即与升除，无以慰百姓爱留之意，可就迁秩，秩满升除。”于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宁军节度副使尹升卿、宁陵县令监邦彦、浚州司候张匡福各进两阶。贪污官同知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真定县令特谋葛并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非奉旨不得录用。于是道改同知大兴尹事。诏曰：“京师士民辐凑，犯法者众，罪状自实，毋为文所持，断之以公可也。朕尝谕执政矣，必不以小苛谴卿，勉副朕意。”

迁刑部尚书。尚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刍，事觉。尚厩局隶点检司，刑部当自问。点检乌林答天锡属刑部使轻其罪，刑部以付大兴府鞠治，于是道及天锡、郎中丁曜仁皆坐解职。寻起为大理卿，兼签书枢密院事，再迁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辽阳渤海人。皇统二年登进士第。六年，为尚书省令史。海陵为相，专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与之详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贾昌祚谕旨曰：“卿公直果敢，

今委卿南京行省勾当。”未行，会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摄燕京行台省都事。改摄右司员外郎，除户部员外郎，改中都路都转运副使，迁户部郎中。

正隆三年，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海陵使中使谓德基等曰：“汝等欲乘传往邪？欲乘己马往邪？银牌可于南京尚书省取之。”筹乞先降银牌，复遣中使谓筹曰：“牌之与否，当出朕意，尔敢辄言，岂以三人中官独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马往，德基、中一乘传往。转同知开封尹。

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状不善，下迁同知北京路都转运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滥，水入京城，德基遽命开长乐门，疏分使入御沟，以杀其势，水不能为害。迁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转运使。九年，转刑部尚书。有犯罪当死者，宰相欲从未减，德基曰：“法无二门，失出犹失入也。”不从。及奏，上曰：“刑部议，是也。”因召诸尚书谕之曰：“自朕即位以来，以政事与宰相争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议不合，即具以闻。”为宋主生日使。及还，宋人礼物外附进腊茶三千胯，不亲封署。德基曰：“侄献叔，而不署，是无名之物也。”却之。

十一年，改户部尚书。德基上疏，乞免军须房税等钱，减农税及盐酒等课，未报。随朝官俸粟折钱，增高市价与之，多出官钱几四十万贯。上使人谕之曰：“卿为尚书，取悦宰执近臣，滥出官钱。卿之官爵，一出于朕，奈何如此。”于是决杖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员外郎卢彦冲、同知中都转运使刘觥、副使石抹长寿、支度判官韩镇、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宝、判官强锐昌、姚宗爽、尼庞古达吉不，皆决杖有差。诏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后，尚书省、御史台、户部、转运司、



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钱，皆追还之。德基降兰州刺史，王佐降大兴府推官，卢彦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刘煚东京警巡使，石抹长寿东京留守推官，韩镇河东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远县令，李宝清水县令，强锐昌、姚宗爽、尼庞古达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锡。

马讽，字良弼，大兴渤海人。国初以燕与宋，讽游学汴梁，登宣和六年进士第。宗翰克汴京，讽归朝，复登进士第，调蔚州广灵丞，迁雄州归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召为尚书省令史，除献州刺史。天德初，改宁州，民有告谋不轨者，株连数十百人，讽察其无状，乃究问告者，告者具伏其诬，众欢呼感泣。再迁南京副留守，入为大理少卿。是时，高桢为御史大夫，素贵重，绳治无所避，权贵惮其威严，乃以讽及张忠辅为中丞，欲有以中伤之者。讽、忠辅皆文吏巧法，不能与桢丝发相假借，桢畏其害己，因诉于海陵，海陵以桢太祖旧臣，每慰安之。讽改大理卿，岁余出为顺天军节度使。大定二年，复为大理卿，迁刑部尚书，改忠顺军节度使，致仕。卒。

完颜兀不喝，会宁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选充女直字学生。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书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问押懒路诈袭谋克事，人称其能，擢右拾遗。海陵谓之曰：“始闻汝名，试以吏部主事。今计其实，优于所闻远矣。”累迁右司郎中。从海陵伐宋，至淮南，闻世宗即位于辽阳，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闻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满当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诏再任，谓宰臣曰：“兀不喝为人公忠，后来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荐举之。”其见知如此。

窝斡已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斡作

乱来降者，皆隶女直猛安谋克，遣兀不喝于猛安谋克人户少处分置。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合承袭者，仍许承袭，赈贍其贫乏者，仍括买契丹马匹，官员年老之马不在括限。顷之，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奏，已迁契丹所弃地，可迁女直人与不从乱契丹杂处。上以问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皆不能对。上责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议然后奏，有问即对，岂容不知此。”保衡、琚顿首谢，上曰：“分隶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给贍之，所弃地与附近女直人及余户，愿居者听，其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预乱者充之。”改同知大兴尹，迁横海军节度使。初到官，谯囚能得其情，人以为不冤。五年，卒官。

刘徽柔，字君美，大兴安次人。天眷二年，擢进士第。初为真定栾城主簿，转开远军节度掌书记，迁洪洞令。徽柔明敏善听断。县人杨远者，投牒于县，以为夜雨屋坏，压其侄死，号诉哀切。徽柔熟视而笑曰：“汝利侄财而杀之，乃诬雨耶？”叱付狱，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于法。秩满，县人遮恋不得去者弥日，为立生祠，刻石颂德。正隆二年，入为大理评事，迁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军，入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迁中都路转运使，卒官。

贾少冲，字若虚，通州人。勤学，日诵数百千言。家贫甚，尝道中获遗金，访其主归之。天会中，再伐宋，调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虽行伍间，未尝释卷。中天眷二年进士。刘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辞不就曰：“富贵当自致之。”调营州军事判官，迁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贵不法，属吏畏之，每事辄曲从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进官一阶，再迁吏部主事、定武军节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浸以失道，少冲谓所亲曰：

“天下且乱，不可仕也。”秩满，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调御史台典事，累迁刑部郎中。往北京决狱，奏诛首恶，误牵连其中者皆释不问，全活凡千人。以本职摄右司员外郎。尝执奏刑名甚坚，既退，上谓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间尹。数月，入为秘书少监，兼起居注、左补阙。

少冲外柔内刚，每从容进谏，世宗称美之。十四年，为宋主生日副使，宋国方有祈请，上以意谕少冲，少冲对曰：“臣有死无辱。”宋人别致珍异，少冲笑谓其人曰：“行人受赐自有常数，宁敢以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还，世宗嘉之，迁右谏议大夫，秘书、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请老，除卫州防御使，迁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太常卿，兼秘书少监。复请致仕，不许，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少冲性夷简，不喜言利，尝教诸子曰：“廪所以庇身，筭库不可为也。”闻者尚之。子益。

益字损之，少颖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为秘书少监，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时，宋人常争起立接受国书之礼，少冲问益曰：“即宋人欲变礼，持议不决，奈何？”益曰：“守死无辱，可谓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进士，调河津主簿。丁父忧去官，察廉起复矾山令，补尚书省令史。丁母忧，服阙，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转侍御史，知登闻鼓院，兼少府少监。未几，改礼部郎中，兼知登闻鼓院，看读陈言文字，迁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郑州防御使，陕西东路转运使，顺天军节度使。大安初，召为吏部尚书，有疾，改安国军节度使。益调民夫修完城郭，为战守备，按察司止之，不听，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预。”既而兵至，以有备解去。改横海、定国军节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为吏部尚书，益为侍郎，相

得欢甚，贞祐二年至汴京，访益所在，召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与户部尚书李革论迁河北军民不便，不报。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刺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辽五院司，通契丹字。天会三年伐宋，隶军中，遇战辄先登，屡获侦人，有司上其功，补尚书省令史。十五年，籍发诸部兵于山后，将与右丞萧庆会，时官军窜而南者凡数千，斡里朵以兵邀击之，尽获其辎重财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劳迁修武校尉。宗弼复河南，斡里朵督诸路帅臣进讨，事定以劳迁宣武将军。时六部未分，乃以为兵刑二部主事。未几，迁右司都事。皇统二年，授大理正，历同知昭德军节度使事，以廉升孟州防御使。正隆间，转同知北京留守事。会游古河阑子山等猛安契丹谋乱，时方发兵讨之，别遣斡里朵押军南下。至松山县，为贼党江哥所执，且欲推为主盟，要以契约，斡里朵怒曰：“我受国厚恩，岂能从汝反耶？宁杀我，契约不可得也。”贼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朵说其监奴，因得脱还。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转运使。大定初，为博州防御使，再迁利涉军节度使。先是，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之邻家，贼平索之，邻人讳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验却之，乃诉于州。斡里朵阳怒械系之，捕其邻人，关以三木，诘之曰：“汝邻乙坐劫杀人，指汝同盗。”邻人大惧，始自陈有欺钱之隙，乃责归所隐钱而释之，郡人骇服。改通远军节度使，卒。

阿勒根彦忠，本名窟合山，曷速馆人也。好学，通吏事。天会十四年，选充尚书兵部孔目官，升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为会宁少尹，进同知会宁府事，入为尚书吏礼部郎中。贞元二年，进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彦忠裁决，彦忠据法以对。间有不合，则召让之，彦忠执

奏如前，终无阿屈，同列咸为惧，彦忠固执不变，海陵壮之。明年，除御史中丞，历尚书户部侍郎、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转运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四年，入为刑部尚书。诏规措北边艰食户口。及泰州、临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十，驻兵万三千，刍粮之用就经画之。还朝未及入对，以疾卒，年五十三。

彦忠性孝友，尝使宋，所得金帛，尽分兄弟亲友。赠荣禄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银绢赐其家。

张九思，字全行，锦州人。皇统初，补行台省女直译史，除同知易州事，三迁亳州防御使、归德尹。刘仲延受宋国岁贡于泗州，九思副之。往岁受岁贡者，每以币物不精责宋使者，宋使者私馈银币各直数百千以为常，九思独不肯受，仲延从之，自是私馈遂绝。自大理评事，再迁大理少卿。清池令双申自陈：“父虔，天眷初，知永安军，遇叛寇孟邦杰，执而胁之，不从，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议，虔子止合杂班叙，九思曰：“虔奋不顾身，守节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劝忠孝。”世宗从九思议。改工部郎中，大兴少尹，同知中都都转运使事，转刑部侍郎，改工部。

九思所守清约，然急于进取，一切以功利为务，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庄、燕乐城之类，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复有邻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闻其如是，召还戒之曰：“如辽时支拨地土，及国初元帅府拘刷民间指射租田，近岁冒为己业，此类当拘籍之。其余民田，一旦夺之则百姓失业，朕意岂如此也。”转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凡家贫不能征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贾与征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临洮尹完颜让亦论屯田贫人征偿卖田，乞

用九思议，诏从之。

迁工部尚书。年高，愈自用，上谓左丞张汝弼曰：“九思耄矣，颇执强自用，欲令外补，何如？”于是，九思男若拙为尚书省令史，冒填诏敕，事觉，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岂不知若拙处邪？可免其官，捕若拙，获日授职。”九思闻命惶惧，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辽阳渤海人。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衍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年二十六登进士第，乞归养，逾二年方调溧阴丞。召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丧去官，起复吏部员外郎，摄左司员外郎。

王彦潜、常大荣、李庆之皆在吏部选中，吏部拟彦潜、大荣皆进士第一，次当在庆之上，彦潜洺州防御判官，大荣临海军节度判官，庆之沈州观察判官。左司郎中贾昌祚挟私，欲与庆之洺州，诡曰：“洺虽佳郡，防御幕官在节镇下。”乃改拟彦潜临海军，大荣沈州，庆之洺州。庆之初赴选，昌祚以庆之为会试詮读官，而庆之弟庆云为尚书省令史，多与权贵游，海陵心恶之，尝谓左右司“昌祚必与庆之善阉”。大奉国臣者，辽阳人，永宁太后族人，先为东京警巡院使，以赃免去，欲因太后求见，海陵不许。衍与奉国臣有乡里旧，拟为贵德县令。海陵大怒，于是昌祚、衍、吏部侍郎冯仲等，各杖之有差，庆云决杖一百五十，罢去。未几，仲、昌祚、庆云皆死，衍降为清水县主簿，兵部员外郎摄吏部主事杨邦基降宜君县主簿，吏部主事宋全降溧阴县主簿，尚书省知除杨伯杰，降阆阳县主簿。

居二年，为大理司直，迁户部员外郎，同知中都都转运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转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谏，群臣承顺旨意，无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谙悉，

实赖将相大臣同心辅佐。百姓且上书言事，或有所补。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如唐、虞之圣，犹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正隆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卿等其体朕意。”使洁传诏台省百司曰：“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沮遏，许进表以闻。”

迁吏部尚书。每季选人至，吏部托以检阅旧籍，谓之检卷，有滞留至后季犹不得去者。衍三为吏部，知其弊，岁余铨事修理，选人便之。五年，为贺宋国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职。大定七年，卒。

杨邦基，字德懋，华阴人。父絢，宋末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来附，絢被杀，邦基年十余岁，匿僧舍中，得免。既长，好学。天眷二年，登进士第，调滦州军事判官，迁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单恭贪污不法，托名铸金佛，命属县输金，邦基独不与。徒单恭怒，召至府，将以手持铁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动。秉德廉察官吏，尹与九县令皆免去，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主事。以兵部员外郎摄吏部差除，坐铨注李庆之、大奉国臣，与高衍等皆贬官，邦基降坊州宜君簿。转高密令。大定初，尚书省拟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县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师张浩对曰：“邦基前为兵部员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许之。改太府少监，知登闻检院，为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再迁秘书监兼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张子衍与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卫仗，立马市门不去伞，卫士诃之，子衍以鞭鞭卫士诃己者。御史台劾奏子衍，邦基见台官为子衍求解，及入见显宗，求脱子衍罪。诏削子衍官两阶。邦基坐削官一阶，出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东东路转运使，永定军节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属文，善画山水人物，尤以画名当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人。曾祖爽。祖惟寿。父筠，以吏补州县，所至有治声，其后致仕，杜门不出，乡里有斗讼者，不之官而就筠质焉。暉仁冲澹寡欲，读书之外，无他好，辽季避难，虽间关道途，未尝释卷。皇统二年，登进士第，调武清县丞。县经兵革后，无学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学，百姓欣然从之。调磁州军事判官。是时，诏使廉察官吏，暉仁以廉摄守事。迁和川令。前令罢戾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无所惮，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县以避之。有董佑者最强悍，畏服暉仁，以刀断指，誓终身不复犯法。凡租赋与百姓前为率，比他邑先办。历北京推官，再迁大理司直，以忧去官，寻起复。大定三年，除定武军节度副使，而节度使、同知皆阙，暉仁为政无留讼。改大理丞，吏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于是，贾少冲为刑部郎中，上谓左丞相纒石烈良弼曰：“少冲为人柔缓，不称刑部之职，其议易之。”乃以暉仁为刑部郎中。坐尚廐局官私用官马，违格付大兴府鞫问，解职。改祁州刺史。祁州为定武支郡，士民闻暉仁之官，相率欢迎界上，相属不绝。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兴学校，以明养士之法。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赞曰：吏之兴，其秦之季邪？吏有选试，其辽、金之际邪？其文从一从史，守法不贰之谓邪？守法不贰，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乱法，窒者执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高德基、张九思之徒，皆诡法以自失者矣。